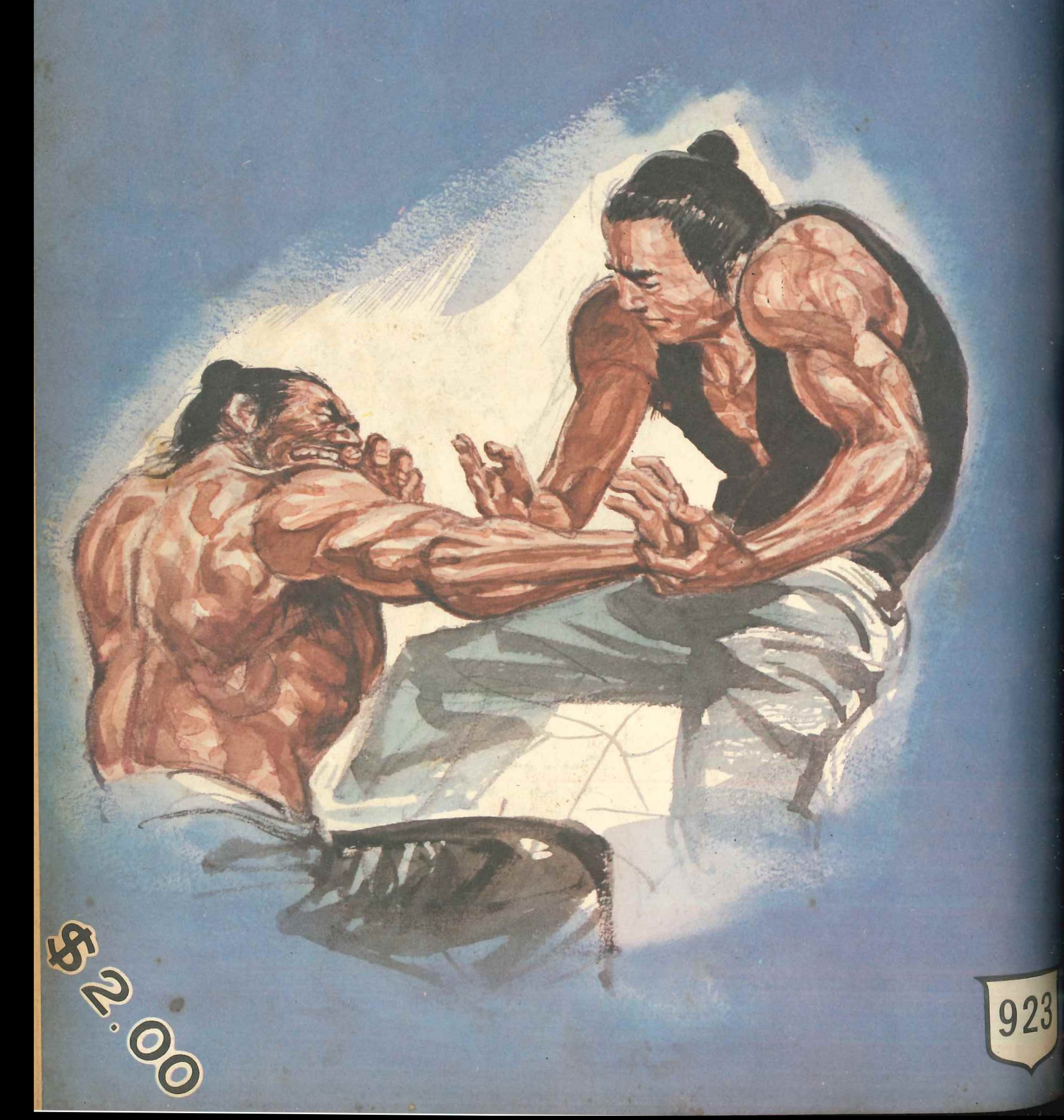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半機械人 用電子儀器構成的人體器官裝置在鐵枴俠盜的身體上，使他如虎添翼！讀者所喜愛的「鐵枴俠盜故事集」又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編 後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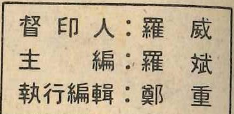
今期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半機械人」，三俠旅遊途次北歐丹麥，他們對於接連發生的令人莫測高深的命案，鍥而不捨地追查其中眞相，終於揭開了幕後主腦人的秘密身份，他原來是個半機械人……然而，呂偉良在重重驚魂奪魄的搏鬥下，奮不顧身，不幸中伏重創，被送往西德接受一項前所未有的驚人的手術治療，呂偉良能否獲救，以後的情況如何發展下去，愛好本故事的讀者們，請注意本刊的925期發表之「化身大盜」吧！

*** *** ***

大俠溫振眉故事「龍虎風雲」，今期情節發展進入高潮，一羣邪魔與正道俠士掀起一場生死浴血戰，鬼哭神嚎，風雲變色，「長笑幫」的鄙劣罪行，愈來愈見惡毒，殘酷處令人毛髮直豎，陰狠處，令人不寒而慄，本故事下期大結局，到時再有一番精采龍虎大決鬥，幸勿錯過。

*** *** ***

「艷俠」傳奇故事：「風雨斷腸情」是下期特選之超霸巨著，本故事充滿恩怨纏綿、俠義倫理氣氛，哀艷悱惻處，深感肺腑，賺人熱淚！激烈鬥智、拚死忘生場面，使你屏息靜氣，拍掌稱快，本文作者蕭逸君，作品保持一流水準，編者特別推介，保証不會令你失望。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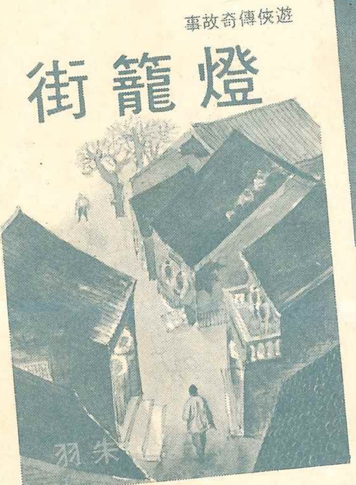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半機械人



電子監獄　信心囚犯

提起丹麥，人們總難免會連想到那方面去，其實那只是一種偏見與誤解而已。

丹麥是個思想開放的國家，因此政府對人民的生活方式盡可能給予充份的自由，只要人民自己認爲合理的事情，幾乎都可以做。

男女的事他們認爲既無秘密可言，自然一切公諸於同好，總不會掩飾，於是所謂「丹麥電影」，「丹麥雜誌」便大行其道。而世界各地的投機者，亦紛紛以「丹麥」二字暗示了性。

丹麥政府對其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行爲不但不予束縛，還在若干方面給予最大的方便和鼓勵，他們不像世界上一些大國那樣，在國外耀武揚威，在國內則讓人民百姓餓壞肚皮。

例如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最繁盛的地方，政府就故意讓它發展成爲老少咸宜的遊樂場所，而且有大部份是免費供孩子們玩樂的。

市中心的花燈遊樂場，就像香港的荔園一樣，有孩子們喜歡的機械玩具，另外一間圓形的永久性馬戲大厦，更是歐洲著名的表演場所，幾乎長年可以在此參觀到世界第一流的馬戲表演。

顧名思義，「花燈遊樂場」的最大特色就是場內的七彩花燈。

遊客進場之後，在通道之內已經首先感到目迷五色，七彩繽紛。

通道上，兩旁的燈飾設計，稱得上巧奪天工，匠心獨運。

所謂「燈飾」，並非一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更加不是我們在燈飾店中所見到的。

通道兩旁有許多柱，柱子之上有許多燈飾，而這些燈飾不是用一個燈泡加一個燈罩那麼單調，而是一組組設計美觀，色調柔和，變幻莫測的七彩花燈。

單單是一枝燈柱上的花燈設計，已經够令你着迷了，何況通道之上兩旁，還有數十枝燈柱呢。

每一段通道有數十枝燈柱。燈柱與燈柱之間有樹，樹下又吊了花籃，花籃之中又配以七彩暗燈照明，令人看上去，眞的有如人間仙境。

通道不止於一段，彎彎曲曲，每段有每段的不同燈飾設計，令你目不暇給，美不勝收。

每段路與每段路之間，都有噴水池，池上燈光掩映，花式噴水，彩色繽紛。

然後觀衆會看見一些建築物，每一座都有很特別的燈飾設計。

甚至一個可以容納小舟盪漾的小湖之內，也同樣有彩燈環繞，晚上波光掩映，變幻莫測，的確是人間仙境。

這家遊樂場佔地十萬方尺，亭台樓閣，餐室林立，每一單位有每一單位的不同設計，絕不雷同。

儘管每一座建築物設計如此獨特，餐室之內食品五花八門，但入場觀衆多數以欣賞心情而臨，進入裏面看表演或飲食的，反而少了。

相反，開設於戶外的露台茶座却座無虛設，因爲遊客們在此喝咖啡或茶，仍可欣賞那些迷人的燈色！這的確是設計者事前難以想像得到的事。

由於這是市中心區，所以遊人極多。

丹麥位於北歐，首都在夏天要九時才日落，十時以後才天黑。因此市民晚飯之後，最愛拖男帶女，到此一遊。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東方三俠於環遊世界途中，又來到了丹麥。

呂偉艮夫婦二人退出了江湖，已經自由自在，與世無爭。

但是，許多時爲了帮助阿生，他們仍會不顧一切，插手其間。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原隸屬一手栽培他的老上司任如重。

但是，這些日子以來，任如重已經和巴黎方面的國際特警總部達成了一項協議，讓阿生代表總部以巡迴大使的身份，跟隨呂偉艮夫婦二人環遊世界。表面是遊埠散心，其實另有監察任務在身。

因此阿生可以到處飛東飛西，但在必要時，仍須與巴黎總部取得聯絡。

那一晚，三俠回到稅居的酒店房間之

後，阿生又接到巴黎總部的指示。

這是一項非常特別的指示，總部要阿生明天到一個監獄去參觀。

爲什麼要他去參觀一座監獄？

阿生也不大明白，但是總部的范梅力副總監在電話中說，他已指示一名特警隊負責人，明天到酒店來跟阿生連絡。

那位特警隊負責人，叫摩根，是哥本哈根的特警隊長。

丹麥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因此在首都哥本哈根設有辦事處。但是由於安全理由，辦事處一如其他各地的一樣，從不公開。

阿生不是爲公事而來，所以沒有向當地辦事處報到。也不知道負責人是誰，直到現在，才從范梅力口中知道這裏的負責人叫摩根。

呂林二人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裏，范梅力雖然叫他們也一併去，但阿生掛了綫之後，還沒有通知他們。因爲阿生想像到呂林夫婦二人未必喜歡到監獄去。

監獄，顧名思義是監禁囚犯的地方。

范梅力爲什麼要他到那些地方去？爲了囚犯？還是另有原因？

阿生在那一晚，足足思索了一整晚，幾乎無法入睡，也想不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

翌日一早，電話就响起來。

是呂偉艮撥過來的，與阿生商量當日的遊覽節目，但阿生說：「我已經有了節目，就是參觀一座監獄！」

「什麼？」呂偉艮在電話中怔了一怔：「你再說一次吧！阿生。」

「我說，今日我必須去參觀一座監獄，師父。」阿生隨即又解釋：「這是巴黎總部的命令，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

「是什麼監獄？」呂偉艮問。

「我也不知道。」阿生說。

「那麼，怎麼去法？」

「回頭有個義務响導來帶我去。范副總監希望你們也去，但我不敢勉强。在那義務响導到來這裏會見我之前，我也不知到底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

阿生於是在電話中對呂偉艮說：「我想是他來了，請你等一等。」

阿生放下電話聽筒，去開門。

門外來了二名男子，爲首一個年約三十許，後面一個較爲年青，兩個都是歐洲人。

爲首一人自我介紹道：「我是摩根，閣下一定是阿生兄弟，我在內部通訊刋物上面，見過閣下的照片。」

「是的，請進來，」阿生朝二人打量了一遍。

二人進來後，阿生順手關門，立即又回到床頭機旁邊去。

呂偉艮仍在電話的另一端等着。

阿生道：「果然是他們來了，師父，你過來吧！」

呂偉艮答應了一聲，就掛上了電話聽筒。

阿生回頭與摩根招呼，摩根介紹他的助手力克給阿生認識。

摩根道：「范梅力副總監今天有電話給你麼？」

「他昨天晚上來過了電話。」阿生道：「我早知你們會來的。」

「不！他說過今天早上會再來一次長途電話，直接向你指示這次我們的任務！」摩根看看腕錶，束眉沉思道：「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神秘？」

阿生也感到無限驚奇：「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不知道。」摩根迷惑地說：「昨晚他由巴黎來了一次長途電話，指示我今晨到此找你，同時另外還有二位中國朋友，就是與你同稱東方三俠的人。他又說，今天會直接用電話指示我們……」

話猶未完，電話又响了起來。

阿生去接聽，果然是范梅力由巴黎總部打來的長途電話。

「摩根隊長來了麼？」范梅力先在電話問：「我吩咐他們依時來找你的。」

阿生道：「他已經來了，你是不是要他跟你講？副總監。」

「是的。」范梅力道：「摩根比較熟悉丹麥各地的環境，我先跟他談談，回頭再與你談。」

「好吧，請你等一等。」阿生於是把聽筒交到摩根手上。

摩根在沉思中，接過了阿生手中的聽筒。

阿生冷眼旁觀，不知道他說什麼。只聽到摩根唯命是從地，支支吾吾地說：「嗯……嗯……是的，副總監……好……不過，我担心不易辦到。……不！不！不是這意思！……是，是！我知道這是命令！是的是的，我會想辦法的！……嗯！請你等等。」

摩根回頭向阿生打個眼色。

阿生會意地走過去，再次接過了電話聽筒。

范梅力在電話對阿生道：「現在你和摩根須要去救一個人，這個人就在那座監獄之內，詳細情形摩根會告訴你。」

阿生正想追問下去，但是對方已掛斷綫。

摩根道：「這是一件極不簡單的任務，你有什麼高見嗎？」

阿生苦笑道：「我所知有限，一切要看你的了。」

摩根道：「如果照我意見，我以為不能立即行動，否則很易失手。」

阿生問：「我們要救的人是誰？」

「一名刦匪。」

「刦匪？你不是開玩笑吧？」

「當初我也有點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去救一名刦匪？但是，經范副總監解釋之後我才明白，假如我們不搶先一步，人家就會將此人刦走。」

阿生越想越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希望得到一名刦匪？這名刦匪又是什麼人？

阿生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對摩根說：「請你等一等，我要到隣房去一次。」

摩根道：「好的，我就在這裏等你，最好請你快些回來，好讓我們一齊起程，我們還要到辦事處去翻閱查案，以及策劃行事之步驟。」

阿生離開了自己的房間。

他為什麼要留下摩根與力克？他為什麼急於要到呂偉艮的房間裏去？

假如阿生有說話要與呂林二人說，大可以用房間裏的電話，為什麼他却急於要離開自己的房間？

原來阿生想起了一件事，他必須設法證實摩根的身份。

雖然阿生認得出長途電話中的聲音就是范梅力的，但是，萬一摩根的身份是冒充的，後果就難以想像。所以阿生必須設法去澄清這一點。

不過他不能着跡，這件事最好還是由呂偉艮去辦。

阿生想過了，假如對方身份是眞的，他決不能讓雙方尷尬，所以由呂偉艮去查，而阿生自己則去應付摩根。這應該是兩全其美之法。

同時呂偉艮不久之前才跟阿生講過電話，假如阿生不及時過去攔截住他，他可能很快就會跑到阿生的房間裏來。

果然，阿生剛離開了自己的房間，出到走廊之上，阿生就見到他師父呂偉艮。

當時呂偉艮也正由他自己的房間出來，剛想過來找阿生。

阿生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走過去，截住了呂偉艮，示意他退回呂林二人的房間裏去。

師徒二人一向有默契，見到這種情形，呂偉艮就意會到有事發生。

呂偉艮與阿生雙雙進房時，林愛莉仍在洗手間之內梳洗。

呂偉艮一邊關上房門，一邊問阿生：「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道：「師父，我對來訪的兩名特警人員有些懷疑，請你立即設法與巴黎總部連絡一下，最少要向范梅力查清楚幾件事，第一，這兒的特警負責人是誰？第二，這兒的特警辦事處在何處？第三，范梅力為什麼要我們去救一名囚犯出獄？第四，就是囚犯的眞正身份。」

「好吧！我代你跟范梅力連絡。」呂偉艮道。

阿生又說：「我這樣做可能是多餘的，但是，萬一此事有詐，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你先去應付他們，回頭我再與你連絡吧！」呂偉艮道。

「現在我必須陪他到特警辦事處去一次！」阿生說：「回頭我再撥電話回酒店這裏來與你連絡好嗎？」

呂偉艮道：「我明白了，你自己小心點。」

阿生說完又匆匆走了。

這時候林愛莉才由洗手間裏出來，呂偉艮一邊將情形約略告訴了她，一邊去接通巴黎的長途電話找范梅力。

× × ×

阿生被摩根帶到一幢市中心區的建築物之內。根據摩根說，這兒就是國際特警隊的辦事處，但阿生進來之後，就一直以存疑的目光，注視着這兒的每一角落。

過去阿生有過被人利用的經驗，這並非表示他低能，在某種情況底下，任何人都難以避免地乖乖上當。

因此，這些日子以來，阿生也學乖了，他對許多事情都首先以存疑的心情去忖測，處處表現得小心翼翼，提防上當。

阿生也明白，儘管如此，如果對方是

有備而來，他仍然是防不勝防的，所以有時他惟有相信自己的直覺和眼睛。

阿生被招呼在摩根的辦事處之內，助手力克捧來一杯咖啡。

摩根由他的檔案櫃中，搜出一叠影印的副本，攤開與阿生研究。

副本是關於一名囚犯史丹尼的。

根據副本上的顯示，史丹尼現年三十二歲，是一名刦匪。

目前史丹尼被囚禁於丹麥一座監獄之內，服刑期須明年才屆滿。

阿生還沒有到過那所監獄，所以對於一切詳情並不清楚，但是看摩根生氣時那副樣子，阿生不免感到奇怪起來。

摩根是一邊參閱那些副本資料，一邊咒罵起來。

他埋怨丹麥治安當局對一些罪犯太過寬容，以及過份採取信任的態度。

摩根埋怨着說：「如此一名悍匪，豈可將他置於一座不設防的監獄之內？」

阿生這一回才是眞的感到無限驚奇。

阿生睜開了雙眼問：「什麼？你所講的就是一座不設防的監獄？」

「是的。」摩根道：「副總監要我們去的地方，就是一座不設防的監獄，奇怪的是丹麥政府竟會將一名刦匪囚禁在那裏，這簡直就是開玩笑。」

阿生更覺驚奇地問：「既然是不設防，為什麼要我們去救他？」

「雖然名目上不設防，但我想，仍有人暗中監視一切。」摩根又說：「不過，無論如何，將一名悍匪囚禁在那裏，的確令人難明究竟。」

「我以為更加令人難明的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救一個悍匪？」

「總部認為他是個危險人物，如果我們不搶先一步，別人就會把他救走。」

「為什麼我們不通知丹麥警方？」

「丹麥政府太過自信也太過尊重人民的意見，所以才有這麼一座監獄設立，」摩根說：「總部要我們這樣做，第一，避免史丹尼出獄之後，再作惡多端……」

「慢着！」阿生不等摩根說完就問：「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要救史丹尼出來？」

「我早說過了，如果我們不動手，別人也會動手。而且，我們相信丹麥警方無法防範！」摩根說：「第二，我們要把史丹尼帶到法律較嚴的國家，讓他長時期與平靜的社會隔離。」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丹麥政府不知道他是個危險人物，太過寬容優待史丹尼，而我們國際特警則担心他為患社會，是不？」

「正是這意思。」摩根道：「總部不直接向丹麥政府提警告，可能是以前我們試過了，但丹麥政府為了維護國家尊嚴和自主，一概不理，依舊我行我素，這也是總部這次要我們採取行動的原因之一。」

至此，阿生開始有點恍然大悟。

在「米格廿五」一案結束之後，巴黎總部派到東京去與三俠連絡的人，曾提議呂偉艮等三人下一站到丹麥一遊。還自願代他們購特價機票和辦妥一切手續。

現在回想起來，巴黎總部方面也許早已預算利用三俠辦妥這件事。

假如阿生想法與事實相符的話，摩根的身份自然亦無可疑之處。

但實情如何？看來仍有待呂偉艮用長途電話向巴黎總部查詢的結果。

阿生所以會生疑，主要還是先後兩次電話都是對方主動撥到酒店房間去找阿生，雖然接綫生都說「這是巴黎長途電話」，但像阿生這種受過訓練的人，自然明白要設這類假局騙人上當是易如反掌的事。

至於電話中的聲音，雖然阿生明明白白聽清楚那是范梅力的聲音。

但是，對方假如存心佈局，自然會找一個聲綫與范梅力差不多的人，也惟有這樣，才可以令到阿生貼貼服服地上釣，何況一個人的聲綫由長途電話中傳過來，多多少少也會打了折扣呢。

不過，一切只不過是阿生單方面所想像的事，實情如何，仍有待事情發展的結果。

阿生想到這裏，忍不住又問摩根：「總部的意思可是將史丹尼這個危險人物，帶到另外一個國家監禁起來？」

「正是，」摩根說，「總部最後的目的，正是如此。」

「但是，假如史丹尼在別個國家並未犯法，又用什麼藉口監禁他？」

「這已經是總部他們的事，不過，我相信他們已有了整套計劃對付這個危險人物，因為我們這次行動的結果不難想像得到，就是構成了史丹尼越獄的罪名在先，然後在另一國家他又是個非法入境者。」

阿生終於明白了，假如這的確是巴黎總部的主意，假如摩根的身份並非冒充，而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話。

那麼，構成史丹尼越獄的罪名，的而且確是妙不可言。

首先令到史丹尼以為他的同黨救他，然後將他引到另一個國家，最後自然是再將他逮捕了。

如此一來，他在丹麥的罪名是「越獄」，在另一個國家則是個「非法入境」。

巴黎總部如此安排，當然有他們的主觀理由。

最主要的一點大概就是：史丹尼正如摩根所說：是個危險人物。

但是，阿生仍然有些事情不大明白。

他問摩根：「我們就這樣赤手空拳去把史丹尼救出來？」

「不！總部要我們自己想辦法！但我担心監獄方面另有陷阱，所以想先名正言順地，帶你們去參觀一次，再作定奪。」

「你有辦法帶我們去參觀？」

摩根道：「老實說，我有辦法帶你去參觀，却沒有辦法，也沒有把握將史丹尼救出來。」

「那就照你剛才所說，先去看看再說吧！」阿生又故意看看腕錶：「不過，我希望與我師父師母一道兒去，現在我想先打個電話給他。」

「好的，你隨便，」摩根很大方地說：「電話就在這裏。」

阿生於是撥電話回酒店去。

酒店接綫生將電話接到呂偉艮的房間，接聽的人正是呂偉艮。

呂偉艮在電話中告訴阿生，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已證實有此事。

同時范梅力也說出派駐這兒的特警隊長就是摩根。而且還有這裏特警隊秘密辦事處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等等。

經呂偉艮在電話中說出的地址，電話號碼，互相印證下，阿生心頭上的疑團，也總算解開了，現在剩下來的，只是如何去救史丹尼？

阿生與呂偉艮約好，半小時後在酒店門外相會，半小時後，摩根將開車與阿生到酒店門外去，將呂林二人一齊載往雷治鎭。

摩根所說的不設防監獄，就在雷治鎭！因此又稱「雷治國家監獄」。

摩根似乎很忙，因此沒有留意到阿生在電話中說過一些什麼。

摩根一邊忙於收拾桌上的檔案文件，一邊吩咐助手用另一具電話與當地警方取得連絡，然後再由警方通知監獄方面。

× × ×

摩根帶着三俠來到雷治鎭，由助手力克開車直駛入那座不設防監獄裏去。

雷治鎭的居民只有三四千人左右，這小鎭一向不大爲人注意，但自從今年年初成立以來，國內外許多人都知它的存在。

雷治鎭國家監獄是丹麥政府一項新嘗試，創辦的人所持的理論就是「好好教育罪犯們，不要將他們虐待以增加仇恨。」

因此在整座「監獄」的範圍之內，沒有「監倉」，也見不到穿上制服的獄吏。

但這並不等於沒有獄吏，只不過獄吏們只穿上了便服而已。

他們的責任有如街上的警員，必要時才執行他們的任務。

這輩獄吏全是新人，過去從未執行過同樣的職務，但卻受過極嚴格的訓練，創辦人要他們了解到「懲罰罪犯，對社會並無好處」。

因此，凡是以前在舊式監獄中任過職的人，一概不用。

他們認爲舊式監獄中的獄吏們，對囚犯有偏見，而且不够尊重。

創辦這種新監獄制度的人叫安德信，是一名獄長。

他認爲一個人只要知錯能改，好好地再加以教育，總好過用刑去懲罰他。因爲那樣只有增加其人對社會的仇恨而已。

因此這座不設防監獄之內，裏面有一般住宅似的房屋，有超級市場，銀行，工場，遊樂場以及圖書館等等。

呂偉艮等人進入這裏面參觀時，也以爲闖進了一個小市鎭而已！實實在在沒有一些兒的地方像監獄。

這裏面有男有女，有人在工作，也有人在「家中」做家務。但時間一到，所有人都湧到了工作場所中去了。

監獄中的工場原則上規定每一個囚犯每周須要工作五天。但是，如果有病或者不想工作，也可以告假留在「家中」。

不過一定要留在「家中」，直到其他人下班爲止。所以若非生病的囚犯，很少有人不上班。

囚犯工作有一定的酬金，可以按時到銀行去提取應得的工資。

工作之餘，他們可以看書，可以遊樂，也可以到超級市場去購物。

每個「家庭」的成員，是由囚犯們自由組合的，例如有些志趣相投的，有些情投意合的男女犯人，他們甚至可以同居。更奇妙的就是，同居的男女犯人還可以生兒育女。孕婦也可以得到應有的照顧，情形一如其他丹麥懷孕婦女一樣絕無分別。

假如要避孕的話，監獄方面還有藥物供應。的確聽也未聽過！但一切絕對是事實。

三俠老早得到摩根的暗示，這次參觀，主要留心兩點：

第一，高達五公尺的圍牆之上，是否隱蔽着電子儀器，以防萬一？

第二，史丹尼究竟住在那一座建築物之內？是獨居還是與人同居？

摩根在副本的檔案之上，見過史丹尼的樣相；阿生也見過了。所以即使見到那囚犯，他們也可以認得出。

但呂林二人未見過。不過，他們對電子儀器的觀察，也看得出幾分。

因此各人入來之後，放眼四望，表面上充滿了好奇，其實却另有目的。

帶領住他們參觀的人，是安德信的助手查非爾。

查非爾知道國際特警隊的東方三俠的來頭，對他們招待惟恐不周。

但是，各人却心不在焉地，到處張望，只可惜查非爾不知道他們另有目的。還以爲他們對這裏一切設施俱感驚奇而已。

呂偉艮終於看出了，那圍牆附近，設有微波偵測儀器。

這種電子儀器非常敏感，只要有人接觸那幅圍牆，相信他們的控制中心立即就會發出警報。

因此，儘管表面上見不到有鐵蒺藜之類的防禦措施，但就憑這些電子儀器的帮助，囚犯們休想越雷池半步。

他們也在查非爾的引領下，參觀過工場。

根據查非爾說，所有的囚犯均在此工作；今天沒有人告假云。

工場也分成若干不同的部份，例如有些是配製精細的電子零件的，有些是木工，有些縫綴……男女囚犯們，都正在埋首工作。

阿生，摩根與助手力克等，注視着每一名囚犯的面孔，但是很奇怪，就是沒有他們希望找到的刧匪史丹尼的影子。

阿生有點不耐煩，但是他又不能直接向查非爾提出質問。

不過阿生是個聰明人，只要他稍爲動一下腦筋，很容易就可想出一個藉口來。

阿生以遊客的口吻，好奇地問摩根：「你說這裏不可能有人越獄，是不？」

摩根似乎也意會到阿生的用意，答道：「是的，照計這是不設防監獄，要越獄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摩根說到了這裏，又故意回頭去問查非爾：「查非爾先生，你以爲我有沒有說錯？」

查非爾很有禮貌地笑道：「是的，表面上的確如此，這裏不設防，囚犯要越獄眞是易如反掌。但是，事實上不可能！」

摩根道：「你的意思是：這兒從未發生過越獄事件？」

「是的，從未發生過。」查非爾肯定地說。

摩根故意想了想，又說：「聽說這兒有個犯人史丹尼，是不？」

「是的，他是一名引起國際注意的人物。」查非爾若有所思地說：「摩根先生，希望閣下不是爲他而來。」

摩根苦笑一下，道：「如果我說，這一次我眞的是爲了史丹尼而來，你又如何交代？」

「那眞湊巧！」查非爾道：「他正在假釋期中，你來得不合時！」

「假釋？」摩根臉上一點點的笑容頓然消失了，「像史丹尼這種危險人物，豈可獲得假釋？」

查非爾道：「你們顯然仍然對罪犯抱住舊的觀念，史丹尼並非什麼危險人物，也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可怕！他犯罪只不過是基於一種挑戰性的心理作祟！只要我們好好的加以教育，他仍然是個好人！自從進入我們這所監獄之後，他改變得太快，獲得我們一致好評，所以安德信先生才將他假釋，讓他與我們的社會恢復接觸，心理上準備重建新生活！」

摩根與阿生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又問：「他的刑期本來還有多久？」

「本來要到明年年尾，但如果表現艮好，大約還有半年到八個月，即可出獄！」查非爾又說：「我眞想不通，你們爲什麼要找他？」

摩根道：「不怕坦白告訴你，你們這一次可能做錯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查非爾有點不高興地說道。

摩根道：「請你帶我去見見安德信先生。」

「他沒有空！」查非爾道：「由於我們這種新嘗試獲得成功，各國訪客如雲，甚至我們這裏亦正在計劃擴建，我的上司也因此而忙得團團轉！」

「不管他多忙，亦希望你爲我通傳一下！」摩根道：「不瞞你說，這一次我是奉了巴黎總部之命而來，目的正是要見見史丹尼！」

「我也知道國際特警隊的權限極大，但是我覺得你們未免太過小題大做！」查非爾顯然是安德信的忠實信徒。

摩根一言不發，回頭就走。

查非爾情急之下，追了上來問：「你想往那裏？摩根先生。」

「先去打個電話給本市警方，然後見你上司安德信先生。」摩根一邊說，一邊步向辦事處，頭也不回地急急而行。

查非爾要一邊追逐他一邊跟他交談。

呂偉艮等人也只有尾隨其後。

阿生現在總算明白了，他的疑心只是多餘的。事實上摩根的身份已不必多疑。

看摩根緊張之情，可以想像到他內心的想法。他一定正在担心史丹尼已逃之夭夭。

摩根闖進監獄辦事處，查非爾雖然尾隨其後，却沒有阻止他。

摩根先撥電話到首都警局，回頭再對查非爾道：「你立刻帶我去見你的上司，否則一切後果要由你負責！」

查非爾被摩根一輪搶白，也不禁呆了一陣。

他知道「國際特警隊」是世界性的反罪惡組織，也知道丹麥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所以他不敢再猶疑了。

查非爾只好低聲下氣地說：「好吧！請你們到會客室稍坐片刻，我立即去通知安德信先生。」

「謝謝你！」阿生看看對方改變態度，而摩根還是一言不發的樣子，這場面未免有點尷尬，所以他只好打打圓場。

查非爾轉進獄長辦公室去，然而摩根他們並未走進會客室。

摩根又去打電話。這一次打到巴黎國際特警隊總部去。

摩根一邊向范梅力報告，一方面聽取總部的最新指示。

電話最後轉到阿生的手上。

范梅力在電話中對阿生說：「由現在起，你可能又要忙起來了，根據我們的情報，有個國際犯罪組織，須要史丹尼這一類人才的帮忙。因此我們一直担心的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

阿生道：「你想我怎樣做？」

范梅力道：「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史丹尼已經逃之夭夭。然則，你與摩根無論如何，一定要想辦法將他找回來。」

阿生又問：「根據我們所得的情報，他和他同黨的動向如何？」

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說：「他們的動向並不明確，但是，憑史丹尼是個爆破專家這一點，我們已不難忖測得到，他們正策劃一宗大買賣！」

「可能發生的地點呢？」阿生問。

「暫時我們也不知道。」范梅力說：「總之你們如果發覺史丹尼失了踪，就表示我們的情報可靠，立即展開行動抓人好了，回頭我們再聯絡吧！」

電話掛斷了。

獄長辦公室的門打開，一個白髮斑斑的慈祥老人由裏面走出來。

此人童顏鶴髮，雙目烱烱生光，臉上充滿了和藹的笑容。

「這位就是獄長安德信先生。」查非爾從中介紹各人認識。

摩根約略交代了幾句之後，就直接向安德信要求提供有關史丹尼的地址。

查非爾幾乎不等摩根問完，已將一張書寫了地址的紙條，交給摩根。

原來首都警方接過了摩根的電話之後，一名警方首腦已直接致電獄長辦公室，要安德信充份合作，向摩根提供一切有關史丹尼的資料。

因此，查非爾不敢怠慢，一邊將史丹尼的地址交到摩根手上，一邊交代史丹尼的有關記錄。

根據記錄，史丹尼在首都哥本哈根有個情婦；這次獲得假釋，就是要到他的情婦那兒去，聚聚舊情。

由查非爾交到摩根手中的地址，正是史丹尼那位情婦伊雅的香閨所在。

安德信又向摩根交代：伊雅曾經不止一次到這兒探訪過史丹尼，他們誓言相愛，還打算在史丹尼出獄之後共諧連理。

根據伊雅說：史丹尼已决心改過自新，他甚至向伊雅保證，將來出獄後，正正當當地過活，决不再爲非作歹。

事實上，根據這兒的考勤記錄，安德信也承認史丹尼很勤奮，行爲艮好，而且

這裏的「銀行」戶口之內，還存了一筆他應得的工資。

最近由於伊雅身體不適，沒有來看史丹尼，於是他向安德信要求假釋；安德信基於上述各項理由，也就批准了！因此史丹尼便由今天開始假釋。

摩根不等安德信講完，就去打電話通知首都的警方。

摩根担心時間上來不及，所以先將伊雅的地址告知了首都警方，希望在他們返回首都之前，警方先採行動，以免棋差一着。

首都哥本哈根的警方答允了摩根在電話中提出的要求，立即採取行動。

安德信耳聞目睹，看見摩根這麼緊張，也知道事態嚴重。

他吩咐助手查非爾陪同摩根等人到首都去，必要時將史丹尼帶回來。

儘管安德信表現得一片合作精神，但從他談話中的語氣可以聽得出，他仍然想像到史丹尼不會令他失望。

他似乎極有信心，尤其是對於他的一套理論，就是一名囚犯獲得寬恕後，必會下決心做個好人，而無須用刑罰。

但是摩根却沒有耐性跟他討論那一套，只想立即趕往首都去，找到史丹尼。

雖然摩根不大喜歡查非爾，但查非爾跟阿生他們却十分健談。

根據查非爾說：並非每一名囚犯都有資格到雷治監獄來。

被挑選到這所不設防監獄來的囚犯，本身必須有過良好的表現。

另一方面，亦須經由安德信親自挑選，認爲是「可造之才」，然後才由別的監獄轉到這兒來，加以教育云。

呂偉艮他們並非不相信安德信這一套，只是担心安德信太過自信。

事實上一個人的向好向壞，完全與個人的環境，個性有關。

大致上來說：犯罪，也有分主動與被動。

主動是由於個人的劣根性與環境所迫，鋌而走險。

被動者，則由於友輩的慫慂，或者加以利用等等。

呂偉艮等三俠，長期以來一直與罪惡作戰，自然明白到這方面的實情；他們覺得凡是被動犯罪的人，多數有改過自新的可能，只要他下定決心就行。

相反，主動犯罪者，往往會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着犯罪感！意志不堅定，或者長期以來的劣根性，令到他們故態復萌。

呂偉艮他們未見過史丹尼，阿生也只能從檔案的資料中，知道一些史丹尼的輪廓而已！因此，他們無法知道得清楚，究竟史丹尼是個什麼人？有沒有再犯罪的傾向？

當然，如果根據安德信所說，這可能是較少的。

但是，問題就是安德信的信心和說法，似乎剛剛與國際特警總部的情報相反。

究竟誰是誰非？

當各人回到了首都哥本哈根之後，摩根的助手力克，便直接按址找到伊雅的香閨去，沒有返回特警隊辦事處，也沒有去警局。

摩根他們，要爭取第一時間會見史丹尼。

但是，當力克將車子開到伊雅香閨所在的路口時，所有坐在車上的人都驚呆了一陣。

原來警方已將那條街道加以封鎖。

到底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警方不許任何車輛通過，所以摩根等人只好落車步行。

各人只到了路口，又被警員攔截。

摩根立即出示他的特警證件，一名警官老遠認得摩根，匆匆過來招呼他：「隊長，你來得正好，這兒出了事！」

其實不用他說，各人也不難看得出出了事，就是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而已。

警官又說：「我們一直等你回來，因爲最先是由你提供這個地址的。」

摩根和阿生等人心感不妙。

摩根力持鎮定地問道：「找到史丹尼麼？」

「找不到！」警官一邊陪住各人進入那條被封鎖的街道，一邊說道：「但我們却找到了他的情婦伊雅。」

摩根又急急地問道：「伊雅她怎麼樣了？」

「她死了！」警官說：「我們按照閣下在電話中所提供的地址，趕到這兒來的時候，就發覺伊雅倒斃在香閨之中。」

這時候各人已到了一幢建築物之前，門前擠滿了警方人員。

一名警司級的高級警官和一名探長，與摩根招呼過之後，帶着各人進入現場。

現場在那幢建築物的二樓。一個小小的居住單位，幾乎一眼見盡——廳房，甚至廚房擠在一起，完全沒有間隔。

從眼見的情形推測，住在這兒的人環境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地板上有一具女屍，用毡由頂至踵的蓋上了。

警探們正在現場拍照，量度地方等等，忙亂中也算有點規律。

探長布迪對摩根道：「要不是你的電話，這宗命案還有一段時間未被人發現。目前我們已通知全國警方追緝史丹尼這傢伙！」

摩根故意瞥了身邊的查非爾一眼，又對布迪道：「這是一個被人認爲行爲良好的假釋犯，又怎麼會殺人呢？」

查非爾也聽得出絃外之音，立即還以顏色，道：「探長先生，請問是否有了證據，證明兇手就是史丹尼？」

探長布迪說：「雖然暫時還沒有足够的證據證明兇手就是史丹尼，但是，死者是他的情婦，而他本人又是假釋犯，這時候人不在場，自然有可疑之處。」

查非爾道：「假如不久之後，史丹尼回去雷治監獄報到，那又如何？」

「那並不等於他是清白的。」布迪探長說道：「他仍要協助我們警方，調查此案！」

「不過，」摩根插咀道：「我相信他不會再出現在雷治監獄之內。而且，我更相信，這時候他正與其他亡命之徒在一起，策劃一宗驚天動地的大案，查非爾，你回去告訴你的上司，這宗命案，他最少須要負上部份責任！」

查非爾面上紅了一陣，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布迪探長打個圓場道：「查非爾先生，請你回去將此事告知安德信先生，如有史丹尼的消息，隨時與我們警方聯絡！」

查非爾只是點點頭。

摩根帶同阿生等人過去，向調查此案的警探查問有關伊雅之死。

伊雅是被人用刀刺殺的。

「她胸前中了二刀，腹部中一刀，致命傷是刺中心臟那一刀！」一名探員對摩根他們說：「死者先前顯然曾與兇手發生過糾纏，因爲現場一片凌亂！隣人也聽見過一男一女的爭吵之聲由此傳出，時間是接近中午之前一段時間。」

摩根幾乎肯定兇手一定是史丹尼。

但在理論上，警方還未檢驗過屍體，兇器以及現場留下的指紋等等，因此史丹尼還是清白的。

然而目前史丹尼又在何處？

這是他報給監獄方面的地址，照計今天假釋後必然會返到這兒來。

史丹尼在丹麥已經沒有其他親人，所以他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居住。

現在史丹尼已經不在這裏，是否暗示他畏罪逃去？抑或這本來就是他的行動計劃之一部份？又或者他根本未到過這裏？

警方人員正在這一帶向隣近居民查問，看看有沒有人見過史丹尼。

另一方面，電視台，電台也分別向市民提示，假如發現史丹尼的下落，立即向警方報告，同時小心這個危險人物。

就憑警方這項措施，他們差不多亦已公認史丹尼可能就是兇手。

當然，在證據未確鑿之前，警方的措詞照例還是十分保留的，例如他們說「相信史丹尼此人對本案可能有帮助，有人知其下落，請立即通知警方……」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摩根站在國際特警的立場，覺得他們這一次又來遲了一步。

目前要做的，只是如何補救。

於是摩根一邊叫阿生致電巴黎總部，報告這件事。

另一方面，摩根則與在場的警方人員緊密聯絡。

他們希望透過國際特警組織，及時發出追緝令，令到史丹尼無所遁形。

同時由於時間與環境的證據，摩根相信史丹尼此人仍留在丹麥；只要有當地警方的合作，提供足够的資料，相信仍有希望將史丹尼抓回來。

萬一抓不到史丹尼又如何？

無論監獄與警方的想法如何，摩根也深信史丹尼這時候已躲了起來！企圖以仁慈去感化一名像史丹尼這樣的罪犯，摩根認爲簡直就是狂想。

因此，摩根在現場上一邊與查案的警方人員連絡，一邊又將呂林二人，找來細談。

摩根越來越相信東方三俠名不虛傳。阿生去了打電話，摩根希望先聽聽呂林二人的意見。

范梅力曾在電話中告訴摩根，呂林夫婦二人雖然不是國際特警隊的人，但與特警隊關係十分密切！加上阿生的關係，他們夫婦二人差不多就是特警隊的顧問。

因此，儘管呂林二人不過是遊客的身份，但由於摩根的關係，也獲准進入兇案現場。

摩根對呂林二人說：「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補救？」

呂偉艮道：「先設法證實史丹尼今天有沒有到過這裏，然後追查他的同黨是誰。巴黎方面的情報如果可靠，這時候，他可能正與同黨在一起，共同策劃一項大陰謀！」

「是的，那究竟是一項什麼陰謀？」

摩根迷惑地說。

呂偉艮道：「這宗命案說不定是開始，假如不及時採取行動，說不定更大件事就要發生，那才麻煩。」

「是的，警方目前正派人將史丹尼的複印照片，向這兒的隣居查問。」摩根說：「假如證明他回過這裏，兇手可以肯定就是史丹尼！」

布迪探長由那邊過來，對摩根說：「有人見過史丹尼入過這間屋，但只逗留極短時間，就走了！」

摩根道：「是爭吵聲發出之前，還是爭吵聲發出之後？」

「無法確定！」布迪探長說，「聽到爭吵聲的，是隣居一名老婦，只知道有一男一女爭吵，却不知他們說了一些什麼；看見史丹尼出現的，却是對面一個正在剪草的退休公務員。但時間却無法肯定，約莫是中午前之後之一段時間。」

摩根道：「時間對我們非常重要。現在我們只有從現場上找出一點綫索來。」

一名探員由外面進來，對布迪探長道：「有一名隣居證明，在今天之前，經常有別的男人來找伊雅。我們曾將史丹尼的照片給她辨認，她說今天之前來找伊雅的，並非此人！」

布迪探長若有所思地說道：「這點應該不足爲奇，伊雅並非一個正經女人；她在史丹尼入獄的一段期間，如何生活？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依靠別個男人。所以，經常有另外一些男人在此出入，是不足爲奇的！」

摩根沉思着說：「會不會在史丹尼假釋回來之後，窺出了伊雅另有男人，而大開殺戒？」

「有可能！」布廸探長道。

史丹尼的複印照片仍在一名探員手上，呂偉艮好奇地瞥了一眼。

在此之前，呂偉艮從未見過史丹尼的照片。

布廸探長又說：「現在我們要找的人，除了史丹尼之外，還有跟伊雅來往的另一個男人，他也可能是殺死伊雅的人。」

一名在現場上查案的探員，走過來向布廸探長報告：「探長，我在後面的垃圾桶中找到這一盒火柴，是一家餐室的。」

一個比手掌稍大的塑膠袋，裏面已收集了一盒宣傳火柴。

火柴上印着一家餐室的招牌，地址和電話號碼等等。

那家餐室叫「海盜餐室」。

布廸探長接過小膠袋，前後左右轉了一次，道：「這是很普通的東西，除非上面有第二個人的指紋，否則，只能表示死

者到過海盜餐室吃東西。」

布廸探長又對那探員道：「交給化驗組的人員吧！」

摩根却插咀道：「報告請盡快送交布廸探長。謝謝你！」

探員領命去了。

摩根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對每一個小節也十分重視。

阿生已經打完電話回來。

他對摩根說：「已經向范梅力及時報告。」

摩根也告訴阿生，這兒的調查，至今仍未有結果。

事情看來十分棘手，但由於史丹尼的失踪，反而令到事情明朗化，最少各方面都相信他就是殺人兇手。

但是，國際特警所担心的，這只不過是個開始而已！

往後還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至今雖然還沒有人知道，但是由於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情報與事情的發展互相脗合，令到丹麥警方大爲緊張。

就憑史丹尼的案底與專才，也足够令他們吃驚了！

史丹尼是個爆破專家，憑他的設計，可以將一座保險庫炸開，妙就妙在恰到好處，決不會將庫內的珠寶炸毀？

說到史丹尼過去的案底，更令丹麥警方頭痛！

最少有一宗爆開保險庫的案件是由他經手的，那是唯一證據充足的一宗，也是令到他失去了自由的一宗，因爲，他失手了。

至於在此之前，他有沒有做過同類的案件？他當然不承認，也沒有足够證據證明他做過，但警方相信一定有。

史丹尼經常須要戴眼鏡，表面看上去像個學者，事實上他對電子學，物理學和機械等等方面的科學俱感興趣！

因此他被判入獄之後，被認爲最沉靜，最有才幹的囚犯。

他常常獃在犯人的圖書室中。

有一次他被安德信見到了，二人交談之下，十分投契。

後來安德信極力主張創辦一所不設防盜獄，引起國內不少人仕大力反對，但由於理論上可行，而且有創新之意，對一些講人道的人仕來說，可謂正中下懷！

最後勝利屬於安德信，有關當局同意讓他試辦這一所不設防監獄。

於是史丹尼順理成章地，被安德信挑選到他的新監獄來。

史丹尼在安德信創辦的新監獄中，不但是個模範囚犯，還是若干方面的監工和顧問。因爲他的學識已被認爲是多方面！

現在丹麥的警方無意去翻舊賬，只關心史丹尼以後的動態。

假如就憑已知的事實去忖測，可能有人正策劃一宗大爆竊案，那集團須要史丹尼的帮忙。

然則，不久之後，將會有一件大案發生。

警方固然希望能及時制止，但是，如何制止？實在大成問題。

國際特警隊的情報很少失準的，這一次最少已靈驗了一半。

根據特警的情報，早知有人要動史丹尼的腦筋，但巴黎總部却知道安德信是個被丹麥政府當局所信任的老頑固，明知勸他加緊防範逃獄，刦獄這一步驟必然無濟於事，就只有密令摩根和阿生他們行先一步，設法將史丹尼救出來，然後再秘密誘他到別個國家去。

但是，想不到他們還是來遲了一步。

不過由此可知，他們的情報絕非空穴來風，最少現在已證明了一點，就是：史丹尼要求假釋，絕非偶然的事。

差不多可以肯定，如史丹尼的假釋要求不獲准的話，明天他的同黨定會刦獄！

現在警方亦已開始注意到一些罪犯的下落，就是一些爆竊犯。

期滿出獄的爆竊犯，似乎與史丹尼無關，但警方仍然要派人逐個追查訪問——

警方認爲他們是「行家」，說不定有人靜極思動，正着手進行一宗大買賣。

至於曾與史丹尼合作過的罪犯——也就是史丹尼失手那一次同時被捕的犯人，至今仍未出獄，被因於另一座設防的監獄中。因此警方認爲不可能與他們有關。

現場上的偵查仍在進行。

死者的屍體已被抬走。

海盜餐室　火柴指紋

呂偉艮等三俠與摩根正在布廸探長的辦公室裏，警方化驗室的報告剛好送來。

報告證明了驗屍官現場的初步判斷——死者致命一刀正是刺中了心臟部位。

另一部份指出死者死去的時間亦與初步估計十分脗合——中午前後的一段時間被害。

但是，呂偉艮最注意的，還是那一盒火柴的化驗報告。

報告指出，火柴上有陌生人的指紋，——不是死者的，亦非史丹尼的。而且兇案現場最多這個人的指紋。

此外最特殊一點，就是火柴盒之上，有指甲敲擊過之後留下的痕跡，這可能也是一部份人仕的習慣——有些人喜歡在聽音樂的時候，以手指打節拍，假如是抽烟的人，桌面難免有盒火柴，於是手指亦不由自主地敲擊火柴盒，指甲痕就在不知不覺間留下。

呂偉艮看過了那份報告之後，決定與林愛莉到海盜餐室去一次。

他要實地觀察一下，海盜餐室的情形，以確定這盒火柴的主人是誰。

阿生被摩根留下來，看來摩根另有想法。

事實上呂偉艮也不是肯定火柴的主人就是兇手，他只希望揭開了其中較重要的一點，就是：死者生前還與一些什麼男人來往？

根據留在火柴盒上的指紋鑑定，那指紋應該是屬於一個男人的。但不會是史丹尼的，因爲史丹尼本身有案底，他的指紋存在警局的檔案中。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拒絕了布廸探長的一番好意，布廸要用警車送他們到海盜餐室去。呂偉艮覺得那樣未免太過惹人注目。

他們自行召來了一部街車。

在街車開往海盜餐室的途中，林愛莉才忍不住問：「你會不會覺得我們多此一舉？」

原來林愛莉至今爲止仍未明白呂偉艮的眞正意圖。

林愛莉本身也是一個老於此道的江湖人物，但是講到經驗，自然沒有呂偉艮那麼老到。

不過無論如何，在別人面前，林愛莉從不會令到她丈夫感到尷尬，所以她一直把這問題留到現在才提出。

呂偉艮道：「可能是多此一舉，但是，反正我們留在這裏也沒有作用，不如作多方面調查，希望有所發現吧。」

呂偉艮又說：「只要知道誰與死者來往，最少也可以揭開一部份謎底。」

「但是，我担心死者先前有太多的男朋友。」林愛莉道。

「是的，這點我也想過了，」呂偉艮說：「假定死者先前是個歡場中的職業女性，她可能有許多男朋友。但是正如化驗報告指出，兇案現場到處可以發現同一個人的指紋。這也就是說：這個男人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他可能是死者的親密男友，說得明白點，說不定他與死者同居。」

「嗯！有了！」林愛莉突然有如觸電似的，跳了起來。

呂偉艮十分驚奇，睜大了雙眼，瞪住她。

林愛莉道：「我們似乎急於要知道，究竟史丹尼被假釋的決定，死者是否事先知道？」

呂偉艮恍然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如果死者老早知道史丹尼假釋出獄，一定會先打發她的男朋友走。」

「對了！」林愛莉道：「又如果死者根本不知道史丹尼假釋出獄的話，後果就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史丹尼突然闖回來，發現了死者與男友的親密的情形，大爲氣憤，因而發生糾纏，後來男友走了，史丹尼一怒之下，殺死了死者然後逃走。」

「這想法也有道理。不過事情眞相未大白之前，一切都只不過是忖測而已！」呂偉艮又說：「總之，只要我們找到死者的男友，肯定對本案有帮助。」

林愛莉至此再無意見。

×　×　×

海盜餐室是一間粗綫條作風的酒吧形式餐室。

酒吧部份較爲熱鬧，酒保在櫃枱後面服侍各酒客。

酒客們坐在圓櫈之上，低斟淺酌，陶醉在迷惘的境界中。

餐室這一邊，反而比較冷落了。

卡座之中，只坐了一個人。也許現在還不是吃飯的時間吧。

呂林二人進入這裏之後，立即引起一些人的注視。

那些目光登時令到呂林夫婦二人爲之大吃一驚。

後來他們回心一想，又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原來當他們經過二名酒鬼身邊的時候，無意中聽到了一陣竊竊私語。

其中一名酒鬼說：「這裏怎麼會來了二名中國海盜呢？」

另一個帶着醉意回答：「聽說中國功夫十分厲害，中國海盜的功夫一定更爲驚人，我們非小心不可啊！哈哈……」

其他酒鬼亦爲之轟然大笑。

呂林二人沒有理會他們，一直走向餐室那邊，找一張卡座坐了下來。

一名侍者過來招呼他們，二人要了一些飲料，呂偉艮更乘機向侍者討了一包火柴。

呂偉艮是有備而來，口袋中早已購備了一包很淡的香烟。

對於像呂偉艮這種不懂吸烟的人來說，淡烟是最適合的。

侍者先送來一盒火柴，與呂林二人在探員手中見過的完全一樣。

呂偉艮所以要多此一舉，是防止有同名的餐室，以致找錯了目標，但現在證明他並沒有找錯。

哥本哈根的人似乎沒有巴黎，羅馬等城市那麼喜歡咖啡。

假如這是巴黎或者羅馬，這兒最少有大半的座位坐上了喝咖啡的人。

但是現在除了他們之外，只有一個卡位坐着一名默默沉思的人客。

那人顯得滿懷心事，呂林夫婦二人差點兒疏忽了他的存在。

餐室這時候很靜，靜得連侍者的走路脚步聲也可以聽到。

餐室一角有一座唱片機。

這一類角子唱片機，只要有錢，誰都可以入角子點唱名曲。

但是一切都靜止下來了。

侍者正將飲品送上。

呂偉艮乘機問侍者：「你們這裏什麼時候人最多？」

「晚上比較熱鬧！」侍者打量着夫婦二人：「兩位可是遊客？」

「你眼光不錯啊！」呂偉艮笑了笑，「我們被寳號的招牌吸引住了。」

「你說『海盜』二字麼？」侍者也笑了笑，「是的，許多愛好刺激的人，都與你們有同感。」

「貴寳號的顧客對象，多數是那一些人？」呂偉艮又以聊天的口吻問。

「喜歡粗綫條作風的，」侍者毫不考慮地回答：「如果二位晚上來到我們這裏，保證你會覺得氣氛完全不同。」

「有何不同？」呂偉艮又問。

「晚上這裏有人點唱，有人飲酒也有人跳舞，男男女女，歡樂成一片！」侍者說。

呂偉艮正想問下去，隣座的單身客召他過去結賬。

於是侍者說一聲「對不起」，走了。

呂偉艮這才注意到那邊有個單身人客，正以手指敲擊着桌面，發出陣陣有節奏的音響——那是指甲與桌面上的木板碰着時發出的音響。

呂偉艮突然感到有些神經過敏地，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

其實，這是很平常的事，許多人也有同一樣的習慣，正如有些人喜歡咬手指一樣。

有些人在聽到音樂時才敲擊，也有人在聽到音樂時隨口哼幾句。

有些人習慣以手指叩在桌面之上，不

管心情如何，或者是否聽到了音樂，那完全是個人習慣，本來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呂偉艮心裏有事，而且還是專為此事而來，見到這種情形，任何人都無可避免地有些緊張。

結了賬，那人離座而去。

呂偉艮也想站起來，但被他妻子一手按住：「別衝動！他未必就是你想像中的人。」

「剛才的情形你有沒有看見？」呂偉艮問。

「我明白你所指的是什麼。」林愛莉說：「其實許多人都有敲手指的習慣。」

「你不該阻止我，」呂偉艮瞥了門外一眼，埋怨地說：「你令我平白失去了一次機會。」

那人走了。

侍者又過來招呼呂林二人。

呂偉艮乘機問他：「剛才那位人客，你似乎跟他很熟絡！」

「是的，萊恩是我們這兒的熟客，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有時形單隻影的，一日來幾次。」侍者忽然又苦笑搖頭道：「其實他不該太過認眞，對女人認眞，往往只有苦了自己。」

呂偉艮立刻搭訕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失戀麼？」

「是的，以前他時時跟一個女人來我們這兒喝酒，最近只有一個人。」侍者又說：「其實，這可能是他的福氣呢。」

「這是什麼意思？」呂偉艮故作驚奇地瞪住他。

「可不是嗎？那女郎又不是什麼大家閨秀，只不過有幾分姿色，便到處招惹狂蜂浪蝶，」侍者道：「其實，我早已看得出她不是個正經女人，想不到昨天果然就出了事。」

呂偉艮彷彿觸了電。

他跟他妻子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

夫婦二人同樣感到意外——意外的驚奇！意外的收穫。

呂偉艮本來只打算先來此了解一下環境，然後設法向侍者打聽一下關於死者伊雅的生前。

因為在呂偉艮心目中，死者生前極有可能是個吧娘之類的職業女性。

想不到目前的收穫似乎比他想像中更大！

果然那侍者又說：「靜靜告訴你們，那傻瓜的夢中情人，昨天被人殺死了！」

「噢！眞可怕！」林愛莉乘機又問：「為什麼？是情殺嗎？」

侍者聳肩攤手，扮了一個鬼臉：「天曉得！老實說句吧，如果不是外地來的遊客，我才不敢多咀，免得惹麻煩。」

呂偉艮正想問下去，又有人客來光顧，於是那侍者走開了。

儘管如此，呂偉艮也覺得收穫已經不錯。

夫婦二人離開餐室之時，仍在附近蹓躂，張望，就像其他初到貴境的遊客一樣，充滿了好奇心的樣子：其實，他們的目的只是找尋剛才那叫萊恩的神秘客而已。

可惜萊恩離開了餐室之後，已經不知所踪。

呂林二人只有回到警局中去。

但是，當呂林二人回到警局中去的時候，阿生他們却出去了。

布廸探長也不在警局裏，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何處。

× × ×

摩根所以留下阿生，是由於布廸探長另有方法去偵查此案。

布廸將兇案現場找到的一切可疑指紋，灌入電腦之內核對。

這是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新式電腦機，所有有過案底的罪犯，他們的指紋資料均被儲存在這電腦系統裏。

當然，美國治安當局的電腦系統比較齊全而龐大。

美國的電腦系統可以儲存全國人口的指紋資料，但丹麥警方這一套電腦系統，只限於有過案底的罪犯而已。

經過核對之後，布廸探長頗感意外，因為幾組可疑的指紋之中，只有一個小偷曾經犯案，那小偷叫賓奴。

布廸探長所以感到意外，就是因為他是個小偷，而非大賊！

在布廸他們的想像中，可能是一些與史丹尼「同級」的大賊。例如做大案的，最少也應該是史丹尼的行家。

但是，像賓奴這輩小偷，怎麼會摸到死者的家中去。

無論如何，布廸探長也認為這是一條綫索，於是立即帶人去找賓奴。

首都的警探有許多綫人，像賓奴這一類人，警探想找他絕不困難。

就在一條橫街窄巷裏，賓奴被布廸探長的手下截停了。

他有些吃驚，但很快就冷靜下來。

賓奴對布廸說：「探長，別攪錯了，我已經很久沒有做案。」

「眞的。」布廸盯實他：「你的確沒有偷過人家的東西？」

「是的，我敢發誓。」賓奴舉起了三隻手指。

「他媽的，」布廸一把抽住了賓奴的衣襟，「我再問你一次，你可認識伊雅小姐？」

「伊雅？」賓奴儘管力持鎭定，在布廸的目光注視下，也為之面色大變。

「你一定知道伊雅是誰吧？」布廸又說：「她被人謀殺，要不要老子栽你一個殺人的罪名？」

「不，不！眞是冤枉啊！我沒有殺過人。」賓奴委屈地說。

「那麼，你快些實話實說，為什麼要摸到伊雅家中去？」

「是的，我的確去過，但不是為了偷東西。」

「像你這種人，摸進人家家中不是為了偷東西，難道還是為了偷情麼？」

賓奴的樣子很鬼祟，又矮又醜，總之看上去很不順眼。

所以布廸探長那一句話一出，旁邊他的手下們都笑了起來。

不過布廸探長還是拉長了面孔，含怒地瞪住賓奴，賓奴過去不知試過了多少次，被警探們揍得渾身疼痛。

這一次他實在想不到警探這麼快就找到他這兒來，尤其是「謀殺」的罪名，更令到他渾身發抖。

「探長，請聽我說。」賓奴的聲音也變為嘶啞，「我這一次的確不是為了偷東西，我是被人僱用的，對方還要我保證不偷東西，然後才給我酬勞。」

「誰僱用你？」布廸探長問。

「我……」賓奴囁嚅地說：「你必須答應我，不起訴我……」

「他媽的，你再嚕囌，我立刻就給你吃苦頭，再將你落案。老子不慣討價還價，你做得好，我自有分寸。」

「那麼，我……我就說吧！那人叫托拉維，是他主使我的。」

「他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賓奴又說：「我是在……在人妖俱樂部認識他的。」

「人妖俱樂部？」布廸探長回頭向他的助手打了一個眼色。

若在平時，剛才的情形不會出現，旁觀者可能是布廸，一切必由助手執行。

但這一次，布廸探長可能以事態嚴重，又可能為了摩根和阿生在着，他要表現得賣力一些。

現在布廸將手放開，讓助手把賓奴帶上汽車去。

賓奴不敢多問半句，誰叫他誤入歧途去做壞人？

全世界的壞人都是一樣的，遇上了警探就有如老鼠遇上了貓。

× × ×

二輛汽車分別由二名探員駕駛，一先一後疾馳而去。

布廸探長仍在其中一輛汽車中不斷質問賓奴。

摩根和阿生坐在一旁，冷眼旁觀。

汽車顯然正在開往「人妖俱樂部」的途中。

「人妖俱樂部」是個怎麼樣的地方？阿生雖然不清楚，但顧名思義，總也可以猜出了八九。那分明又是一些色情場所。

從各人的反應看，摩根和其他探員也很熟悉那地方。

布廸探長問賓奴：「托拉維要你到伊雅家裏幹什麼？」

「偷拍伊雅跟人幽會的情景，」賓奴說：「我覺得他出的代價不錯，所以答應了。但我敢發誓，事前我絕不知道伊雅小姐會被殺。」

「托拉維為什麼要你幹這事？」布廸問。

「我不知道！」賓奴說，「他叫我最好不要多問，收了報酬便算是一切交易完了！」

「伊雅跟誰幽會？」

「我不知道，但看上去，那男子只有三十二三歲吧！我偷拍了幾幅照片之後，悄悄離去，他們當時仍欲仙欲死，似乎沒有發覺人入過去。」

「那些底片呢？」

「相機，菲林全是他的，影完就全部交還給托拉維。」

「如果你再見到他們，你認得出他們麼？」

「當然認得，包括托拉維，以及跟伊雅幽會的人。」

「你認識伊雅？」

「不！我不認識她。」

「那麼，你怎知她叫伊雅？」

「今天看了報紙才知道。」賓奴又說：「托拉維那傢伙騙了我，他只暗示那是他的妻子，我以為他找證據離婚。」

「你幾時做過這件事？」

「大約有……有一個星期了。我只記得，最初認識托拉維時，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客串一下私家偵探，賺些外快。」

「你們就在這人妖俱樂部認識？」

「是！」

「你常常到那兒去？」

「不！只是偶然而已！」賓奴尷尬地垂下了頭來。

但布廸探長却不放過他，追問道：「你到那種地方去，等人找你，還是你去找人消遣消遣？」

賓奴苦笑一下，道：「像我這麼醜怪的人，誰會喜歡我？」

車子停了下來。

各人先後下了車。

這是一條橫街，看上去並無不妥。

布廸探長對一名探員說：「帶人到後門去，任何人不准離去。」

布廸又對賓奴說：「你先進去，如果見到你所講的人，就用眼色向我示意。明白麼？」

賓奴點點頭，首先進入了一座建築物的地下。

布廸留下兩名探員守在前門，帶了摩根和阿生等人入去。

一名大漢企圖擋駕，索取入場費，反而給布廸一手揪住，往牆角用力一摔，頭差點兒也撞破了。

大漢十分生氣，一隻手突然摸向腰間，却給探長的助手，用槍先抵住了他的腦袋。

布廸探長走過去，伸手到大漢的腰間一摸，摸出了一柄手槍。

「向他警誡！」布廸探長對他的助手說：「鎖起他，告他藏械，阻差辦公和毆打警務人員等罪名。」

大漢連聲叫寃，埋怨探長沒有表露身份，但布廸已經走了進去，沒有理會他。

摩根一邊帶阿生入去，一邊低聲對阿生說：「對付壞蛋，有時不能不如此。」

裏面和走廊之間，由一度活門間隔開，所以剛才的事，裏面的人根本不知道。

裏面昏昏暗暗，一下子進來，幾乎什麼也見不到。但習慣了之後，紅燈照射下，發覺這兒有如酒吧差不多。

那些卡座之內，大部份都坐了人——彷彿是一男一女。

其實，那些「女人」只是改造過的人妖。

到這兒來玩的男人，相信都是一些心理不大正常的人。

賓奴過來低聲對布廸說：「探長，托拉維已經有幾天不在此出現。」

「誰說的？」布廸問。

賓奴道：「戴安娜。托拉維每次到這兒來，一定找她。」

「把她帶來見我！」布廸一邊走到櫃枱那邊去，對一名職員說：「我是布廸探長，經理室在那裏？」

職員呆了一呆，道：「在後面，探長先生，有何貴幹？」

「告訴你們經理，只想借他的經理室一用。」布迪於是走到了後面去。

男職員帶住布迪入內，在經理室的房門上敲了兩下。

裏面有個男人應聲出來。

開門後，裏面一個中年人有些吃驚，但隨即含笑跟布迪招呼。

布迪面無笑容，只說道：「你這裏的守衛爲什麼要帶槍？」

「嗯——」經理呆了一陣。

他還來不及答話，外面又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賓奴，另一個是濃粧艷抹的「女郎」，穿得非常暴露。

賓奴對布迪說道：「探長，戴安娜來了。」

這「女郎」是男人改造過來的，烟視媚行，扭扭擰擰的，沒有人敢懷疑「她」的身份。

布迪探長瞥了她一眼，道：「你可認識托拉維此人？」

「他是我的朋友。」戴安娜說，「但是，我已有好幾天沒有見過他了。」

「你最後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布迪問。

「大概六七天之前，詳細日子我也記不清楚。老實說吧，我的朋友不止一個，怎麼可以記得那麼多呢！」戴安娜又瞟了布迪一眼。

布迪有點啼笑皆非地，將咭片留下，叫她有托拉維的消息，立即通知他。

戴安娜唯唯而退。

布迪探長回頭問經理：「你可知道那個叫托拉維的人是誰？」

經理搖頭苦笑：「老實說吧，我們這兒每天的人客那麼多如何能一一認識？」

布迪探長道：「那麼，我只有公事公辦。」

然後布迪又向一名探員示意：「把那守衛帶入來吧。」

探長離開了經理室。

「布迪探長，何必這樣？有話慢慢說。」經理笑嘻嘻地說。

布迪拉長了面孔：「我與你無話可說，除非把托拉維交出來。」

「我根本不知道是誰。不過，我可以派人去查，一有消息保證即刻通知你。」

「好極，我們一言爲定！你守衛藏械的事，暫時保留，你先設法派人爲我追查托拉維的下落。找到了他，大家都易交差。」布迪說。

守衛被探員押了進來。

布迪對助手道：「算了，把槍還給他！我們走吧。」

經理含笑送客。

回頭又叫人召一些職員入來，他知道布迪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 × ×

離開了「人妖俱樂部」之後，布迪探長仍不放過賓奴。

布迪一邊將賓奴帶返警局，一邊吩咐探員們分頭到各冲晒底片的商店查問。

布迪想像到：那個叫托拉維的人，未必會自行冲晒。

只要他將底片，交到冲晒商店，總希望可以有些綫索。

回到了警局，布迪探長把賓奴交給拼圖組；他要賓奴憑記憶，讓拼圖組將托拉維的「眞容」繪了出來。

這時候，阿生才知道呂林二人曾返回這裏警局找過他和摩根。

阿生致電酒店，呂林夫婦二人仍然未返。

摩根與阿生商量，覺得「托拉維」可能是一個假名。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

那些派出去的探員，紛紛有電話回來報告。

被訪問過的冲晒店，沒有一間是接受過「偷拍的非林底片」的。

布迪探長下令按址查遍全市每一間冲晒店。

另一方面，布迪又叫人捧出大疊犯人照片，讓賓奴逐人辨認。

布迪探長也想到了，賓奴口中的「托拉維」極可能是個化名。

說不定他是個有案底的犯人，然則一切問題亦可找出了答案。

目前警方要知的不但是「誰是殺死伊雅的眞兇」？還要知道「誰曾與伊雅幽會」？更要知道誰是「托拉維」，以及他的眞正企圖。

阿生覺得他們不該留在這裏。

他對摩根說：「如果你是托拉維，你會把底片交到冲晒店麼？」

摩根想了想，搖搖頭：「不會！那一定會留下綫索給警方追查。」

阿生道：「此外，還會十分尷尬！因爲那絕非普通照片，而是一雙狗男女的幽會照片。」

「嗯！對了，」摩根恍然大悟，自言自語般說，「既不交到冲晒店，只有自己動手了！換句話說，他懂得冲晒技術。」

「要冲晒底片，就要購買藥液。」阿生說，「所以，我們不妨撞撞運氣，到一些出售冲晒藥液的商店去。」

「這比較容易得多了！」摩根頓感興奮起來，「這一類店子不多，應該很容易查。」

於是摩根將阿生的想法，告知了布迪探長；布迪也認爲阿生言之成理。

布迪探長派探員往工商業登記調查，迅速找出這一類商店之所在。然後開列了清單，讓摩根和阿生按址去查詢。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又再回到那間「海盜餐室」去。

呂林夫婦二人希望再有機會見到那個叫萊恩的男人。

他們相信萊恩的女友正是死去了的伊雅。憑侍者那一番說話，和呂林二人親眼見到的情景，一切忖測十分接近。

但是，萊恩沒有再出現。

呂偉艮曾向海盜餐室的侍者查問，連侍者也感到出奇。

根據餐室的侍者說：這幾天以來，萊恩常常到餐室來消磨時間。有時一日幾次，有時咖啡有時酒；有時一坐就超過兩三小時。

可是今日似乎有些例外。

自從呂林二人見過他之後，萊恩就一直未再到餐室裏來。



究竟爲什麼？

萊恩是否知道有人要找他，所以躲了起來？

他爲什麼要躲起來？是否作賊心虛？抑或另有別情？

呂林二人越想越覺得可疑，越覺得可疑就越加希望見到他。

但在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他？

呂林夫婦二人同是會想的人，他們立即分析以下幾點：——

萊恩爲什麼要常常到這一間海盜餐室來？

照計海盜餐室並不適宜一般情侶談情說愛。但伊雅生前爲什麼常常與萊恩到此共進午餐或晚餐，喝酒或喝咖啡，爲什麼他們一定要選中這一間？

哥本哈根有許多餐室，但附近就只有這一間。

綜合了上述各點之後，呂林夫婦二人終於想到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就是萊恩一定就住在這兒附近。

呂林夫婦二人確定了這一點之後，便在附近一帶盤桓，希望有奇蹟出現。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呂偉艮眼前一亮，奇蹟果然出現了！

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在那邊匆匆走過。

呂偉艮立即三步拼作兩步追過去，他沒有看錯，那人正是餐室中見過的萊恩。

萊恩若無其事地繼續往前走，最後拐進了一幢樓宇的二樓。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尾隨其後，也登上了二樓去。

他們目送萊恩進了一個住宅單位。萊恩似乎並未想到有人跟踪他。

呂偉良和林愛莉被萊恩以手槍指住•

「我們應該怎辦？」林愛莉道，「報警呢，還是直接向他盤問？」

呂偉艮還來不及答話，突然屋內傳出了一聲尖銳的慘叫聲。

呂林夫婦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什麼都沒有說，只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撞門而入。

豈料門沒有上鎖，只是虛掩而已！要不是呂偉艮功力老到，準會摔倒地上。

夫婦二人剛剛進了門，門就隨即自動關上。

門當然不會自動關上，只不過是門後那個人以第一時間控制而已。

門後那人含怒地盯住夫婦二人。

呂林夫婦二人也以好奇而驚慌的目光瞪住他，因爲他手上有支手槍。

他並非別人，正是萊恩。

屋子裏似乎找不到第四個人，除了萊恩與呂林二人之外。

那麼，剛才發出慘叫之聲的，自然是萊恩。

萊恩爲什麼要慘叫一聲？

呂林二人看不出他有任何傷痛，也就是說，那只是「誘敵之計」而已。

萊恩冷冷地說：「你們是什麼人？」

呂偉艮苦笑一下，聳聳肩，道：「你猜我們是什麼人？」

「警探？」萊恩忽然又說道：「不對！你們似乎不是本地人，也不似是警方的人。」

「是的，我們的確不是本地人。」呂偉艮說，「我們只是遊客。」

「遊客？」萊恩似乎不大相信地，冷然一笑，又說：「既是遊客，爲什麼你要跟踪我？」

呂偉艮故意說：「你心裏該明白。」

「我明白什麼？」

「你是否有個女友叫伊雅？」

「嗯，我們也認識她？」

「不！你們只知道她死了，是被人害死的。」呂偉艮說。

「我明白了！」萊恩說，「你以爲我是殺人兇手，所以——」

萊恩若有所思地頓住了。

手槍原是指住呂林夫婦二人的，但在這剎那間，一切似乎又有所改變。

萊恩很友善地做了一個手勢，叫呂林夫婦二人坐下來。

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愕然，却又不敢不從，因爲對方仍然有槍在手，同時看見他那神經質的樣子，只怕稍不如他之意，就會弄出亂子來。

於是夫婦二人在萊恩的示意下坐了下來。

屋內陳設簡單，顯然是供一個人居住的地方。

呂偉艮打量着萊恩，發覺他面紅耳熱，酒氣薰天，雙目呆滯，木無表情。

「你似乎心事重重！」呂偉艮試探地說。

萊恩又倒了一杯酒，回頭問呂林二人：「你們也喝一杯吧？」

呂林二人搖搖頭：「別客氣！你自便好了。」

萊恩自斟自飲，坐在呂林二人對面，

手槍却放在身邊。

呂林二人不敢輕舉妄動，也不想對萊恩有任何敵意。

他們只想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萊恩呷了一口酒，說道：「你們完全弄錯了，我沒有殺過人，更加絕對不會殺了伊雅！我愛她，又怎會殺她？」

呂偉艮故意說：「愛得極端，就會生恨。」

林愛莉担心觸怒了對方，忙向她丈夫遞眼色。

但是，萊恩只是苦笑了一下，道：「我如果是個殺人兇手，決不會獃在這裏等人來捉！如果是你，你也不會。」

呂偉艮道：「但是，你爲什麼不向警方連絡或是提供一下？」

「提供什麼？」

「最少你也認識死者。」

「認識是另一回事，我又不知誰是兇手，如何向警方提供？」

「你與死者認識了多久？」呂偉艮又問道。

萊恩呷了一口酒，又想了想，道：「只有短短幾個月。」

「你們熱戀？」

「是的。」

「你可知道她另有所愛？」

「當然知道。」

「嗯——」呂偉艮頗感意外，事前他絕難想到對方有此答法。因此，呂偉艮又問：「你明知她另有所愛，又何必自尋煩惱？」

「我是後來才知道的。」萊恩輕輕嘆了一口氣，「可惜太遲了，我已經愛上了她。」

呂偉良道：「她有沒有告訴你，她的愛人是誰？」

「有！她很坦白，直言她原是有夫之婦，但因爲丈夫正在服刑，生活陷困境，所以才出來交男朋友；現在她丈夫快要出獄了，迫不得已，只有與我斷絕來往。」

「你有沒有見過她丈夫？」

「沒有。」萊恩又說：「她警告我小心，因爲她丈夫很兇悍。」

「看來她倒十分有理智。」呂偉艮說，「我還以爲你正和她親熱時，被她丈夫見到，於是一怒之下，將她殺死。」

「不！我很尊重她！自從她叫我暫時不要找她之後，我就一直不再去找她。以免一旦被她丈夫闖回來見到場面尷尬。」

「你最後一次見她，大約是什麼時候？」呂偉艮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就是那盒火柴。

探員由垃圾桶內找到的火柴，毫無疑問，一定是萊恩留下的。

萊恩是個神經質的青年，所以默默沉思，或者精神感到緊張時，就會以手指敲擊一些物件或者桌面。

即如有些人習慣「震腿」一樣，無論坐在家中或大庭廣衆，必將二腿叠起又搖又震。

那火柴盒既然留有萊恩的指甲痕，差不多亦可以肯定，一定有他的指紋。

此外，呂偉艮又想到：探員既然是由後面的垃圾桶中檢起那盒火柴，會不會就暗示萊恩在案發之前一晚到過死者家中？

因爲垃圾是每日清除的——最少這是一般人的生活習慣。

但萊恩回憶一下之後，答道：「最少有兩三晚未見過她。直至到昨天，我幾乎忍無可忍，正待晚上冒險去找她，想不到兇案就在昨天發生了。」

「她死後，有沒有人找過你？」呂偉艮又問道。

「沒有。」萊恩搖搖頭。

「我以爲你很應該與本市警方的兇殺組接觸，這對緝兇工作可能有帮助。」

「我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也希望警方早日找到兇手，爲伊雅報仇！另一方面，我又怕她那兇悍的丈夫找到這兒來。」

萊恩倒抽了一口氣，又喝了一口酒，道：「所以我購了一支手槍爲自衞之用，今天，我老早覺得好像有人在注意我，所以我處處小心提防，不敢再到餐室去，想不到你們會是遊客；但我就是不明白，你們爲什麼會以遊客身份插手這件事？」

「我也不知應該如何向你解釋！」呂偉艮苦笑了一下，「或者可以說，我們覺得，兇手是危險的人物，我們不想他再殺人吧。」

「你以爲他會再殺人？」萊恩非常敏感地想到了自己本身的安全。

「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測而已！」呂偉艮又說：「所以我主張你與警方連絡，就是怕你有危險。」

萊恩沉吟道：「謝謝你的一番好意！假如他眞的有本領找到我這兒來，也好！反正我也正想找他算算殺伊雅的血賬。」

萊恩說完，咬牙切齒地，一口將杯中剩下的酒都喝過清光。

林愛莉担心他喝醉了之後，事情又會起變化，於是向呂偉艮遞了一個眼色。

呂偉艮乘機告辭。

萊恩沒有阻止他們，反而慇懃送客。

離開萊恩的住所後，呂林夫婦二人才鬆了一口氣。

呂偉艮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與阿生連絡。但是，當他致電警局探長辦公室時，才知道摩根和阿生又出去了。

甚至布廸探長也不在辦公室之內，聽電話的只是探長助手。

× × ×

摩根和阿生遍查全市所有出售冲晒用的化學藥液商店之後，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果。

一般來說，冲晒是一種專門的行業。市面上有不少商號是專替人客冲晒菲林的，而且價錢不貴，尤其是今天的科學日新月異，一切機械化，競爭激烈，冲菲林與晒相都很便宜。

因此，一般市民公餘假日與家人拍下的生活照，大都送到冲晒店去。

但是，也有不少例外的。

例如記者、拍友以及特約拍照的攝影師等等，他們多數自設黑房，不必光顧冲晒商店。

不過，不管性質如何，總之，冲晒絕非普通行業。

因此，購到冲晒用的化學劑的人，自然也就是專業人仕。

而出售這一類化學劑的售貨員，往往亦因爲對方經常光顧，而留下了印象；相反，較少光顧的人如果突如其來，反而引起他們的興趣。因爲這不像賣麵包，或者其他日用品。

摩根和阿生就是在一間商店之內，發現了一條十分寶貴的綫索。

根據那售貨員說：日前有個身裁高大的陌生男子跑到這兒來。因爲對方不是常常光顧的專業人仕，故此售貨員較爲注意他。

那男子當時很有耐心地，向售貨員請教，他自稱是初學攝影冲晒的人，所以一切「外行」，求售貨員指點一二。

他當時表示只想冲一卷菲林，問售貨員需要購備幾許化學劑。

後來他又購了一些影像紙，同樣一一向售貨員求教。

由於這是一家專出售攝影器材的商店，這類店子的售貨員一般都很清閒，所以當時這位售貨員也很有耐性地，一一加以解釋。

就憑這一次的接觸，售貨員留下了印像。

他對摩根說：「老實說，我當時也有多少懷疑，第一他不是我們的熟客。第二，他不似這方面的專業人仕。第三，他身材太高大，說他是拳師我反而相信。第四，也是最令我難忘的一點，他有一隻眼睛很可怕！」

摩根感到迷惑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售貨員道：「他的右眼可能是隻假眼，我發覺他似乎不能轉動，每當他直瞪瞪地瞪住我的時候，我有些胆寒！」

摩根問：「後來他有沒有再來？」

「沒有。」售貨員道：「那是唯一的一次。」

阿生插咀問：「他有沒有留下地址或者電話之類？」

阿生也明知多此一問，既然不是熟客，自然是沒有留下地址。

但是，出乎阿生意料之外，售貨員因爲有個探員陪同前來，竟然明白了阿生的用意！

他由櫃圍後面，搜出了一叠單據，揀出了其中一張。

售貨員道：「這是那人接觸過的，上面雖無地址電話，但肯定有他的指紋。因爲我習慣了開單，豈料開好了之後交給他手時，他只瞥了一眼，就原單還給我，表示不必了，這是他私人用的，可不必向公司報數，何必單據。」

由布廸探長指派，陪同阿生和摩根同來的探員，小心翼翼地，將那張單據取去，希望眞能驗出上面的指紋。

阿生忍不住又問：「既然他聲明不要單據，爲什麼你還保存它？」

售貨員道：「我們雖然有底單，但有些人客很麻煩，這邊說不要，回頭可能又再來討回一張，所以我才順手夾進這叠單據之內；這幾乎是唯一數目最少的一單，所以很易找出來交給你們。」

摩根道：「既然你對他印象難忘，有沒有注意他離店後的動向？」

「有，我記得他出了我們這裏門口之後，就到門外路邊的『的士站』去等的士。」售貨員道：「因爲我當時正閒得無聊，同時那架的士的車牌號碼，實在也太易記了。」

售貨員不但表現得非常合作，也够熱心！他將車牌號碼告知了探員。

探員這邊記下了車牌號碼，那邊立即去打電話。

電話是打到總部去的，只有透過總部才可以查出是那一家的士公司的街車。然後進一步設法與該車司機接觸。

摩根雖然感到意外驚喜，但却奇怪售貨員何故會注意到車牌號碼。

但阿生一些也不覺得奇怪。

第一，「的士站」剛好在這家商店門外的路邊，彼此近在咫尺，正如售貨員剛才所說：當時他正閒得無聊，順便瞥一眼，不足爲奇。

第二，有不少人喜歡收集車票，尤其是對車票上的數字特別感到興趣！例如編號「一二三四」，又或者四個數字相同，亦即「三三三三」或「九九九九」之類，不少人就算不喜歡收集車票，也會對這類「幸運號碼」多看幾眼。

另外一種人喜歡「數字占卜術」，每登上一輛車，先注意它的車號，用車子的編號占卜一番，以便趨吉避凶！

又有一些賭徒更妙不可言，往往將見到的車子編號，拿去博彩。

諸如此類的情形，阿生都見得多了，何況剛才那售貨員所講的車號實在也很易記——或者可以說是個幸運號碼。所以阿生覺得一點兒也不奇怪。

且說布廸探長辦公室收到了探員的電話之後，立即追查出那輛車所屬的「的士公司」。回頭再通知摩根他們，趕到那家公司的辦事處去。

由於阿生和摩根强調要爭取第一時間，所以他們很快便來到一間「的士公司」的辦事處。

探員出示了身份證明，道明了來意之後，的士公司立即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將那輛的士「街車」召回來。

大約各人等了不到半小時，一名拉長了面孔的司機，十分生氣地把一輛街車開回來。

阿生明白司機的心情，也許他的生意正非常好，老闆却突然要把他召回，難怪他生氣——！

摩根在阿生的示意下，對司機首先表示：只要他充份合作，一切時間和金錢上的損失，他會十足賠償。

司機這才放寬了臉上的肌肉。

摩根問司機：「你還記得有一天，你曾接載過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麼？就是某一間攝影器材公司的門口那個的士站。」

司機抓抓後腦，道：「我每天接載過不知多少人客，如何能一一記憶？」

「我也知道要你回憶十分困難。」摩根道，「但是他身材特別，而且，他的眼可能是假眼，看上去很嚇人……」

「嗯！慢着，讓我想想！」司機突然止住了摩根說下去。

司機表情古怪，也令阿生等人大表興奮。

司機以手勢止住摩根，一邊又閉上了眼睛，吃力地追憶：彷彿摩根的說話聲音會擾亂他的思潮似的。

於是各人噤若寒蟬！所有的視綫，也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司機眼睛張開，對摩根說：「也許你說得對了，那傢伙的確很嚇人，我偶然從望後鏡瞥了他一眼，只覺得他的左右兩隻眼睛，大小不勻稱；右眼很古怪，瞪得我有些胆寒；因爲當他上車後，我循例也要問他何往，瞥他一眼乃無可避免的事。尤其是像我們這種行業，對一些單身男人，特別是高大的男人，不得不小心提防，萬一載着個箍頸黨，那就麻煩了！」

摩根覺得事情逐漸明朗，於是又問司機：「然則，請問你記得載他到什麼地方去嗎？」

「記得！別個我可能記不起來，但這一個的確令我印象深刻！」司機說：「那是一幢住宅門前，我可以帶你們去。」

「好極了！」摩根於是和阿生坐上那司機所駕的街車去。

探員向的士公司辦事處的人致謝，然後也開着他的車子尾隨而來。

在街車之內，那司機又告訴摩根一件事；他認爲這件事有些奇怪！

司機說：「像那人那麼高高大大的個子，想不到他的手却是那麼嫩滑。因爲他將一隻手搭在我前列座位的靠背之上，當時我眞担心他有所企圖，後來才留意到他可能很斯文，最少不會是幹粗重工作的，否則不會這樣幼細；我發覺他那隻手的皮膚的確與別不同。嗯！甚至跟他面部的皮膚也不同，眞奇怪！」

摩根道：「當時他手上是否帶了一些東西？」

「是的。」司機說，「當時他右手挽住一個膠袋，我猜他可能剛剛在附近購物。但起先我就難免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摩根問。

「担心他膠袋之內裝有攻擊性武器，所以當他把右手搭在我椅背上的時候，我更時刻提防。」司機說。

摩根笑道：「你放心好了，他那個膠袋之內，只是有些冲晒用的化學劑和一些影像紙。」

街車在一處道旁停了下來，後面由一名探員開着的汽車也停了。

司機指住一幢住宅樓宇，對摩根說：「我記得他付過了車費之後，就是進了這屋子之內。」

摩根付了數倍以上的車資，司機十分滿意！

阿生、摩根和那探員等，站在旁邊商量，應如何展開調查工作。

這樓宇的確是出租的住宅公寓，通常這些地方最複雜，自有可疑之處。

三人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一齊上去。因爲這一類分租住宅單位，每屋有許多單位，可能他們要分頭調查。

摩根担心阿生人生路不熟，跟他一組，探員獨自一人進行調查。

他們先上二樓，向管理員查問是否有一個高大個子的男人在這裏住！

管理人員打量着探員道：「你是什麼人？」

探員出示了身份證明，道：「這件事可大可小，你要好好合作。」

管理員道：「你可能來遲一步，我知道你說的人是誰，你一定是找托拉維，這裏的住客只有他最高最大。」

於是，管理人員將探員帶到走廊那邊去。

與探員分道揚鑣的摩根和阿生，正在走廊盡頭處的一個住宅單位門前。

那是一個住宅單位的門打開了，一名清潔女工正在裏面打掃。

摩根在門板上輕叩兩下。

女工不知內裏，只瞥了他一眼，就嚕嚕嗦嗦地說：「想租屋到樓下去找管理人吧！嘿！單身男人眞是不知所謂。」

摩根回頭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苦笑一下。

摩根剛才叩門只是爲了避免被人罵作白撞，想不到他還未開腔，結果還是要挨罵！

他一邊走了進去，一邊說道：「難怪你憎恨單身男人，你瞧，竟將這地方弄得一團糟！我想問你，這裏是否租給一個又高又大的男人住的？」

「你就是他朋友？」女工停止了打掃，由頂至踵的打量着摩根。

「是的，他在嗎？」摩根向屋內四周瞥了一眼。

阿生進內之後，早巳在戒備中展開了搜索行動。

但那女工說：「你那個是什麼狗朋友？瞧他！把這間屋作垃圾桶一樣，嘿！再說，他一定也不會當你是朋友！不是麼，他搬走了，竟然沒有通知你，這是什麼朋友？」

「什麼？他搬了？」摩根怔了一怔！

外面，探員正與管理人一齊入來。

阿生早巳發覺屋子裏沒有人，滿地都是垃圾，廢紙等物。

那女工雖然極之討厭這一堆堆的廢物，但阿生却大感興趣！

阿生將一些廢紙檢起，細心視察。

探員和摩根正分別向管理人和女工盤問，關於那男子的一切。

根據這兩個人的口供，那男子正是他們要找尋的「托拉維」。

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人去樓空！而且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不過根據那女工說：較早時有兩個大漢曾來找過托拉維。

這二名大漢很粗野，女工還差些兒被他們痛毆一頓！

探員非常重視女工的口供，除記錄外，還要邀請女工返回警局去。

女工雖然不大願意，但管理人知道對方是警探，也勸女工澈底合作。

管理人說：托拉維前後只在這兒住了三個星期左右。

他沒有欠租，據說是來探親的。有時早出晚歸，有時整天都躱在家中，閉門不出。

究竟他是什麼人？幹何種職業？管理人和女工亦從不過問。

阿生忽然由那邊叫過來：「請你們過來看。」

摩根和那探員聞聲而至。

那女工和管理人也好奇地望過去。

阿生當時正在洗手間之內，那兒的窗門被人用舊報紙封得密不透風，但女工進

來清理時，將糊在窗門上的舊報紙都撕了下來，因此滿地盡是亂糟糟的廢紙。

摩根知道阿生不會故作驚人，他必然是有所發現才招呼他們過來。

果然，阿生在地上檢起一些揉皺了的照片——那是冲壞了的照片。

照片上出現一男一女，他們正擁作一團，狀甚親熱，分明是在做愛！

男的樣子較爲清楚，女的只見半面，那是由於角度關係。

阿生一邊將那張揉作一團，後經阿生攤開的摺皺照片，交給摩根和那探員看，一邊又說道：「看來我們沒有找錯對象；這照片中的人，最少有一個是我們認得出是誰。」

摩根和探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那女子像是死去的伊雅！」

「不錯！」阿生說，「如果小偷賓奴沒有說謊，這照片就是他經手拍攝的。」

摩根道：「那男子是誰？」

「伊雅的情夫。」探員說，「看情形，殺死伊雅的人，若非照片中人，就一定是托拉維。無論如何，這一次我們總算有了收穫。」

探員回頭對管理人表示：警方要封鎖這兒現場。由現在起，任何人不准進入。

另一方面，摩根和阿生繼續在現場搜索；探員則去打電話向布廸探長報告。

照片中人 神秘死亡

布廸探長帶人趕到那間公寓式住宅，呂林夫婦二人也來了。

呂林夫婦二人從布廸探長口中知道阿生等人在這裏的。

布廸探長正感到十分困惱，因爲小偷賓奴憑他記憶而用拼圖手法組合的輪廓，十分模糊！而賓奴在犯罪檔案中找出的「積犯」照片，竟有數類之多，到了最後賓奴又一一推翻，認爲這些都不似是他口中的托拉維。

現在布廸在電話中知道摩根和阿生有了綫索，於是也把賓奴一齊帶到現場來。

布廸探長先看過了這些照片，然後又叫賓奴過去細看。

賓奴只瞥一眼，就說：「這正是我偷入伊雅香閨偷拍的照片。托拉維爲什麼會把它棄在這裏？」賓奴左張右望，又說：「托拉維那傢伙，原來就住在這裏麼？」

「是的。」探員瞪住賓奴：「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麼？」

賓奴發誓道：「我是眞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我早就帶你們來，何必兜圈子？」

布廸探長又問賓奴：「你可認識照片中的男人？」

「我只見過，却不知是誰。」賓奴道：「就在那晚，我偷拍照片時見過他，但不知他叫什麼，也不知他幹什麼工作。」

阿生因爲照片中的情形可能令呂林夫婦二人感到尷尬，所以沒有叫他們過來看；但各人議論紛紛却引起了呂偉艮的興趣，也湊了過來。

豈料他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了一陣。然後喃喃地說：「想不到原來是他。」

各人的視綫一齊集中到呂偉艮的身上，異口同聲地問：「你認識那男子？」

「是的，他叫萊恩。」呂偉艮說，「他就是那盒火柴的主人。也是伊雅的過渡情人。」

布廸探長道：「原來你們找到的人，就是照片中的男子。看來我們立刻就要去找他。」

於是呂偉艮立刻帶着各人，分別乘車趕到萊恩的家中。

布廸探長因爲担心萊恩不肯開門，叫各人先行避過一旁，只由呂偉艮敲門。

由於呂林二人不久之前才來過，相信一定不會引起萊恩的疑心。

但是，拍了好一陣，仍然沒有人出來開門。

呂偉艮担心他出去了。

「如果他不在家，極有可能去了海盜餐室喝酒。」呂偉艮低聲說。

呂偉艮又向他妻子示意。林愛莉於是取下了一枚髮夾，將那門鎖輕輕撬了幾下，門即應聲而開。

布廸探長因爲從呂林二人口中知道萊恩有一支手槍，所以這時也拔槍在手，率先衝了入內，以防不測。

但是，屋內靜悄悄的，一片黑暗。

「屋裏有人嗎？我是警探。」布廸一邊戒備，一邊叫了出來。依舊沒有反應。

呂偉艮來過這裏，記得這兒的環境，很快找到了燈掣！

豈料燈光一亮，各人又是大吃一驚。

原來地板之上，躺了一個人。

那人動也不動的，俯伏在地板之上，背上滲出了血，似乎中了槍。

各人呆了一陣。

布廸探長把手槍收回槍袋裏，蹲下視察。再伸手一探。

「他死了。」布廸是個十分有經驗的警探，「通知總部，叫黑箱車，召驗屍官，封鎖現場，把管理人叫來……」

一連串的命令，都是向在場的警探們發出的。

然後布廸探長又對摩根和三俠等人說：「他正是照片中的人——萊恩，我們不必再去海盜餐室找了。」

「什麼？他死了？」呂偉艮和林愛莉不約而同驚叫起來。

「是的，他死了！」布廸探長又問呂林二人：「他什麼時候見過你們？」

「只不過數小時之前。」呂偉艮回憶着說，「我們跟踪他到這兒來，還給他用詭計騙了入來，然後以手槍要脅。」

「他有手槍？」布廸又是一個意外，「我看他正是給手槍射殺的。」

與此同時，各人的視綫都往屍體躺着的四周展開搜索。

但是，地板上似乎見不到有手槍。

布廸又走近門後，小心視察着門鎖，最後又到了窗前。

阿生和摩根都不敢妄動，以免將現場上的證物移動。

因爲他們都知道現場上的一切都非常之重要，有布廸探長在，他們不想越權，除非布廸提出要求，那又不同。

布廸回到了屍體旁邊，喃喃自語道：「照計他不會自殺吧？」

呂偉長道：「我看不出他有悲觀消極意圖；而且，這樣俯伏在地上，分明是被人殺死的。兇手可能暗入明出。」

門外有人來，是一名探員陪住一個年紀頗大的管理人。

探員告知探長：「這就是這裏的管理人，他證實住在這兒的人叫萊恩。」

布廸探長道：「你過去看清楚躺在地上的人是誰吧。」

其實那老翁入來之後，視綫已一直瞪住地板上的屍體；就由他發現了屍體開始已經渾身發抖。

迫於探長的命令，老翁只好硬住頭皮，朝屍體的正面瞧了一眼。

僅僅瞧了一眼，就抖聲說道：「是他！他就是萊恩先生！天啊！他爲什麼會這樣？」

布廸探長問：「今天有誰找過他？」

「我不知道。」老翁說，「我對住客的一切生活和行動，從不過問。」

布廸相信他這番說話，最少他連呂林二人也認不出來。

呂林二人不久前才到過這裏，老翁除了老眼昏花之外，一定是少管閒事的人。

其他探員正分頭向隣居查問，但是，這裏的住客似乎習慣了「各家自掃門前雪」，沒有人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呂林夫婦二人似乎知得比隣居們更多，他們向布廸探長再作詳細交代。

驗屍官，攝影師以及其他偵探人員紛紛開到現場。

萊恩是被人自背後開了兩槍，因而致命的。

現場上找不到兇槍，甚至連死者的自衞手槍也不見了。

根據呂林二人的口供，死者本身是擁有一支自衞手槍的。爲什麼兇手要將死者的手槍也一併帶走？

呂林夫婦二人，覺得這件事來得太過突然。假如萊恩早聽呂偉長的勸告，立即與警方連絡的話，也許他不會讓兇手有機可乘。

但是，由呂林二人離開死者，以致現在，只不過短短數小時；會不會兇手一直在暗中等機會下手，直至呂林二人走了之後就入來施毒手？

呂偉長越想越覺得不值，這是唯一的綫索，現在眼看也要斷了。

現場上，警方人員忙作一團。

呂林夫婦二人又想起那間海盜餐室；他們要知道死者離開了他們之後，有沒有再到海盜餐室去？

假如有的話，證明死者自我暴露目標，兇手可能就此跟踪而來。

否則的話，死者的居處早已被兇手偵悉，只是等待呂林二人離去，然後才下手而已。

無論如何，呂偉長也覺得要到海盜餐室去一次。

當呂林夫婦二人再次來到海盜餐室時，那名侍者又過來招呼他們。

呂林二人不會不認得這名侍者，有關萊恩的消息，都是他提供的；當時那侍者以爲呂林二人只是遊客而已。

但時到如今，餐室裏的人似乎都知道附近發生了命案。

尤其是這名侍者，他更加知道死者正是萊恩；他記得呂林二人跟他談論過萊恩，所以現在就過來搭訕着說：「你二位來的正合時，你們可知道我跟你們談過的人，已經被人殺死了？」

呂偉長道：「我正是爲此事而來，請問你，萊恩後來有沒有回到這兒來？」

「沒有。但是，眞奇怪！」侍者說：「除了你們之外，竟然還有人對那呆子發生興趣。」

「你的意思是──」呂偉長的腦海中突然有如觸電一樣。

他的說話頓住了，視綫却集中到酒吧那邊。

呂偉長很少會像現在一樣，這邊跟人交談，那邊却分心去看另外一個人；但是，這情形却非偶然的，而是一種奇異的目光，一直悄盯住呂林二人和侍者他們。

當呂偉長發覺了這種目光之後，便感到忐忑不安。

好奇的目光和惡意的眼神呂偉長是分辨得出的；呂偉長發覺那個男人的眼神中充滿了惡意。

但是，呂偉長表面上還是若無其事，直至到現在，那人匆匆離去了，他才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

因此他的談話只到了一半，就叫他妻子接續下去；而呂偉長自己，則拄杖衝出了門外。

林愛莉儘管與丈夫向有默契，事前也絕難想像得到他會有此一着。

不過，無論如何，林愛莉却明白到這一連串的事件可能互有關連，任何一個小節都有可能關係重大。他們在這兒人生路不熟，危險幾乎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她丈夫呂偉長，他是個殘廢的人，一旦遇上兇殘的對手，後果就不堪想像。

林愛莉正待有所抉擇──究竟她應該遵照她丈夫的話，向侍者查問下去，抑或追出門外，接應呂偉長？

就在她思想之際，侍者已對她說道：「你們攪錯了，向我查問萊恩先生的，不是剛離去的人，是一個戴眼鏡的人！」

原來呂偉長剛才追出去的，是個高大身裁的男子，他正由酒吧那邊離去。呂偉長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竟然對那酒客絕不放過。

在這一刹那間，侍者也想到了呂偉長的意圖，所以才會有此一說。

林愛莉是個反應敏捷的人，她很快就了解到侍者的意思。

因此她沒有問下去，只放下一些鈔票，就竄出了門外。

但是令到林愛莉萬二分驚奇的，就是門外不但見不到她丈夫呂偉長，連剛才由酒吧離去的人也不知所踪！

林愛莉正在驚愕之際，阿生剛由那邊找過來。

阿生早知呂林二人要來海盜餐室這邊，但他却關心萊恩之死，所以暫時留下在現場那邊，看看警方有何發現。

後來阿生看見警方的偵查是長時間的，而且現場上又有摩根等國際特警人員在着，所以阿生才想起呂林二人。

想不到他還未進入海盜餐室，就看見林愛莉神色有點不對。

「愛莉姐，發生了什麼事？」阿生問道。

林愛莉一邊招呼阿生：「你師父剛追踪一個可疑人物，但出了門口之後，轉眼就不見了。」

林愛莉一邊又放眼四望。

但在視綫範圍之內，並沒有呂偉長的影子。

阿生既然知道了這件事，也有些担心，呂偉長雖然機智敏捷，但在這兒到底是環境陌生，很容易被人暗算。

阿生畢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員，他立刻帶着林愛莉在餐室門外四處搜索。

阿生聽了林愛莉的投訴之後，也想過了，如果疑人跑進了隣近屋宇，呂偉長一定不會笨到立即就接踵而入。

如果疑人上了汽車，呂偉長除非能及時截住一輛街車，然後才可以展開跟踪。因爲，阿生知道呂偉長本身並無座駕車在此。

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尾隨着疑人，拐進了一些橫街窄巷去。

阿生終於在數間舖位以外，找到了一條小巷；那兒非常容易被人疏忽。

小巷的巷口太小了，遠望過去，有如一間店子的門口一樣。

要不是阿生帶住林愛莉逐間追踪過去，根本也不知道這兒有條小巷。

阿生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雙雙竄了進去。

巷子裏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

但是阿生和林愛莉並不灰心，他們小心翼翼地，在那兒一帶展開搜索。

那是一條罕見的小巷，狹窄的程度，幾乎僅可供二人擦肩而過。

因此，光綫十分暗淡，屋子將大部份的陽光都遮蔽了。

環境似乎十分險惡，尤其是對一個陌生人而言，更加不利。

阿生步步爲營地前進，林愛莉在後面，亦步亦趨地跟隨。

突然間，阿生發出了一聲驚叫──沉聲的驚呼。

「咦」的一聲，阿生止了步。

林愛莉也意味到阿生有所發現了，走快兩步上去。

阿生發現了一點光。

那不是本身發出的光，只是一種物件的反光而已。

阿生三步拼作兩步飛竄過去。

他是個反應非常敏捷的人，憑那一點兒反光，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阿生未過去作進一步視察之前，已經猜到了那是什麼。

那是呂偉長的金屬鐵拐杖。

呂偉長是個殘廢的人，鐵拐杖不可能離開他本人。

假如離開了又如何？

看來只有一種情況之下，呂偉長的鐵拐杖才會被棄下。就是他被人擊昏，或被帶走。

阿生所以急急過去，也是爲了這點。

果然是呂偉長的鐵拐杖，被棄於地上，一端伸了出來──就是被阿生見到的一端。

那是小巷內一處凹陷的地方。呂偉長已經昏倒一旁，動也不動。

林愛莉大吃一驚。急忙撲過去將她丈夫扶起來，一連叫了幾聲。

阿生雖然也很吃驚，但他到底成熟了；除了担心可能有人突如其來的突襲之外，還要小心身邊的環境。

他知道一切既成定局，就惟有防止進一步的惡化，否則，萬一他們三個人都一齊遇害，那才是眞眞正正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阿生一手執起棄於地上的鐵拐杖，一邊在附近四周巡視了一遍。

阿生所以有此一着，完全是担心那危險人物可能還未逃離現場。

他手無寸鐵，所以呂偉長那支鐵拐杖正好大派用場。

但是，附近再也找不到半個人影。

林愛莉用她隨身携帶的藥油，將她丈夫救醒。

呂偉長摸摸後腦，彷彿發了一場惡夢似的。

阿生將鐵拐杖遞上，讓他師父可以自行站立起來。呂偉長看來亦無大碍。

他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道：「你們見到他嗎？」

阿生和林愛莉出奇地問：「誰？」

「一個高大的男子，極有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托拉維！」呂偉長回憶着剛才的情形，然後逐一告訴阿生他們。

原來剛才他離開了餐室之後，追到門外，就發覺那名可疑的酒客脚步加速。

他追了上去。

那高大的身形迅速消失。

情形就一如剛才林愛莉和阿生所遇到的：巷口太過隱蔽，若非過來小心觀察，實在不易發覺這裏還有一條巷。

於是呂偉長情急之下，追了入來。

但是，巷內光綫不足，視野糢糊。

呂偉長仍然死心不息，要追踪過來。

突然聽到有人冷冷地低喝了一聲：「跛子！站住！你一動，老子就殺你！」

「什麼事？」呂偉長裝蒜地，呆立在那裏。

他不敢回頭張望，因爲他不知道對方是否眞的有槍。

想起萊恩和伊雅二人之死，呂偉長就難免有些心寒。

那人又說：「你爲什麼跟踪我？」

呂偉長苦笑道：「你怎麼知道我跟踪你？」

「在餐室裏我已經十分留意你！」那人又問：「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我沒有時間跟你胡扯。」

「我是中國人，來此旅遊。」

「但我看你不似個普通遊客。」那人又走到呂偉長後面，用槍管推了他一把：「走吧！我要你乖乖的跟我走。」

呂偉長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雖然明知跟他走十分危險。

這件事似乎太複雜，若非深入調查，很難找出一個答案來。

因此，呂偉長就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讓對方將他押走。

但是，只走了幾步，巷口那邊已傳來一陣人聲與步聲。

那是阿生和林愛莉二人追踪而至的聲音，呂偉艮當然知道。

如果換上了別人，一定萬二分高興，最少這種情形表示他有救了。

但呂偉艮絕非那種貪生怕死的人，他只想知道個中眞相，可惜，事情的發展，却不如他的理想。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的出現登時令到那大漢方寸大亂。

他一手將呂偉艮推過一旁——就是那小巷裏凹陷的地方。

呂偉艮是個頭腦十分冷靜的人，類似的場面，他一生人之中，不知見過了多少次！比此次更驚更險的，也屈指難算。

因此，那大漢方寸大亂，呂偉艮反而乘機裝蒜地，一步一跌。

這是十分正常的反應，只因爲他是個跛子，所以被人一推，便很易失去重心。

故此當時呂偉艮一拐一跌的，並未引起對方的懷疑；反而更覺焦急。

對方的目的分明是想迫呂偉艮走快一些，但現在看見他這麼痲煩，萬一被追踪而來的人發覺了，如何是好？

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雙方各有不同的想法，也各有不同的反應。

呂偉艮是個聰明機智的老江湖，看見對方這種手忙脚亂的情形，也意味到他沒有能力將他押出這條小巷。

那麼，對方將會怎樣做？

一是將他一槍了結；但那樣一定會發出槍聲，引起別人的注意。

剛才憑轉身的刹那間印象，呂偉艮已看見大漢手中的手槍並未配上了滅聲筒。

因此呂偉艮猜測他大概不敢妄然開槍。

剩下來就只有一個可能：將他擊昏。

呂偉艮一想到這裏，便想到在他昏倒之前應該怎麼樣做。

呂偉艮是個江湖中人，對一切江湖中的技倆都十分熟悉。

他就趁住混亂中擠擠碰碰之間，施展了空空妙手，自對方的口袋中，摸竊了一些物件。

他還沒有機會辨出那是什麼物件，已被人由後腦擊了一下，登時天旋地轉，倒在地上。

以後的事，呂偉艮不知道。

直至到被人救醒時，他才發覺那是他妻子，還有阿生。

現在他想起那些物件了。

當時他只能憑手指的觸覺分辨那是一個銀包似的東西。當然他不能作進一步的觀察，便匆匆將那物件塞入他外衣的口袋中。

現在他既然明白了當前的形勢之後，便可以仔細看個明白了。

果然是一個銀包。

裏面有些鈔票，還有一些文件，以及一些照片和底片。

呂偉艮有些喜出望外；假如裏面全是鈔票，他才不會高興。

但除了鈔票之外，首先映入眼簾的東西，就够令他興奮。

那是一幀相當熟悉的照片——一雙半裸男女擁作一團。

不久之前呂偉艮和阿生二人才見過這照片，就只有林愛莉未見過。

那是伊雅和萊恩二人幽會時，被小偷賓奴偷拍的照片。

現在照片中二人均先後被殺，照片爲什麼會在這大漢手中？

呂偉艮再將一方底片朝天一照，憑印象中的輪廓，正是同樣的情景——賓奴的偷拍非林其中一格。

再看那些證件，是屬於一個叫「格南文」的德國人的。

三俠在小巷之內巡視了一遍，連鬼影也沒有一個，就只有轉出了大街，再去找摩根他們，將剛才的情形細說。

× × ×

格南文是個高大個子的德國人，他氣喘喘地由外面入來。

屋子裏有兩個人，一個戴眼鏡的，另一個正在看電視。

這兩個人對格南文的突如其來，都感到有些兒驚訝。

「什麼事？格南文。」戴上了眼鏡的人，只有三十餘歲。

格南文沒有答他。

他掩上了門，含怒地盯住了那個戴眼鏡的男子，生氣地問：「史丹尼，你這笨蛋！爲什麼你會笨到將萊恩殺死？」

原來那個戴眼鏡的並非別人，正是假釋後失了踪的囚犯史丹尼。

那麼，這個叫格南文的人又是誰？

他就是化名「托拉維」的人——賓奴口中又高又大的漢子就是他。

至於另一個男子叫費力斯，是格南文的拍檔。

史丹尼道：「你何必這麼緊張？我做得乾淨俐落，不會有人知道是我做的。」

「你以爲你自己很聰明麼？」格南文仍然很生氣地盯住他。「你告訴我，你怎麼知道萊恩就住在那公寓住宅內？」

「我自有辦法！」史丹尼似乎有恃無恐，並不害怕格南文。

「你不必隱瞞了，我知道你到過海盜餐室去，也向侍者查問過萊恩的行踪。」

「是又怎麼樣？」

「但是你可知道，警方非常重視此事，你這樣做會留下綫索；而我們就會功虧一簣。」

「放心好了。侍者永遠不會知道我是誰。」史丹尼道。

「你錯了！告訴你吧，我也是剛從海盜餐室回來。」

「你看見了什麼？」

「我被人跟踪。」

「誰？」這一回，不但史丹尼大爲緊張，連那邊的費力斯也走了過來。

「有兩個中國人，一男一女，他們正向侍者查問。」格南文道。

「中國人？」費力斯若有所悟的，回憶着說：「會不會是有東方三俠之稱的呂偉艮他們。然則，這一回可糟了。」

「你說什麼？」格南文把他那憤怒的目光，轉移到費力斯的身上。

「東方三俠在國際間也享有榮譽，我偶然從一本雜誌中讀過一篇介紹他們三個中國人的文章。」費力斯又說，「他們二男一女，以一個跛子爲首……」

「慢着。」格南文的目光由含怒，而轉變爲吃驚。「他……他是個跛子？」

「是的，根據我看過的文章介紹，那跛子是個老江湖，綽號『鐵拐俠盜』，過去有過不知多少人栽在他手中。」費力斯道。

「嗯！」格南文喃喃地說道：「他的確手中拄着鐵拐杖，但我看不出他有何本領。」

毫無疑問，格南文還未發覺他口袋中的銀包已被人扒去。

費力斯又說：「另一個是國際特警隊中最出色的人。他叫阿生。也是那個跛子的唯一的門生。女的則是跛子的妻子，綽號『迷你女賊』，曾經橫掃加拿大。」

「原來如此！」格南文恍然地說：「他們正協助警方追查一連串的事件，包括伊雅之死，史丹尼之失踪以及今天發生的命案。」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費力斯問道。

「以不變應萬變，我們的計劃當然不能改！」格南文道，「但是現在我却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麼？」費力斯道。

「担心萊恩被殺之後，警方遲早會追查到這兒來！」格南文又說，「另一方面，連日來似乎有人要找我，所以我才被迫與你們一齊住到這兒來。不敢逗留在舊居處。」

「會不會是警探？」史丹尼担心地問道。

格南文道：「不會的，對方可能是一些黑社會中人。」

「黑社會人物？」史丹尼和費力斯都感到意外地一怔。

「是的。」格南文的情緒逐漸安定下來，「我正懷疑，本市的黑人物是否偵悉了我們即將要做一宗大買賣，於是想找我談判。」

史丹尼道：「但是，你不是說過，這件事除了我們三個人之外，沒有第四個人知道麼？」

「是的，但有時有些事情很難逆料。」格南文道，「並非我洩露風聲，而是怕百密一疏。」

「然則，我們要將計劃提早。」費力斯道：「否則的話，只怕眞如你所說：功虧一簣！」

「嗯！我也這樣想！」格南文說着，順手將頭上戴住的假髮除下。

那是一個黑色的假髮套，與格南文原來的一頭金髮迥然不同。

就在這一刹那間，電燈突然熄滅了。

屋內三人都顯得有些驚慌。

但細聽屋外，又毫無動靜。

格南文一手拔槍，一手將打火機摸了出來。

這時候天色漸黑，加上四周的窗戶一直落下了厚厚的簾子，因此即使日間，裏面也須要亮燈照明。

格南文在戒備中扳燃着打火機，叫費力斯去找電筒。

費力斯道：「可能總掣出了毛病，讓我出去看看吧！」

「總掣在那裏？」格南文對這兒的環境並不太熟悉。

費力斯道：「在外面走廊盡頭處。」

格南文也曉得費力斯才是這屋子的眞正主人，他當然明白這兒的環境。

於是，費力斯開門出去。

格南文握槍扳掣，小心地躲在門縫的後面戒備着。

走廊上剛有人經過，格南文匆匆將門關好。

不久，電燈又亮了起來。

格南文不難想像得到，費力斯一定已將燈掣修理好了。

開門入來的，果然是費力斯。

格南文和史丹尼正鬆了一口氣。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們感到事情不妙；首先是費力斯的表情十分呆滯。

「格南文，你要冷靜些！」費力斯站在門旁說道，「有些人要進來跟你談話，你爲了我切勿開槍。」

格南文和史丹尼都呆了一陣。

後面有數名大漢一湧而入。他們因爲有費力斯擋煞，所以有恃無恐地擠入來。

這些人都有槍。

格南文投鼠忌器，而且形勢也是衆寡懸殊，只好放棄反抗。

各大漢一湧而入之後，分別將格南文和史丹尼監視起來。

格南文以爲他們是警方的人。但是始終未聽到有人出示證件。

照計凡是警方人員執行任務，必及時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才是。

格南文和史丹尼正在滿腹狐疑之時，爲首一人經已開腔說話。

那是一個稍胖的中年人，顯然是一班人之中的首領。

他說：「誰叫托拉維？」

「……」沒有人回答。

「你們全都聾了麼？」中年人生氣地說：「我問誰是托拉維！聽到了沒有？」

格南文道：「你們一定是找錯了地方。這裏沒有人叫托拉維。」

中年人向身旁一名槍手打了一個眼色，那人隨即退了出去。

格南文還想不通他要怎樣。

門再打開，剛才出去的人帶來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格南文這一回面色爲之大變。

連費力斯和史丹尼也猜不出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

只有格南文心裏才最明白，因爲那肉彈型的傢伙正是他所熟悉的人妖戴安娜。

戴安娜直指格南文就是托拉維，登時令到他無所遁形。

中年人十分生氣地盯實格南文：「你令我痲煩透了，還要阻我時間，眞是不知死活。」

格南文仍然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吶吶地對中年人說：「請問閣下是何方神聖？我們本來就河水不犯井水，可不知何處開罪了你們……」

豈料話未說得完，中年人已揮動鐵掌，「拍」的一聲，打在格南文面孔之上。

中年人咆哮着說：「你心裏有事，自己總該明白。無論如何，你不該把痲煩惹到我的身上來。」

「好了！我們時間無多。」身邊有個槍手提醒那中年人。

中年人叫人看守住屋內三人，然後親自去打電話。

電話接到警局中去。

格南文、史丹尼和費力斯他們都同樣地感到意外。

「我要找探長講話。」中年人在電話中說。

對方道：「布廸探長出去辦案了，誰找他？可以留言麼？」

「不，我有十分重要的事，而且與他有約。」中年人又說：「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可以找到他，他在何處？」

「請告訴我你是誰吧，我可以把電話接到他的汽車裏去。」

「我是賓奴的朋友。嗯！就說戴安娜找他好了。」

「戴安娜？請問是小姐還是先生？」

「是小姐，其實也是先生。總之布廸探長一定急於等待着這一個電話，不信你可以先問問他再替我搭綫。」

約莫一分鐘之後，電話果然接到一輛汽車之上，但接聽的只是探長的助手。

又過了一分鐘左右，才聽到布廸探長的聲音。

中年人說：「我是人妖俱樂部的經理，我們的交易完成了。」

布廸探長在那邊興奮地問：「你找到了托拉維？」

「是的，而且，還有其他二名同黨。」中年人道：「這一次我們是買一送二，希望以後你不要再麻煩我就好了。」

布廸說：「放心，我們有約在先，一切心照了。」

「那麼，你在最短時間之內，派人來吧。」中年人道：「我在這兒等你。」

布廸探長於是記下中年人所說的地址，然後匆匆掛斷了電話。

×　×　×

布廸探長有說不出的興奮。

不久之前，呂偉艮等三俠才回到殺死萊恩的兇案現場來。

布廸探長和摩根都知道呂偉艮被人襲擊的事，却未知道格南文亦即托拉維。

格南文這名字也只是從銀包中的證件知道的。

現在各人知道托拉維落網，紛紛隨着布廸探長趕到現場來。

這是一宗秘密交易。

布廸探長只稱這是他手下的功勞，却不敢提黑道中人的名字。

其實明查暗訪之下，把格南文找到的，是當地的黑社會綫人。

剛才那中年人亦即「人妖俱樂部」的經理——一名黑社會小頭目哈達。

布廸許多時候須要用這種不正當的手段，迫使黑道中人爲他効勞，只有他最明白，當地的黑人物十分有辦法。

果然這一次又奏效了。

布廸探長於是首先派出先頭部隊去接收那成果。

他知道國際特警隊的摩根和阿生他們一定要跟他去，所以他不想他們知道得太多，而影响到他的聲譽。

其實，摩根甚麼都知道，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反正人已找到了，摩根也懶得去揭穿他。

因此，當各人趕到格南文等人的面前時，看守住三個人的都是警探——布廸探長的手下們。看來的確是天衣無縫。

另一方面，呂偉艮亦出示了一個銀包，他問格南文：「這是你的嗎？」

格南文怔了一怔，要不是呂偉艮有此一問，他還在夢中呢。

呂偉艮道：「這些照片可是你拍下來的？」

格南文惡意地瞪了呂偉艮一眼：「這不關你事，我勸你少管閒事。」

這話入了布廸探長之耳，他撲過來就是一掌，打得格南文臉也歪了。

「你可知道他是誰？豈到你如此無禮。」布廸探長又說：「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方三俠之一的呂偉艮先生，以後你說話要小心。」

呂偉艮把布廸探長勸開了。

他又對格南文道：「你太不小心了，連你的身份證明文件也遺失了，請問你是幹甚麼的？」

格南文還是心有不忿。

他說：「你有本事將它扒到手，該知道這是甚麼東西。」

「可惜我對德文認識不多。」呂偉艮又往手上的證件瞟了一眼。

摩根在旁忍不住說：「你爲甚麼由德國跑到這裏來？」

格南文態度冷靜地說：「我來此公幹，根本就沒有犯法。」

阿生走過來笑道：「殺了人還不算犯法，要怎麼樣才算犯法？」

「我根本不知你說甚麼。」格南文把視綫投向了另一邊。

呂偉艮道：「我看，還是讓我說個故事給你聽聽吧。」

林愛莉却由那邊將另一犯人帶過來，插咀道：「等一等，我們還有一位貴賓，他對你的故事一定更感興奮。」

被林愛莉帶過來的人，正是史丹尼，他是與格南文，費力斯等一齊，由黑頭子哈達交到警探手上的。

呂偉艮瞥了史丹尼一眼，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閣下一定就是開鎖專家史丹尼，可惜你徒具驚人身手，却欠缺了一個精密的頭腦。」

林愛莉道：「我剛剛跟他談過了，他否認殺死伊雅！」

史丹尼道：「是的，我假釋出來，回到了伊雅家中時，她已倒斃血泊中，絕不可能是我殺的，我敢發誓。」

呂偉艮把視綫移到格南文身上，盯住他說：「那麼，毫無疑問，一定是你。」

格南文道：「我爲甚麼要殺她？」

「是的，表面上看來，你似乎沒有殺人動機。」呂偉艮說：「但是，看了這些照片之後，就不難悟出了其中道理，你爲甚麼要拍下了這些照片？」

「關你甚麼事？」格南文惡意地瞪住呂偉艮。

布廸探長又怒沖沖地撲過來。

呂偉艮急忙制止他。

布廸探長對格南文道：「你要乖乖的回答呂先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否則老子有許多花式讓你開開眼界。」

呂偉艮於是又說：「讓我來代你答吧，照片是你僱用小偷賓奴摸入伊雅香閨拍的，目的就是拍來給史丹尼看，對不？」

「是又怎樣？」格南文道：「伊雅這賤婦對我朋友不忠，我要找證據才可以令我朋友相信我所說的一切。」

「對了，你表面上的目的正是如此。」呂偉艮又說：「但這仍然不夠澈底，最簡單的解釋應該是，你要置史丹尼於含寃莫白的境地，讓他被迫不已的情況下，乖乖的與你合作。」

「我根本不知你說甚麼。」格南文又不敢直視呂偉艮。

呂偉艮道：「那天的事情其實十分簡單，你老早從伊雅口中知道史丹尼當日中午左右假釋回來，於是跑到伊雅香閨，跟她一齊等史丹尼回來團聚。但伊雅不知你深藏殺機。等到發覺時，她又無力反抗，因而與你發生糾纏，但是，她終歸不敵，被你殺死。不久，史丹尼也回到了，見狀大驚，於是你出示這些預備好的照片，對史丹尼說她是個賤婦人，你看不過眼才爲友報仇。」

格南文面色由紅變青，由青變白。

摩根也聽得津津有味。

布廸插咀問呂偉艮：「我就是不明白，爲甚麼他當時不與史丹尼一齊走？」

呂偉艮笑道：「如果他與史丹尼一齊出現，隣居見了，一定力證二人由兇殺現場出現，警方會連他也一齊通緝歸案，對嗎？」

「哦！我明白了，他要故意令史丹尼在隣居眼前現形，陷他於含寃莫白之境地。」布廸又轉向史丹尼問：「當時的情形是否一如呂先生剛才所講的？」

史丹尼竟然點點頭，道：「他好像目擊當時的情形一樣，我回到伊雅家中之時，他已將她殺死，但他只表示錯手殺了她，有那幽會的艷照，我也覺得他是爲了我出這一口氣。」

呂偉艮道：「他不肯與你一齊離開兇案現場，所用的藉口表面上也是爲了你的。他一定是說：要收拾一切證物，毀滅留下的證據等等，叫你快走，到某處地點等他，讓他收拾好現場的一切之後，再去會你。是不是這樣？」

「正是你所說的一樣。」史丹尼道：「他叫我先到這兒費力斯的住所等他，他收拾一切犯罪證據，以免留下綫索云。」

呂偉艮笑道：「其實你上當了，他只是要你現形於隣居的眼前，讓警方憑隣居的口供，肯定你即殺人兇手。」

「不。」格南文呱呱大叫起來：「你別聽他胡扯，我絕無此意……」

但是，布廸探長像要想演槍法似的，一手飛快地拔槍，一手將格南文的兩腮箝住，讓他的咀巴閤不攏。

然後又用槍咀插進了格南文的口腔中去，狠狠地說：「你敢再發瘋，我送你回老家。」

格南文雙手被鐵鐐扣上了，無從反抗：「加上身邊起碼有二名探員監視，他只有忍氣吞聲地呆立一旁。

其他探員正在現場搜索這三個人的犯罪證據。

呂偉艮又說：「其實格南文早已有了整套行事計劃，他殺了伊雅之後，等你回來，又向你解釋，再令你離開現場，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的步驟之一。最後，他由後門悄悄離開現場，可惜你一直不知道，這是他的詭計，反而感激他。」

史丹尼恍然大悟地，瞪住格南文：「你果然有種，格南文。」

格南文道：「你怎麼可以信他？他不過故意要令我們反臉而已。」

呂偉艮道：「稍有頭腦亦不難想像得到，如果他爲你去殺伊雅，早就該殺了她，不該配合你假釋回來這一段時間。他所以配合好這一段時間，正是要令你沾上了殺人的罪嫌，非乖乖的給他牽着鼻子走不可。」

「好像伙。」史丹尼氣得面色發青，「我差些兒中了你的計，怪不得電視台的新聞，都指我是殺人兇手。」

呂偉艮道：「其實，當伊雅知道你快要獲得假釋的消息之後，已不再跟萊恩來往，這是死者萊恩親自告訴我的。在那段時間之內，只有格南文接近伊雅，所以，如果他要殺她，有太多的時間。何故他早不動手？目的非常明顯，要陷你於不明不白的境地。果然，你竟然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那憤怒的情緒，跑去殺了照片中的另一人——奸夫萊恩。」

格南文又瞪住呂偉艮：「爲甚麼這一次你不說是我殺的？」

呂偉艮笑道：「如果你當時殺了萊恩，決不敢逗留在隣近的海盜酒吧中喝酒。同時，我們後來再訪問過餐室的侍者，知道曾有一個戴眼鏡，好像套上了假鬍子的人，曾查問過萊恩的下落，那人當然是你

的好朋友史丹尼。」

格南文不再作聲。

史丹尼也默然。

其他警探們在現場上，搜出一些圖則，以及一批爆竊用的儀器和工具。

毫無疑問，格南文等人正策動一次頗具規模的大案，否則的話，也不必繪就圖則，如此大陣大仗的。

警方在現場一直搜索至深夜。

雖然格南文不肯說出眞相，但警方肯定他們已及時制止了一宗大竊案。

同時布廸探長也不會担心找不出答案來，因爲圖則所示，是一些十分複雜的保險庫的鋼門，類似的設備，若非銀行，就是金庫。

再加上史丹尼是這方面的專才，格南文力邀他參加，其中道理亦不難想得到。

史丹尼本身對爆破是專家，但對開鎖也是身懷絕技，兩者配合之下，格南文相信他可以開啓最複雜的保險庫。

但是，他實在想不到還未動手，計劃已經被人識破了。

儘管格南文一言不發，呂偉艮也看得出他恨透了自己，若非他這個跛子，即使他落網，他殺死伊雅的眞正意圖，也不會讓史丹尼知道。

現在史丹尼既然知道了格南文志在利用他，自然十分生氣。

那麼，即使他有辦法再救他出去，只怕史丹尼亦未必肯合作。

格南文越想越覺不值，也越想越恨透了呂偉艮這跛子。

當然，一切只有蘊藏在他的心中，如果他再出聲，一定被布廸探長打個半死。

但無論如何，格南文也衷心佩服呂偉艮的判斷力，因爲他剛才所說的，不但全是事實，還好像看見了當時的情形一樣。

呂偉艮一切忖測自然也是有根據的。

他要知道的事情現在只剩下了一樣，就是格南文的身份。

格南文放在銀包中的身份證明文件，是一張夾有照片的電腦咭。

通常這一類東西是要來讓內部人員配帶，以防白撞的。

但上面却印了德文。

時間已經是深夜。

現場被警方封鎖了起來，展開澈夜偵查。

格南文，史丹尼和費力斯等三人，則被探員押走，等待進一步調查。

儘管格南文的身份還未查出，甚至費力斯的眞正身份也仍在追查中，但是呂偉艮等三俠，至此總算替警方立下了一個大功。最少他們及時制止了一宗大爆竊案，也替當地警方抓回一名逃犯——史丹尼，雖然不是直接由他們抓到，功勞總是有。

綜合這一連串事件的大概過程就是：

格南文與史丹尼，費力斯二人乃舊相識。這一次格南文由德國潛入丹麥，是爲了邀二人做一宗大案。

爲了迫使史丹尼就範，格南文一方面利用了史丹尼的情婦伊雅，主使她與獄中的史丹尼連絡，另一方面也在外面收買了小偷賓奴。

格南文是個工於心計的人，他老早窺破了伊雅和萊恩的姦情，却又不當面揭穿，暗中收買了賓奴爲他拍下二人幽會的情景，作爲他日後殺死伊雅的最佳藉口。

伊雅後來才知道格南文是個不擇手段的人，可惜太遲了。

格南文殺她，並非就爲了嫁禍於史丹尼那麼簡單，還有「殺人滅口」的作用在內，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箭雙鵰」。

情形正如呂偉艮所預料的一樣，格南文配合好時間，讓史丹尼假釋回來時，見到一切，然後又教他到費力斯家中等候。

如此一來，隣居所見到的現場人物，就只有史丹尼一個。

而眞正的殺人兇手格南文，則由後門悄悄離開那兒。

可憐史丹尼，完全不知道這是格南文的「一箭雙鵰」之計，反而自蹈法網——再去殺死了伊雅的「過渡情人」萊恩。

伊雅須要生活，所以在史丹尼入獄期中，她已不止一個萊恩，只不過萊恩合該倒霉而已。

史丹尼以爲「一不做，二不休」，其實他如果不殺萊恩，他是可以獲得原諒的，但現在却後悔已晚。

究竟格南文計劃中的「大買賣」又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到底格南文的眞正身份又是甚麼？他爲甚麼由德國到丹麥來？

由於當晚時已夜深，警方只有循例落案之後，將三人收押在警局的臨時覊留所之內。另一方面，警方則透過國際刑警，通知西德警方，追查格南文這個德國人的眞正身份。

而不設防監獄獄長安德信，於接到了警方的通知之後，知道逃犯史丹尼終告落網，也總算放下了心頭大石。

捨己爲人　俠盜中計

經過了一連串的苦鬥，三俠感到筋疲力倦地睡了過去。

突然有個長途電話搭到阿生的酒店房間裏面來，把阿生自夢中吵醒。

事情本來暫告一段落，爲甚麼三更半夜裏還有電話來？

阿生矇矇矓矓地拿起了聽筒。

對方赫然是他的上司——國際特警副總監范梅力。

阿生登時呆住了。

他是個守紀律的特警，對范梅力一向也十分尊重。

於是抖擻精神，極力令到自己清醒過來。

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說：「國際刑警總部方面已經把你們三位的成就轉知了我們，較早時我亦已收到了摩根的初步報告。關於格南文的身份，我們已查出了。」

「他是甚麼人？」阿生問。

范梅力道：「他是經過改造的電子機械人，非常危險。」

「甚麼？電子——」阿生彷彿觸了電似的，現在他才是眞眞正正的清醒了。

他重覆地問：「電子機械人？總監，你……你沒有說錯吧？」

「我沒有說錯，你也沒有聽錯。」范梅力道：「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我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吵醒你。就是因爲他太危險，我才不得不及時與你取得連絡。你明白我意思嗎？」

阿生道：「恕我坦白，我只明白了一半。」

「你還有甚麼不明白？」

「他怎麼會是個電子機械人？我看他與常人無異！」

「表面如此而已，根據我們剛收到來自西德法蘭克福的資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們派在那兒的特警查出，他是個經過改造的試驗品，在試驗期中逃脫了。」

「這是西德政府的傑作？」

「不，與政府無關。」

「難道是私人機構？」

「不錯，正是私人機構。」范梅力又說：「法蘭克福是西德的工商業中心，那兒的電子科學儀器非常之發達，一個私人機構爲了發展人工機構化的人體零件，將一個殘廢人改裝成半機械人，他就是剛剛落網的格南文。」

關於「半機械人」的故事，阿生也聽過了。他以爲那只不過是科學家的狂想而已。

想不到西德的私人電子工廠竟然秘密試驗這一類太空時代的產品。

阿生又在電話中問：「然則，你要我怎樣做？總監。」

范梅力道：「我担心摩根他們應付不來，希望你與當地的警方連絡一下，先設法向當地警方解釋，不要讓格南文逃脫，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爲甚麼你不直接通知布廸探長？」

「我担心在電話中無法令他相信我的話，但你一定相信我所講的一切會是事實，所以我才會通知你。」

阿生只好答允下來。

事實上他本身不但是個有經驗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他對科學也有認識，加上這些年來，跟隨住呂林二人周遊世界，見多識廣，自然比一般人也要聰明得多。

阿生記得在美國旅遊的時候，就曾經在加州大學的整形外科小組參觀過一些人造機械化的「人體零件」。

加州大學整形外科小組組長麥馬斯達博士，曾力邀呂偉艮接受一項整形手術。

當時與呂偉艮等三俠在一起的，有西雅圖的特警隊首長高華斯。

高華斯知道呂偉艮一條腿殘廢了，故意將他引見麥馬斯達博士。

麥馬斯達正領導他的小組人員，初步研究成功「人體腿部關節的人造零件」，那是配合了最現代化的電子感應精密儀器——部份敏感的電子感應儀器，必須與腿肌神經系統接觸。這也就是與一般「義腿」不相同之處。

由於麥馬斯達博士敬仰三俠的過往一切英勇俠義事跡，才力邀呂偉艮接受是次價值昂貴的破天荒整形手術。

但是，呂偉艮當時却堅決拒絕了。

呂偉艮覺得他根本無此必要。

其次就是他覺得這種先進的手術，應該讓其他更須要是項帮助的殘廢人身上。

因此，後來他沒有接受這番好意。

想不到時至今日，阿生又一次聽到了這種狂想式的科學創舉。

聽完了那個電話之後，阿生雖然無法入睡，但也沒有立即行動起來。

阿生仍有太多的事情無法明白，可惜范梅力已將電話掛斷了。

阿生不明白之處有：爲甚麼格南文會被選中接受是項「人造零件」試驗？

照計在挑選對象的時候，有關方面也應該設想到他的背景才對。

其次，格南文何故會由西德逃到丹麥策劃一次「大買賣」？

阿生猷在那兒想了許久，才坐了起來，離床梳洗。

× × ×

阿生三番四次想過了，好不好把隣房的呂林二人叫醒？

想起他們整天奔波，一定疲勞欲絕，阿生決定獨自行動！

事實上呂林夫婦二人雖然處處維護住阿生，帮助他執行額外任務，但說句公道話，那完全是沒有代價和酬勞的。

反而阿生因爲他的身份乃國際特警隊隊員的關係，拚生打死也是他份內的事。

因此，阿生覺得他師父付給他已經太多了，不忍在這個時候將他叫醒。

況且這只是一種預防性的措施，阿生亦無須大驚小怪！

於是阿生獨自離開了酒店，召來街車，直趨警局。

街上水靜河飛，人們正在夢中！

車子把阿生送到警局，守衛的警員却不准阿生入內。

「我要見布廸探長，有重要事情，請你爲我通傳！」阿生對守衛說。

「對不起，這時候大家都回家休息去了。」守衛說：「有事明天再來。」

「難道裏面沒有人辦公？」

「當然有，我們一日二十四小時有人當值。」

「那麼，當我來報案好了！」阿生知道有些下級警員「拾到鷄毛當令箭」，有時不可理喻；但值日警官可能不同。

「你報案？」守衛打量着阿生：「你不似本地人。」

阿生給他提醒了，取出特警證件來，說道：「快讓我見你的上司，這件事可大可小！」

守衛警員這才准阿生入去，但却因此而躭誤了不少時候。

阿生見到值日警官，出示身份證明之外，還道明來意，要見布迪探長。

值日警官說，探長已返家休息去了。

他又强調：這兒的臨時覊留所，穩固非常，絕不會出事。

阿生本來也自覺無理取鬧，這是人家的管轄範圍，何必嚕嘛？

再說，這兒有人當值，萬一眞的出了事，又豈會如此平靜？

但是，范梅力的聲音又在阿生的耳邊響了起來，他惟有再進一步對警官說：「讓我們入去看看好嗎？我是奉到巴黎總部的密令，才有此不情之請，請你原諒！」

值日警官苦笑一下。

他終於無可奈何地，帶了阿生入內。

透過一條長長的走廊，直達這間警局的後座建築物去。

阿生不知是否受到范梅力那個長途電話的影响，還是眼前太靜寂了，他總覺得

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這是一間警局，怎麼除了值日警官和警員之外，裏面內部的守衛竟然會少到這個程度？

阿生到了後面，仍見不到一個警員出現，不禁好奇地問：「警官，臨時羈留所也有人值勤麼？」

「當然有。」警官似乎也明白了阿生的用意，苦笑道：「但是，在這寒冷的晚上，當值的可能躲到一角取暖。基於人道的理由，請閣下多多包涵包涵才好！」

阿生也只是苦笑一下！

但是，這唯一的笑容，彼此都維持不了多久；因爲，不尋常的現象，終告出現了！

首先是一雙脚，然後是一個人的身體——一個被人剝了衣服鞋襪的警員，躺在黑暗一角。連警槍也不知所踪！

警官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吹响了銀笛！

阿生三步拼作兩步，飛也似的，直撲向臨時羈留所那邊。

羈留所的鐵門虛掩，裏面空無一人。

大批警員衣衫不整地，持槍趕到現場，他們不少人仍在夢中，只是聽到銀笛聲明知有事發生才匆匆趕來。

警官又焦急又生氣，一邊指揮部份警員展開搜索。

另一方面，又叫人立即通知布迪探長和最高上司——局長。

阿生也協助搜索。可惜，早已人跡渺然！

× × ×

警察局長十分震怒，因爲根據以往習慣，羈留所不應該「單留」——即一個人守衞，最少也須要「雙留」——兩個人。

但是，值日警官也無法交代！

另一名警員躲懶，喝了兩杯之後，跑到宿舍睡覺去了。

當然，他是取得另一名同伴同意之後，才會有此一着。

但是，想不到就此出了事！

大規模的搜索也以事無補。

三個犯人逃得不知所踪！只是忙煞了布迪探長等人。

布迪探長連日以來已經沒有一覺好睡，想不到剛剛以爲可以睡一大覺之際，反而鬧出了這麼大件事來！

阿生已將范梅力的說話轉告局長和布迪探長等人。

他們半信半疑！

但無論是眞是假，眼前也須要先把犯人找回來再說。

靜悄悄的一間警局，刹那之間又變得熱鬧起來！

大批警員召回來，執行一項緊急的搜索任務。

布迪探長把平日一批最精銳的探員，召集到他的辦公室來。

他聽了阿生的陳述之後，也覺得吃驚不小！

不過他想了想之後又問道：「如果格南文貞的是如此厲害，他爲什麼不早已發難？」

阿生道：「如果他當衆發難，後果會如何？一定是被人亂槍轟擊！他只是個半機械人，卻不是刀槍不入的。」

再看看現場的情形，又不到布迪探長不相信事實。

現場中的臨時羈留所，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現象，就是那些鐵枝被折斷了；好像被人用利器或機械破壞過一樣。

若非眞如阿生所忖測一樣，就是有外力前來將三名犯人救出。

但是，後門的守衞事後報告說，只有「警員」外出，並無外人進入。

毫無疑問，那是三名犯人之中所僞裝的「警員」，絕非眞正的警員。

因爲看守羈留所的警員被人襲擊，重傷之後不治，身上衣服不見了。

也就是說：有人要了那警員制服穿上，瞞過後門守衞的注意力，掩護另外二名犯人逃離此地。

究竟誰有這一股勁力可以把羈留所的鐵枝彎曲、折毀？

要不是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的透露，只怕各人再想老半天，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

現在不但丹麥舉國震驚，消息亦已傳到了巴黎去。

同時設有總部在巴黎的兩個世界性治安機構——國際刑警組織與國際特警隊，都收到了報告。

於是刹那間，全世界的治安機構也獲悉了這件事。

有些人感到太過誇張，有人根本也不會相信這種事。

不管怎樣，總之就忙煞了阿生等人！

呂林夫婦二人反而知得最遲。

因爲阿生忙到不亦樂乎，一直忘記了打電話回酒店。

等到呂林夫婦二人醒來之後，開了收音機，聽到了晨早的「新聞報告」，才有如夢中驚醒過來一樣。

他們在半信半疑中想通知隣房的阿生，但阿生却不在。

呂林二人大吃一驚！

呂偉艮急忙致電摩根。

摩根雖然不在他的特警隊辦事處之內，但却有助手留守。

助手把宵來情形，在電話中約略告知呂偉艮，呂林二人這才知道阿生正與摩根到警局去了。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白阿生的性格，這些日子以來，阿生逐漸成長了，他再不是一個小孩子，動輒須要呂林二人照顧！

也許阿生覺得這是他份內的事，所以沒有叫醒二人。

呂林二人懂得這樣想，也就替阿生着急起來，於是匆匆更衣外出。

豈料他們剛剛穿好了衣服，還沒有走出房間門口。

電話就在這個時候响了起來！

呂偉艮以爲是阿生打回來的，急忙過去執起了聽筒。

但是，那是一個陌生人！

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他說：「我叫賓奴，你們應該見過我了。」

呂偉艮記得賓奴是個小偸，他問：「什麼事？賓奴先生。」

「有件事我本來要找你的門生阿生。但接綫生說他出外未返。」

「是的，你有什麼事？你告訴我，我會想辦法告訴他。」

「我有個情報！」

「是關于什麼的？」

「史丹尼和他的同黨仍在本市。」

呂偉艮感到出奇地問：「爲什麼你不向警方報告？」

「我是一名小偸，他們未必信我，甚至誤會我志在騙取綫人費。」

「那麼，你似乎志不在錢！」呂偉艮在電話中說：「你也知道我只是遊客。」

「付不付錢，憑你艮心好了。」賓奴又說：「這件事可大可小，我才着急起來，覺得找你們最適合不過。」

「究竟是什麼事？」

「史丹尼他們，將趁住今天銀行假期，而有所行動！」

「那一間銀行？」

「瑞士國民銀行，那是儲存現金最多的一間銀行。」

「你的消息可靠麼？」

「信不信由你！現在我只求你證明這是我提供的第一手消息，他日向警方要求索取綫人費時，請你作個證！」

「他們什麼時候動手？」

「早已動手！」賓奴說：「因爲今日是銀行假期，他們逃出來之後，立即展開行動。如果你們來得及的話，也許還可以挽救！」

呂偉艮半信半疑之餘，也難免感到吃驚起來！

照計賓奴是個有案底的小偸，他不敢要花樣，否則警方很容易就可找到了他！

同時史丹尼等三人越獄，連呂偉艮也只是剛剛由收音機獲悉，若非有此事實，賓奴又怎會生安白造？

呂偉艮想了想，終於打了個電話到警局裏去找布迪。

但布迪探長已經出去了。

根據他辦公室的接綫生說：探長接到一項緊急報告，帶人趕往一家銀行去。

呂偉艮以爲警方亦同時收到同一樣的報告，因此，不敢再躭誤時間，匆匆偕同妻子林愛莉外出，召街車趕往瑞士國民銀行！

他們是遊客，根本不知那間銀行在何處，只有告訴司機。

街車司機開了車之後，才對呂偉艮說：「先生，你想提欵麼？」

「不！」呂偉艮正想着一些事，只是順口答了。

「那麼，你一定是去滙錢！」

「也不是。」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今天銀行休假！」司機其實早已知道今日假期，只是存心要賺這筆車資再說。

呂偉艮道：「我已經知道今天是假期，所以請你最好把車子開快些。」

司機大感意外！

呂偉艮沒有再跟司機談話，一則爲了希望司機把車子開快些；二則他還有些問題要專心地去想想。

司機也不好意再說。

車子開得頗快。

現在司機又改變了主意，他只希望等會兒呂偉艮多給一些小賬。

× × ×

假日裏的街道，有些靜得出奇。眼前這一條街就十分沉寂！

也許時間太早了，現在只是早上天亮之後不久，街上的車子也少之又少。

呂偉艮和林愛莉來到這兒的時候，他們差些兒也不相信這就是「銀行」。

附近一帶的商店不多，看上去彷彿一間高尚住宅似的。

不過呂林夫婦二人到過世界不少大小都，自然明白到各處的情形；有些都市的建築物非常集中。

例如香港、紐約和東京等地，「銀行區」有如水泥森林！

但有些地方不同了，好像加拿大各大城市，地大人少，屋宇也不太過份集中；眼前這兒也是一樣。

呂偉艮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却沒有立即下車。

司機說：「先生，這就是瑞士國民銀行。」

呂偉良並非担心司機「帶錯路」，而是覺得有些奇怪！

布迪探長等人去了「銀行」，到底是不是這一間銀行？

爲什麼四周人影全無？

就算所有的人到了屋內去吧，門外最少也有些警車。

呂偉艮對他妻子說：「愛莉，想辦法找摩根和阿生他們，我們必須弄清楚這件事，看看誰的情報弄錯了！」

呂偉艮說着，下車去了。

林愛莉對司機道：「附近那裏可以找到電話？這件事十分重要！」

「公共電話亭就在那邊路口。」司機說。

林愛莉道：「請你帶我去，我會付你足够的小賬。」

司機於是又再開車。

× × ×

呂偉艮到了銀行門外。

那兒靜悄悄的，根本不似發生過什麼事。

要不是賓奴在電話中說得那麼肯定，呂偉艮眞懷疑有人存心作弄。

他是個老江湖，對於這一類事情很有經驗。

他看看大門，門鎖十分完整。大門用整塊巨大的不碎玻璃造成，裏面有一度鋼閘。

呂偉艮俯首探視，無法可以見到玻璃後面的全部情形。

唯一知道那兒似乎沒有人。

照計這麼大的一間銀行，即使假期也有人駐守才對。

不過歐洲不少地方都發生過類似的銀行爆竊案。

這類竊案最大特色就是匪徒趁住假期乏人看守，由地道進入銀行內「大興土木」，完全神不知鬼不覺！

就憑這點看來，歐洲人太過重視假期，即使負責保安工作的人也難例外；因此每每在假期中，出現「眞空狀態」！

究竟眼前這一間會不會又是一樣，裏面根本無人看守？

呂偉艮沒有伸手接觸那兒的門鎖，以

免中了人家的詭計。

他轉到一處橫門去。

這一回不到他不緊張了！

橫門虛掩着。

門鎖明顯地被人撬過了。

呂偉艮也是過來人，自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悄悄推門入內。

裏面很靜！

靜得有如墳墓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呂偉艮放輕腳步，走了入去。

一度鋼閘也被人弄毀，半啓着。

呂偉艮担心匪徒仍在裏面，但他沒有因此而退縮。

他目前已勢成騎虎，他必須知道答案，因爲他知道警方不可能立即開到現場。

鋼閘後面是一度通往地牢的梯階。

下面有燈光透出。

目前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歹徒仍在裏面，一是走了。到底實情如何？

呂偉艮正在忖測，已聽到一些聲音——彷彿是一個受了傷的人在呻吟！

呂偉艮再無選擇之餘地，急忙拾級而下。

果然，下面是保險庫之所在。

厚厚的地毡之上，躺了一個穿制服的警衛員，渾身鮮血，他顯然受了傷！

呂偉艮不顧一切地走過去。

但是，那受了傷的警衛員却揮手示意，向呂偉艮發出了警告！

可惜那警衛員似乎傷得很重，聲音嘶啞，呂偉艮根本聽不清楚他到底說一些什麼。

呂偉艮只知道救人要緊，像這警衛員的傷法，太遲了只怕失血太多而喪生。

因此，呂偉艮一時之間，也無法顧及其他，急急拄杖過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轟隆」一聲火光四冒，滿室烟霧！

呂偉艮儘管反應迅速，一看見火光一閃，即已感到事情不妙！

但是，當時的形勢令他無從抉擇，除了急忙俯伏地上之外……

即使他的反應如此迅速，仍然無法避過這一場浩刦！

他只感到渾身疼痛不堪，滿天星斗，整個人像被肢解了一樣。

以後的事，他完全不知道。

假如一個人「死了」之後的情形果眞如此，那麼，呂偉艮也絕對相信他自己當時已經就此離開了這個世界！

× × ×

在銀行的警衛室之內。

這裏有一套電視傳眞系統，亦即所謂「秘路電視」。

從一列的電視螢幕之上，可以見到銀行內內外外每一個角落的情形。

包括銀行正門，橫門內內外外的傳眞鏡頭，以及通道，梯級，地牢和保險庫門外門內的所有情形，都可以安坐在這裏，盡窺全豹。

因此，呂偉艮剛才的一舉一動，坐在這裏的人也都見到了。

可惜坐在警衛室裏的人，除了一名值日警衛之外，還多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就是：史丹尼，格南文和費力斯。

他們三個人，表情各異，處境也不相同。

費力斯握住一支自動手槍，指住一名穿制服的警衛員。

警衛員是負責控制秘路電視的，這時顯然身不由主！

費力斯則聽命於格南文，用手槍抵住警衛員的頭部。

格南文一邊用眼睛注視住電視螢幕，一邊用他的手槍指住史丹尼。

史丹尼哭喪着臉，以沉重的心情，用手按住一個按掣——那是要來控制一個爆炸系統的。

那爆炸系統在地牢的保險庫之前，只要這裏將按掣一壓下去，地牢就會發生一項猛烈的爆炸！

這是一宗悲劇！

要了解這宗悲劇的發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要由三個人逃獄開始講起！

格南文在警局的臨時羈留所中，曾對史丹尼表示，他有辦法把各人救出去。

當時史丹尼和費力斯也不相信。

後來他們看見一些難以置信的事，這些事只可以從電影或狂想式電視片集中見到，格南文竟然悄悄地，將那排鐵枝折斷，扭彎。

然後，三人由那些縫罅中先後竄了出來，合力制服了一名看守的警員。

格南文殺了那警員，將他的制服讓費力斯穿上了。

史丹尼十分反感，他不但反對殺人，也因爲他從呂偉艮口中知道了格南文的詭計，而引起了反感！

所以，在他們三人混出了警局外面之後，史丹尼一度想逃走。

但是，格南文十分機警，他終於又把史丹尼抓了回來。

他要史丹尼依原來計劃行事，但史丹尼認爲可一不可再，決不合作。

這一來把格南文氣個半死！

格南文和費力斯終於向史丹尼保證，只求財，不再殺人。

史丹尼在他們的要脅下，進入了這間銀行來。

這時史丹尼才知道，格南文和費力斯，另有同黨做內應。

銀行中的警衛員竟然是他們的同黨，所以他們可以順利入內。

但爲了日後易於交代，格南文照例還是撬毀了橫門。

豈料各人進入了銀行之後，史丹尼才發現他們另一項陰謀——格南文要殺死呂偉艮，報那一箭之仇。

原來警衛員已奉了格南文之命，將一名作警方綫人的小偸賓奴，抓到了警衛室來。

在費力斯押住史丹尼去裝炸藥的時候，格南文用半哄半騙的方式，主使小偸賓奴打出兩個電話。」

第一個電話打給警方，說美國第一銀行正被一批匪徒爆竊。

賓奴還對警方暗示那帮匪徒就是史丹尼等三人。

另一個電話在數分鐘之後打到呂偉艮酒店的房間去。

格南文待至賓奴打完了兩個電話之後，又命他穿上一名警衛員的制服，然後押他入地牢去，這時史丹尼已裝好了炸藥。

格南文命他將引綫牽引到秘路電視控制室去，仍由費力斯從旁監視。

格南文這才將賓奴就地處決。

因此，呂偉艮當時見到的「警衛員」，只是賓奴。

但因爲他當時穿上了制服，同時又滿身滿面都是鮮血，呂偉艮一時之間，却認不出他原來是賓奴。

賓奴正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時候他既然知道被人利用，自己反正死實了，不想再死多一條生命。

所以，當時賓奴在重傷中，仍然以手勢示意呂偉艮，切不可走過去。

可惜呂偉艮救人心切，却忘記了本身的安全。

呂偉艮由進去以至上當，格南文等人都在控制室看得一清二楚。

那麼，格南文槍殺賓奴的殘酷情形，坐在控制室的警衛員也看得更加清楚。

警衛員共有二人，坐在這兒的是領班，他當時心感不妙。

第一，格南文雖然答應一切賍物平分，但此人手段太殘酷了。

第二，他的同伴的衣服穿到賓奴的身上之後，人也不知所踪。

雖然格南文說他另有任務，但領班看見格南文這傢伙殺人不眨眼，担心他悄悄在電視鏡頭監視不到的角落，將那警衛員殺了。一則可以分少一份，二則也可以滅口。

領班的不是笨蛋，他不難想得到格南文可一可再——殺得他同伴，回頭自然也可以把他一併殺死。

因此，他曾找了一個機會，企圖逃走，可惜失敗了。

領班的被人再次捉回，格南文當然十分的生氣。

但是，當時他們又須要一個懂得控制電視系統的人，所以便由費力斯要脅住領班，繼續操縱電視傳眞系統。

等到呂偉艮進入銀行範圍之後，格南文仍沉住氣。

他一邊小心看管住史丹尼，一邊瞪住電視螢幕的反應。

直至到呂偉艮逐步進入圈套，格南文才發出會心的微笑。

他當然想發財，但也想報仇。

他由電視螢幕上，見到呂偉艮的一舉一動，也見到賓奴的垂死掙扎。

他一直等，等到呂偉艮非常接近埋炸藥的地方，就將按掣按下去。

格南文十分狠毒！他不直接伸手按掣，却故意讓史丹尼的指紋，留在那按掣之上。

他這樣做，自然沒有太大的作用，因爲即使全部責任落在史丹尼身上，警方還是不會放過他和費力斯。

但是，這時候的格南文，根本就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他的想法也只有一個「毒」字可以解釋而已。

從螢幕上見到烟霧瀰漫之後，格南文立即扳動槍掣，將史丹尼殺死。

史丹尼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

這一邊，費力斯也同時把領班一槍了結。

這本來就是他們二人的原定計劃，除了他們二人之外，這裏每一個人都要死。

他們以爲這樣不但可以滅了生口，也可以讓警方無從摸索。

現在他們以爲大功告成，匆匆挽住二個大布袋，離開了控制室。

他們計算過了，當二人由控制室通過了大堂和走廊之後，進入地牢時，那些烟霧就會散發了一大半以上。

他們一邊急步而行，一邊將布袋中預備好的防毒面具戴上。

二人匆匆進入地牢之內，以爲這一次無論如何也可以發一筆大財了。

他們不但可以囊括保險庫中的所有錢財，還可以揚名於世。

相信全世界沒有那一個犯罪者有此胆色，竟敢把仇人一併引來現場上先行殺死了，然後才去刦財。

但他們就可以。

而且，他們誘到這兒殺死的，還是舉世知名的鐵拐俠盜。

在鐵拐俠盜的威名之前，小偸賓奴反而變得微不足道的。

格南文在躊躇滿志中，步近了烟霧漸散的保險庫之前。

但是，一切情形簡直令他難以置信。

保險庫的鋼門穩如泰山。

他一再看個清楚，的確是絲毫無損。

爲什麼？

他甚至發狂地叫將起來：「爲什麼會這麼樣？」

是的，這是不可能的事。

格南文費了不少時日去策劃這件事，由西德來了這兒之後，他先後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目的只在此。

由物色地點，以至找尋拍檔，會見舊相識，收買情報和銀行警衛等等。

最後到拉攏史丹尼這位「專家」，不惜不擇手段。結果還是功虧一簣。

毫無疑問，一定是史丹尼欺騙了他。

史丹尼未盡全力。

他爲什麼要那樣？

理由也只有一個，就是史丹尼明知格南文不會放過他，所以表面故作合作，其實心裏另有一種想法。

史丹尼本來是一個存心悔改的人，獄長安德信視他爲「信心囚犯」，也沒有選錯了人。

但是，可惜他疏忽了一項因素——外來的影响力。

史丹尼受不起伊雅的誘惑。

伊雅每次探監都慫慂他，其實伊雅也只受了格南文的主使。

等到格南文要殺死她時，伊雅才如夢初覺，可惜太遲了。

其實像伊雅一樣命運的，還有這裏的警衛員們。

他們能怨誰呢？只能怨自己不應作法自斃。

格南文的確了不起，要不是來自巴黎的電話，沒有人相信他是個半機械人。

但是，更聰明又怎樣？到頭來聰明反被聰明誤。

格南文無法打開保險庫，他上了史丹

尼的大當。

他恨透了史丹尼，他甚至後悔不該太早殺死了他。

假如史丹尼未死，他一定要再去控制室，好好的對付他。

但是，他知道史丹尼死了，因爲是他親手殺死的。

他差點兒瘋了。

他想得呆在地牢中，動也不動。

但是，陪住他入地牢的費力斯，却比他稍爲清醒。

他知道發財不成，就要顧住性命。

於是他急忙撤退，匆匆離開了地牢。

任誰也想像得到，剛才的爆炸聲可能傳到外面去。

雖然附近很少屋宇，爆炸在地牢中進行，也許外間人一無所知，但是，難保銀行之內的自動報警系統不發生作用。

假如通到警局中去的自動報警系統發生了作用，那麼，警方一定及時通知正在隣近巡邏的警車。

假如巡邏警車接到了報告……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費力斯剛剛想到這裏，耳畔就聽到了陣陣警車聲。

當時他正急急拾級而上。

眼看就可以離開那地牢，突然响起了幾响槍聲。

費力斯在槍聲中往後仰倒，跌回地牢中去，死了。

槍聲是由格南文發出的。

他從絕望中警覺，狂性大發，以爲梯間出現的是警方的人。

地牢中還有烟霧，加上防毒面具影响了格南文視綫，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他發狂地一連開了幾槍。

當他發覺沒有子彈的時候，大批警員這時才一湧而入。

又見那陣烟霧作怪，當首先抵達的警員發覺有人舉槍時，先發制人，連開了幾槍。

格南文就在亂槍之下倒地不起。

當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之後，也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

現場上血漬斑斑，看來所有的人都死了一個清光。

林愛莉得街車司機之助，找到了公用電話報了警，但是，當她回到現場時，警方竟然不讓她進去。

她知道呂偉艮已經入內，但是生死未卜。

究竟他遭遇了一些什麼事？儘管見不到，也可以想得到。

不久之後，阿生和摩根等人也來了。

他們本來與布廸探長等人在一起。

警方在研究過那些搜出的圖則之後，認定是一些保險庫鋼門的結構。

鋼門十分新式，目前當地也只有數家大銀行可以擁有。

其中一家是瑞士國家銀行，也就是目前出了事這一間。

另一家是美國第一銀行。

兩者之間，相距頗遠，一間在東，一間在西。

較早時有人電話向布廸探長告密，說史丹尼正在西區的美國第一銀行動手，警方自然信到十足。所以大隊人馬便趕到西區去。

想不到那只是格南文其中一項詭計而已，他故意聲東擊西，正是要分散了警方的注意力，既要發財，又要報仇。

可惜他發財夢還未完成，他已首先失去了知覺。

至於他能否報仇？

他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因爲他可能死了，呂偉艮也是……

× × ×

在醫院的急救室中，林愛莉哭得死去活來！

阿生素來是個十分堅强的人，這時也雙眼噙住眼淚。

還有摩根和他的特警隊隊員們，大家集中在門外。

警方的布廸探長也來了。

他們都等待着急救室的門打開，大家只等醫生一句話，就是：呂偉艮是否有得救？

可惜，時間上已超過了一小時，只見醫務人員一個出一個入，忙個不了，却沒有人肯站住脚講過一句話。

警察局長也來了。

國際特警隊巴黎總部透過長途電話，要求醫院方面盡最大努力，務求延長呂偉艮的生命，即使是一分一秒也好。

也許是由於特警總部那個長途電話，所以局長也親來，慰問林愛莉。

但是林愛莉什麼也聽不入耳，她只在默默祈禱。

她像她丈夫一樣，從不迷信，但她却相信祈禱往往能令一個人的心境平靜。

這時候她只希望維持心境的平靜就够了，否則她可能發瘋。

阿生一直陪伴住她，也一直在內心裏叫自己堅强一些。

但是，想到師父一手將他撫育，敎導以至訓練他成爲今日這樣子，其間不少辛酸苦辣，外間人根本難以了解。

假如呂偉艮就此死去……

阿生一想到這裏，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極力咬住下唇，只讓淚水下流，若非如此，他就惟有放聲大哭。

情緒過份壓抑，會令一個人瘋狂，阿生也明白這點，所以他眞想哭。

也許大哭一場會令他好過一些，但他還是强忍着。

他担心任何聲浪會造成混亂。

他也担心到任何混亂都會影响到急救室內的手術進行。

急救室的門又一次開啓。

所有的人視綫集中在那裏，包括警察局長和布廸探長在內。

主任醫師出來了，局長過去跟他低聲不知說了什麼。

只見醫生失望地搖搖頭。

所有的人彷彿敲响了喪鐘，但是，林愛莉在這一刹那間，反而變得空前冷靜。

她不再流淚，也沒有哭。

她對她丈夫充滿了信心。爲什麼？她不知道，只知道經過了一番冷靜之後，信心加强了。

她覺得她丈夫不會死。

連阿生也覺得無限驚奇。

局長過來對林愛莉說：「呂太，請先去休息，呂先生還未醒來。」

「他傷得十分嚴重，是不？」林愛莉抖聲問道。

「是的，他受到極嚴重的傷害。」局長說，「目前仍在急救中！」

不管局長怎麼樣說也好，見到他表情的人也心裏明白：呂偉艮完了。

× × ×

一架專機正由哥本哈根的機場起飛。

機上除了阿生和林愛莉之外，還有范梅力和他的助手們。

范梅力是不到半小時之前，才由巴黎乘此專機趕到丹麥。飛機在加油時，十字車把昏迷的呂偉艮送到機場禁區。

在護理人員的小心照顧下，呂偉艮躺在担架床之上，被人送上了這一架專機。

機上有來自巴黎的內外科醫生，他們都是一些擁有博士銜頭的專家。

爲了交代某些醫學上的手續，哥本哈根公立醫院中的一些醫生，也被邀上專機來，專機須要及時飛去。因此，醫生們只能在飛行途中在飛機上面交代一切。

這是從未有過的飛行任務，同一架專機，由不同的三個以上的國家領空飛行，又在三個國家的領土着陸。但是他們無須檢查和簽證，也只有國際特警隊遇上了「緊急任務」時，才獲得了是項方便。

這一次，國際特警總部，就正是決定將搶救呂偉艮的行動，作爲一項「緊急任務」去執行。

而他們所經的國家，也都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所以一切不可能的事，也就變成可能了。

這次飛行的目的是法蘭克福。

這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經過了一連串的連絡之後，最後決定的。

法蘭克福是西德工商業中心，呂偉艮被送到這兒，似乎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在總部經過了一連串緊急會議之後，最後才決定把他送到這兒來。

原來丹麥醫院的醫生們都認爲呂偉艮傷得十分厲害。

如果要救他，除了一流的外科手術之外，還要配合超時代的整形手術。

因此，總部的決定，以第一時間知會了林愛莉和阿生。

照一般情形，呂偉艮是病人，病人的一切手術必須徵得家人的同意。

林愛莉和阿生就是他的家人。但這一次，總部只知會他們，這邊派出的專機便已到達，根本也不到他們反對。

林愛莉和阿生已沒有主意，事到如今，他們只求呂偉艮繼續生存下去就够。

其實，特警總部也抱住同一的希望，就是，但求呂偉艮繼續生存下去，不管他是否殘廢。經過無數次長途電話的連絡，西德特警隊想出了好主意。

西德特警首腦建議，趕緊將呂偉艮送到西德法蘭克福來。

原來這兒有一間人造「人體零件」的電子儀器中心。這中心獲得世界科學家公認，一切創新，而且手術一流。

較早時，傳說西德國防部曾與這間「人體零件工廠」取得秘密協議，送來一批囚犯，將他們做了一次秘密試驗。

西德國防部的目的，自然不能公開，也沒有人去查。不過，據說事後有幾名裝上了「電子人體零件」的犯人逃脫了。

儘管西德政府一直否認，但是，其中一名犯人格南文的身份，至今仍被國際特警隊和丹麥警方追查。

他們相信格南文就是「秘密試驗品」之一。尤其是呂偉艮見過的一張電腦咭——身份證明文件，可資作證。

但是，國際特警隊手段儘管一向强硬，這一次却向西德作出了唯一一次的讓步。

國際特警總部開出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救回呂偉艮一命，既往不究。

否則又如何？否則，國際特警隊便會把西德政府這項「秘密試驗」公開。

因此，西德政府在專機未到埗之前，已經作好了種種準備。大批醫學、外科整形專家，紛紛奉命湧到法蘭克福。

此外，美國加州大學外科整形小組組長麥馬斯達博士，也應國際特警隊之邀，帶齊人馬，趕到西德。

法蘭克福一向是「工業間諜中心」，不少新式工業產品在此被人竊去藍圖。

這一次大批專家湧到，各國派到這兒來的工業間諜們，也弄得一頭霧水。

他們紛紛打聽，看看又有什麼超時代的產品即將面世。

但是，可惜他們什麼也聽不到。

唯一知道的，就是有個人受了重傷，被送入了一間電子工廠。

一個人被送入工廠？

工業間諜們以爲聽錯了，一定是情報出了毛病。

其實他們並沒有聽錯，那人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艮。

呂偉艮在各國專家的搶救下，終於奇蹟地脫離了險境。他在地牢中被炸重傷，救出時有如血人一般，不省人事。

但是，史丹尼儘管罪大惡極，也算得是呂偉艮的「救命恩人」，因爲當時假如他不是存心戲弄格南文的話，只要裝多一些兒炸藥，威力大一些呂偉艮早就死了。

現在呂偉艮的危險期經已渡過了。

他正在一間「人體零件」工廠之內，接受一連串的「零件裝配」。

沒有人知道他「出廠」後的情形。

只知道由現在開始：呂偉艮這一位名聞世界的鐵拐俠盜，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此後他便是半個機械人。

這是科學的驚人成就！也是國際特警隊努力爲他爭取回來的成果。

這個世界如果有「因」又有「果」的話，那麼過去呂偉艮爲「國際特警組織」出生入死，現在特警隊全力搶救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呂偉艮成爲半個機械人之後，生活一定無可避免地進入創新階段，究竟他會不會像格南文一樣失了常性？那是後事，沒有人知道。不過，呂偉艮是個有艮知的人，相信只要他的腦部仍健全，相信他還是站在正義一方的。 （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化身大盜**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其人其事

陳蘭洲辣手報父仇

慧心

北方有許多武林高手，不但是窮人苦練，而且有些富戶變成武林高手的，因爲他從小就喜歡練武，故此，長成之後，雖承繼上一代的餘蔭，富甲一方，仍是喜歡練習武藝，其實練武不但爲强身，而且含有殺傷的意味，身爲富戶，不必過份專心練武，否則，高手過招，難免死傷，現時我想說的陳家兩代尋仇之事，就是個例。

陳姓是個大族，就算遠在金陵，仍是有許多姓陳的居住，其中有一名富翁姓陳，單名一個廣字，他的武藝很高强。

陳家數代都很富有的，到了陳廣，不知如何喜歡練武，而且從一個老拳師學習到正宗的易筋經兼羅漢拳，在金陵城內外，稍爲有些武藝的人，都知道陳廣十分厲害，沒有人敢騷擾他。

陳廣並非住在金陵城內，而是住在城外，該處正是名勝之區，跟莫愁湖相去不遠，接連十多畝田地和園林連結在一起，有一間精舍，它就是陳廣的庭院。

那時陳廣逐漸有些老態，靠近花甲，不過他的武功仍是保持得很好，沒有衰退，有一次，金陵城內的武師趙六，經過陳翁所居的戶外，忽然興到，走去找陳翁比武，趙六在城內開了一間酒莊，每逢飲醉，就想打門，無人能敵，他只是聽到陳翁的威名，想跟他較量一下，並非有何特殊的企圖。

陳翁答應了他，兩人就在晒穀的場地交手，趙六標馬上前，拳快脚更快，怎料陳翁閃避幾次之後，突然反攻，雙手抓住趙六的頭骨，使勁一提趙六就雙脚離地。

凡是練武之人，都懂得這種秘密，兩條腿離地，就無從發力，趙六雖然有些醉，却是心裏明白的，不敢再門，陳翁把他放下，他就鞠躬而退。

此事傳出，陳翁的威名更大，照理他是個富戶，且又精於武藝，應該沒有人敢欺負他的，殊不料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和尚在戶外敲木魚，聲聲震耳，顯然是不尋常的，陳翁走出戶外看看，就發覺到那和尚所敲的是鐵木魚，本來木魚是用木頭製的，搥子也是木製，以木撞木，發生清脆之聲，敲着木魚誦經禮佛，乃是出家人的日常功課，從來沒有人用鐵搥撞擊空心的鐵木魚，陳翁一眼看了便覺得這個和尚與別不同，趨前相問，和尚說：「我是個四海爲家的人，跟你無仇無怨，不過聽說你的武功極好，天下無敵，故此到來拜訪而已。」

陳翁笑了笑，說：「原來如此，請大師入座，吃些清齋。」

和尚搖了搖頭，說：「我不想吃齋，也非乞錢，只是試試你的武藝而已，請你看看我的脚法！」

陳翁門外有一對石獅子，每一隻石獅子重一百斤，和尚說完這句話，右脚飛起，向左邊的石獅子踢去，能够把石獅子踢飛到空中，已不容易，何況他用脚在石獅肚下向上一挑，竟然把石獅子挑高六七尺呢？那就更加困難了，如果這一脚使用撩陰腿，向人偷襲，對方給他踢中，實死無疑。

陳翁看見他輕輕的挑起石獅子，並無驚懼的容色，石獅子跌在地上，他一時技癢，使勁一踢，那一頭石獅子居然踢回原處，不偏不歪，放在原位，因爲把石獅子踢起來，離開原處有十多尺，陳翁不但使它回到原來的地方放置，還踢得十分準確，用力的厚薄，隨心所欲，和尚看了，自知不敵，敲着鐵木魚，說道：「陳翁，領教了。」

說完這句話，他突然把敲木魚的小鐵搥脫手飛出來，跟着木魚再飛過去，小鐵搥向陳翁臉部飛擲，鐵木魚則向陳翁的小腹抛出，形如暗器，上下一齊被攻，實在不易招架，何況對方抛出的是鐵器，根本就不能用手擋格呢？好個陳廣，人老功夫未老，猝然飛出，把身體放横，從上下兩件暗器當中標出去，雙手使勁一推，就把不知名的和尚推倒，向後滾了十多步。

陳翁站定了脚步，冷笑一聲，說：「你這個野和尚可謂笨極，以爲自己武功厲害，任意欺負良民，碰着陳廣，你就吃虧了，你已經傷了內臟，快些回去休息吧，不必再門了。」

和尚默然，歪歪斜斜的走到前面去，把鐵木魚和鐵搥執起來，轉身走開，沒有說半句話。

陳翁的家丁看見兩人苦門，自己的東主打贏，非常高興，說：「何以和尚一言不發就走呢？」

陳翁哈哈大笑，說：「和尚的內臟已傷，口裏有血，他只要開口講話，血就噴出來，他使用內勁把口裏的血吞回肚內，故此無法開口。」

家丁聽了瞭然於心，料不到陳翁的功夫如此厲害！

陳翁擊敗和尚，認爲他內臟受傷，起碼要花兩三年時間然後能醫治得好，沒有受傷，跟自己交手，仍是門輸，何況傷了呢？根本就不必記掛在心。可是，世情變化莫測，三年之後，忽然聽到石階上面有人敲打木魚求乞，陳翁走出看看，發覺那個好像白面書生似的和尚，年紀很輕，所敲的木魚並非鐵木魚，只是普通堅木製造，更加不看在眼內，大聲說：「我們一向沒有化緣給和尚的，走吧！」

那個年輕的和尚聽了，仍是賴着不走，左手托着木魚，右手用木搥敲打，愈敲愈大聲，陳翁忍不住，用手一撥，那個和尚就退後三步，手裏所握的木魚和搥子，都給拳風盪開，抛得很遠，陳翁怒目而視，希望他走開。

和尚好像懂得陳翁是不好惹的，不敢再留，點了點頭，就雙手合十，好像在寺裏拜佛，頭顱低了一點，手也略低，陳翁以爲他向自己敬禮，表示屈服，更不注意

他，殊不料那年輕和尚是替師父報仇的，剛剛合掌禮佛，雙脚就向前一標，兩隻手掌像鐵柱似的，向陳翁直衝過來。

陳翁雖然擅長易筋經，但要擺出戰門姿態，提氣上升，氣勁到了雙手，然後發生宏大的力量，那時一個黑影直撲過來，他雖然向上擋格，希望以交加手的姿勢把對方的佛手擋住，或者把它擋開，但却辦不到，因爲那個和尚的衝勁太强，交加手擋不住他，說時遲那時快，雙掌越過交加手，撞擊陳翁的胸部，按了一下，便即收手，轉身而退。

陳翁給他的陰勁在胸部壓了一下，登時臉色蒼白，搖搖欲倒，他轉身走入內進，立即吐血，自知無法醫治，趕快向妻子說明此事，雙脚一蹬，便即氣絕身亡。

一個富甲一方的人，因爲喜歡練武，竟然死於和尚毒手之下，而且是給對方暗算的，太過可悲。陳太太痛不欲生，認爲對方的心腸太過惡毒，辦好了喪事，半月過後，便即送兒子到少林寺習技，捐香油千兩黃金。

那個兒子當時僅有十二歲，叫做陳蘭洲，他朝夕苦練，忘記一切，只是想替父親報仇。頭尾六年，他有十八歲了，看來已經長成，他就回到家裏，跪禀母親，自稱不是個僧人，所學的武功只够應付殺父仇人。他的母親看了，搖了搖頭，說：「你跟普通的青年相似，如何門得過內功外勁特別出色的師徒兩人呢？」

陳蘭洲聽了，說：「請母親看看地上的痕跡。」

說完他站了起來，陳太太向他跪過地方望了一眼，發覺前面有兩個掌痕，下面還有兩個膝頭的跪痕，俱是入地三寸的，這才知道她的兒子確是學到眞功夫了，非常高興，便對他說出，當時父親如何跟不知姓名的大和尚交手，後來和尚敎他的徒弟苦練一招佛手，暗算了父親，跟着說：「我也沒看見過殺父仇人，所知道的只是如此，你想報仇，除了武藝超卓之外，還要沿路北上，或者南下，到處訪問，你記得這一點，那年輕的和尚，他的武功一定愈練愈精，較爲年長的老和尚給你父親打了一下推山掌，傷及內臟，就算醫好，武功也廢了一半，所知的僅此而已，你找到仇人才可動手，切勿殺傷無辜。」

陳蘭洲含淚點頭，稍住數日，便即離家，陳家是南京城外的首富，當然有足够錢財讓他遍遊各地，不過，陳蘭洲不敢太過放肆，隨意揮霍，只是略帶多少銀兩，看來就像是一個流落異鄉的窮小子。

他在外邊遍訪武藝高强的和尚，一定要找到師徒兩人，然後罷手，不覺流落了一年八個月，才訪知那兩個和尚都在南通大佛寺，座鎭該寺敎授大小和尚的拳脚，無人敢捋虎鬚，大和尚叫做萬方僧，年輕的一個叫做四方僧，都是武功絕頂超羣的，大和尚曾經陳翁傷及內臟，近年已不願意跟任何人較量武功，登門挑戰的人，不分僧俗，俱是由四方僧應付。

訪知這種秘密，陳蘭洲喜形於色，翌日早上，直趨大佛寺，他的武功遠勝普通拳師，帶幾分怒氣，行得更快，剛剛到了寺門，就像一陣風似的捲入寺內。

那時，他瞥眼看見兩個僧人分別指導和尚練武，照他所知，和尚俱是在東方日出之際練武的，因爲那時正是晨曦初上，有些活氣，呼吸了它，能够使人頭腦清爽，內臟堅强，山裏的和尚除非不練武，要是練習武藝，多數早上就練武的，故此，陳蘭洲選擇這個時間衝入寺內。

他剛走進去，直衝到萬方僧的面前，說：「大師，聽說你的武功已臻化境，任何掌法都能够化險爲夷，請你接我這個推山掌。」

陳家的推山掌素有名氣，雖然陳蘭洲離家之前僅有十二歲，平時看見父親如何出手，仍有很深的印象，雖然他在少林學習多年，內外勁都是第一流的，但仍以推山掌發揮，希望那一掌使對方記得起前塵往事，死了也知道他想報父親一箭之仇。

果然不出所料，推山掌一出，萬方僧就疾忙向斜裏跳開，大聲喝止，說：「你是否陳廣的兒子呢？」

陳蘭洲傲然說：「是的，今天我特意到此報父親之仇。」

萬方僧搖了搖頭，說：「我非你的對手，請你跟我的徒弟四方僧較量好了，因爲向令尊翁下毒手的人是他，不是我。」

本來萬方僧只是吩咐徒弟打傷陳翁就算，不料四方僧出手毒辣，故此他回到南通大佛寺，向萬方僧報告喜訊，雖然殺了陳翁，却給師父嚴詞責備，那時果然寃寃相報，陳家有人登門算賬，因此，萬方僧就要徒弟出頭應付此事。

四方僧以爲陳家的人不過如此，聽了臉露微笑，緩步走近，說：「你這個小子想報父仇，太過不自量了，照我看，你再練十年也報不了仇的。」

他那張咀正在講話，仍未閉上，不提防陳蘭洲暗中把右脚的脚尖向地上壓下，挑起一塊泥，猝然撲攻。右脚剛剛向上一挑，那塊泥好像暗器似的飛到四方僧那邊，剛剛塞住四方僧的嘴巴，下邊的左脚已快如閃電，從下三路進攻，一脚打上，每個漢子身上都有一處無法練習到堅如鐵石的，該處稱做神龍穴，四方僧忽然覺得眼前黑影一飄，嘴裏有些泥味，很不好受，以爲對方只是用拳脚發招，殊不料他能够在十尺過外飛撲過來，一脚打中神龍穴，登時倒地，氣若游絲，半句話也無法說得出來。

他的師父看在眼裏，大驚失色，連忙轉身逃走，旁邊大小和尚，即時衝上，打算保護萬方僧，可是，陳蘭洲苦練過的推山掌，比父親更爲厲害，怎會罷手呢？殺機一動，他就直衝過去，兩手一撥，所有大小和尚都紛紛退後，他再進馬，攔住他的人仍然擋在前面，怎料他這回進馬不過借力一標，凌空飛過各人頭上，跟着雙脚向萬方僧背後一撑，撑倒了和尚然後落地，他頭也不回的走出寺門外面。各人看看，萬方僧口吐鮮血，雙眼翻白，已經無法救活。陳蘭洲的功夫比父親更爲高强，照理他承繼父業，更爲威武，可是，他的母親想法不同，叫他不要再練武，立刻找了兩個絕色美女回來，一妻一妾，還在家中的地窖取出美酒，數不清那麼多，使他酒色相連，武功愈來愈生疏，不敢再以武藝自負，因此反而可以保得住陳家的財富，而且活到晚年，然後壽終正寢。（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狂飈（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九峯棄緣獲任十三把刀的大哥，他着五、十二弟前往京師打探忠臣左光斗後裔下落後，獨偕四妹皇甫菁菁取道水路，前往漢口潛龍莊根據地，共商今後行動大計，在巫峽遭人嫁禍，被數名假冒公差的人指他們殺人刦財，幸皇甫菁菁江湖歷練甚深，不受恫嚇，將假公差擊敗，事後黃九峯恐前途有强敵埋伏，爲打擊敵方的奸謀，兩人遂游水渡江，再循山路行走，沒多久，見一巍峨家院在這貧瘠山區竟有這等豪富之家，不由動疑，黃九峯擬攀牆窺探，皇甫菁菁阻之，於是牆頭佈滿着很多細綫——

龍神手段辣　俠士智計高

黃九峯不明白細綫有些什麼作用，但相信皇甫菁菁決非危言聳聽，不由面色一紅道：「四妹心細如髮，愚兄幾乎……」

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小妹祇不過多走了幾天江湖罷了，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拿此人來說吧，他認爲越牆而入之人，必會用手搭着牆頭，如若咱們揑住鐵籤，豈不是他的失算！」

黃九峯點頭道：「四妹說的對，咱們上吧。」

皇甫菁菁道：「好的。」

他倆足尖輕點，便已雙雙冒上牆頭，然後伸出食中二指，輕輕揑着一支鐵籤。

說來頗爲容易，其實如非輕功內力已臻上乘的高手，勢難以食中二指懸着一個身軀。

他們懸身牆外，只冒出了半個頭，四目炯炯，一起向院內瞧去。

這一眼瞧去，他們忍不住心頭一慄。

敢情那一片漆黑的院落之中，竟有幾點鬼火在不停的閃爍。

黃九峯不怕鬼，因爲他從未虧過良心，只是他未曾見過此等怪事，難免有點毛髮悚然。

皇甫菁菁似乎發現黃九峯的心意，遂抿嘴一笑，並以傳音入密的功夫道：「大哥！那是幾隻巨犬，在黑夜，獸目的確有點駭人。」

黃九峯沒有回答，只是報以尷尬的一笑。

皇甫菁菁道：「不過咱們決不能輕視牠們，經過特別訓練的獒犬，威力較武林高手毫無遜色。」

黃九峯也以傳音道：「那……咱們怎麼辦？」

皇甫菁菁道：「不要緊，我會引開牠們的。」

那發着銳利藍光的獸目共有八隻，獒犬自然是四隻了，牠們在院中往返奔跑，有時還會發出幾聲低吠。

這般獒犬的耳目靈敏已極，黃九峯與

皇甫菁菁只得屏住呼吸，不敢發出半點音響。

良久，皇甫菁菁忽然玉手一揚，彈出一點細小的沙子，這點細沙正好彈進一頭巨獒的口腔之內。

由於目力過人，也適應了黑暗，才能將巨獒的動作瞧得明白。

但她必須等待巨獒張嘴，把握稍縱即逝的時機，將細沙彈進牠的口腔。

巨獒口腔受傷之後，一面嚎叫着狂奔，一面以前爪抓嘴，其他的三犬不明所以，也跟踪急馳而去。

這一招十分成功，他們很輕易的躍進院落，經由屋面飄身進入一個天井。

天井四週全是房間，但漆黑一片，什麼也瞧看不出。

他們稍作觀察，皇甫菁菁便牽着黃九峯的手向一條通道走去。

順通道拐了兩個彎，皇甫菁菁忽然脚下一窒，猛的停了下來。

原來她瞧到一片暗紅的光綫，由一扇紅色窗紙上傳出。

不聞人聲，萬籟俱寂，瞧到一點燈光，何須如此小心？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十三把刀就是這麼謹慎。

他們略作停頓，再度屏息靜氣，向那扇紅色的窗子輕輕走去。

這一回黃九峯當眞服了，因爲皇甫菁菁並非吳牛喘月，瞧到燈光就生出無謂的戒心。

敢情那紅窗之內的確有人，爲數還不止一個。

沒有人出聲交談，黃九峯是由他們的呼吸聽出來的。

這般人的呼吸頗爲重濁，如非心情緊張，身染疾病，決不會有此等現象。

黃九峯忍不住好奇之心，遂以傳音對皇甫菁菁道：「四妹，咱們瞧瞧。」

皇甫菁菁點點頭，但她身在險地，不敢去動那紅色的窗紙。

她牽着黃九峯轉到房間的另一面，發現有一扇開着的窄門，經過仔細的觀察，斷定附近確無人，方與黃九峯閃身而入。

他們先藏身布幔之後，再查出房內的景象，及一眼瞧出，連見多識廣的皇甫菁菁也不由吸進一口寒氣。

房裏的陳設十分簡單，除了四週的紅色布幔，可以說空無一物。

但這間空無一物的房間，却瀰漫着一股殺機，使身在其中之人，會感到不寒而慄。

此種殺機的構成，包含着許多因素。

例如刺眼的紅光，過份的靜寂，在氣氛上已經使人不易接受，還有十幾名奇裝異服的男女站在臨窗之處不停的戰慄。

這般人有半數是長髮披下，來自異域的武林高人，只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呈現着一副戰慄恐懼之色，好像正面臨死亡威脅一般。

其實他們面對的並非死亡，只是一個鬼頭的影象而已。

這隻鬼頭的影象是印存一塊白色布幔之上，披頭散髮，獠牙暴齒，雖然只是由燈光投射在一方布上的影子，形象却獰惡無比。

影象雖然獰惡，不見得就能使武林高手如此害怕！

因爲他還有一雙魔眼，在發着慘綠色的光芒。

影子的雙眼會發射綠光，這怎能不使人心驚胆怕！

而且不止如此，他還會發出扣人心弦的怪笑，與似有若無的聲音。

當笑聲中止之後，一股飄忽不定的聲浪立即充塞每一個人的耳鼓，它雖然似有若無，却能使人聽出它在說些什麼。

「諸葛仇……」

在那長長的尾音之後，立即有一名高手站了出來。

「屬下……屬下在。」

此人身材中等，一身勁裝，雙目神光充足，太陽穴高高隆起，黃九峯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物，却明白他必有一身不俗的功力。

可是他却像老鼠見到貓一樣，站是站出來了，全身忍不住在一直發抖。

「諸葛仇！我跟你是怎說的？嗯！」

「屬下該死，屬下無能，屬下……」

「廢話！」

「是，是。」

「還記得我的規矩麼？」

「主人饒命，主人饒命……」

諸葛仇哭着，叫着，同時雙腿一屈，噗的一聲跳了下去。

祇不過那噗的一聲，並不是他雙膝着地之聲，因爲他雙膝尚未着地，便已翻身栽倒。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的目光何等敏銳，早已瞧出白色布幔微微一幌，一股勁風便急射而出，噗的一聲，諸葛仇的腦袋開了花，他怎能不栽倒下去？

他們的心頭暗暗一震，估不到在這荒山野嶺之中，竟遇到如此高明的人物。

現在他們更提高了警覺，屏息靜氣的呆立着，不敢發出任何一點音響。

又是一陣令人難耐的靜寂，那鬼頭的聲音再度傳了出來。

「王昌……」

「屬下在。」

這回出來的是一個黑面無鬚的中年大漢，瞧服式，可能是西北邊陲之人。

王昌站出之後，鬼頭的聲音又響了起來。

「收到了幾隻信鴿？」

「稟主人，兩隻。」

「怎麼說？」

「都是姚堂主發的，第一隻是說計劃十分成功，點子已經進了咱們的網，只要將網一收，便可以手到擒來。」

「唔……」

「可是，可是……」

「可是什麼，快說。」

「可是第二隻信鴿却說點子丟了，搜遍附近百里，仍未找到他們的踪跡。」

「哦，嘿嘿，高明，高明，嘿嘿……嘿嘿……」

那怪異的笑聲由近而遠，由強而弱，布幕上鬼頭仍在，那對慘綠的目光却已倏然消失。

房中的高手此時方吁出一口長氣，好像剛剛由鬼門關逃出似的。

他們推開另一扇門，抬着諸葛仇的屍體默默退去。

待房中別無他人，黃九峯才與皇甫菁菁由布幔中轉出，他們的目光一瞥窄門，兩人又同時一驚。

敢情那道窄門已然關閉，他們雖是近在咫尺，却絲毫也未察覺。

黃九峯急道：「怎麼辦？四妹。」

皇甫菁菁道：「咱們先瞧瞧能不能開啓。」

查看的結果，使他們大為失望，不止是無法打開那道窄門，而且這是一間鐵鑄的房屋。

他們再找暗門，找窗子，希望找到一條出路，最後不僅暗門沒有找着，連那粗如兒臂的鐵窗也休想動它分毫。

黃九峯一嘆道：「看來咱們已落入牢籠之中了。」

皇甫菁菁道：「都是小妹不好，以致連累了大哥。」

黃九峯道：「這怎能怪四妹，江湖原本就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所在。」

皇甫菁菁道：「大哥！試看看那鬼頭之後……」

黃九峯道：「不錯，他們所稱的主人是在鬼頭之後消失的，咱們去瞧瞧。」

他們瞧過了，一片鐵壁，天衣無縫，根本找不出半點破綻。

現在他們完全失望了，除了發生奇蹟，這幢鐵屋可能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

不過江湖兒女不同於常人，雖是窮途末路，仍無法稍減他們的豪氣。

黃九峯一把扯下那張印有鬼頭的白布道：「四妹，此地無椅無櫈，咱們只好利用這個歇歇。」

皇甫菁菁道：「不，大哥！坐在鬼頭上多蹩扭，用那紅色布幔不好麼？」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好。」

他再扯下一塊紅色布幔，鋪在地上，兩人席地坐了下來。

他們坐得十分之近，在空氣不大流通的鐵屋之內，不止是溫度頗高，兩人身上的氣息也被熱力發揮了出來。

黃九峯從未接觸過女性，這回跟皇甫菁菁千里聯騎，一路上受到噓寒問暖，溫柔體貼的照顧，再加上皇甫菁菁美似天仙，風華絕代，他雖然不是登徒子，仍難免有一股如沐春風的感覺。

此時幽室相對，香澤微聞，無論在心理或生理上，都使他有如怒馬驟馳，有點難以控制。

不過他是大哥，大哥應該有大哥的尊嚴，因此，他勉强收拾起心猿意馬，輕輕咳一聲道：「四妹，我感到有點奇怪。」

皇甫菁菁道：「奇怪什麼？」

黃九峯道：「我們距離那度窄門十分接近，為什麼竟聽不到關閉之聲？」

皇甫菁菁道：「這的確是一件怪事，我想只有一項可能。」

黃九峯道：「哦，說說看。」

皇甫菁菁道：「那個什麼主人總不會有什麼鑽天入地之能吧？他的消失，必然是經由機關。」

黃九峯道：「我想是的。」

皇甫菁菁道：「以我們的功力，十丈以內落葉飛花都難以逃過我們的耳目，但我們却沒有聽到任何一點異樣的聲響。」

黃九峯道：「我明白了，他離去之時，曾經發出扣人心弦的怪笑。……」

皇甫菁菁道：「不錯，這就是我們聽不到窄門關閉的原因。」

黃九峯一嘆道：「此人的殘酷，狡詐，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皇甫菁菁道：「但也是一個頗够份量的對手，我們總算此行不虛。」

黃九峯道：「對，我們應該好好的鬥鬥他。」

皇甫菁菁道：「也可能葬身此地，永遠得不到鬥鬥他的機會。」

黃九峯道：「不要担心，只要有人再來此間，我們就能脫困而去。」

皇甫菁菁道：「很難。」

黃九峯道：「四妹是說……」

皇甫菁菁道：「這是一間秘室，除非發生重大之事，輕易不會有人前來，再說，人是鐵，飯是鋼，我們已經一日未進飲食了，再過幾天下去，前途只怕就不堪設想。」

黃九峯道：「如果上蒼不給我們一條生路，那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他說話之際，腹中忽然咕的一响。

皇甫菁菁噗哧一笑，嬌軀一斜，輕輕偎到他的懷中道：「大哥，你的肚子也在作怪了。」

這位艷光四射的姑娘，平時只要瞧她一眼，就會令人怦然心動，此時她這麼一投懷送抱，黃九峯如何承受得了？

祇不過他是大哥，她是四妹，兄妹之間不該有男女之愛的。

雖然他們只是異姓兄妹，但黃九峯仍拘泥於禮教的約束，因而他輕輕扶着皇甫菁菁的嬌軀道：「四妹，我有一個辦法可以暫時抑止饑火，妳先試試如何？」

皇甫菁菁道：「什麼辦法？」

黃九峯道：「運功療饑。」

皇甫菁菁道：「當眞麼？大哥，如運功可以療饑，練功的豈不變作神仙了！」

黃九峯道：「我是說暫時抑止饑火，至少在運功之時可以忘却饑餓，四妹不妨試試。」

皇甫菁菁道：「大哥也餓了，你先試吧。」

黃九峯道：「不，妳先運功，我給你護法。」

皇甫菁菁道：「好吧。」

她盤膝坐正了身子，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你瞧那是什麼？」

黃九峯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瞥，原來是一個紫紅色的小點，像是一顆姆指大的珠子，硬生生，壓入地面似的。

他們適才尋找機關，却未注意地面，如非皇甫菁菁坐時目光正巧對着那紫紅色的小點，要找到它實在不易。

黃九峯低呼一聲：「四妹，我們可能找着出路了。」

皇甫菁菁道：「八九不離十，我們可能是找着了。」

她一躍而起，奔到紫紅色小點之處仔細查看，發覺它的四週有一道十分小的裂痕。

她回頭對黃九峯道：「大哥，我們離它遠點，待小妹用指力點它一下試試。」

黃九峯道：「好。」

他們離開那小點約莫一丈，皇甫菁菁粉臂倏伸，一指向那紫紅小點點出。

一聲十分輕微的軋軋聲響過，那兒忽然現出一個圓形洞。

他們奔到洞前一瞧，只見洞內光華隱現，可以瞧出一條傾斜下降的階梯。

皇甫菁菁道：「大哥，也許這是一個龍潭虎穴，我們要不要下去？」

黃九峯道：「我們現在的處境並不見得怎樣好過，倒不如下去瞧瞧。」

皇甫菁菁道：「好，小妹打頭陣。」

他們拾級而下，進入一條僅可兩人併行的通道，壁間嵌着一些發光的燐石，綠芒森森，氣氛恐怖之極。

這條通道不長，只拐了一個彎，就進入一片蜂窩似的房廊。

所有的廊下都掛着吊燈，在寧靜之中偶爾傳來一陣脚步之聲。

那是身着銀衫，臉蒙黑帕的持刀武士，他們兩人一組，在這蜂房式的走廊之上往返巡邏。

有燈光，有武士，黃九峯與皇甫菁菁的行動就困難了，他們耳聽八面，眼觀六方的小心前進，依然幾乎露了馬脚。

因為當他們穿過一條走廊之時，忽然發現前後都傳來脚步之聲。

這是一座地下洞府，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兩側都是緊閉的房間，一時實在找不到藏身之處。

皇甫菁菁在匆促之際用手推了下身旁的房門，出人意外的那房門竟應手而開。

他們迅速閃身入房，由黃九峯關閉房門，皇甫菁菁則擧目向房裏打量。

這是一間女兒家的閨房，陳設頗為雅緻，只是皇甫菁菁的目光一掃床榻，她的嬌靨立即印上一抹紅暈。

敢情床榻之上正有一對交頸鴛鴦……別人正在密鑼緊鼓，情趣正濃之際，他們這一闖入，豈不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因而那位男士雙目一瞪，就待向這對不速之客大聲怒責。

皇甫菁菁是冰清玉潔的女兒家，她從未瞧見過如此不堪入目之事，不過她也明白，只要那人一聲吼出，必然會驚動巡邏武士，因此，她以急如飄風的速度，向那雙男女點出兩指，然後猛一旋身，衝着黃九峯嬌嗔的道：「大哥，都是你……」

都是你三字，自然含有責怪之意。

責怪黃九峯並不寃，因為由地洞下來瞧瞧是他出的主意。

不過，十三把刀的大哥，一向具有絕對權威，縱然他將十三把刀帶進萬刦不復之境，除了怨命，誰都不得有半句怨言。

現在皇甫菁菁居然怨起大哥來了，這豈不是大大的不敬！

但黃九峯沒有這麼想，他為眼前的尷尬處境，感到十分歉疚。

「對不起，四妹，這兩個東西……咳，眞個該死。」

「大哥，可不能弄死他們，先問問他們再說。」

皇甫菁菁究竟不失為久走江湖的一代俠女，無論處境如何尷尬，她並未忘記那兩人的利用價值。

黃九峯道：「好的。」

他給那雙男女蓋上一床被單，然後一手按着那男子的心脈，道：「朋友，我只要內力一吐，你必然會吐血而亡，你可相信？」

皇甫菁菁的制穴十分高明，她不止是使對手全身癱瘓，連啞穴也同時制住。

那男子無法開口答話，但眼光之中却已露出恐懼之色。

黃九峯拍開了他的啞穴，仍按着他的心脈道：「明友怎樣稱呼？」

「在下蘇昌業。」

「哦，原來是蘇朋友，請問這是什麼地方？」

「你們是誰？」

「是我在問你，朋友，如果你不想死，最好是跟我們合作。」

「這裏是九千歲的巫山行宮，你們居然敢到行宮來行兇，當眞是胆大妄為！」

「我們是不是胆大妄為你就不必管了，你還是關心一點你自己的生命吧。」

「你還要知道什麼？」

「你適才說這兒是九千歲的行宮，九千歲是誰？」

「閣下連九千歲都不知道，那你還跑什麼江湖！」

皇甫菁菁道：「大哥，他說的是魏忠賢。」

黃九峯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魏閹這個奸賊，他居然還有行宮，野心當眞不小，蘇朋友，魏閹現在在此地麼？」

蘇昌業道：「不在。」

黃九峯道：「此地有個十分神秘的人物，我聽到有人稱他為主人，他是誰？」

蘇昌業道：「閣下既已知道他是主人，何必還要迫問在下？」

黃九峯冷哼一聲道：「朋友，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想死，你可以不說。」

蘇昌業道：「在下的確不知道他是誰，整個巫山行宮，也沒有一個人瞧到過他是什麼模樣。」

黃九峯道：「難道他平日的生活就不需要別人照顧？」

蘇昌業道：「他自然要人照顧，只是他並不住在行宮。」

黃九峯道：「哦，那他住在那裏？」

蘇昌業道：「如果有人知道他住在那裏，他就枉稱幻影龍神了。」

黃九峯道：「他叫幻影龍神。」

蘇昌業道：「這個……」

黃九峯見他說話之際目光閃爍，神色上顯出一片怯懼之意。

也許在那位什麼幻影龍神的積威之下，巫山行宮所有的部屬，人人都有一種死亡的威脅。

這也難怪，死亡原本就是人性的弱點，螻蟻尚且貪生，人類怎能不懼怕死亡？

不過此時在房間之內，似乎沒有懼怕的理由，如果一定說有，那就只有被制住穴道的那位女郎了。

於是，黃九峯加上了一指，讓那位女郎暈睡過去。

現在蘇昌業的神情好像輕鬆了一點，但他那疑懼之心，似乎仍未消除。

黃九峯道：「朋友，現在出君之口，入我之耳，你還怕些什麼？」

蘇昌業長長一吁道：「幻影龍神殘酷

狡詐兇狠無比，在下實在不肯相信……」

黃九峯道：「你不肯相信什麼？」

蘇昌業道：「她，蔡芸兒。」

黃九峯道：「你所說的蔡芸兒必然是位女人了，她不是已經暈睡過去了麼？」

蘇昌業道：「如她將閣下迫問口供之事告知主人，在下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黃九峯道：「她不是你的妻子？」

蘇昌業道：「不是。」

黃九峯道：「她縱然不是你的妻子，但你們已有夫婦之實，你們的關係如此親密，她還會出賣你？」

蘇昌業一嘆道：「巫山行宮宮內沒有朋友，也沒有一個人可以信賴，出賣別人保存自己，是一種最聰明的做法，縱然是家人父子也不例外，何況我與她根本不是夫妻。」

黃九峯愕然道：「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倫理盡喪，道德蕩然，這還成一個什麼世界？」

蘇昌業一嘆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下雖有悔悟之心，但已泥足深陷，欲拔不能！」

黃九峯道：「爲什麼不能？難道你不知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道理？」

蘇昌業道：「如此淺顯的道理，在下豈能不知，祇不過九千歲權傾朝野，在江湖上也具有無比的潛力，以前有人反叛過，但沒有人能够逃過他的毒手。」

黃九峯道：「這話在下不敢苟同，你要知道天下忠義之士，多得不勝枚舉，就拿在下兄妹說吧，我們就是魏閹的死對頭，活冤家，他又能將我們怎樣？再說，人生百年，不過是曇花一現，與其忍辱偸生，過一輩子的窩囊生活，還不一定能够保全自己，倒不如轟轟烈烈的作一點對江湖有益之事，縱然遭到不幸，也會心安理得，你說對嗎？」

蘇昌業奮然道：「多謝指點，你問吧，在下當知無不言。」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蘇兄終於想通了，請問，這巫山行宮之內除了幻影龍神還有誰負責？」

蘇昌業道：「本宮現有外宮總管正副二人，內宮總管正副二人，內外管事各三人，鷹虎二隊隊長各一人，黑衣武士約莫百人。」

黃九峯道：「這座巫山行宮，竟有如此龐大的勢力？其中必然有一些是江湖知名的人物了。」

蘇昌業道：「這個在下就無從知道了，因爲除了主人召見，我們彼此之間決不以眞面目相示。」

黃九峯道：「原來如此，蘇兄可知道最近有人設成圈套嫁禍於十三把刀，可是那幻影龍神的傑作？」

蘇昌業道：「在下雖是內宮武士之首，却無權參與任何機密，大俠所說之事，在下毫無所知。」

皇甫菁菁道：「蘇朋友，此地可關有囚犯？」

蘇昌業道：「有。」

皇甫菁菁道：「蘇朋友能不能帶我們去瞧瞧？」

蘇昌業面有難色道：「兩位夜闖行宮，原是來救人的？」

皇甫菁菁道：「不，我只是想到此地所囚之人，說不定與我們有關。」

黃九峯道：「四妹是懷疑他們將人擄來此地，再佈成一個兇舟陷害我們？」

皇甫菁菁說道：「大哥認爲，無此可能？」

黃九峯道：「不，太可能了。」

皇甫菁菁道：「那麼就請蘇朋友帮個忙，告訴我們四人之處的所在。」

蘇昌業道：「四人之處在內宮，須要通過很多巡邏武士及一處重要的關卡，能够安全到達的機會，只怕十分渺茫。」

皇甫菁菁道：「此地不是內宮？」

蘇昌業道：「不是，此地叫安樂窩，是專供行宮武士尋樂之處。」

皇甫菁菁嫣靨一紅道：「你能不能將這位姑娘帶往內宮？」

蘇昌業道：「不行。」

黃九峯道：「我們如是都改着武士的裝扮，也不能前往內宮麼？」

蘇昌業道：「這個倒是可以，不過如非萬般無奈，希望兩位不要輕身涉險。」

皇甫菁菁道：「咱們被人嫁禍，正揹着刀傷六命的罪名，如能找出洗脫罪嫌的證據，冒點險也是值得的，大哥，你看如何？」

黃九峯道：「今後咱們將是官府緝捕的對象，就是排教也將不放過咱們，冒險找反證的確值得。」

蘇昌業道：「好吧，兩位既是如此決定，在下只好捨命奉陪了，不過……」

黃九峯道：「蘇兄還有什麼高見？」

蘇昌業道：「在下必須去找兩套武士服裝，兩位如果相信得過……」

皇甫菁菁玉手一揚，向蘇昌業遙遙拍出兩掌道：「咱們相信你，希望你快去快回。」

蘇昌業縮在被單中着上衣衫，然後躍下床榻抱拳一揖道：「在下已洗心革面，決定重新做人，縱然身遭百死，也不會絲毫反悔，兩位請稍待，在下去去就來。」

黃九峯說道：「咱們信得過你，蘇兄請。」

待蘇昌業出房，皇甫菁菁忽然拍開蔡芸兒的穴道，柳眉一挑，冷冷道：「妳叫蔡芸兒？」

那女子說道：「是的，賤妾正是蔡芸兒。」

皇甫菁菁道：「妳的生命現在握在咱們的手中，妳可明白？」

蔡芸兒道：「賤妾十分明白。」

皇甫菁菁道：「那妳就得聽咱們的，知道麼？」

蔡芸兒道：「我知道，可是兩位禍在臨頭都絲毫不知！」

皇甫菁菁道：「此話怎講？」

蔡芸兒道：「那位蘇頭兒呢？兩位殺了他了？」

皇甫菁菁道：「沒有。」

蔡芸兒道：「那麼兩位是放虎歸山了，只怕他對兩位沒有如此艮善的心腸！」

皇甫菁菁道：「妳想挑撥咱們？」

蔡芸兒一面穿着衣衫，一面嘆息一聲道：「此事立刻就見分曉，不過到時候兩位再後悔只怕已來不及了！」

黃九峯見蔡芸兒語出驚人，不由扭頭

向她打量一眼。

這個女人約莫二十上下，論姿色只算得中上之選，但她那烟視媚行的神態，却、有幾分迷人。

她似乎從不放過勾引男人的機會，黃九峯雖是匆匆一瞥，她依然投過來一記蕩笑。

皇甫菁菁瞧得大爲氣惱，恨不得揚手給她一記耳光，恰此時，一陣雜亂的脚步之聲忽然傳入耳鼓。

蔡芸兒面色一正道：「聽到了吧，兩位，無論你們功力多高，但也雙拳難敵四手，要不要我救救你們？」

黃九峯道：「姑娘如何救咱們？」

蔡芸兒伸手向壁間一按，立即現出一道暗門。

她瞅着黃九峯微微一笑道：「拚，兩位可以換回本錢，但最後還是一條死路，躲，可能逃過一刼，也可能連本錢都找不回來，要怎樣兩位可以自由選擇。」

像蔡芸兒這等烟視媚行，滿身邪氣的女人，她的話怎能相信？

如果那道暗門又是一個陷阱，他們豈不是自投羅網，任人宰割？

但，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已無選擇的餘地。

縱然如此，十三把刀是不在乎這些的，要死麼，也該盡力一拚死得有聲有色。

因此，皇甫菁菁道：「大哥，你看如何？」

黃九峯道：「我信得過蔡姑娘，咱們進去。」

皇甫菁菁不明白黃九峯那一點信得過蔡芸兒，自是難免神色一怔。

只是她還是遵從了大哥的決定，隨着黃九峯進入暗門。

他們進入之後，暗門立即關閉，門外的聲音也及時傳入耳鼓。

「啊，蔡芸兒，誰替妳解開穴道的，他們人呢？」

「除了他們兩位，還有誰會替我解穴，他們不是去找你了麼，你怎麼倒問起我來了？」

「他們去找我？這是多久的事？」

「跟你蘇頭兒只不過前後脚，你一走，他們也就跟着出去。」

「有這等事？我怎麼沒有發現？」

「安樂窩迴廊百轉，大厦千間，他們初來此地，很容易迷失方位，蘇頭兒不妨去找找看。」

「對，咱們走。」

片刻之後，暗門呀然而開，蔡芸兒悄聲呼叫道：「危機已過，兩位出來吧。」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走出夾牆，向蔡芸兒抱拳一拱道：「多謝姑娘。」

蔡芸兒道：「謝倒不必，我不過爲自己打算而已。」

黃九峯道：「姑娘爲自己打算？」

蔡芸兒道：「不錯，我救了兩位，難道兩位就不該投桃報李，也帮我一帮？」

黃九峯道：「咱們願意帮助姑娘，只不知妳要咱們做些什麼？」

蔡芸兒眼圈一紅道：「殺夫毁家之仇，我與他們不共戴天！」

黃九峯道：「姑娘是……」

蔡芸兒道：「先夫是四川唐門二公子唐軒，咱們三月前偶遊巫山，先夫竟遭到他們的暗算……」

黃九峯愕然道：「原來是唐夫人，失敬。」

蔡芸兒一嘆，說道：「先夫被殺，我本該以身相殉，但如此一來，咱們夫婦的死，就永遠會不爲人知，報仇自然更無指望了。」

黃九峯道：「唐夫人說的是，不過，妳現在如此糟撻自己，如何能够報仇雪恨呢？」

蔡芸兒道：「我的確是在糟撻自己，不過近三月來，被我下了慢性劇毒的已有十餘人之多。」

黃九峯道：「那麼唐夫人大仇已報，還需咱們作什麼？」

蔡芸兒道：「幻影龍神才是殺我丈夫的主兇，可是此人從不涉足安樂窩，我對他實在無可奈何！」

黃九峯道：「原來如此，唐夫人要咱們怎麼作？」

蔡芸兒道：「巫山行宮高手如雲，兩位進來之時，幸未被發現，但要全身而退，只怕難如登天！」

皇甫菁菁道：「妳就不必拐彎抹角了，要咱們怎樣不如乾脆說出來吧。」

蔡芸兒道：「我想請兩位冒充鷹虎二隊的隊長！」

皇甫菁菁道：「這個不太容易吧，不僅身材容貌不同，女扮男裝也容易露出破綻，而且，咱們怎樣才能冒充！」

蔡芸兒道：「鷹虎二隊的隊長，與兩位的身材十分相似，只要細心改扮一下，絕對不會發生問題，至於……」

至於怎樣，她似乎難於啓齒，說到此處就倏的停了下來。

皇甫菁菁道：「唐夫人！咱們現在是同仇敵愾，風雨同舟，該說的就說，不必顧慮什麼。」

蔡芸兒面色一紅，囁嚅半晌，道：「鷹虎二隊隊長，也是我這裏的常客……」

皇甫菁菁道：「我明白了，可是，如果他們十天半月不來，咱們如何能在妳這兒耽待下去？」

蔡芸兒道：「他們應該明天來，一個上午，一個下午。」

皇甫菁菁扭頭對黃九峯道：「大哥！你看怎樣？」

黃九峯道：「咱們等一天倒無不可，只是這其中還有許多問題。」

蔡芸兒道：「還有什麼問題？大俠請明示。」

黃九峯道：「唐夫人的目的是想除掉幻影龍神替尊夫報仇，妳要咱們代妳出手那也沒有問題，祇不過那鷹虎二隊長是否當眞明天前來？而且咱們尚有急事待辦，如果冒充他們之後，仍不能即時接近幻影龍神，咱們必然無法等待下去，那麼冒充之事，豈不是多此一舉！」

蔡芸兒道：「這個……」

黃九峯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唐夫人何不先跟咱們出去？」

蔡芸兒道：「巫山行宮不亞於龍潭虎穴，如果能出去，賤妾早已出去了。」

黃九峯道：「四川唐門名滿江湖，用毒之能天下無雙，夫人出自唐門，爲何如

此怕事？」

蔡芸兒幽幽一嘆道：「賤妾被擒之時，所用的毒藥及暗器全被搜去，只剩下一種慢性毒藥，但却緩不濟急。」

黃九峯道：「原來如此，不過……」

他忽然面色一變道：「有人來了，唐夫人，咱們要不要再進夾牆去？」

皇甫菁菁道：「來人只有一個，咱們先避到布幔之後再說。」

黃九峯道：「好。」

他們剛剛避進布幔後，來人已推門而入。

此人身着銀衫，臉蒙黑帕，必然是一個武士。

蔡芸兒一怔道：「你是誰？」

銀衣武士道：「外宮武士呂揚威，嘿嘿，就是在下。」

蔡芸兒道：「你來做什麼？」

呂揚威道：「尋樂子，妳不是安樂窩的窰姐兒麼？」

蔡芸兒冷冷道：「不錯，我是安樂窩的窰姐兒，不過窰姐兒也有個分別，對一般武士這兒恕不招待。」

呂揚威哈哈一笑道：「這個我知道，可是今日有點特別，說不得只好委屈妳一下了。」

蔡芸兒道：「今日有點特別，此話怎講？」

呂揚威道：「今日的巫山行宮，就只有咱姓呂的最大，妳說是不是特別？」

蔡芸兒道：「你最大，那……」

呂揚威道：「告訴妳吧，行宮內外總管已經領着鷹虎二隊連夜出川去了，這兒……嘿嘿，由在下全權負責，妳這位安樂窩的大美人兒，自然應該由本大爺來享受一下。」

蔡芸兒愕然道：「竟有這等事？我不信。」

呂揚威道：「這個簡單，待咱們親熱一下之後，大爺帶妳出去瞧瞧。」

蔡芸兒道：「不。」

呂揚威道：「不？窰姐兒敢對嫖客說不，這倒是一樁稀罕事兒，只是，嘿嘿，這可由妳不得。」

黃九峯掀開布幔走了出來道：「朋友，窰姐兒也是人，她應該有她自己的意願，何況唐夫人原非出於自願，你如此輕薄，豈不有點過份！」

呂揚威面色一變道：「你是誰？」

黃九峯道：「我麼，勾魂使者，朋友惡貫已滿，是遭報的時候了。」

右臂倏的一伸，嗤的一指點出。

呂揚威雖然只是巫山行宮的一個武士，他能够担負留守的重任，功力決不會太弱。

但黃九峯指出帶風，强如勁矢，無論指力中在何處，呂揚威都無法承受。

因此，他一閃身錯開三尺，抖手一掌，猛擊黃九峯的胸膛。

黃九峯這是第一次與人交手，但他氣度雍容，沉穩如山，直待呂揚威的手掌沾到他的胸衣，他依然面色不變。

呂揚威心中一喜，他認爲一掌必然萬無一失，因而陡然大吼一聲，將勁力加到十足，以全身功力放足猛吐。

然而他那聲大吼竟然走了樣，吼聲忽然一變，變作狂嚎起來了。

敢情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的手腕不知怎麼竟送到黃九峯的手中，此時他感到腕上如同加了一道鐵箍，不僅全身勁力盡失，而且骨痛欲裂，他那能不痛嚎失聲！

黃九峯左手運指如飛，連點呂揚威三處穴道，然後鬆開了他的手腕道：「現在，就看你的了，想死想活，只在你一念之間。」

呂揚威哼了一聲道：「閣下的胆量不小，你知道這是什麼所在？」

黃九峯道：「魏閹的巫山行宮，不錯吧？」

呂揚威愕然道：「你敢稱九千歲爲魏閹？難道你當眞不想活了！」

黃九峯冷冷道：「魏閹欺君罔上，大逆不道，朋友爲虎作倀，幹的壞事必然也不會太少，所以不想活的並不是我。」

皇甫菁菁插咀道：「不要跟他浪費唇舌了，大哥，此人留他無用，不如打發他算了。」

呂揚威心頭一懍，但仍虛聲恫嚇道：「行宮之內機關遍佈，高手如雲，殺了我你們也休想活着出去。」

皇甫菁菁撇撇嘴道：「機關遍佈，高手如雲的巫山行宮，咱們還不是說來就來，現在你們的賊黨已經傾巢而出，還有誰能够奈何咱們？動手吧，大哥，別再聽他嘵舌了。」

呂揚威見恫嚇無效，不由一嘆道：「兩位必然是名滿江湖的俠義道了，爲什麼要跟在下這等小人物過不去？」

黃九峯道：「咱們不想跟你過不去，不過你必需聽咱們的。」

呂揚威道：「你們要怎樣？」

黃九峯道：「很簡單，咱們問什麼你說什麼，咱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呂揚威道：「這個……」

黃九峯道：「你不願？好吧，我相信這巫山行宮之內比你聰明的一定很多，你既是執迷不悟，在下就成全你吧。」

嗆的一聲龍吟，他抽出了獨步天下的玉帶寶刀，精芒一閃，向呂揚威的脖子橫掃過去。

其實對付像呂揚威這脚色，何須使用獨門兵刄，他所以這樣，無非嚇唬而已。

他這一手還眞個靈驗無比，不待刀鋒臨頭，呂揚威已嚇得大叫起來。

「不要殺我，隨便什麼事，我都依從你。」

「這話可是你說的。」

「是，是，但求大俠饒命。」

「好吧，你說，行宮的首腦，是什麼人？」

「在下只知道他叫幻影龍神，連他是什麼長像都毫無所知。」

「行宮的賊人傾巢而出，他們去做什麼？」

「聽說是去北方，確實的地點及任務，除了內外總管無人知道。」

「哦，現在行宮內還有多少人？」

「武士十人連在下在內，男女僕人四十二個，安樂窩的女人三十七個。」

「有沒有被囚禁的人？」

「有。」

「這座巫山行宮，目前當眞由你負責

麼？」

「是的。」

「那另外九名武士，都要接受你的指揮了。」

「是的。」

「好，你去招呼他們一個一個進到這兒來。」

黃九峯拍開了呂揚威的穴道，却另外點了他兩指，呂揚威連打兩個寒噤，也連續抽搐兩次。

他面色一變道：「你……這是……」

黃九峯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咱們已經上過一次當了，不得不防着點兒，其實只要你誠心跟咱們合作，一出行宮，我立即替你解開穴道。」

呂揚威道：「如果我不合作呢？」

黃九峯道：「你適才不是抽搐過了麼？那麼以後每日子午二時，你就會抽搐一陣，祇不過抽搐的程度會日日加深，直到你變做一隻落湯蝦公爲止。」

呂揚威身形一震，因爲他明白落湯蝦公的形狀。

全身血紅，頭尾相接，人體如若變成一隻蝦公，豈不比死了還要難過？

他不敢再說甚麼，一幌身，便奪門而出。

他果然不敢耍什麼花招，那九名武士自然一起落入黃九峯的掌握。

這樣並不能使黃九峯滿足，他的目的是要瞧看被囚禁的囚犯。

如果那兇舟之上當眞有六名被害者，如果那六人還活着，最大可能是關在巫山行宮之內。

或者根本沒有這麼回事，即使有，那六人也可能已遭殺害。

不管怎樣，他們必須查個明白，如若能够找出那六名被害者，十三把刀不僅可以洗刷兇嫌，還可以向排教作個交待。

但查看的結果使他們十分失望，因爲所有囚犯，都是巫山行宮有過失的部屬。

於是，黃九峯徵詢皇甫菁菁的意見道：「四妹，妳看如何處理？」

皇甫菁菁道：「咱們只有一個原則，不能爲江湖留下後患。」

黃九峯道：「四妹說的是，愚兄也有同感。」

他命令行宮武士，搜出宮中的財物，再集中僕人及武士給他們平均分配，然後一把火將這座藏汚納垢的行宮，燒得片瓦不存。

最後他毀掉十名武士的功力，將巫山行宮之人一律遣散，要他們放下屠刀，重新作一個有用之人。

當這般人分頭四散之際，蔡芸兒却不願再返唐門，她向黃九峯檢袵一禮道：「賤妾無顏返回唐門，懇求少俠收留，賤妾當感恩不盡。」

黃九峯愕然道：「不，唐夫人，咱們不能收留妳。」

蔡芸兒道：「少俠是輕視賤妾了，唉，一個弱女子陷身虎狼之窟，除了拚却一死，如何能够保得清白之身？何況賤妾夫仇未報，怎能輕言一死！」

黃九峯道：「妳誤會了，唐夫人，在下是說咱們被人陷害，正揹着刼財殺人的黑鍋，妳跟着咱們會連累妳的。」

蔡芸兒道：「賤妾遭遇之慘，無人可以比擬，再揹上一口黑鍋又算得什麼。」

皇甫菁菁淡淡道：「咱們正有緊要之事待辦，帶着妳的確不便。」

蔡芸兒道：「賤妾的武功雖是不濟，多少總能替兩位帮上一點小忙，再說唐門毒技傳媳不傳女，只要配備齊全，也許還能派上一點用場。」

這話不錯，唐門毒技，天下無雙，十三把刀如能收留這麼一個使毒高手，豈不是如虎添翼！

問題是皇甫菁菁瞧不慣她烟視媚行的神態，如若將她放在黃九峯的身邊，菁菁姑娘說甚麼也放心不下。

蔡芸兒見皇甫菁菁沉吟不語，遂再度懇求道：「姑娘，如果妳能收留賤妾，爲婢爲僕決無怨言。」

皇甫菁菁說道：「妳當眞要跟隨着咱們？」

蔡芸兒道：「但求姑娘收留。」

皇甫菁菁道：「作婢女妳也願意？」

蔡芸兒道：「心甘情願。」

皇甫菁菁道：「好吧，不過我有一點規定，妳必須絕對遵守。」

蔡芸兒道：「姑娘請吩咐。」

皇甫菁菁道：「今後妳要潔身自愛，不得再攪男女之事。」

蔡兒芸道：「小婢遵命。」

皇甫菁菁瞧了一下天色道：「巫山賊人傾巢北上，可能與五弟十弟有關，咱們得速回漢口與二哥他們共商對策。」

黃九峯道：「四妹說的是。」

他們在江邊僱了一艘輕舟，順流而下，直趕漢口，在一個傍晚時分，他們終於平安的到達。

潛龍莊座落在漢口的黃陂街，是十三把刀惟一公開對外接觸的所在，本莊一切事務，由岳繼姚全權負責。

岳繼姚手腕靈活，長袖善舞，由他主持潛龍莊，倒是再也適當不過。

他將黃九峯等接進內廳之後，立即擺上一桌酒席，然後舉起面前的酒杯道：「小弟日夜盼望大哥四姐，總算讓小弟盼到了，現在小弟先敬兩位一杯。」

黃九峯喝了一口酒道：「自己兄弟嘛，八弟不必多禮，二弟他們呢？」

岳繼姚道：「五哥十弟由京師來信，說左四公子已逃出京師……」

皇甫菁菁道：「左四公子逃到那兒去了？」

岳繼姚道：「由跡向顯示，可能逃往天津。」

皇甫菁菁道：「什麼跡向？」

岳繼姚道：「東廠高手，江湖黑白兩道的人物全向天津一帶集中。」

皇甫菁菁道：「二哥他們爲恐五弟十弟人手不足，所以全都趕往天津去了？」

岳繼姚道：「是的，二哥叫小弟稟告大哥，此時天津一帶風雲際會，請大哥即速前往主持大計。」

黃九峯問道：「二弟他們，在何處落脚？」

岳繼姚道：「二哥必會留下暗號，大哥只要一到天津，就可找到他們的落脚之處。」

皇甫菁菁道：「咱們十三把刀的暗號

就是一柄刀，刀尖指示方位，刀柄上的數字說明是那位兄弟姐妹所留。」

黃九峯道：「一柄刀？如果別人也畫一柄刀那該如何分辨？」

皇甫菁菁道：「咱們也防着此點，所以另有兩項安排，第一，咱們所留的暗號，有一定的位置，第二，繪刀穗的手法特殊，別人不易仿效。」

黃九峯道：「原來如此，那我也應該學學繪刀穗的特殊手法了。」

皇甫菁菁道：「其實也很簡單，大哥請瞧。」

她以杯中酒繪出一柄小刀，並解釋刀穗的繪法，黃九峯智慧極高，自然一點就透。

飯後，岳繼姚將黃九峯請到密室，觀看潛龍莊歷年做生意的記錄和賬簿。

黃九峯這才知道，潛龍莊是接受委託，專辦人間疑難之事。

瞧罷記錄，黃九峯感慨的一嘆道：「這些年來咱們兄弟出生入死，成就倒是無比的輝煌。」

岳繼姚道：「咱們雖然接受委託，計酬收費，但所行所為，決不違背法理與江湖道義。」

黃九峯道：「此次援救左四公子也有人委託麼？」

岳繼姚道：「有，浙江巡按左光先，以千兩黃金委託咱們援救他的侄兒。」

黃九峯道：「千兩黃金是一筆可觀的財富，這項任務却也艱巨無比！」

岳繼姚道：「是的，魏閹權傾朝野，在江湖上也有極大的潛力，此次咱們揹上刦財殺人的黑鍋，必然就是魏閹傑作。」

黃九峯道：「如若他以官方勢力阻止咱們插手，今後咱們應該如何對付？」

岳繼姚道：「對江湖門派，官府多少有點顧慮，他們來過潛龍莊，但以證據不足被小弟擋了回去，不過這是一個雙管齊下的毒計，對排教，咱們還得多費一點唇舌。」

黃九峯道：「這件事偏勞八弟了。」

岳繼姚道：「大哥放心，小弟已由四姐手中取來紅旗令，當即與排教進行交涉，大哥準備何日北上？」

黃九峯道：「事不宜遲，我想明天就與四妹帶着芸兒北上，哦，八弟，芸兒需要添置什麼，你替她準備一下。」

岳繼姚道：「是。」

× × ×

賭，與生俱來。

賭，是人類的天性。

兒童踢毽子，打彈珠是賭。

成人推牌九，擲骰子也是賭。

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之中，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個人都在賭。

賭財，賭氣，賭運，賭命，不分時地，無論老幼，賭，幾乎是人類全部生活。

甚至物競天演，優勝劣敗，也脫離不了賭的範圍。

這是賭徒的理論。

賭徒就靠這套理論而繁衍下去。

× × ×

絕技奇招

雙龍出海易學難精

小雲

關於武術方面，各門派有許多絕招，一定是本門的武功根底做好之後，有名師指點，練習多時，然後能够施展出來，否則，只是懂得某一種手法，虛有其表，打出去的時候，部位不準，或者缺乏一股强勁，就算打中對方的身體，仍是沒用，那就大失原意了，故此，有許多招式是要認眞研究清楚，下過一番苦功，然後能够實用的，雙龍出海就是這一類的招式，我試抓住它跟讀者談談。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雙龍出海只是左右兩手平伸，向前打出去，有些拳術還要在這樣打出之際，加上了弓式，或者由四平大馬變成弓式，然後打出，這一招似乎很有勁，却又好像太過呆板，究竟有沒有特殊的效果呢？喜歡研究武功的人，不妨在這一招打出之前以及打出之後更為深入的研究它。

雙龍出海之所以有勁，就因為兩手齊出，好像推開一扇門似的，發力特別猛烈，練習過雙推掌的人更加有勁，猝然發招，對方不易抵擋，不過，這種招式是不能够胡亂打出去的，如果給對方看準了你的拳派，知道你雙肩一動，兩隻手掌即時打出來，預先防範，那就很難發揮它的威力了，故此，在施展雙龍出海之前，應該有些準備的工作，換句話說，它由另外一種招式變化出來，並非見面就把它打出。

如果雙龍出海給對方窺破迎戰，有一招是非常够份量的，連消帶打，剛剛克制了它，破雙龍出海的一招叫做雙劈掌，把左右兩手的手掌合在一起，有如童子拜佛，向當中一穿，跟住雙龍出海這兩隻手挑開，然後順勢往對方頸上劈下去，如果挑得準，劈得有勁，雙掌齊下，打在頸動脈上面，受擊之人立刻暈倒，故此，雙龍出海打出去之前，最低限度要預防對方施展雙劈掌。

防患於未然，打出雙龍出海這一招之前，不妨用出交加手向對方的中上門發招，先行使他的視綫迷亂，然後化為雙龍出海，由於交加手是兩手相交，忽起忽落，對方很難估計你施展交加手之後作何種變化，故此難以預防，再者，交加手照計是守的一種招式，並非主攻，更加難看得清楚你這一招如何施展，因此之故，你打出交加手之後，就化為雙龍出海，他必然無法施展雙劈掌去破你的另外一招，為甚麼呢？因為你的交加手擺在前面，那時他沒法用童子拜佛或者雙劈掌加以抵抗，到了你的交加手變成雙龍出海之際，他再施展童子拜佛，已經太遲，故此，從武林的攻守方面看來，先打交加手，後打雙龍出海比較合算。

說到雙龍出海下邊的馬步，一般而論，只是踏着弓箭步，其實這種步法不必如此呆板，應該標馬上前，所謂弓箭步，暗示着它屬於標馬，重心放在右脚，左脚不過給右脚帶着走，由於兩人相隔五六尺遠，你突然標馬上前，他可能弄到手忙脚亂，再又因為標馬的時候氣力加倍，雙手打出，又再加倍，故此，這種馬步對雙龍出海大有幫助。

如上所述，雙龍出海應該標馬上前，先用交加手遮住對方的一雙眼，然後化為雙龍出擊，脚快手快，那就不會因為太過呆板，使敵人乘虛而入，至於雙龍出海的兩隻手，是否眞正想推倒對方呢？抑或另有其他變化呢？那就要視乎本人對武功的深淺而定。雙龍出海是有變化的，第一種變化就是使勁推倒對方，雖然掃對方，雖然標馬上前，雙手向前一推，可是，對方的體型如果比較高大，單憑兩手向前推擊，未必能够使他跌下來，仍要加上一條腿，換句話說，上邊推，下邊撥，然後有更大的力量發出，他實在沒法站得穩。

如果採用這種姿勢，那就不止是標馬發掌那麼簡單，還要在發掌之際用右脚或左脚放在對方所站的任何一脚之後，這才有辦法使他倒卜來。

莫家的拳脚很重視脚法，其中有一種脚法就是如此，下邊有一條腿施展「入馬」的方式，伸入對方馬步之內，然後上邊用掌去推，上推下撥，對方就難以站穩，這是南派貼身推撞的一招，不妨一知。

洪拳的雙推掌以硬橋硬馬取勝，雙掌齊出，向對方當胸打出，並非用脚勾撥，而是靠雙掌之力撞擊對方中部，練習過洪拳的人，拳脚很硬，雙掌打中胸部，便會受傷，這種招式就不靠脚法帮助。

日本的空手道亦有雙推掌，但却有些變化，那雙手並非向前直推，希望推跌對方，也不是靠兩個掌心去壓對方的胸部，而是把兩隻手掌忽然改變一卜，分別向對方的左右腰脇劈卜來，換句話說，雙推掌只是雙劈掌的前奏曲，實際上靠劈，不是靠推。

人體在左右腰脇之間，即是最低的一條肋骨附近，就是氣門，該處給人用劈掌打下去，打得準確，立刻發生劇痛，呼吸困難，臉色蒼白，搖搖欲倒，空手道十分重視這個地方，不打則已，一經發招，必是左右兩手一齊劈下去的，有時用掌劈，有時用拳劈，如果更為貼身用左右兩邊前臂的骨頭劈下，那就更加犀利。

如上所述，可見雙龍出海或雙推掌，是貼身作戰的一招，打算鬥到盡然後發招出擊，大致來說，想用一隻手去擋開對方直衝過來的兩隻手，實在不容易，故此，北方的拳術多數使用交加手去破雙龍出海，因為兩手向上乂起來，然後反手壓下，再劈對方的頸子，那種戰術是很自然的，普通人也能够施展出來，這一種手法傳到南方來，就變成童子禮佛，或者童子拜觀音，雖然是交加手，却非用拳，而是用掌，更妙的是左右兩掌合在一起有如拜佛。

童子拜佛或者童子拜觀音的手法，跟交加手微有不同，原因是交加手由於兩手相交，中間有空位，對方如果看得準的話，只用一隻手抓住你的左右手相交的中間，另一手向你出擊，你就很難騰空躲閃或者截擊，童子拜觀音的手法就不同了，由於兩掌合在一起，十指朝天，掌心緊貼，對方無法用一隻手壓制你的一雙手，要是從武林中的攻守之際加以檢討，不妨說童子拜觀音的手法比較交加手更加實用。

除此之外，還要談及這一點，交加手是沉低馬步，準備反手出擊的，雙手挑開對方的雙龍出海，反手壓倒對方的兩隻手，然後劈向對方的頸部，南方的童子拜觀音頗有分別，它只用雙手往上一挑，拆了對方雙掌齊出的一招，那就算數，並非反掌出擊，而是下邊起脚橫掃，換句話說，手擋脚踢，倘若一雙脚苦練多年，能够只用一條腿支持自己的體重，另一條腿出擊，仍有份量，那就施展童子拜觀音這一招，比較交加手更加有勁。

再者，上邊擋住對方的雙手，下邊用脚橫掃，由於上邊糾纏在一起，對方無法騰空一雙手去擋格你踢出去的脚，十居其九是會踢中的，再又因為兩人已經貼身作戰，這一脚就算無法踢中對方的腰間，只是踢中對方的腿彎，也很有用，因為前鋒馬的[illegible]被擊，沒法站穩，自然會跪下來，他的軀體搖曳，甚至倒下，當然是打輸了，因為你的一雙手可以乘機出擊。

大致來說，雙龍出海屬於「師傅拳」，只是練習武功多年的師傅然後有資格打出，否則，往往受制於人。何以大師傅能够打出而不受制於人呢？就因為他在施展這一招之前，先有許多變化，而且施展它之後，亦有其他變化，正是「變化多端」，雙龍出海，很易打得呆板，缺少變化，故此受制於人，否則，懂得變化的話，手上有勁，確是可以憑空一個雙推掌，就把敵人整個打飛六七尺然後跌下來，故此，有資格的師傅常施展這一招，表示他的拳風和臂力，至於徒弟就不宜施展同樣的一招。馬步結實的人，給對方雙推掌迎面打出，就算打中，未必整個飛開，何況他還可以稍為閃避多少，不一定正面受擊呢？因此之故，施展雙龍出海之前，先要看清楚敵人的下盤是否結實，如果你認為對方的馬步落地生根，切勿施展這一招。

另一方面，橋手的勁度也是很有研究的，如果左右兩臂並非堅如鐵石，施展雙龍出海，也不適宜。

蓋神是一個賭徒，在天津，蓋賭神婦孺皆知，是一個人人稱道的硬漢子。

賭徒是硬漢，而且人人稱道，婦孺皆知，此人的賭品必然十分良好，可能還是一個任俠好義的人物。

蓋神的確急公好義，為朋友兩脅插刀決不會皺一下眉頭。

祇不過他的賭品恰得其反，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賭是碰運氣，任何一個高明的賭徒也不能担保終身不敗。

要不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詐賭。

本來嘛，十賭九詐，只有詐賭才能保證必勝。

蓋神說得好，「詐」是智慧，以智慧求取勝利，並沒有什麼不對。

因此，蓋神逢賭必贏，幾十年來，他從來沒有敗過。

在蓋神六十花甲的壽辰那天，他收了山，金盆洗手，由賭場中退隱下來。

不過他的賭業仍然飛黃騰達，只是主持者換了他的女婿方仲達而已。

方仲達年約三旬，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

强將手下無弱兵，對賭道他自是學有專精，但他不願詐賭，不想必勝，無論輸贏，都要使對手心服口服。

因此，方仲達名滿津沽，比他的丈人更為出色。

他改進了賭的方式，擴大了賭的範圍，將賭分為文武兩途，以迎合多數人的喜愛。文賭分為吟詩，聯句，拆字，猜謎，辯論五部。

（未完）



新穎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情人劍（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上官紅抱仁恕之心，不惜卑恭，爲惡名昭彰的鐵鉢和尚洗濯雙脚，終使兇僧心生慚疚，和盤托出他此行是受衞天風驅使，現對上官紅的浩瀚胸襟，令他愧悔而去，但不旋踵又折返回來，說因誓約所束，非與司馬青決一死戰不可，司馬青首拒應戰，繼而責以正義，鐵鉢和尚又含羞要走，這時，司馬青却反而向他挑戰，約在一個時辰後在荒祠拚搏，同時司馬青並將這一消息傳佈出去，上官紅對於司馬青挑戰鐵鉢和尚，心中很是憂怕，迭向司馬青詢問對此戰有幾分把握，司馬青反問如我回答是毫無把握呢——

警言振昏聵　諕語化干戈

上官紅道：「如果這一戰是無可避免，有把握要去，沒把握也要去，我就不會問了，因爲我認爲這一戰並非必要，才要問問清楚！」

「怎見得這一戰是並非必要呢？」

「鐵鉢和尚在別人心目中是兇僧，但你我知道他並非如此，他只是受了衞天風的逼迫而已……」

「是的，大丈夫有所必爲，也有所不爲，他就是這一點沒有弄清楚，我要他把這一點想想明白！」

「這個理由你已經說過了，但是我覺得不够充份，鐵鉢和尚既是本人尚有是非之心，再壞也壞不到那兒去，爲了點化他這個人，你不值得冒這個險，因爲你此刻一身所寄，還承擔着天卜的安危。」

司馬青說道：「紅紅，妳把我看得太重了，正如鐵鉢和尚把他自己看得太重一樣！」

「不！青哥，衞天風陰謀奪霸武林，掀起一天血雨腥風，很多人都屈於其威勢，敢於站出來跟他公然作對的，只有你一個人！這不是我看重你，別的人都是如此看！」

「我倒不如此想，事情總是會有人做的，如果殺死我就沒人敢反抗衞天風了，我就活不到今天了，以衞天風現有的實力，集中對付我並非難事，他沒有這麼做，是因爲看準了妳我的力量還威脅不了他的霸業，而且在情理上妳我有正大光明對付他的理由，所以他才容忍一二；但他眞正顧忌的不是妳我，而是一些眞正握有實力的人！」

「他既然不重視我們，爲什麼又要弄出個鐵鉢和尚來殺你呢？」

「因爲鐵鉢和尚並不是他的黨羽，只是受了他的挾制而已，而且他知道鐵鉢和尚並不想殺我，也殺不了我，所以才來上

這一手，主要是想鐵鉢和尚死在我手裏，好利用十大天魔出面爲助！」

「那你爲什麼還要上他的當呢？」

司馬青笑笑道：「有一個特殊的理由，我現在無法告訴妳，等我鬥過鐵鉢和尚後，妳就知道了！妳放心好了，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而且，衞天風會後悔他安排卜的這個圈套，最後套進去的一定是他自己！」

上官紅望着司馬青道：「青哥，你好像身上帶着很多秘密，我們雖已結爲夫婦，但是我一點都不了解你！」

司馬青淡然地道：「那是難怪的，我們雖然很早就被人們安成一對了，可是我們眞正在一起的時間還是太短，不可能一卜就完全了解的，不過我的一切並不想瞞妳，只是希望妳一步步地從事實上去了解，才容易接受一點！」

上官紅嘆了口氣，看看兩邊東方如玉與哈元甲的桌上，那兩個人仍是望着她，充滿了火熱的眼光，心中忽地一動，含笑向司馬青道：「青哥，我去向他們兩邊打個招呼，你不會反對吧！」

司馬青道：「那當然不會，可是我希望妳稍微克制一卜自己的性子，不要給人太難堪，那兩方面都是一方之雄，無故地開罪他們，把他們逼向衞天風那兒去，實在是得不償失！」

上官紅笑道：「不會的，我現在是司馬青的妻子，不是武林盟主的女兒了，行事也不會像以前那麼暴躁了！你的朋友能摸清他們的底子，衞天風的人也一定知道他們的身份了，故意不加揭穿，目的也是想在設法拉攏他們，我去拉攏他們一卜，使他們的立場表明，也好杜絕衞天風對他們的籠絡之途！」

「妳假如以司馬青的妻子身份拉攏他們，恐怕效果會適得其反，妳看他們的眼中對妳充滿了思慕之情……」

上官紅笑了一笑：「那倒不盡然，情勢之運用，存乎一心，不管他們心裏存着什麼邪念頭，但我會叫他們明白地站出來的！」

說着移步走向左邊的桌上，那正是飛雲少島主東方如玉的座位，他看見上官紅過來，似乎頗爲不安，低卜了頭，但是上官紅却不肯放過他，淺淺一躬笑道：「東方兄，別來無恙！」

東方如玉很尷尬，訥訥地道：「姑……姑娘，妳認錯了人！」

上官紅笑道：「飛雲島的東方如玉少島主，小妹怎麼會認錯呢，我知道東方兄故掩形跡，是爲了怕引起一些人的誤會，但是我覺得這大可不必，天風堡的勢力雖大，未必就能優過飛雲島去，東方兄如此謹愼，不是太長衞天風的氣勢了嗎？」

東方如玉更爲窘迫，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上官紅一臉笑容道：「東方兄！前蒙錯愛，小妹因爲先父已與外子司馬青締婚了，乃憾以婉却，但小妹對飛雲島的盛情以及東方兄的人品才華，仍是十分欽敬的，現在看起來，倒是令小妹十分失望了，如果東方兄是眞的怕衞天風不敢承認，小妹也就承認看錯了人好了！」語畢轉身走向哈元甲的桌上道：「哈大哥！你我同屬北方武林一脈，再加上先人兩代的之情，小妹有難，我知道你不會坐視的，你果然來了，小妹深感慶幸，北地武林畢竟不是藏頭縮尾之輩！」

哈元甲先是一怔，但是被上官紅的明眸一逼視，毅然地站起來，哈哈大笑道：「上官姑娘的眼睛眞厲害，我換了裝束，原是想悄悄地來給妳帮帮忙的，那知還是被妳認了出來！」

他見到東方如玉被上官紅擠得那種狼狽之狀，心中十分得意，遂也不再掩飾，乾脆坦白地承認了。

上官紅嫣然一笑道：「哈大哥，你我是兩代世交，何必還這麼客氣呢，你就叫我一聲妹子好了，小妹新遭父喪，爲情勢所逼，遵照先父遺囑，與外子司馬青倉促成禮，諸親好友都沒有通知而且也怕給人找麻煩，不敢去向一些舊日故友攀交情，但是哈大哥却不同，我就知道你不會嫌棄我的；也幸虧了大哥捧小妹的場，否則小妹眞要慚愧得無地自容了，青哥，你過來見見哈大哥，證明我沒有看錯人！」

她一面招呼司馬青過來，一面道：「我認出了你們，告訴外子後，就想過來打招呼，可是外子叫我不要造次，說我們正在難中，別人喬裝而已，分明是有所顧忌，不要自討沒趣，我都不相信人情眞的是涼薄如此，偏要過來試一試，哈大哥，你剛才一答應，不知道我心中多麼感激與高興！」

司馬青見上官紅已明白招呼了，只得過來拱手道：「哈兄！你我雖是初會，小弟却久聞盛名，只因爲哈兄掩了形跡，兄弟唯恐哈兄另有要務在身，不敢打擾，但是內子過於任性，還是叫了出來。」

哈元甲這時已爲衆目所注視，一挺胸膛道：「那有什麼關係，兄弟這次就是來給上官姑……妹子助拳來的，我們是兩代交情，何況還是有關北地武林的事，兄弟責無旁貸！」

上官紅連忙道：「謝謝你，哈大哥，近日來小妹已經接觸到很多先父舊日故交，雖然有的已屈於衞天風威勢，反而要打擊小妹的，有的裝作漠不相識，但也有幾位，義薄雲天，挺身相助，使小妹萬分感動！」

司馬青皺眉道：「紅紅，各人有各人的立場，這是不能勉强的！」

上官紅却一莊神色道：「不！青哥，當着哈大哥的面，我要把話說明白，因爲哈大哥是最清楚我家與衞天風恩怨的，說我爹死於衞天風的陷害，我沒有確切的證據，不敢胡說，因爲爹死的時候，我並不在旁邊，但衞天風謀奪我爹武林盟主的地位，却是顯而明見的事，今天我找上衞天風，不是報仇，而是爲了武林道的公義，武林盟主是大家公推的，不是家傳事業，爹死後並沒有把武林盟主的地位傳給我，但是把他武林盟主的未完成的責任傳了給我，武林盟主的責任是維護武林道統，使武林同道和平相處，光大武學，絕不允許任何一個人以武力威脅同道，抹殺正義，

使是非分明，寃者伸，曲者直。其實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是爲了每一個人好，只因爲爹很遺憾，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善盡所責，致使這一股邪惡的勢力坐大，死而未能瞑目，才遺囑要我克盡其志。其實整個事情，與我有什麼好處，擊倒了衞天風，上官家沒有子孫，我已卜嫁外姓，武林盟主再也不會落到我上官家來，我爲的是什麼？我向他們求助只是爲了客氣，說得不好聽一點，這是我在帮他們的忙，結果倒變成我在求他們了，我如果自私一點，放手不管，跟着你到江南去，衞天風不會再去找我們麻煩的，看看到底是誰遭殃倒霉呢！」

誰也沒想到上官紅的言詞會如此犀利，說出來的話針針見血，却又振振有力，酒樓上坐得滿滿的江湖羣衆有的大聲叫好喝采，有的却低下了頭。

司馬青嘆了一聲道：「紅紅，妳能這樣做嗎？」

上官紅目中閃着淚光：「我爹是上官嵩，我是上官嵩的女兒，所以我不能。爹爲了北地武林獻出了一生，最後賠上性命不說，還把責任交給了他唯一的女兒，我獻出了自己不說，還把自己新婚的丈夫，從江南拖來冒險拚命。我沒有別的目的，只是爲了武林正義兩個字，我的犧牲已經够多了，耿耿此心，也對得起天下人。誠心帮助我的，不但我感激，也會得到武林的公評，誰要是認爲帮助我是對我市恩，要提什麼條件，那就是豬狗不如的畜生，比衞天風更可殺！」

這番話則是有所指而發了，哈元甲只是臉上微微一紅，因爲他已經表明了態度與立場，所以只是內疚一下，隨即坦然道：「上官妹子，罵得好，罵得好！」

那邊的飛雲島人却坐不住了，飛雲三衞憤然起立，哈元甲身後的四大金剛却感到大爲光榮，因爲他們的主人沒有丟臉，見狀忙向前移了兩步，只要飛雲三衞有伸手之意，他們就準備接下來。

東方如玉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但是他却揮揮手止住了三鐵衞，然後沉聲道：「伙計算帳！」

聞人傑過去道：「今天這一餐是小號欵待武林朋友，概不收費！」

東方如玉淡淡地道：「我們是生意人，不是江湖好漢，因此不敢接受欵待！」

聞人傑道：「那幾位客官就隨意賞吧，因爲掌櫃的交代過了，帳房上也沒有上帳，更不知道各位用了多少，您照着給好了，那怕是賞一個小錢兒，小號也是多賺了！」

東方如玉冷笑道：「寶號這樣做生意，要多少本錢來賠？」

聞人傑笑笑道：「客官，前兩天有天風堡的人來到小號，已經擺明了話，小號的東家早先的事業比這家店大上千百倍呢，叫天風堡給鬥散了，敝東家還會在乎這點子生計嗎？盡賠光最好，總算還招待了朋友，要是等天風堡再插一手，豈不是白便宜了龜孫子。客官，您幸好是生意人，如果您是江湖人，除了給天風堡當奴才聽候使喚，要不您的那些家產早也會併入天風堡的帳上去！」

東方如玉淡淡地道：「天風堡眞有那麼蠻橫嗎？」

聞人傑笑笑，說道：「那當然要瞧您的身家而定，您如果小家小業，倒是平安無事，就怕的是家業太大，天風堡絕對不會放過的，他們要獨霸北邊這份天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東方如玉神色一動：「店家，你後面那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聞人傑道：「沒什麼，我只是想到我們東家以前的情形，知道幾個朋友受了天風堡的欺凌，總以爲自己跟天風堡隔着行道，他不會伸手過來，不願意結寃家，伸援手，那知道天風堡把東家的朋友一個個吞掉後，仍然吞到東家頭上來了！」

東方如玉點點頭道：「店家！你說得不錯，我雖然不是江湖人，但我有幾個朋友是江湖人，我會把你的話轉告他們的，今天我沒有帶銀子，但我們不會白吃你這一頓，拿着這個，隨時隨地你都可以來要帳的！」

「篤！」的一聲，他丟下一塊銅牌在桌上，銅牌的面上鏤着飛雲兩個篆子，正是馳名北海的飛雲令牌。

憑此一塊令牌，可以向飛雲島提出任何要求與支持。

他被上官紅那一罵，羞惡之心頓發，但是因爲當衆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不便改口，只有借這個機會，表明飛雲島的立場，這番舉動把大家都震住了，聞人傑吶吶地道：「客官，這……太重了，小號擔受不起！」

東方如玉笑道：「沒關係，多了你留着，你這位店家很和氣，咱們交個朋友，我雖是個生意人，却有個毛病，不喜歡吃白食佔人便宜，更不喜歡跟人合股，自己本錢够，自己做才痛快，只要是正正當當的做買賣，不一定要跟着人家一起凑熱鬧是不是？該做的事兒，自己憑良心做就是了，用不着大呼小叫，往自己臉上貼金，潑婦罵大街，把別人貶得一錢不值！」

四座靜悄悄的，都望着他，東方如玉昂着頭，雄赳赳地出門而去，飛雲三衞也都挺直了胸，深以他們的少主爲傲，因爲東方如玉獻出的這一手更漂亮！

他們都沒望上官紅一眼，等他們出門後，大家的目光才移到上官紅臉上，上官紅居然臉泛微笑，毫不在意。

倒是哈元甲感到十分難堪，他先前所掙來的光采，被東方如玉這一手蓋了下去，顯得黯然無光了。

苦的是東方如玉借題發揮，沒有明說，他也不便上前理論，只有憤憤地朝上官紅道：「上官妹子，這傢伙分明是被妳一罵，自覺無顏，才擠出這番做作，妳怎麼忍得下他這種侮蔑。」

上官紅微笑道：「哈大哥，人家也沒有怎麼樣呀，而且他教訓我很對，剛才我的話是太過份一點。何況他作了這番表示，以後總得做點什麼出來讓人瞧瞧，才顯得他不是空口說白話，而他只要做了點什麼，就不會再向天風堡屈膝了，小妹所求也不過如此，又何必去作無謂的意氣之爭呢！」

哈元甲反倒有點訕然地道：「妹子，妳以前的脾氣不是這樣子的？」

上官紅嘆了口氣道：「是的，照我以前的脾氣，絕對忍不下有人這樣子對我的，那怕是理屈在我，我也會拔劍找他拚個死活不可，但自從于歸外子後，我才學會了很多。行俠仗義，不光是殺兩個惡徒而已，所謂俠，也不是逞血氣之勇，因一時之憤而激動出的行爲，而是一種對大是大非的辨別，是一種大義當先，對自己心性私慾的尅制與修養。嚴格的說起來，先父並不是很稱職的武林盟主，就是因爲他自我抑制及修養不足，才爲武林結下今日之患。照理我不應該如此批評泉下的父親，但是我仍然願意說出來讓大家知道，我尊敬他老人家，他是個勇於負責，私德無虧的大丈夫，但他不是一個完人，否則他就該在生前揭發衞天風之奸。」

舉座更爲默然，但大家看向上官紅的眼光中却充滿了尊敬，哈元甲看着她，再看看如玉樹臨風的司馬青，忽然有自慚形穢的感覺，跟他們在一起，他覺得很不安，於是拱拱手道：「司馬兄，你跟鐵鉢和尚約鬥的時間快到了，這一戰上兄弟帮不上忙，只有先去爲你巡巡場子，吶喊助威了！」

他帶了手下四大金剛先行出門，座上的羣衆也就先後地跟着出門，一下子跑得空空的。

聞人傑捧着那塊飛雲令，恭敬地道：「上官女俠，妳實在了不起，居然把這兩個人一正一反，都激得表明了立場，挺身而出，有了飛雲島與哈家堡這兩大世家爲後盾，對天風堡將是一個大打擊。」

他要把飛雲令呈上來，上官紅笑道：「聞人兄，這是人家送給你的。」

「上官女俠，妳別開玩笑了，我算是那棵葱，人家會把飛雲令符給我，這分明是給妳的，只是借我轉個手而已。在座那麼多的人，誰不明白他的意思。」

上官紅笑道：「也許他是這個意思，但也非借重聞人兄不可，因爲他已經把話放了出去，不願意跟我們合作。」

「那是場面話，飛雲島或許能自保，但絕不可能獨自拚得過衞天風，否則他就不必把飛雲令交出來了。」

上官紅道：「他交出飛雲令，因爲要求羣力爲助，但是他把飛雲令交給聞人兄，却是表示透過聞人兄才肯接受合作，我們又何必使他爲難呢！」

聞人傑想想才道：「那兄弟就暫爲保管，二位要如何使用這塊令符，隨時吩咐好了，司馬兄，時間也差不了，您也好動身了！」

由酒樓到約鬥的社公祠，不過才里許路，司馬青與上官紅慢慢地逛了去，才一轉彎，就看見了黑壓壓的人潮，聚集了差不多有近千人之多，而且大部份都是有頭臉的江湖人，慢慢走近了，他又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組合。

社公祠後有一個園子，地方很空曠，四面是一人高的圍牆，圍了一[illegible]地。

因爲長辛店的鏢局多，武林朋友多，動意氣，逞狠拚鬥的機會也多了，大家都養成了一個默契——「到社公祠去」。

擺不開的問題，都到這兒來解決，打完出門，事情就算揭開了，不得再在別處另生是非。

所以這個地方，無形中成爲了江湖人私鬥的公開場合了。

今天的局面很微妙，四面站了四堆人，天風堡那邊的人一堆，是最多的，裏裏外外好幾層，連牆頭上都坐滿了，相對的一邊是守着中立的兩不帮，人數也不少。

最少的一邊是哈元甲帶了四大金剛，飛雲島少主帶着三鐵衞，他們都現出了本來面目，各據一頭，却互不開口說話。

在他們中間則是鎮遠鏢局的總鏢頭趙振綱，帶着局子裏的十幾個鏢頭。這三起人最少，是明顯地站在司馬青與上官紅這一邊的，人數雖少，但飛雲島與哈家堡的名頭很響亮，而鎮遠鏢局是北京第一家，氣勢上並不弱。

最亂的一邊是些來湊熱鬧，看打架的閒人，形形色色，什麼樣兒都有，司馬青却認得不少，那都是由江南趕來爲他助拳的朋友以及空空門中弟子，個個名不見經傳，但每個人都有一身巧妙功夫與絕技。

鐵鉢和尚扮得怪裏怪氣，光着頭，手裏托着那口大鐵鉢，身上披着那件破袈裟，脚上却穿了一雙新靴子，僧袍裏面穿了條新綢褲子，說不上像什麼。

[illegible]堆無名市井隱俠，這裏面有他不少的朋友，他希望爭取到一點同情與諒解，可是他黯然地失望了，人堆裏不少向他罵山門。

有人罵他不倫不類，有玷佛門清規，一定是個酒肉和尚；有人罵他出了家還要約人打架，絕不是個好東西；有的更絕，說他既做了和尚，却又穿綢褲子，一定是賭輸了錢，把褲子給押掉了，不知道從那個偷和尚的騷婊子那兒借了條花褲子來丟人現眼。

這些人藉藉無名，穿着平常，一副市井販夫走卒狀，談吐粗鄙，看不出有一點高人的樣子，但是損起人來，却尖酸刻薄到了家，罵得鐵鉢和尚低下了頭，不敢作聲，也引起了衆人的哄然大笑。

但是奇怪的是鐵鉢和尚默默受了，他身後那些屬於天風堡門下的人，也都個個不聲不響，恍如未聞。雖然那些開口罵街的人把他們和在鐵鉢和尚一塊兒損了，他們也聽如未聞，不予理睬。

司馬青却爲這個現象皺上了眉頭，心裏很不安，這些朋友的盛情他很感激，他們是怕自己吃虧，故意在惹是生非，想把局面攪亂，好攪散那一戰，要不就是把鐵鉢和尚罵火了，先幹了起來。

鐵鉢和尚內疚於心，這些罵人的有些是他的知己好友，他只有聽的份兒，可是那些天風堡的羔翼却不認識這些人是何方神聖，沒理由受這個的，而他們居然也忍住了，顯見得是有人指示過了。

那個指示的人，顯然地已經摸清了這[illegible]

是非，以激衆怒。

這不是表示他們有涵養，在天風堡所屬的人，都是些心胸狹隘之徒，他們不會白忍這口氣的，指示者一定答應了他們另謀報復的途徑，這是相當可怕的，那些人所用的方法，一定是很陰刁毒辣的方法。

司馬青覺得必須要設法提醒他們一聲，但是想了一想，又忍住了。他深深了解這些朋友，雖然藉藉無名，却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而且還有一副臭脾氣，越扶越醉，越碰越硬，提醒他們一聲，他們會鬧得更起勁。

因此最好的辦法只有暫不理會，也裝作沒在意的樣子，暗中設法化解了。於是他信步入場，一下子嘈雜都靜了下來，司馬青淡淡地道：「有請鐵鉢大師一會。」

鐵鉢和尚滿心不情願地走了出來，躬身施禮道：「柳無非在此應命！」

「大和尚不要說應命，這次挑戰是你先發起的！」

「貧僧無狀，受尊夫人濯足之恩，已自泥淖中拔足而出，還俗了願，此戰本已可免，是施主又要堅持的。」

「不錯！你以爲還俗叫柳無非就可以不還債了？」

鐵鉢和尚道：「鐵鉢和尚欠的債，與柳無非無關！」

「笑話，你怎麼想出這個妙法子的，就算對方被你混賴過去，你也對不起傳你道業的無名上人，他一生慈悲濟世渡人，只收了一個傳人，却是個賴債的和尚！」

柳無非低下了頭，司馬青莊容道：「事有該爲與不該爲，你連這點都弄不清楚，還充什麼好漢英雄，誇什麼氣節傲骨，所以我要你還俗，恢復鐵鉢和尚的身份，把人間的債務了清，才談還俗的事。」

「施主，要還淸債，必須要施主的人頭。」

「頭顱在此，你得有本事拿了去！」

柳無非痛苦地道：「施主，你何苦一定要迫貧僧殺人。」

司馬青淡淡一笑道：「你未必殺得了我，說不定被殺的是你自己。」

「施主，柳無非可以死，鐵鉢和尚却殺不得，否則貧僧早已自求了斷，多年來貧僧爲此事所苦而無排解之策，好容易得尊夫人之啓示，使貧僧能脫去僧袍，擺脫鐵鉢和尚的身份，自求一死，施主奈何不諒。」

司馬青道：「我當然不能諒解，因爲你對於是是非非，始終不能弄清楚，主要的原因，是爲了你那一身武功，自以爲無敵，由此才造成你的邪性，你永遠也成不了正果，因此我要爲人間除害，爲無名上人清理門戶，殺了你這邪和尚。」

柳無非沉聲道：「施主，貧僧如以鐵鉢和尚的身份應戰，動手的時候就會全力以赴，絕不稍留分寸。」

「理應如此，你如不以鐵鉢和尚的身份應戰，殺了我也還不了債，何況柳無非沒做過壞事，鐵鉢和尚却滿手血腥，惡跡昭彰，我的劍只爲邪惡者才出鞘。」

「司馬青！你別欺人太甚，鐵鉢和尚做了什麼壞事？」

司馬青道：「別的不說，我知道就有兩件，一件是欠了債替人當殺手還債，另一件是出賣朋友。」

「胡說，前一件貧僧尚可勉强認罪，後一件貧僧絕不認罪，貧僧什麼時候出賣朋友？」

「就是現在，有許多朋友把你當知己，在你面前開誠佈公，你却把他們的底細全部賣給了你的債主了！」

柳無非道：「胡說八道，貧僧沒有做過這件事。」

「要不是你洩了底，這些天風堡的爪牙走狗們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涵養，讓人指着鼻子罵而不動聲色。」

柳無非怔住了，半晌才道：「貧僧是爲了他們好，因爲這些朋友的口舌太利，罵人不留餘地，那些傢伙當時就想上前幹起來，貧僧只是攔住了他們，可沒有洩什麼底。」

「大和尚是用什麼禪機，啓發得這些頑石點頭的？」

「貧僧什麼也沒有說，只警告他們說貧僧自省有愧，該受朋友罵的，如果誰要是得罪了我的朋友，和尚跟他沒完沒了，這難道也算是洩密嗎？」

「眞要衝突了起來，你想這些朋友會吃虧嗎？你無非是怕那些狐羣狗黨受了折損，對你的主子不好交代而已。」

柳無非急急道：「放你媽的屁，和尚會是這種人，我知道這些王八旦現在在我手裏討不了好，可是天風堡還潛伏了不少好手在此，陰謀暗算起來，一定是我那些朋友吃虧，所以才把他們給攔了下來，你小子不要血口噴人。」

司馬青哈哈一笑：「你也知道天風堡使這一套，那我問你，現在這批狐犬都不響了，是不是你大和尚的威風嚇住了他們呢？」

柳無非一怔，司馬青繼續道：「你鐵鉢和尚如果也跟着鬧鬧，這些朋友還不至於跟你計較，可是你悶聲不響地認了，還不准人家得罪你的朋友，能够讓你鐵鉢和尚看中的人，一定是衞天風很感興趣的人，賊和尚，你還算是捧朋友的場呢，還是存心要拖朋友下水去孝敬你的主子，你倒是說說看？」

鐵鉢和尚怔住了，呆了半天，忽地大叫一聲，舉起手中的鐵鉢，對準自己的頭上砸下去。

當鐵鉢和尚高舉鐵鉢的時候，只有司馬青一個人提高了警覺，因爲他是約鬥的對手，隨時都要注意對方的行動的，防備他突襲時能招架開，因此鐵鉢和尚要想用鐵鉢砸自己時，也只有司馬青能擋得住。

但是司馬青的劍不是去架他的鐵鉢，而是電疾無比地刺向他的雙目，劍氣森寒，鐵鉢和尚出於本能地把鐵鉢一偏一移，橫在自己的眼前，噹的一聲，劍尖在鉢身上劃起一溜火星，蕩了開去。

鐵鉢和尚怔了一怔，他沒想到司馬青還是直刺，這一劍的勁力居然十足，雖然擋住了，還把他推後了一步，不由得怒叫道：「司馬青，你這是什麼意思？」

司馬青笑笑地道：「沒什麼意思，我

們是在決鬥，你舉起了武器，就是打鬥開始了，我當然也可以開始攻擊了，眞沒想到你鐵鉢和尚如此卑鄙，話還沒說完，你就惱羞成怒地出手偸襲，連招呼都不打一聲，幸虧我的動作快，後發先至，以攻代守，化解了這一招橫掃千軍，否則你攔腰一鉢掃來，我在措手不及之下，縱然不死，也會被你震得兵刃脫手。」

鐵鉢和尚整個被司馬青的話氣呆了，他還沒有怪司馬青先行出手偸襲，想不到司馬青居然倒打一耙，怪起他來了，更氣的是那些朋友們，居然也都相信了司馬青的話，一個個用不屑的眼光看着他。

本就是心高氣傲的人，怎麼能受得了這種寃屈，氣得他大吼一聲叫道：「呸！放屁，我和尚一生行事光明，幾曾做過那種沒出色的偸襲行爲！」

司馬青笑着道：「不錯，你是當着我的面前舉起兵器，偸襲兩個字用得似嫌過份，可是你至少也得先通知我一聲再出手呀，你是無名上人的弟子，怎可如此不顧身份。」

鐵鉢和尚沒法子駁倒對方的話，一急之下叫了出來道：「司馬青，和尚對你出招了沒有。」

司馬青道：「決鬥的是你我兩個人，你把兵器舉起來，已有出招之意，我若是等你發出招式，還來得及化解嗎？」

「放屁，和尚的鐵鉢高舉直落，砸的是自己。」

「什麼？你砸的是自己？」

「當然了，如果和尚要攻你，一定會先告訴你，等你準備好了再出手，和尚從來也不會攻人不備。」

司馬青哈哈大笑道：「這種話有誰會相信？」

「司馬青，你不要欺人太甚，和尚跟你相知不深，但是在這兒還有很多和尚的朋友，你不妨問問他們。」

司馬青想了一下道：「你的朋友帮你，我的朋友帮我，很難有一個公平的論斷，只有一個人够資格說話，因爲他既不是你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兩不偏倚，請他出來說好了，柳麻子。」

柳小亭抖着連翹，笑嘻嘻地，幌了出來。

「公子爺，有什麼吩咐，柳麻子除了說書，還會唱蓮花落，數來寶，河南梆子，領南調，只要你吩咐下來，麻子是應有盡有，現貨供應。」

「柳麻子，剛才我們說的話你都聽見了，我不認識鐵鉢和尚，完全是聽你說了才知道有這麼個的高人，因此你說說看，和尚的話可不可靠？」

柳麻子笑道：「這個和尚最混蛋，什麼壞事都能幹，不會唸經不唸佛，西方第十九羅漢……」

司馬青含笑攔住道：「你說書雖然不禁信口開河，西天只有十八羅漢，那來的第十九羅漢。」

「十八羅漢裏沒有他這一號，因爲他外號叫無賴漢，麻子只好把他稱爲第十九位羅漢了。」

周圍又是一陣哄笑，只有鐵鉢和尚沉着臉道：「麻子，你的鐵口快書稱是人間一絕，因爲你評古論今，不管是罵人也好，是捧人也好，雖然有時離經叛道，跟正史上唱反調，但都還能說出一番道理來，和尚敬你也是這一點，你罵和尚混蛋，無賴漢都沒關係，但是你必須得交出一番道理來。」

「我麻子從不隨便說話，連放個屁都有根有據。」

「好！你說和尚混蛋，和尚認了，因爲和尚一時沒顧慮到爲你們這些朋友添了麻煩，所以才想自殺以謝世人，這無賴漢三個字，你却必須給和尚一個交代。」

「當然有交代，所謂無賴漢，就是說話如放悶屁，隨放隨就忘記，自己捏着鼻子假裝聞不到臭氣，你說從不對人偸襲，那麼你在存心自殺的時候，自己做了準備沒有？」

鐵鉢和尚道：「自殺還要做什麼準備，眼睛一閉，百事皆了，這一具臭皮囊，够朋友的就弄張蘆蓆包了一捲，不屑拾理我的就放着不管，自會有野狗來收拾。」

柳麻子哈哈一笑道：「身後的事用不着我們這些苦哈哈朋友費心，你現在巴結上大貴人了，只要你一倒下來，自會有人扮孝子賢孫爲你料理的，我們想盡一份心也沒有着手處。」

鐵鉢和尚朝身後看了一眼道：「我死在自己的手下，這條命就半個錢不值，不會有人在我身上再下本錢了。」

「落在我們手中自是半個錢不值，但落在有些人手裏，你這臭禿子可值錢了，他們用最好的棺材把你裝了，往那十個老王八蛋處一送，話就由他們編排了。」

「那可沒有用，十大天魔雖然不是什麼好人，却還不是任人欺瞞的，尤其是在這衆目睽睽之下……」

「禿子，你到現在還沒弄明白，十大天魔如果是眞的洗心革面，什麼理由也無法把他們再拉進江湖中來，他們只不過是被無名上人所制，無以下台而已，無名上人圓寂了，他們正在靜極思動，隨便有個理由，他們就好重新出來了，那管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鐵鉢和尚不禁一怔，柳麻子又冷冷地道：「正因爲什麼理由都能把他們再拎出來，所以你禿子不必把自己看成了不起，沒有你和尚，他們也會找過別的理由出來幹些壞事的，只不過借你和尚這個理由，比較好聽點，衞天風多少還得要個臉，那十個老殺才也要撐個假面子，才希望做得風光點，不過話又說同來，狗改不了吃屎，眞到沒法子偸着吃的時候他們拚着不要臉也吃了，這件事跟你禿子沒關係，我柳麻子對你無賴，也不在這上面找理由。」

「那我和尚還有什麼地方無賴的。」

「還是那句老話，你在自殺的時候，作了準備沒有？」

「麻子，你把話說清楚一點，到底是什麼樣的準備？」

「聽說你和尚的氣功練得很有幾分火候，運足了氣，全身堅如鐵石，一頭能撞碎巨石。」

提到武功，鐵鉢和尚傲然地道：「和

尚所修雖非正途，却也自信不遜於當地高手，武林盟主上官老英雄仙遊，和尚是趕不上請益了，但是要當繼任的武林盟主，至少還得打贏和尚才行。」

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仍是希望能取得司馬青的諒解，可是司馬青偏不領情，夷然地道：「上官大俠膺任盟主，並不是靠着他的武功，天下只有仁者無敵，巧取豪奪，以陰謀及武力而圖霸業者，必將招致世所共棄，不過大和尚却沒有這個資格。」

鐵鉢和尚道：「和尚並不想當什麼武林盟主，只是……」

「你什麼都不是，只是衞天風的一條走狗，被人拴住脖子牽着走，叫你咬誰就咬誰。」

柳麻子沒有放過他，說出來的話更刻薄，鐵鉢和尚臉上湧起一陣痛苦之色，委屈求存地道：「麻子！你是知道我和尚的，就是這一次，等我還清了他的債，我什麼都不欠他，那時……」

柳麻子冷冷地道：「走狗咬過人後，即使不再咬人了，仍然是走狗。」

「你到底要我怎麼辦？」

「要你自己選擇，只有你自己作主，不受人控制，做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時，你才不是走狗，我柳麻子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英雄大豪傑，但至少我不是別人的走狗，我的朋友裏也沒有走狗。」

鐵鉢和尚痛苦地叫道：「麻子，我並不要去找司馬青，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去避免這一鬥，是你們不放過我。」

柳麻子淡淡地道：「麻子沒有不放過你，只是出來證明你是個無賴，話題別扯遠了，還是回到先前的話，你和尚有那一身氣功，如果運足了氣，你一鐵鉢下來，不過是替自己抓抓癢而已，根本殺不了自己，那你做出這一份可憐相來，不是跟那些拿着塊磚頭砸腦袋，用死來威脅付錢的無賴漢一樣嗎？」

「放屁，和尚存心自殺，自然會散掉護身眞氣。」

「這麼說來，你是不打算運氣抵抗，硬挨這一下了。」

「當然，我鐵鉢和尚豈是那種耍賴的人。」

「呸！呸！呸！」柳麻子在地下連吐了三口唾沫，還用脚踏了幾下，擺出一副鄙夷之狀道：「你若是裝着苦肉計，雖然沒出息，至少還像個人，可是你存心求死，連個人都不像了。」

「柳麻子，我和尚感到對不起朋友，才求一死以謝，你也不能太過份了。」

「你給朋友惹卜了一個大紕漏，不想法子解決，只求一死了之，你還稱是個玩意兒，你欠了衞天風的債，不惜自汚名節，替他當走狗來還債，你欠了朋友的債，却想要死狗來賴債，難道在你心中，只有衞天風的債是債，我們的命就不值錢，無賴坑人，至少不會坑朋友，你却只會坑朋友，連無賴漢都不如。」

鐵鉢和尚被他罵得怔住了，但他究竟是個血性中人，也是個明白是非的人，立刻躬身合十道：「麻子，你罵得對，和尚一時沒想通。」

柳麻子哈哈地道：「你想通個屁，如果剛才你是存心自殺，而且也把自己殺死了，朋友們跟着受累沒話說，誰叫我們交友不愼呢，可是你散了氣功砸死自己，那就是違背了你自己爲人處世的準則，對一個沒有準備，無意抵抗的人卜手了，連對自己諾言都守不住的人，我們這些受你的累，被人坑了的人豈不更寃枉，因爲我們竟把一個鼠輩當作朋友。」

鐵鉢和尚滿臉通紅，怔了半天才肅容道：「麻子，謝謝你，損者三友，益者三友，和尚很幸運，沒交錯朋友，在我沒鑄成大錯前，及時糾正了我。」

柳麻子淡淡地道：「慢來，別套得那麼近，麻子只是證明了你無賴的行徑，可還沒有認你這個朋友是否值得交下去。」

鐵鉢和尚莊容道：「柳兄，和尚已經知道如何做法了。」

轉身朝監視着他的吳海獅道：「吳大頭領，請上覆衞堡主，說和尚欠他的是錢，不是命，更不能替他當殺手殺人。」

吳海獅冷笑道：「和尚，當初你立卜了字據的。」

「人不死債不爛，和尚那天籌足了錢，自然會還給他，欠債還錢，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字據上並沒有要你還錢。」

鐵鉢和尚道：「不錯，但是和尚也不能賣身給他。」

「笑話，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你大和尚說不能殺人，可是你已經殺過兩個，那又怎麼說？」

「那兩個人本來就是該死的，和尚是爲自己而殺他們，可不是爲了衞天風，因此和尚只欠他一萬兩黃金。」

吳海獅冷笑道：「一萬兩黃金，衞堡主一兩不少地拿了出來，而且全是你大和尚拿去花了，難道十大天魔的傳人竟是如此一個無賴之徒。」

「和尚並不是十大天魔的傳人，雖然和尚學了他們的武功，却並沒有向他們磕過頭，拜在他們的門卜。」

「一技之授，終身爲師，你鐵鉢和尚居然敢說這種大逆不道的話。」

鐵鉢和尚一拍胸膛道：「和尚不扣不折，只在無名上人的門卜磕過頭，你把十大天魔找出來，問問他們，看他們是否敢承認是我和尚的師父，吳海獅，你對內情不清楚，少胡說八道。」

吳海獅笑笑道：「這個吳某是不清楚，不過沒關係，那十位前輩不日即將來到京師，到時候他們會找你算這筆賬的。」

鐵鉢和尚一怔道：「什麼，他們也會到京師來？」

「當然了，所以吳某不怕你賴債，到時候吳某拿着你的借據，當衆向他們請教一下。」

鐵鉢和尚怔住了，柳麻子笑道：「和尚，我說吧，狗改不了吃屎的，十大天魔根本就不是好東西，他們受無名上人的神功所懾，逼得安份了幾十年，現在知道無名上人升天了，他們沒有了管頭，自然又想出來作怪了，跟你和尚毫無關係，你要是爲了這個而賠上了自己一條命，那才寃枉呢。」

鐵鉢和尚怔了半天才道：「他們答應過我和尚永不出世的。」

「魔崽子們說的話跟放屁差不多，還能當眞？」

吳海獅朝柳麻子看了一眼，笑道：「很好，這位朋友，你說的這句話大家都聽見的，後天是天風居開張之日，到時十位前輩一定會蒞臨道賀，吳某會把朋友的話轉述一遍，希望那天朋友也能光降，對十位前輩也有個交代。」

柳麻子拍拍胸膛道：「話是我柳麻子說的，麻子絕不會賴，只是後天麻子懶得到你們那個什麼天風居去對質。」

「今天在場的各位，都會有一份帖子，以示天風居對各位的敬重。」

「笑話，卜不卜帖子是你們的事，去不去是我們的自由，我柳麻子雖不是大名人，但是對自己還挺看得起，曾經給自己立卜個規矩：烏龜，王八，吹鼓手，三教九流皆可友，就是不跟小人打交道，別說你們卜了帖子，就是用八人大轎來抬我，我麻子說不去就是不去。」

這番話說得豪情四溢，風雲變色，有的人悚然動容，但也有人低卜了頭。

吳海獅的涵養很好，居然毫不生氣，只是笑笑道：「好，好，朋友，後天在天風居上，如果看不到你朋友的大駕，吳某就佩服你，今天吳某也放句話卜來，後天在天風居開張的時候，一定要請到你朋友的大駕，活的請不到抬死的，那怕朋友你燒成灰也要用罎子把你裝了去，吳某言盡於此，順便也向各位朋友打個招呼，天風居在後天正午擇吉開張，帖子隨後補到，萬一有所疏漏，請各位原諒擔待一二，因爲吳某在這兒口邀了，到時如果朋友們不賞光，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事，告辭了。」

他一揮手，跟着來的人又跟着走了，有一些原先沒有跟着他，却又站在他那邊的人，却弄得十分難堪，不知如何是好。

司馬青一笑道：「衞天風還沒有正式被推爲武林盟主呢，可是他的盟主威風已經擺了出來了，各位還是別跟他鬧蹩扭而自己惹禍上身，到時候還是去應付一卜好。」

司馬青的話並不是對誰而發，却更增加了很多人的不安。

柳麻子以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雖然因爲攪和了這一戰而使人對他刮目相看，但是最後他對吳海獅的這番勇氣豪情，才是眞正令人欽佩的地方。

柳麻子所以這麼傲，當然是有他的一點憑恃，但是這一點憑恃絕對無法强過天風堡那一個龐大的組合的，否則他大可一個人就把天風堡搗個稀巴亂，用不着賣嘴皮子，但即使面對那麼一個組織，仍然無畏無忌，却是靠着他一身傲骨，一般武林中人最尊貴的勇氣。

於是那些人站不住脚，只有悄悄地溜了，但是那些站在司馬青這邊的人却聽不入耳了，尤其是鎭遠鏢局的鏢頭霹靂劍秦剛，瞪着大眼道：「司馬大俠，你是叫大家向天風堡低頭？」

司馬青笑了一笑道：「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奉勸大家不要爲了逞一時之氣而招災惹禍。事實上後天那場聚會等於是死約會，大家是非去不可，包括我在內。」

「什麼，司馬大俠你也要去向他們道賀？」

司馬青淡淡地道：「去了不一定就是道賀，他發了帖子我要去，不發帖子我同樣要去，衞天風搬到了十大天魔，以爲可以鎭壓住我們了，我去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一卜，十大天魔並不足以嚇倒人，也要讓天風堡知道，光是靠武力不足以成就霸業的。」

「司馬大俠是打算在那天跟他們大幹一場？」

「我並沒有那個打算，我跟天風堡沒有私仇，雖然家岳上官嵩爲他所害，那也不算是私仇，因爲他們之間沒有私人的過節，只是義與利的衝突而已，家岳給我的遺命，要我申雪的不是私怨，而是申張武林正義，但武林正義自在人心，我不敢說自己所代表的一定是正義，那還要看每個人對正義的看法如何，我只爲我自己該做的事情而做，至於別的人，除了拙荆上官紅外，我也不敢要求大家一定支持我，只希望大家認清楚一個事實，如果衞天風得勢之後，大家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地立足武林，是否能絲毫無愧疚地面對着自己這身武功，我也不能說衞天風不好，如果他對每一個人都不好，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人站到他那邊去，像吳海獅等人，他們就認爲衞天風雄才大略，是一代人傑，每一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秦剛嘆了口氣道：「司馬大俠，這不是講道理的時候。」

司馬青莊容道：「不，這正是要講道理的時候，如果大家只是在內心反對衞天風，却又希望能置身事外，把維護道義當作是別人的事，那是他的自由，但我司馬青不想交這種朋友。」

秦剛也爲之默然了，司馬青朝鐵鉢和尚點點頭道：「大和尚，今天這場架打不起來了，我們能否把時間挪在兩天後，改在後天到天風居去一作了斷。」

鐵鉢和尚怔然道：「什麼，你還是要找我一戰？」

司馬青莊容道：「不錯，這一戰絕不可免，但是現在我不想說明爲什麼，到了後天，你自然會明白的。」

鐵鉢和尚剛要開口，司馬青道：「在這兩天你也沒空，因爲你給那些朋友惹卜了麻煩，必須由你去解決，在這兩天內，別讓人去找他們的麻煩，目前只有你有這個能力，因爲你武功學自十大天魔，在十大天魔沒有正式重出武林前，你代表了十大天魔，衞天風的人至少不願意在這兩天裏對你怎樣的。」

鐵鉢和尚這才明白了道：「和尚受教，和尚這就去知會吳海獅一聲。」

司馬青笑笑道：「知會是沒有用的，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麻煩你多費點心，看牢他們的人，麻子，你去通知諸位好朋友，就說司馬青倉猝娶親，沒來得通知在家喝喜酒，既然大家趕來了，我就不能小氣，從現在開始，我在住的客棧裏擺流水席

，一直鬧到後天早上爲止，痳子，你是總招待，負責替我拉客人，一個也不准少，不肯來的你就揍人。」

柳痳子知道這是司馬青要把朋友集中在一起，免得受天風堡的暗算，這不是一個好辦法，但是剛才那一鬧，很多人都現了形跡，也唯有這個辦法了，於是他也一笑，拍着手道：「行，司馬大相公跟上官小姐的喜酒是難得吃到的，而且也沒有第二回了，痳子一定負責，弄得熱熱鬧鬧的，只不過揍人的事痳子不行，我帶個打手去，和尚，走！」

鐵鉢和尚愕然道：「你要洒家跟着你們當打手？」

「當然是你，因爲有些蹩蹩扭扭的傢伙都是你的朋友，要他們規規矩矩地喝酒，他們恐怕不肯來，漏子是你惹出來的，當然也該由你……」

司馬青笑道：「不，大和尚另有要公，他是出家人，像這種大魚大肉的酒席請他太罪過，我會在門口替他設個靜室。」

鐵鉢和尚瞪起眼睛，道：「那又幹什麼了？」

「收禮，知客，什麼樣的朋友送什麼禮，該如何接待你自行瞧着辦，該葷的葷，該素的素。」

鐵鉢和尚還是不懂，柳痳子却懂了，笑道：「不錯，這差使非你幹不可，喜酒不能挑客人，若有一天風堡的狗腿夾着尾巴來湊熱鬧，全仗你去接待好了。」

鐵鉢和尚知道這工作是該由自己幹，但是他心裏面又不服氣，強着嘴道：「和尚該怎麼做，和尚自己有分寸，憑什麼聽你們的！」

柳痳子老氣橫秋地道：「憑你跟那些兔崽子們有交情，打過交道，也憑你自己不能自主，叫人坑過，所以才由我們替你安排。」

鐵鉢和尚輸在理上，却不肯屈在口上，一瞪眼剛要發作，上官紅却笑道：「大和尚，看在我把你那雙臭泥脚洗淨的份上，再大的委屈你也只有受了。」

這句話比什麼都靈，鐵鉢和尚滿天的火氣都消了卜去，肅然合十恭身道：「是，女菩薩的吩咐，貧僧不敢不遵。」

低頭默默的退過一邊，柳痳子笑道：「司馬大奶奶，到底是人長得漂亮佔便宜，痳子跟他多年交情，叫他辦點事，這禿子竟然推三阻四，妳只要一句話，他就乖乖的像孩子一樣了。」

上官紅笑道：「痳子，你再胡說八道，姑奶奶就借了和尚那口鐵鉢來洗脚，然後罰你把洗脚水喝卜去。」

柳痳子怔住了，他沒想到一向以端淑嚴謹出名的上官紅，會跟他開上這個玩笑，可是那些跟着來的江南武林羣豪却對上官紅的這番言談大生好感，他們之所以不拘形跡，自甘隱名，就是怕虛名禮俗所拘，上官紅以武林盟主的女兒與武林第一美人身份，居然能不拘小節，跟他們打成一片，尤其使他們有知己之感，於是在哄然大笑聲中，一個像巨靈神的大漢首先叫道：「好！好！柳痳子這張臭嘴，今天可乾淨了，走！走！大家抓他喝洗脚水去，司馬青跟上官紅的喜酒可以不吃，柳痳子喝司馬夫人的洗脚水却不能不看！」

司馬青提出那個邀請只感到實在太冒昧，因爲那些朋友的脾氣很古怪，他們不遠千里而來爲司馬青助拳，有的固然很有交情，有的却全爲道義，甚至連司馬青的面都沒見過，司馬青邀大家到客棧中，固然是一片好意，那些怪人却未必領情，所以他才跟柳痳子以開玩笑方式提出，想不到却被上官紅順利地解決了。

說話的那個大漢叫大鐵鎚，是個鐵匠，以打鐵爲業，他的腰上整天別着一柄大鐵鎚，重八十一斤，鎚頭鎚柄都是鐵的，柄長五尺四寸，鎚頭大如窩瓜，是一柄重傢伙，但是他拿在手中却輕巧無比，有人見他一鎚擊碎萬斤巨石，也有人見他在酒館裏用鐵鎚來剝花生，抓起一枚花生放在桌上，輕輕一卜鎚去，花生殼一裂兩半，十分整齊，絕沒有一枚花生殼會碎掉。

這傢伙的脾氣又壞又怪，也像把鐵鎚似的，動不動找人打架拚命，人見人愁，但却不出名，因爲有名氣的人不屑跟他理論，手脚稀鬆的人看他運鎚的熟練，不敢去跟他結怨，因此誰也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在金陵市井八怪中，他跟柳痳子都被人目爲一怪，柳痳子是一張嘴臭，他則是人臭脾氣臭，現在，這個傢伙居然開口說話了，可見上官紅在這批市井遊俠中的地位不同凡響，因此還有些不願意湊熱鬧的人，也都身不由主地湧向了聞人傑的集賢客棧，鬨哄哄的一卜子就把酒樓座子坐滿了，形形式式，各種的人都有。司馬青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不過這次來的人却都是眞正的江湖豪傑，底子差不多全摸清了！司馬青聲明擺的是流水席，客人來了坐卜就吃，吃完了就走，抹抹嘴，不必掏一個子兒，開銷全是主人的。

聞人傑當然不在乎這點花費，而且他早就作了準備，因爲大批的江湖人湧到，湧聚長辛店，多半是爲了支持司馬青而來的，當然也有天風堡的爪牙，只是他們不會進這家店來，聞人傑已經向司馬青提出請他們住進店來，司馬青則爲了尊重那些人的自由，沒有勉強而已。

現在由於形勢的突變，把大家都集中來了，聞人傑尤顯得興奮，因爲他的基業就是毀在衞天風手裏，他在這兒開設這家酒店兼客棧，爲的是鬥一鬥天風堡，店中的伙計都是早就安排好的忠心部屬弟兄，人手不怕不足，來的客人越多，就是他們的助力越大，招待起來也特別起勁。

除了司馬青與上官紅燕居的獨院外，所有的客房全都開放了，方便那些客人們吃飽了休息。

集賢棧裏，二三十名伙記，今天才算全派上了用處，客人們似乎也知道集賢棧的性質，沒有把自己當客人，酒喝完了，自己到後面去拿，廚房忙不過來，他們會自己到廚房裏拿了魚肉，找了作料，雜院裏架上一口鍋，動手燒烤煎煮，一時百味俱齊，說不上像什麼！

聞人傑打過招呼，告訴客廳的人，不要去管客人，隨他們高興，要什麼給什麼，不開口就不必去過問！

於是整座客棧可就熱鬧了，斯文一點的在樓座中吃喝，也有三三兩兩，自己聚在院子裏，躲在屋子裏的，酒足飯飽，有的倒在炕上睡的，也有就在院子祖露，倒頭就睡的，集賢客棧幾十間屋子，三進院子，除了司馬青與上官紅那間獨院外，幾乎到處都是人。

就這樣鬧了一天一夜，司馬青跟上官紅由聞人傑陪着，四卜去打了個招呼，發現有人一天一夜都在喝酒沒停過，他們過去也不問姓氏，聞人傑只招呼一聲：「新人來向各位敬酒道謝。」

新人各端了個大碗，灌卜一大碗，說兩句謝謝，客人則隨例淡淡地說一聲恭喜，就這麼分開了，客人又繼續吃喝，主人也就自行到別處去應酬。

一輪轉卜來，上官紅喝了有三四十碗的酒，臉上紅紅的，不勝酒意道：「可完了，要是再多灌幾碗，我非醉倒不可。」

司馬青笑道：「這是妳聰明，一見面就用大碗灌醉自己，要是妳扭扭捏捏，裝腔作勢，他們捏着鼻子也會灌倒妳。」

「那不是太捉狹了，要是新娘子不會喝酒怎麼辦？」

「不會喝就早點醉卜來，江南規矩，洞房花燭之夕不灌醉就是失禮的行爲，新娘如果不醉，會不吉利的，所以每逢喜宴，一定要賓主盡醉。」

「沒有的事，我也到過江南，怎麼就沒聽說過這規矩。」

「是這批活寶興出來的，他們有一回喝喜酒，鬧新房時，不知道那個捉狹鬼與出來的規矩，以後就習以爲常。」

「他們今天怎麼沒灌我呢？」

「或許是因爲妳這武林盟主千金，司馬大俠夫人的身份太高貴，或許是妳生得太美，他們不忍心灌你。」

「青哥！你怎麼忍心這樣說我。」

言卜有點幽怨，司馬青攬她緊了一點笑道：「那就是昨天妳對柳痳子的那份豪情使他們嚇着了，引妳爲同道，所以才特別顧惜妳，尊敬妳，這些人的脾氣都很古怪，他們對你不理不睬，就是拿妳當朋友了。」

這才使上官紅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青哥，說眞個的，我從來沒想到世上會有這些怪人，而且他們都是你的朋友。」

「春風得意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這些人個個都是性情中人，在冷靜的外表卜，藏着滿腔熱血與烈火般的感情，只是他們難得知己，不輕於表露而已，以前我不想邀請他們過來，就是知道他們的脾氣，怕他們受不了拘束，現在總算是來了，若不是聽任他們這樣自由自在也留不住他們，只要一客氣，他們拔腿就走。」

聞人傑忍不住問道：「司馬大俠，這些人個個都是身懷奇技，深藏不露的高手嗎？」

「聞人兄，這個問題兄弟無法回答，他們都有長處，但不一定是武功，兄弟只能回答一句話，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副不爲威屈的傲骨，明辨是非，不避權勢，不計利害的俠義情懷，就這幾點，已經足以使人尊敬了。」

「是！是！兄弟問這句話並無他意，只是希望知道他們能否自保而不受傷，免得咱們對不起人。」

司馬青笑道：「這點倒是不必爲他們擔心，他們既不是看熱鬧來的，也不是爲我們增添負擔來的，假如眞遭遇到什麼，是他們甘心情願，我們無須不安，但他們能幫什麼忙，我們也不必寄望，還是自己準備好，事實上這些朋友何學何能，兄弟也不全清楚。」

「那明天在天風居，會……」

「明天在天風居會發生什麼事，兄弟也無法逆料，但是我相信憑我手中三尺青鋒，也可以使明天之會轟轟烈烈。」

說話時，他的臉上洋溢出一片異采來，那使得聞人傑放心了，明天，明天將是一個武林中龍虎風雲的日子。

×　×　×

長辛店的集賢客棧中固然羣雄畢集，但是在京城東門大街的天風居也同樣的鬧嚷嚷地不居於後。

那是另一個集團的人，若以江湖名望來說，這兒比集賢棧響亮多了，天風居原先是一家規模很大的酒樓，叫四海春，四海春的掌櫃是個女的，姓水，叫水晶晶。

人如其名，一身皮膚欺雪賽霜，那不但是白，而且白得發亮，亮得透明似的，就像一塊冰雪。

說不上多大年紀，她在十年前來盤下四海春的時候，就是這麼一對勾人魂，奪人魄的模樣，水汪汪的眼睛，水盈盈的笑，而且做人也像是溫吞水那樣的隨和。

高坐在帳房裏的隨台上，對進門的客人不管認不認識，都是笑臉迎人地熱絡招呼着。

久而久之，客人們來熟了，她更顯得熱乎，稍微有點身份客人來了，她不但是笑着招呼，有時更還會輕悄悄地過來，敬上一輪酒，用她那嫩得能揑出水的纖手遞上個熱手巾把兒，挿科打諢地笑語應酬一番。

不但妙語如珠，而且還有份兒天才，只要來過一次的客人，她就能記住了姓氏，而且更能把對方的底細掏得清清楚楚，搭上一兩句話，得體萬分，總是把客人最得意的事兒恰到好處地宣揚兩句。

有這樣一位妙人兒主持酒樓，自然是生意興隆了，生意一好，總免不了有人眼紅，地方上的混混兒，以及專門吃地方，管地方的衙門，差役捕快，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塊肥肉的。

水娘子懂得做人，手頭上也大方，不等對方開口，悄悄塞過來的紅封套，一定是超出對方所希望的。

但是眞要以爲她好欺負，好吃，那可又錯了，水娘子懂得做人，可也不讓人眞把她當作塊肥肉。

有一回，號稱東城虎的混混兒老大在白吃白喝了之後，兜兒裏還揣着一個沉甸甸的紅封套，他居然不滿足，趁着酒興要直闖水娘子的香閨。

水娘子含笑開門迎他進去，只不過喝盅茶的工夫，却又扶着他，親親切切地送他出來。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彬前往花馬池找尋藍長飛，要報積怨十載的血仇，這消息被藍長飛探知，三度派人狙擊，都暗算不成，反爲鄧彬所殺。花馬池爲皮貨藥材商販雲集之地，市塲爲惡霸葛通操縱，所有買賣均需向葛通繳納佣金，就連地方上的自衞隊也需仰他鼻息，自衞隊長紀標，副隊長劉德清那日奉葛通命，要將胆敢違背葛通的一姓杜皮貨商留下，紀標和劉德清立即前往金陵酒家，向老板金慶陵說出來意，金慶陵順迎着他們的口風，大罵姓杜的不識時務，一點也不懂事，敢跟葛通抬槓，像是吞了熊心豹胆似的——

龍翻江河倒　鳳啸草木偃

「隊長，」劉德清將嘴巴湊上了紀標的耳根：「俗語說，不是猛龍不過江，不是猛虎不過崗，這姓杜的既然單人獨騎來到花馬池，又敢跟八爺蹭稜子，必定大有來頭。隊長，咱們還是小心點爲妙。」

紀標不是個渾人，他是因情勢所迫而裝胡塗，經劉德清這麼一提醒，他也不再叱叱呼呼了，悄聲問道：「德清，你說，咱們該怎麼樣辦？」

「出門看天色！」

「進門看臉色！」

「隊長，這回你可說對啦！先看看姓杜的臉色，摸摸姓杜的心意，咱們才好見機行事啦。」

「好！我去！」

「隊長！你千萬別……」

「放心，我是出了名的欺善怕惡，你教我拿腦袋瓜兒硬往石頭上撞，我還不幹哩！」這就是紀標的長處，他從來不吹誇自己是個好人。

店小二將紀標帶到了杜復軍的房裏，杜復軍正在喝酒，那份沉穩勁兒，紀標立刻就掂出了對方的份量。

紀標先表明了身份，然後很客氣地說：「杜老弟，沒別的意思，聽說你是頭一回來咱們花馬池，少不得要來跟你套套交情，這只是例行公事。」

杜復軍淡淡的一笑，一副無所謂的神色。

「聽說杜老弟收購駝毛？」

「是的。」

「那一定跟八爺很熟啦！」

「那個八爺？」杜復軍反問了一句。

「你老弟別逗啦！在花馬池，只怕連三歲小兒也知道八爺，你老弟在外跑腿，招子也該放亮點，得罪了八爺，那可就不好混啦！」紀標趁機暗示。

杜復軍臉上仍然帶着笑，不過，語氣

卻變了：「聽人說，葛通有歹徒爲他殺人越貨，有自衞隊爲他撐腰，所以他才無法無天，胡作非爲，想不到這種傳言倒是眞的。」

紀標很冷靜，也可以說是長時期仰人鼻息連榮譽與自尊的觀念都已淡薄。杜復軍的話很重，聽在紀標的耳中非但沒有刺激作用，反而更加尊敬對方了。

「杜老弟！明裏，我向你老弟打過招呼，暗裏，我也露了風聲，我今兒個來拜訪，是什麼用意，你心裏會明白。」

「我不明白。」

「你老弟不會不明白。」

「我不明白，」杜復軍仍然重複着那一句話。

「好！你逼我，好！我就說……你老弟獨自在大草原上走着，遇上了一尾昂首吐信的竹葉青，或者一條紅光閃耀的赤火鍊，如果你沒有把握打死牠，你就最好繞道而行，倘若被牠咬上了一口，那就沒命啦！」

「這麼說，你敢情是好意？」

「你老弟心頭有數。」

「紀隊長！聽說你有句口頭禪——欺善怕惡我在行。今兒個你是怎麼啦？對我這般關照？」杜復軍的話挖苦得够厲害。

「杜老弟！我承認我欺善怕惡，也承認我趨炎附勢，在塞上，在邊城，除非有通天的本領，否則就要聽人擺佈。不過，我這雙招子掛得很高，你老弟並不是好欺侮的善類。」

「紀隊長！」杜復軍笑了：「這一點你倒是看對了，俗話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沒錯，這話沒錯！」

杜復軍笑笑，沒有接話。

「看在我這份關懷之心，你老弟務必要賞我一個面子，讓我紀標好好地在這邊城混下去。」

「你說，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照辦。」

「請你老弟明兒別走。」

「我壓根兒就不想走。」杜復軍又喝了一大口酒，一副目中無人的模樣兒。

「可是……可是，聽人說，你明兒一大早就要上路，你收購的駝毛，都已打點好……」

「如今我的行程又改啦！只因爲這兒有一台好戲，我得看個仔細。」

「那我就放心了……你老弟還有什麼吩咐嗎？」

「紀隊長！想必你還要回葛通的話，是吧？」

「是呀！」

「把你剛才那個草原遇蛇的比方跟他說一遍，我不想繞道，也不想打死牠，只想踩扁蛇的腦袋看牠扭尾巴。」

× × ×

西廂房裏的鄧彬還在喝酒，商琳也依然坐在床緣上，酒壺多了兩隻，不過，鄧彬那張面孔由於塗抹了太多的黑色藥膏，教人沒法子看出他有幾分酒意。

「商琳！」鄧彬的口齒仍然很清晳，這證明他沒有醉，「妳的話很含糊，妳說妳愛錯了人，那麼那個妳所愛的人就是壞人，凡是壞人都該殺。」

「鄧彬！你自己呢？」商琳的語氣始終是那樣冷，所以也聽不出這句話有什麼格外重的份量。

「我？……」鄧彬一怔。

「你難道不是壞人？」

「我？我承認我是壞人。」

「那麼，是否也該殺？」

「該，該！一千個該，一萬個該！」鄧彬舉起了酒杯。「就爲這個理由，乾一杯吧！」

商琳很專神地看着他，她似乎很欣賞鄧彬的一言一行。

鄧彬一面往杯中注酒，一面說：「讓我們再談談他吧！他死時候多大年紀？」

「二十六歲。」

「嗯！正當英年，他是怎麼死的？」

「槍殺，一彈穿心。」

「格鬥？還是追逐？他是賊？是盜？是……？」

「什麼都不是，他是個好人。」

「好人？」鄧彬猛地抬起了頭，他的眼睛在黑色的面孔上顯得格外亮。「妳剛才說不該愛他，如果……」

「因爲我說我愛錯了人，你就認爲他是壞人。其實，壞人也同樣値得愛。當你去愛一個人的時候你的眼睛是瞎的，反應是遲鈍的，判斷也是錯誤的，他所有的缺點都會被你看成優點。」

「可惜我沒有這種經驗。」

「我說我愛錯了人，是說，如果我不愛他，他還不會死。」

「哦？他是爲妳而死？」

商琳道：「不！不是爲我而死，是因我而死。」

「因？爲？這兩個字難道有差別？」

商琳道：「是有差別的。如果我不愛他，他不會那麼求表現；不求表現，他就不會死。」

「商琳！妳的話實在教人難懂。」

「你不需要懂，因這事與你無關。」

「然則殺他的人是誰？」

「是一個邊防專員。」

「邊防專員？沒有聽說過，是什麼名堂？」

「是官方聘請的捕盜專家。」

× × ×

金陵酒家門口來了驛車，驛車本來在黃昏就要到的，據說車軸出了毛病，在路上躭擱了老半天，所以來晚了。驛車通常可以坐八、九個人，車頂是放行李、箱籠的，有時候那上頭也會坐上一、兩個人。

驛車一停下，酒家的小二都往外湧，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件怪事，車頂上只有一隻籐條箱，他們所指望的賞錢都落了空。

怎麼着，他們一個個地窮嘀咕，出門人都不帶行李嗎？還是這一趟來的都是窮漢，窮漢幹嗎在金陵酒家門口停車呀？

車門打開，客人下車，原來客人就只有一個。還是一個年輕女娃子。

好多、好多雙眼睛都瞪着這個女娃子，那情景的確有些窘人。可是那女娃子一點兒也不在乎。

女娃子約莫十八、九歲模樣，緊身褂褲，腳登短筒馬靴，腰裏還插了一支九連珠，身上披了一件腥紅大氅，護領一圈毛。這種打扮在這種天氣非但不倫不類，而且令人側目，因此她一下車，站在街邊看熱鬧的都楞住了。

這女娃子可神氣哩，一手义腰，一臂揮動着大叫：「來個有胳臂，有腿的搬搬行李別呆在那兒！」

嗯！眞不賴呀！好像一出娘胎就在外頭混，不然，那會這麼老練呀！

小二立刻蠢湧而上，那一隻籐條箱是大夥兒抬進去的。

金慶陵也聞風而來，倒不是因爲這女娃子神氣巴拉的才吸引了他，而是因爲是位女客，有了幾文錢的大爺對這一門道都特別有興趣。

店務本有帳房管，如今金慶陵親自侍候了，他恭恭敬敬地捧着「貴客留名」的簿來到那女娃子的面前。

另一個機伶的小二，又端上了筆墨硯台。

女娃子接過筆來在號簿上寫了「桂蘭芳」三個大家，書法不算很高明，倒是寫得龍飛鳳舞。

「哦！桂姑娘！」金慶陵笑嘻嘻地問：「就妳一個人呀？」

「你眼睛生着不看事物的嗎？除了我還有誰？」

「是是是！桂姑娘，是長住？還是短歇？」

「不定規。」

「是是是！西廂有間『富』字號上房，是專爲貴客留下的，房錢一天大洋二角五，伙食在內……嘿嘿！小店的菊花羊肉遠近馳名，妳嚐嚐，包管妳百吃不厭。」

「你話這麼多，是幹嗎的呀！」

「我是小店的掌櫃，姓金，小名慶陵，池上的人全叫我金掌櫃，桂姑娘儘管叫我小金！嘿嘿！小金！」

「喲！小金！你還小！一大把年紀了啦！」

「嘿嘿！桂姑娘！」金慶陵仍是一臉笑。「小金的『小』字不是說我年紀小，是我的個頭兒小，名氣也小，而且又是小鼻子小眼的……嘿嘿……」

「金大掌櫃！你要是說你名氣小，那可就太客氣啦！金大掌櫃的菊花羊肉能在百里之外嗅到香味你的名氣還算小嗎？」

「嘿嘿！」金慶陵一身骨頭都鬆了。

「原來妳早就知道了呀！桂姑娘，不瞞妳說，我是多年不下厨房啦！今兒個我一定要……」

「用不着，」桂蘭芳突然冷冷地說：「因爲我不吃羊肉。」

「桂姑娘，羊肉味美甘香營養……」

「不用提，」桂蘭芳連連擺手。「你滿嘴羊肉羊肉地說個沒完，我已經聞到騷味兒了。」

這話駡人駡得挺高明，但是從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娃子ロ中說出來，就未免有點兒那個了。

坐在角落裏喝茶的劉德清一直沒吭氣，但他的眼睛一直沒離過桂蘭芳，他似乎很留意這位女客。

桂蘭芳駡過金慶陵之後，她又笑了：「金大掌櫃，我是小孩子，什麼也不懂，要是說錯了話，你可得包涵包涵喲！」

「那裏，那裏，桂姑娘說的也是實話，羊肉好吃，騷味難聞，那——妳就吃牛肉，邊城的牛肉格外肥嫩，至於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裏游的，這兒全都有，絕對餓不着妳。」

「金大掌櫃！吃什麼喝什麼全不重要，我到花馬池來是爲了找一個人。」

「妳可是來探親的呀？」

「金大掌櫃！你又自作聰明啦！這個人我根本就不認識。」

「哦？不認識妳找他幹嗎？」

「聽說他是塞上最壞、最壞的人，我要看看他是怎麼個壞法。」

「唉！唉！塞上的壞人可多着啦！都沾不得的。」

「哦？你說塞上的壞人很多，莫非連你在內？」

「我？嘿嘿！不瞞妳說，我是花馬池最好的人，不信妳就去問問葛八爺和紀隊長。」

「你呀！是好人裏頭最壞的，壞人裏頭最好的，算好人，你不够格，算壞人，也照樣不够格。」

「桂姑娘！妳倒說說看，妳要找的這個人是誰？」

「鄧彬！」她輕聲說。全場鴉雀無聲，大家似乎公認鄧彬是邊城最壞的壞蛋。

鄧彬已經將第四罈酒喝光了。商琳眞有耐性，她依舊坐在床緣上，始終沒有挪動一下。

「起更了吧？」鄧彬喃喃自語地說。

「時間對你很重要嗎？」

「並不重要，十年就這麼過去了，我是在想，藍長飛今夜會不會來。」

「他今夜不會來，也許好幾天你都見不到他，或者他的兄弟。」商琳說得很有把握。

「爲什麼呢？」

「我太了解他，他不是個很魯莽的人，如果他和他的弟兄再出現在你的面前，那就是一次凌厲無匹的攻擊。」

「對！妳眞是把他看透了……商琳！現在不談藍長飛談那個邊防專員，妳剛才說他是個捕盜專家？」

商琳說：「嗯！他的確够資格稱爲專家，你在邊城住了十多年，有許多名字你一定很熟悉，像班馗、吳方成、蕭一刀……這幾個悍匪，都是被這個邊防專員格殺的。」

「我知道這個人了，他好像姓杜。」

「沒錯。」

「商琳！妳剛才還說漏了一個人，這個人名叫杜剛，也是塞上馳名的悍匪，專門刦掠駱駝商隊，他是那位邊防專員的堂兄，可是邊防專員沒有放過他，杜剛似乎發現情況不妙，詐死躺進了棺材，家屬披蔴戴孝，號啕痛哭，棺材在暗處挖了通氣的洞眼，也藏了吃的喝的，可是，過了幾天，家屬偸偸撬開棺材，發現杜剛還是死了。」

「窒息死的？」

「不！一刀穿心，他千逃萬逃，還是逃不過那位邊防專員的追殺，由此可見那位邊防專員非常公正，他連自己的堂兄照樣不放過。」

「我並沒有說他是壞人。」

「可是，妳在找他，我猜，只要有機會，妳一定會殺了他。」

「沒錯。」

「只因爲他殺死了妳所愛的人。」

「沒錯。」

「聽說他專殺悍匪，那麼，妳所愛的那位年輕人，也許正是許許多多的悍匪之一。」

「鄧彬！」商琳倏地站了起來。「我第一次對你產生反感，因爲你只憑自己的猜想就下了斷語，喬喬是好人，連一隻螞蟻都沒有踩死過，他那裏是什麼悍匪。」

「喬喬？」

「他姓喬，我喜歡叫他喬喬。」商琳又坐了下去。

「他既然是那樣一個好人，姓杜的爲什麼要殺他？一個專門追獵悍匪的人會把一個小孩子當成捕殺的對象？」

「鄧彬！」商琳第二次站了起來。「你又讓我生氣了，喬喬不是個小孩子，他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甚至比你還健壯……那位邊防專員我承認他是個好人，但他太殘酷，他讓那些悍匪死在毛坑裏，在斷氣之前連褲子都來不及拉上，或者讓那些悍匪死在情ㄟ的臂彎裏，把女人嚇得瘋狂……他總是以令人想不到的時刻執行他的生殺大權，他代表官府執法，但是不够莊嚴，我跟喬喬，時常私下裏談起這件事……」

鄧彬沒有打岔，靜靜地聽着。

「喬喬挺機伶，獵獐子是一等的好手，小時候捉迷藏總是他捉到別人，而別人休想捉到他，他冒用一個大盜的名字下書向那位邊防專員挑戰，等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喬喬已經是一具直挺挺的死屍了，馬槍的子彈轟掉了他半邊腦袋。」

「這能够怪那位邊防專員嗎？」

「他當然要負責任，既是專門捕盜專家，當然有分辨良民與悍匪的能力，你見過獵山豬的獵人向圈裏的家豬開槍嗎？」

鄧彬笑了，塗滿了黑色藥膏的面孔扭曲着，森森白牙也展現出來，他的笑不但無法給人親切感，反而使人毛骨悚然，不過，商琳似乎一點也不在乎。

「妳是要找他報仇？」

商琳道：「沒錯。我要他也嘗嘗死亡的滋味。」

「結果也許和喬喬一樣，而那位邊防專員又增加一項曾經格殺過一名女悍匪的記錄。」

「你等着瞧吧！」

「妳有把握他一定會來花馬池？」

「他一定會來。」

「爲什麼？」

商琳道：「因爲花馬池有兩個悍匪在引誘他。」

「誰跟誰？」

「是藍長飛和鄧彬。」

鄧彬那一雙眼睛變得很亮、很亮，楞了好久，才輕輕地問：「我算悍匪嗎？」

「當然算。這十年來，你殺過了多少人？」

「不錯，十年來，我殺人無算，可是，我所殺的每一個人都是該殺的。而且，我從未打家刦舍，掠人錢財，也從不騷擾善良百姓，安份商家，我不是匪，商琳！妳一定要弄明白一件事，我不是匪，我不是匪！」

有人在敲門，而房門却是開着的。敲門的是桂蘭芳，她顯然已經進過了她所居住的上房，腥紅大氅脫掉了，不過，那支九連珠還插在腰間。

她一面敲，一面嚷着：「有人會說話的嗎？」

鄧彬沒有答腔，他注視桂蘭芳的手，也注視她腰間的槍，藍長飛可能用任何奇特的方式來對付他，他絕不敢掉以輕心。

「找誰？」商琳冷冷地問。

「我是來找鄧彬，金大掌櫃說他是在這兒。」

商琳看看鄧彬，鄧彬的目光始終盯在桂蘭芳的身上。

「媽呀！」桂蘭芳似乎現在才看到鄧彬。「你是從印度來的嗎？怎麼生得這樣黑呀？」

「塞上風砂大，日頭烈！」鄧彬好像懶得多費唇舌，「妳找鄧彬幹什麼？」

「聽說他是塞上出了名的壞人，只要媽媽在嬰兒的耳邊說出鄧彬的名字，嬰兒都不敢哭，所以我想見見這個壞人，到底壞到什麼程度。」

鄧彬很尷尬，就好像碰到一個ロ沒遮攔的頑童，駡也不是，氣也不是。

可是眼前這個女娃子並非無知頑童呀！總有二十來歲了吧！腰間還插着槍，在塞上，在邊城，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娃子已經够危險了，又是ロ沒遮攔，還帶着槍，這不是應了那句俗話，壽星佬吞砒霜——活得不耐煩了嗎？

「姑娘不是花馬池的人吧？」鄧彬耐着性子問。

「當然不是，我是專程來花爲池找鄧彬的。」

「只是想看看他？」

「我才不管他生得青面獠牙，紅眉毛、綠眼睛哩，我想看看他到底壞到什麼程度。」

「照姑娘的想法，他能够壞到什麼程度。」

「在我的面前，最壞的壞人也是一等一的好人，因爲誰也壞不過我。」桂蘭芳的口氣眞大，「請你傳句話，我住在『富』字號上房，深更半夜，鄧彬要是敢撬開我的房門，摸到我床上來，他還勉强够資格稱爲壞人，要不然，他就到大草原跟蒙古人去擠羊奶吧！」

絕！絕透了頂！連商琳這個對任何事都不關心的人也瞠目結舌，驚訝不已，鄧彬的兩道目光也更亮了。桂蘭芳却一轉身走了。

「鄧彬！」商琳輕輕地問：「這是怎麼同事？」

鄧彬沒有吭氣。

「鄧彬！如果你以爲她是個傻丫頭，你就錯了。」

「我知道她是誰，」鄧彬喃喃地說。

「哦？你知道她是誰？」

「嗯，」鄧彬一字一字地說：「她是閻王爺的妹子！」

× × ×

紀標從東廂房裏退了出來向劉德清打了一個眼色，二人聯袂離開了金陵酒家。

「隊長，怎麼樣？」劉德清有些迫不及待地問。

「什麼怎麼樣？」

「那個姓杜的！」

「哼！大有來頭……德清，幸好你提醒了我，要不然，咱們今兒個在金陵酒家就得丟個大人！」

「隊長！照你這麼說，那姓杜的好像是冲着八爺來的……說句良心話，八爺這幾年在池上的確過份了點，不來個厲害角色給他點顏色瞧瞧，他就要登天啦！」

「德清！說這話可得留神點……對了，我要你去辦椿事兒。派幾個口風緊的兄弟，連夜踩踩盤子把藍長飛那夥的人動向摸一摸，有了消息就來告訴我。」

「隊長打算……」

「德清！這會兒不用問理由，以後你自然知道。」

劉德清雖然有幹勁，有抱負，可是在這種昏天黑地的環境裏，他還是要聽聽紀標的，紀標別的長處沒有，看風色是專長，在最險惡的情況下也能保護自己。

葛通雖然在花馬池耍大爺，在表面上他還是要給紀標一些面子的，因此一照面就打哈哈：「紀隊長，事情辦妥了，派個人傳個口信就行了，還用得着你親自跑這一趟嗎？」

這番話又將紀標給扣死了，反正一句話——八爺交代的事，非辦不可。

「八爺！事情巳經辦妥了，」紀標滿臉笑容地說：「而且還不露痕跡，姓杜的明兒不走了——不過，我得到了一點兒風聲，所以專程跑來報告八爺。」

「哦？你聽到什麼風聲啦？」

紀標道：「那姓杜的好像是冲着八爺你來的。」

「哦？」葛通臉色一變。「他是這麼說的嗎？」

「八爺！他要敢這麼說，我還饒得了他嗎？」紀標神氣活現地說。「那姓杜的機伶得很，滿嘴油滑，我是從他的話音中揣摩出來。」

葛通道：「哦！紀隊長！你瞧他是什麼個來路？」

「八爺！這可就瞧不出來啦！」紀標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八爺，這事簡單得很呀！教藍老大去摸摸底兒，不就結了麼？」

「紀隊長！」葛通愁眉苦臉地說：「也不知道你是眞不明白，還是跟我裝迷糊，藍長飛那帮傢伙今兒個突然變成了縮頭烏龜，都不見影兒了。」

「哦？我不知道呀！」

「唉！你這個自衞隊長是怎麼幹的？有仇家找藍長飛的碴兒，一口氣巳幹了他好幾個弟兄了。」

「八爺！」紀標臉上的笑容更濃，措辭也更謹愼了，「這件事我也聽說了，可是……這教我如何插手去管呢？八爺！你倒是說說看……」

葛通的肥手一搖，把紀標未說完的話擋在喉嚨口。

「紀隊長！這件事你要是不愛管，我絕不勉强你去管，藍長飛雖然有時候跟我跑腿，辦點兒事，我却不能護着他。再說，這是他的私仇，根本就與我無關。不過，那個姓杜的小子你得拿把剃刀剃剃他的頭……這小子目中無人，把我氣昏了。」

「八爺！我明白你的意思，也明白你平日的栽培之恩……可是，我……我……」紀標有一肚子的話，可就是沒法子表達出來。

「紀隊長！你今兒個是怎麼啦？有話就直說呀！」

「八爺！不瞞你說，我見過狐狸，也見過狼，遇見了長蟲也知道有毒沒有，剛才我去打過樣，那姓杜的腦袋瓜兒可不好剃。」

「哦？」葛通翻起了眼皮子。「你紀標還有剃不了的頭？嗯？」

紀標道：「八爺！讓我打個最粗俗的比方吧！姓杜的是個鐵頭，是個一根毛髮也不長的鐵頭，剃刀再利，也剃不下一根頭髮來呀！」

葛通的小眼又瞇了起來，他似乎很認眞地在揣摩紀標這番話，良久，他才開了口，道：「紀標！以你看，姓杜的是什麼來路？」

「什麼來路我還摸不透，但我能肯定一點，他絕不是個收購駝毛的商人。」

「哦？」葛通是很不容易吃驚的，但他現在却非常吃驚。顯然，紀標的斷語並非在他意料之中。

「八爺！他來花馬池絕不是爲了營商而來。」

「那麼，他的來意是什麼？」

「八爺，在沒有憑據之前我不敢胡亂斷定，不過，我有一種感覺——八爺我不敢說出來。」

「紀隊長，我看你愈來愈像個娘兒們了，怎麼總是忸忸怩怩的呀？把你的感覺說出來。」

紀標道：「我認爲姓杜的是冲着八爺你來的。」

很意外，葛通沒有再吃驚，也沒有發怒，他很平靜地問：「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八爺！你要這麼問，我可就答不出來啦。」

「紀隊長！咱們來宗交易如何？」

「八爺！千萬別這麼說，只要我辦得到的事，你儘管吩咐，這是我報答八爺你恩情的良機呀！」

「好！去幹掉姓杜的，我送你一百頭綿羊。」

紀標像是中了邪似的渾身一顫，連目光都直了。

「怎麼？」葛通輕聲問：「一百頭綿

羊你還嫌少嗎？再加三百個老光洋，怎麼樣？」

「八爺！」紀標的神態不像先前那樣從容，舌頭也僵硬得不聽使喚。「只……只要是我辦得了的事，還敢圖八爺你的賞嗎？只是……只是這檔子事我辦不了，眞……眞的是辦不了。」

「紀隊長！」葛通的銀盆大臉頓時拉長得如同條瓜，「買賣不成仁義在，你就是不給我面子，我也不會怪你，何況，誰敢怪自衞隊隊長呀！」

「八爺！你要這麼說，我可要往地下鑽啦……你待我紀標不薄，我不能不向你回實話，那姓杜的惹不得，正格地惹不得。八爺，你就權當他是一隻停在你鼻頭上的蒼蠅，一掌拍下去，準定拍痛了鼻頭，揮揮手，他就飛走啦！又何必生那許多閑氣哩？」

「好啦！用不着你來教訓我。」葛通那張臉又變成了油炸鍋裏的螃蟹，通紅通紅的。「我葛通在花馬池是受人編排的嗎？是受人氣的嗎？是聽人擺佈的嗎？你等着瞧，三天之內我就教那姓杜的伸腿見閻王……福遠！」

這一聲喊叫猶如雷霆，彭福遠來得也像閃電，一幌眼就到了葛通的面前。

「福遠！送客！」

「八爺！您……？」一見葛通眞的發火，紀標便覺得需要有解釋的必要。「你聽我說……」

「福遠！」葛通咆哮着：「送客，你聽見了沒有？」

「是！八爺！」彭福遠連忙答應着，一轉身，又面對紀標彎腰擺手。「紀隊長，請吧！」

紀標很想跟他行個告別禮，可是，葛通却別轉了腦袋，理也不理他。

彭福遠送走了紀標，很快又轉了回來，貼近跟前，悄聲說：「八爺！我巳經去過永寧貨棧，本來打算用刀子劃破那小子的貨色，教那姓杜的明兒一大早休想趕路，却料不到發現了一椿怪事。」

「哦？是什麼怪事？」

「貨包裏裝的根本不是駝毛。」

「是什麼？」

「全是些破舊棉花。」

「嗯，剛才紀標巳經提醒我，說那小子不是個正經商販，這裏頭一定大有文章——對了！你跟金慶陵聯絡過了嗎？」

「碰過頭了，找藍長飛的仇家是名叫鄧彬。」

「鄧彬？」葛通一驚：「是號稱邊城凶神的鄧彬？」

「是呀！」彭福遠加重語氣地說：「豈止是兇神，簡直就是催命閻羅，一口氣幹掉藍長飛好幾個兄弟，藍長飛大概就是爲了怕他才躲了起來。」

「奇怪？」葛通皺緊了眉頭。「鄧彬這個人雖然是惡名昭彰，不過，聽說過他許多年來，所殺的人全都是壞人，而且，他一直都沒有到花馬池來過，他怎麼會跟藍長飛結上樑子的呢？」

「八爺，這只有藍長飛自己才知道啦，我猜，這個姓鄧的一定很厲害，藍長飛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回却怕得變成了縮頭烏龜……」

葛通似乎沒有去留神聽彭福遠的話，瞇着眼睛在想心事，想到節骨眼兒上，突地大吼一聲：「福遠！我想到了一條絕妙的計策。」

「八爺！甚麼計策呀？」

「不用問，走，咱們立即上金陵酒家去吧。」

彭福遠很想問問，却不敢問，八爺今兒個發了一天的火，好不容易才舒展眉頭，如果一問問出毛病來，可就不妙了。

葛通和彭福遠來到金陵酒家，金慶陵就像迎接祖宗牌位似的迎了進去。葛通是老來的，當然是熟門熟路，也不說甚麼，就往金慶陵的臥房走。金慶陵雖然有產有業，却還是孤家寡人，是甚麼緣故就不得而知了。金大掌櫃的臥房是明暗三間，非常闊敞，佈置也很華麗，只有葛通這種大人物才能進來坐坐，這些陳設似乎專爲葛通準備的。

「八爺，怎麼會有空閑，上小號裏來呀？」

葛通篤定泰山般坐定，冷冷地問：「慶陵，西廂房有個姓鄧的客人嗎？」

「姓鄧的？他可不是咱們這兒的房客，他是來找一個姓商的女客，就這麼磨磨蹭蹭地不走了。」

「哦……聽說你這兒剛不久還發生了命案？」

「八爺！我也聽說啦，可是我去巡查的時候，沒見着屍體……後來，紀隊長也來了，他說，既然沒見着屍首，也就一定沒發生命案，教我不用提啦！」

「不用提就不用提吧……慶陵，我要請一個客人，就是那個姓鄧的，酒席要你親自作，當然免不了有那一道菊花羊肉，酒席就擺在這兒……福遠！去迎春園教他們送幾個花不溜丟的粉頭來……我在這裏頭靠一會兒，酒席妥了，就叫醒我。」葛通這一吩咐，金慶陵跟彭福遠就分頭辦事去了。

葛通也熟門熟路地進來，入了內間，一脚跨進，驀地一楞，原來，房裏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是常宣，他作了一個眼色，又行了禮，悄聲說：「八爺請勿聲張，小的在這兒恭候多時了。」葛通輕輕關上房門，大模大樣落座，冷冷地問：「怎麼回事？常老九。」

常宣仍是輕言輕語地說：「八爺，咱們藍老大教小的前來傳句話，他有點兒私人恩怨需要了結，這幾天沒法子侍候八爺，請八爺不要見怪。」

葛通有一肚子的怒氣，並沒有發作出來，他很懂得控制情緒，這個時候胡亂生氣也沒甚麼好處，因此他仍然是心平氣和地說：「常老九，你告訴長飛，有天大的事都有我給他頂着，幹嗎避着我呀？教他來跟我商量，商量，我也好給他拿個主意呀！」

「八爺！你不知道，咱們藍老大這幾天不能露面。」

「常老九，我知道，有個叫鄧彬的人

在找他算賬，一口氣幹了你們四個兄弟，對不對？長飛一向目中無人，他竟然怕姓鄧的怕到那種地步嗎？」

「唉！剛才我已經領教過，那個姓鄧的實在太厲害了，比閻王爺還令人膽寒，他若教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五更天。」

「哦？」葛通翻着眼皮子，彷彿別有所思般。

「八爺！我要告辭啦！」

「慢點！常老九，藍長飛如今窩在那兒，不妨告訴我，萬一我有事要找他，也好……」

「八爺！不瞞您說，咱們藍老大匿身的地方幾乎時時在換，刻刻在換，告訴你也沒用呀。」

「好！你去吧。」

常宣推開窗子走出去，葛通楞楞地坐在那兒，似乎在想着一件極爲重要的事。

也不知過了多久，酒席擺好了，迎春園的粉頭也來了，葛通吩咐彭福遠和金慶陵一起去西廂上房請鄧彬。葛通暗忖：以他在花馬池的地位，鄧彬一定會來赴宴。

殊不知彭福遠帶同來的消息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八爺，姓鄧的不來。」

「哦？他沒說甚麼嗎？」

「他說，他不喜歡接受別人的欵待。不過，他要我傳一句話，八爺如果有甚麼話要跟他談，不妨上他那邊去坐坐。」

葛通立刻精神抖擻起來。「這麼要緊的話，怎麼留到最後才說呀，他那邊還有甚麼人？」

「一個女人。」

「好！我這就去，福遠！你別跟着，酒席留着，粉頭也留着，待會兒也許用得着。」

鄧彬穩穩地坐在那兒，商琳也穩穩地坐在那兒，當葛通走來的時候，他兩也都沒有動一下。

「在下葛通，這位想必是鄧爺……」

「咱們見過。」鄧彬冷冷地一抬手：「請坐！」

葛通在鄧彬身邊坐下，然後問：「鄧爺說咱們見過，是在……？」

「就在貴號的大門口，是不多久以前的事，我給八爺送了點小禮物去。」

葛通驀地想起了那個人頭，心中不禁昇起一股寒意，不過，他臉上仍是笑不可抑的：「嘿嘿！我就是爲那件事情來的：：嘿嘿！這位姑娘能不能避一下，我想跟鄧爺說幾句話。」

「不！」不待商琳有所表示，鄧彬就一口回絕了。「這位商姑娘一刻也不能離開我的視綫，因爲我担心有人要殺害她：：八爺！我這個人沒有秘密，有甚麼話可以公開講。」

「好！爽快人說爽快話：藍長飛跟你有仇，是嗎？」

「不錯。」

「仇恨深到甚麼程度？」

「深到非殺他，剝他的皮，抽他的筋不可。」

「你跟他的兄弟們有仇嗎？」

「沒有。」

「可是，你已連殺他四個兄弟了，聽說，如果藍長飛不露面，你還要繼續殺害他的兄弟？」

「是的，殺害他的兄弟只是逼迫藍長飛出面的一種手段，我的本意並不想如此作。」

「鄧爺！藍長飛一向在跟我跑腿辦事，他的私人恩怨我可以不管，可是，眼看他的兄弟一個個被殺，我又不能不管，我出面，就是想了結這件事。」

「如何了結法？」

「如今藍長飛躲起來，你找不到他，如果我將藍長飛藏匿的地方告訴你，你直截了當地找到他，不就一切都結了嗎？」

鄧彬凝視着葛通，似在判斷對方說這句話的動機，半晌，他才輕輕地說：「八爺如果眞願意這樣作，那眞是太好了。不會有甚麼交換條件吧？」

「鄧爺，你是外鄉人，我跟你談條件，未免有點說不過去。不過，藍長飛有一件差使還沒有替我辦妥，你最少也代他辦完那件差事。」

「請八爺明說。」

「鄧爺，替我幹掉一個姓杜的。」

鄧彬不禁一怔，姓杜的？當然是杜復軍，原來葛通想利用自己去對付姓杜的。

「爲了這件差事，我曾經許下了一筆重賞，這筆重賞當然要轉到你的名下，鄧爺！我葛通說話一向算話，在你呢？多殺一個少殺一個並沒什麼兩樣，是不是？」

鄧彬的兩隻眼睛瞪得溜圓，但他並沒有咆哮大怒，聲音反而更輕了：「八爺，我不是爲錢殺人，而且不殺我認爲不該殺的人，你另請高明吧！」

「鄧爺，你拒絕我的好意？」

「我拒絕。」

「那麼，你將永遠找不到藍長飛。」

鄧彬冷冷地說：「我會將他手下的兄弟一一殺掉。」

「你就是將他的十二個兄弟全殺光，你也找不到藍長飛！」

「我將藍長飛的兄弟一一殺光之後我就殺你。」

「殺我？」葛通跳了起來。「爲什麼呀？我跟你根本無仇無怨的？」

「因爲藍長飛作惡多端都是你養成的，」措辭很嚴厲，鄧彬的態度却很溫和：「八爺，你可以請了，這個世界上的人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見錢開眼，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像藍長飛那樣聽你使喚。」

葛通簡直是落荒而逃，他萬萬沒料到他所想到的絕妙好計竟然落空了。

商琳道：「鄧爺！你爲什麼不問問他爲什麼要殺姓杜的？」

「我爲什麼要問呢？」

「鄧爺！」商琳第一次離開床緣，走了過來。「你明明知道，我關心一個姓杜的。」

「這個姓杜的未必就是妳關心的那個人呀！」

「我想也許是，因爲當他說出這件事的時候你看了我一眼。」

鄧彬笑起來，滿臉黑色藥膏，只有在他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時才知他是在笑。

「你笑什麼？」（未完）

武林軼事／賴嚴霜・文　盧令・圖

譚敏一脚踼死佟七

拳驚江湖道　脚踼刁惡徒

俗云：「拳不離棍」，凡是精通拳脚的師傅，多數是棍法精妙。至於棍法，近代的師傅當中，最出色的一個人就是鄒宇昇，鄒宇昇的棍，稱做鄒家八卦棍，他本來拳脚有限，但因他跟譚安交換，譚安學八卦棍之際，同時把譚家三轆手的精巧地方指點給鄒宇昇，兩人當天叩拜，發誓之後才互相交換，先在神前說明，誠心換技，彼此絕不隱瞞甚麼絕招，因此之故，鄒家的師傅都學會了三轆手。

譚安之後能够把三轆手發揚光大的師傅叫做譚敏，譚安一生很少劇鬥，至於譚敏，却是有過許多次打鬥的，故此，眞實證明譚家三轆手確有威力的一個人就是譚敏，並非譚安。

譚敏的一生中充滿了許多驚人的武功決鬥事跡，值得談談，他在幼年的時期，因爲性情有些偏僻，好勇鬥狠，體格方面並非彪形大漢，故此，祖父譚義均担心他學成武功，惹是生非，反而會死在別人的拳下，故此向子侄告誡，不可把武功傳授給他，至於他自己，更加不肯多說半句，此外，練習武功之際，先把練武室的窗戶完全關閉，然後練功。

世事很奇，儘管這位老公公千方百計的阻止譚敏學習武功，譚敏仍然可以在門隙偸窺，晚上就到村外的龍歸寺自行練習，寺外有一株三四個人合抱的大榕樹，又有一塊大石鼓，正是他用來練習橋手的天然工具，如是者苦練許多年，不但拳脚精通，橋手極爲犀利，伸手出去，有如鋼鐵，不過，他活到十八歲，仍沒有機會跟別人交手，故此，他的橋手究竟厲害到怎樣程度？本人並不知情，譚義均以及譚安亦無所知。

至於譚敏，却是胸懷壯志的，希望找機會跟高手過招，這種心理對他頗有影响，雖然他並非到處闖禍，但是，碰到特殊的情形，它却發生作用，驅使他無緣無故的向高手挑戰。

那時鐵橋三已經有六十歲，某天，剛巧是石龍墟的墟期，每逢墟期那天，照例有些江湖賣藝的人物到該處開檔，鐵橋三授徒，名震南粤，不必當街賣武了，不過，他老人家却有這種豪氣，碰着墟期，有時高興仍然插起鐵橋三的大旗，在石地賣武。

鐵橋三表演武功，必然聽到掌聲，那天，他演拳脚之際，忽然聽見譚敏跟另外一個旁觀者談及，說他的橋手雖硬，身型步法尚欠一籌，不覺特別注意他。

過了一會，譚敏走後，鐵橋三向觀衆查問此人究竟是誰的兒郎，有人認得譚敏，便向鐵橋三說知，這個青年就是譚義均的孫兒，亦即譚家三轆手的子侄。

鐵橋三不認識譚義均，至於譚家三轆手，却是有所聞的，心裏暗想，跟這樣的一個青年理論，有失長輩的尊嚴，倒不如

找譚義均說個明白，就說他家教不嚴好了，由譚義均向譚敏責罵一番，比較合理。

主意打定，他賣藥之後，便向觀衆問明譚義均的寓址，前往找他。

說也湊巧，鐵橋三到達譚府，剛巧譚敏在小涌捉魚之後回家吃飯，兩人在門前相遇。

譚敏站定脚步，問鐵橋三想找那一個，鐵橋三憤怒之際，聽了直言說他聽到有人批評自己的拳脚略疏，故此，要找譚義均查一查譚家拳脚究竟如何犀利。

譚敏聽了不慌不忙，笑着說：「這句話是我說的，並非信口開河，確有其事，如果你不服氣，大可彼此交手，研究一下，不必找我的祖父。」

鐵橋三看見他年紀雖輕，竟有這種胆量，相信武功方面有些根底，不敢輕視，聽了便說：「如何互相研究武功呢？」

譚敏說道：「我家門外有些草地，兩人就在草地之上站着搭橋，便可看到誰的橋手堅實，你綽號鐵橋三，相信橋手必然是非常堅硬的，我想試一試跟你玩玩。」

鐵橋三點頭答應，兩人走到門外的草地之上，距離三尺，互相紮馬，跟着出手搭橋。

搭橋俱是如此，互相出右臂，兩手都是向外的，譚敏搭橋之際，心裏暗想，鐵橋三的一招穿雲手，非常厲害，故此，採取丁字馬步，右手伸出，左手護胸，準備對方偷襲亦無所懼。

兩人搭橋，卽是兩邊的右前臂互相壓住，鐵橋三覺得譚敏的橋手眞個堅實如鐵，暗吃一驚，他估計得到譚敏只有十多歲，橋手竟然堅實如此，如果無法把譚敏的橋手壓低，時間拖長了，吃虧的一定是他，假如譚敏落了他的橋，此後英名盡喪，實在不值，一邊想，一邊暗作打算，忽然施展穿雲手，向譚敏打去。

鐵橋三的目光閃爍不定，忽然肩膊一動，譚敏立刻把右橋鬆開，側身進馬，閃過他的穿雲手，跟着用左手打出，鐵橋三退後了一步，微覺震了一震，那時鐵橋三知道譚敏確有相當武功，除非拚死，用毒招撲攻，然後有些希望取勝，但因彼此無寃無仇，勝了便會使對方身受重傷，甚至盲眼，輸了更糟，就算兩敗俱傷，亦無好處，橫豎搭橋玩玩，並無旁人目擊，輸了亦屬閒事，不妨一笑置之，如此一想，鐵橋三就一言不發，匆匆離去。

兩人站在草地搭橋，並非剛剛搭上了手橋就變成拳脚爭雄的，當時有些家人看見，飛報譚義均，譚義均大吃一驚，匆匆忙忙趕到草地外邊去查問，鐵橋三已不知去向。

譚敏聽了祖父多次查問，迫不得已把剛才的情形說出來，還說他苦練譚家三輾手多年，不知道這種功夫能否跟高手過招，故此，不惜跟鐵橋三較量一下，就算輸了，鐵橋三也不會把他打傷，實際上確是玩玩而已。

譚義均聽了，冷然說：「你從來沒有學過技擊，更加沒有學譚家三輾手，如何能够打贏鐵橋三呢？」

譚敏說：「我並非沒有學習過譚家的拳脚，只是偷學得來。」

譚義均說：「你跟鐵橋三過招，我沒有看見，不知道實情如何，現時我命令你跟我過招，你把偷學得來的本領盡量施展出來好了，打傷我也不要緊。」

譚敏看見祖父沒有嚴詞責備，喜出望外，立刻笑容滿面，說道：「既然祖父有心指正我的拳脚，我便不客氣，依照偷學得來的三輾手，把它施展出來，請祖父接招！」

說完這句話，他就進馬發拳，每一拳都是含有三輾手的，變化多端，初時譚義均看不起他，隨意應戰，後來發覺到譚敏的拳脚確有眞功夫，便集中精神跟譚敏很認眞的打起來。

譚敏處處讓他，苦戰多時，譚義均仍是無法取勝，說到譚家三輾手的妙用，乃是上滾手，下滾手，以及較剪手，譚義均的技擊雖精，可是，年紀老了，譚敏處處都能够拆招，他覺得驚奇，突然出一招連環殺手，想擊敗他，不料雙手纏着譚敏的時候，發覺譚敏的手臂堅實如鐵，大吃一驚，連忙後退三步，說：「你已經學到三輾手的眞功夫了，雖然我比你精，仍是鬥不過你的，就此止步吧！」

譚敏喜出望外，乘機說：「祖父如果認爲我能够造就，最好把譚家拳脚的妙用從頭到尾再教一遍。」

譚義均認爲他所言合理，索性把譚家拳脚的妙用從頭到尾教給他，希望他將來變成譚家最出色的一個人，於是譚敏有機會眞正學習三輾手，不消說，自然比前更進一步。

至於鐵橋三，受到這種挫折，很不舒服，出到廣州，先往河南海幢寺找方丈蓬萊禪師，把此事說出，希望蓬萊禪師指點一些專破鐵橋的絕招，蓬萊禪師對他說道：「譚敏剛是壯年，你的年齡，已經靠近花甲，氣力方面一消一長，想戰勝他並不容易，索性讓他發展，使他在武林稱霸吧！古語說得好，長江後浪推前浪，確是事實。」

鐵橋三聽了，便把報復之念打消了，在不久之後，他就退出武林，在海幢寺歸隱。

譚敏學習三輾手之後，跟着就由譚安學八卦棍，那一手八卦棍是譚安用三輾手向鄒宇昇學來的，故此，譚敏便兼有拳棍兩種妙用。

譚敏還沒有到二十歲，已經學到這樣高的武藝，煞是難得，後來他知道洪拳的高手洪熙官剛到廣東來，在白雲山景泰寺居住，立刻到訪，渴望洪熙官把更新的武功指導給他。

洪熙官的洪拳根基極穩，而且有一套虎鶴雙形拳，確是威震武林的，譚敏虛心求學，入門就拜師。洪熙官聽到他的名氣，很高興教他，說：「你試把譚家三輾手以及各派所學到的功夫表演出來，讓我看看也許我已經無法教你，如果我對你仍有帮助，我一定盡力指點。」

那時洪熙官已經七十多歲，不想跟後輩較量，從這番話看來，他確是想帮助譚敏的，譚敏便依他的話去做，把他所知道的拳脚全部表演出來。洪熙官看了，說：「你的身型手法已經獨步武林了，只是馬步還欠穩定，如果兩人相鬥，橋手方面太過使勁，下邊就有點空虛，我想你的馬步

更加穩定，如果你有空，最好每天挑水，用兩個鐵桶都是欖形的，桶底平滑，因爲它是尖底的緣故，不能放低，一口氣從山下挑到山上來，自然馬步平穩，此外，你的一雙脚還要加鐵，不管穿鞋或穿屐，逐日把鐵桶以及鐵鞋的份量增加，久而久之，你就覺得雙脚有如落地生根，走動之際，絕無障碍。」

譚敏欣然點頭，於是，再在洪熙官門下再學三年，俱是練習虎鶴雙形的功夫，每天必然挑水上山，三年之後，他就兼有洪拳的本領，變成洪熙官的得意弟子。

因爲洪拳在那時的名氣特別响，他就在廣州設館教徒之際，寫明專教洪家拳脚，反而把譚家三輾手收藏起來。

那時肇慶有一個武藝極精的人，姓王，單名一個平字，在肇慶西門開設一間鞋店，非常用功，店內後進有許多練武的工具，木樁俱是夾木製成的，有如杉仔粗大，他有空就入內拳打脚踢，橫掃一脚，就把兩條木樁踢斷，故此，一般人都稱他做鐵脚銅人。

譚敏的名氣愈來愈响，王平想知道譚敏的武功究竟如何高深，便到廣州來，親往譚館拜訪。

兩人見面後，王平說：「譚師傅，你不過二十多歲，便有此本領，擊倒許多武林高手，我是慕名而來的，希望你跟我較量一下。」

譚敏認爲武林之內彼此較量一下，並非奇事，不過，兩人的名氣都是非常响的，如果兩虎相鬥，分出勝負來，傳到外邊去，便有影响，於是跟王平說要閉門較技，勝負不讓外人知道。

徒弟走開了，門也關閉，窗也全部關上，王平跟譚敏兩人在屋內交手，打了一會，然後開門，兩人都含笑走出來，互相稱讚，譚敏的門徒無法獲悉兩人究竟誰勝誰負，譚敏當然沒有說出，自此以後，兩人的情感極好，有如兄弟。

譚敏在廣州已經成爲武林中的新秀，不但俗家有許多朋友，就算方外之交，亦不算少，那時光孝寺是一座大叢林，歷史悠久，由於光孝寺跟旗下街接近，旗下人士得勢，往往利用他們的勢力欺負良民，方丈顧全大局，不敢抵抗，還叫僧寺切勿生事，可讓則讓，那時，譚敏跟光孝寺的和尚裏面一名稱做鐵頭大師的人，來往得很密，殊不料就此發生問題，險些喪命。

這個善用頭功的和尚從來不說姓名，亦無人知道他的法號，只是把他稱做鐵頭大師而已，旗下人裏面最蠻橫的就是「佟七」，他是武解元，所有衙門的武士都由他訓練出來，他有一個弟弟喚做佟八，亦名「鐵指佟」，十隻手指有如鐵枝那麼堅實，兩人在廣州欺負良民，無惡不作，特別是鐵指佟，因他脾氣太壞，動不動就敲詐別人。

故此，有些人憑着姓名接近的音响，叫他做「鐵屎桶」，隱藏着「鐵指佟」的意思。

有一天，他在賭場上面輸了錢，到光孝寺找方丈求借白銀二百両，方丈看見他率領爪牙入門，知道他不懷好意，只好婉言推辭，殊不料他的兇性大發，執住方丈的和尚袍，迫他交出鎖匙來。

情勢極爲危急，鐵頭大師剛剛從外面回來，看見他如此橫蠻，怒火冲天，上前喝他鬆手，鐵屎桶大喝一聲，帶來的手下就把他包圍，單刀鐵尺長棍花槍，各種武器一齊進攻。

鐵頭大師的武藝很高，不過孤掌難鳴，加上了赤手空拳，實在不易支持，他也感到吃力，苦鬥當中，剛巧譚敏進門，他就大叫幾聲，希望譚敏拔刀相助。

譚敏一向就聽到鐵屎桶的不法行爲，此時看在眼裏，當然是不會袖手旁觀的，立刻衝前，施展三輾手的拳法，一個「扳柳手」，再一個「帶馬歸槽」，便把鐵屎桶的兩個爪牙抛在背後，鐵屎桶看見譚敏如此强橫，便抛開鐵頭大師，把手中棍向譚敏當胸標來。

譚敏對八卦棍已經非常熟練，棍來不避，跟住一招霸王開鞭，劈向他的頸項，鐵屎桶看見他避棍即打，暗吃一驚，連忙小跳歸後，改用泰山壓頂姿勢，手中的棍舉起，當頭打落。

譚敏看見那條棍快到頭上來，便踏前半步，閃過一邊，改用三輾拳的伏虎手，一邊扼手一邊搶棍，發力一拖，鐵屎桶的馬步不穩，竟然給他拖倒，向前衝了幾步，就此倒下來。

譚敏殺得性起，搶了長棍，就勢在他背後一點，鐵屎桶就登時受傷，無法再鬥，那時他的爪牙也給鐵頭大師打到東斜西歪，於是，那帮人疾忙扶起鐵屎桶，抱頭鼠竄而去。

此事發生後，佟七知道是譚敏所爲，渴望報仇，却又不敢到譚館挑戰，一直懷恨在心，到了那一年的秋季，金風初動，獵蟀登場，譚敏受到獵場的聘禮，維持秩序，殊不料幾個人正在鬥蟀，有些旗下人在帶草者的身上想辦法引致兩蟀相鬥，不分勝負，互相攻擊，譚敏爲了主持公道，迫於走到蟀盤旁邊作公證，分出輸贏來，就在那時，佟七剛剛到場，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突在譚敏背後運用鷹爪功，張開五指，向譚敏的後腦一把抓下來，把譚敏整個提起，雙脚離地，頭骨裂開，還有鮮血流出，眼見是奄奄一息了，譚敏咬牙切齒的說：「出其不意，向人偷襲，怎算是英雄所爲呢？如果你把我放下，我僅有一隻脚趾落地，也可把你打傷。」

佟七看見他已經垂死，欺他無力作惡，便把抓住他的手垂下一點，怎料譚敏僅有一趾落地，即時轉身飛出右脚，快如閃電，一脚踢中他的胸骨，當堂跌離幾尺，爪牙趨近看時，他的胸骨碎裂，口中吐血，那時譚敏也倒地不醒人事。

兩虎相鬥，皆受重傷，佟七當晚就魂歸地府。

譚敏雖受重傷，由門徒抬他返鄉，延醫調治，過了三個月，仍可活下去，總算不幸中之大幸。

譚敏當時詐作死去，實則是活着的，不過掩人耳目而已，他一直活到六十四歲，然後去世。

當年譚敏一脚踢死佟七之事，哄動武林，可見名拳師渾身是勁，看來現代威震武林的李小龍脚法亦有這種妙用，苦練多年的拳師，確能僅憑一拳或一脚，便即致人於死。

（完）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八）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長笑帮大擧侵襲試劍莊，三莊主陰陽黑首遭背叛的路英風暗算，慘死桃林，屈雷，方中平等侵入莊內，路英風重施故技，但被司徒十二識破，已遭報應，屈雷，鐵嫣嫣也被司徒十二擊得重傷，方中平則被何不樂斬斷右臂，倉惶率衆急逃。司徒天心被長笑帮的陳冠采暗算受傷，我是誰爲他用內功治療，此際司徒天心已逐漸甦醒，不過身子仍然十分虛弱，只能微微張開眼睛，看到我是誰爲他療傷，張口似欲說話，我是誰搶先道，你若開口，千萬別說謝謝，感激諸如此類的話，有誠意沒誠意的亂說一通——

正邪兩難併　生死一髮間

溫振眉看看哭笑不得的司徒天心，拍拍我是誰的肩膀道：「這話也難說，若是別人眞心眞意的說，你總不成把他的口封閉起來的呀。」

我是誰默然了一會道：「這也是。」

司徒輕燕不禁「噗嗤」笑出聲來。

在她的心目中，只覺得這些武林高手的脾氣，實在是太怪了。

幸好是怪，還不算壞，而且很可愛。

當然尤其是溫振眉的。

我是誰忽然又道：「好了，你沒事了，我現下就去『長笑帮』，我要跟曾白水算算舊帳！」

溫振眉正欲說話，我是誰忽然截道：「請你不要與我一同去，我已答應曾白水殺你，你去了，我反而難做；這兩個人就勞溫兄護送回『試劍山莊』，我要獨闖『長笑帮』；何況『血河神劍』尚未送去給司徒十二，總是不好的。誰與我同去誰就是我的敵人！」

溫振眉看了看臉色堅毅的我是誰，終於歎道：「你既然這麼說，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 × ×

屈雷，方中平一先一後的兩聲「退」字，傳入「長笑帮」衆的耳中，確實驚心動魄。

郭傲白苦鬥趙寮分。

銀絕崖力戰陳冠采。

屈雷急退，方中平急遁！

他們甫退至院牆，忽然在屈雷身後的一棵梧桐，竟伸出兩隻手臂來，硬硬把屈雷箝住。

另外在旁的兩棵槐樹，竟也伸出雙臂，協力夾住屈雷！

原來這些樹，樹心都是被挖空了的，「試劍山莊」的「龍」組殺手，全部就埋伏在這院子內。

方中平一見情勢不妙，正欲救屈雷，忽覺腳下刀風陣陣，急躍而起，只見花間閃出十數柄明幌幌利刀，正急削他雙足。

方中平又驚又怒，大叫道：「『長笑帮』上！畏縮不前者，一律格殺勿論！」

他自己却且戰且走，施展全力，撲向

莊外。

那方面的屈雷被三人夾擊，他已身受重傷，又僅賸一臂，但居然虎吼一聲，回肘撞，把後面的人胸膛撞裂，立時鬆手！

後面的人手甫鬆，屈雷的右拳便打碎了右邊的人的頭顱；另一人一呆之間，屈雷以一臂橫掃過去，猶如一根鉄棍一般，把那人的腦子碰開了花！

屈雷脫圍而出，也似方中平一般，全力向院外掠去。

「長笑帮」衆陣脚大亂，有人奔逃，有人流竄，有人且戰且走，有人棄械投降，唯獨是「長笑帮」青旗旗主「中原神鷹」尙步雲，還算是條漢子，領了二百多「長笑帮」徒，衝入院內，喊殺之聲當時大起。

只聽何不樂亮如洪鐘的聲音響起：「鷹、龍、虎子弟們，上！」

一場驚心動魄的，足以改變江湖，影响武林的大厮殺，馬上便進行了。

× × ×

天下第一大帮：「長笑帮」。門前。

倏地一道黑衣人影疾撲而來，人雖在遠處，但熊背虎腰，聲勢已驚人。

把守「長笑帮」的帮徒們大吃一驚，立時便有四個人擋着那人的去路。

那黑衣人停了下來，目光如刀，盯着這四名「長笑帮」徒。

那四名「長笑帮」徒，尙未交手，便已心寒。

那人盯了他們一會之後，其中有一名「長笑帮」徒大聲喝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

「我是誰？」

「我是誰！」

「你要來幹什麼？」

「叫你們帮主出來！」

「哈！憑你也配見我們帮主？」

「憑你們也不配攔住我；好，你們一個人用鏢子鎗，一個人用齊眉棍，一個人用峨嵋分水刺，一個人用判官筆，看起來是奇門兵器，可是不管用。」

「什麼？」那四名「長笑帮」徒嘩叫了起來。

我是誰冷冷地道：「使峨嵋分水刺的，你此刻最想的是睡覺，心裏正痛恨爲何有人來，以致打擾了你的睡眠，像你這種心情與人交戰，自不能專心，如何能够不敗！」

那名手執峨嵋分水刺的，立時低下頭去，作不得聲。

我是誰盯着那名使判官筆的，冷峻地道：「你！你用判官筆，絕對不上十次，看你執武器的姿態，便知你從前是慣使雁翎刀的，你趕出來截我，竟隨手就拿了友人的武器，而自己善用的武器，却不帶在身旁，像你這種人與別人交手，粗心大意，怎能不敗？」

那名手執判官筆的，一時愕在那邊，說不出話來。

我是誰轉向那名鍊子鎗的，冷笑道：「還有你，你用的是鍊子鎗，長六尺三，但你的朋友們用的都是短兵器，你又如何攻我，而不反傷及你的同伴們？如你根本沒有把握，又怎麼樣與人交手？」

那名使鍊子鎗的一時也啞口無言。

我是誰轉向那名使齊眉棍的，那使齊眉棍的被他一瞪，心裏一凜，大嚷道：「不要聽這厮鬼扯，我們上！」

一時棍影、鍊影、刺風、筆風，齊襲我是誰！

我是誰怒笑道：「你本來沒有什麼錯處，這四人中，武功最高的也算是你；但你給我一說就心亂了，連陣脚都穩不住了，你們出手前已畏懼，怎接得我一招？」

話未完，這四人便飛了出去，峨嵋分水刺、齊眉棍、判官筆、鍊子鎗盡皆落地，四人也倒地不起。

這四人一倒下地，又有十多人飛奔出來，我是誰怒道：「擋我者死，我找的是你們帮主！」

忽然一人閃電奔來，一身紅衣，那十餘名「長笑帮」徒，立即垂首叫道：「穆香主。」

那人到了我是誰身前，打量了我是誰幾眼，大聲笑道：「我道是什麼人來犯，原來是雛兒，喂，小伙子，回家吃奶去吧，你老子『黑砂手』穆另魯在此，你認命了吧！」

我是誰冷冷地盯着他，不發一言。

穆另魯竟給他瞧得週身不自在，心中發毛，强笑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誰冷冷地道：「你最好記住了，我叫我是誰。」

穆另魯聽得笑彎了肚子，喘氣着對身旁的「長笑帮」徒怪笑道：「天下那有這樣狗娘養的怪名字，他竟叫做我是誰，連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誰，哈哈哈……」

在他身旁的「長笑帮」的弟子自然也跟着笑，笑不了幾聲，穆另魯的聲音忽然嘶啞了，「長笑帮」弟子的笑聲自然也立即中斷！

因爲穆另魯再也笑不出了。

我是誰揮拳，穆另魯只覺對方的拳頭忽然脹大，接近，「砰」！中拳，八隻牙齒，連同一口鮮血，一齊噴了出來。

穆另魯倒在地上，含恨怪嘶道：「媽的，給我宰了他！」

立時又有數十名「長笑帮」徒衝了出來，拔刀，抽劍，彎弓，搭箭，合攻我是誰！

只聽我是誰怒嘯道：「好！就是你們這班狗徒，殺『含鷹堡』，毀『青雲鏢局』，並在『涵碧樓』作出如此慘無人道的事來！好！我殺乾凈了你們，才去見曾白水！」

血飛濺，人飛躍，喊殺連天！

× × ×

試劍山莊。

大厮殺已至尾聲。

英雄是流血的，好漢也是流血的，可是這麼多英雄和好漢都流血了，這天地間的正氣，有沒有被這血腥引出來，挺身而出，爲江湖主持正義？

「一刀斷魂」何不樂指揮「試劍山莊」的弟子們交戰，却遇上青旗旗主「中原神鷹」尙步雲，只一刀，尙步雲便被逼入死角，束手就擒，但何不樂沒有殺他，只押他去見司徒十二。

司徒十二銀鬚飄動，銀衫前襟有一絲血漬，他看着尙步雲，輕輕的咳嗽着，像胸部有些疼痛，一直强忍着，但咳嗽却把

它說了出來。司徒十二一面咳一面道：「『長笑帮』的人心都亂了，走的走，逃的逃，說句實話，你的武功在我看來，實在不高，但你居然仍不走，當起大難，奮力作戰，不愧爲『長笑帮』五大旗主之一，比起貴帮許多人來，實在出色得多了，忠心耿耿，貫徹始終，這不是好漢是什麼？來來來，咱『試劍山莊』向來是不殺好漢的，何二弟，快放了他。」

何不樂即刻鬆手，拱手笑道：「尙老英雄，我聽聞『長笑帮』殺人如厤，作惡多端，但唯獨是尙老英雄甚少作孽，據說當日『長笑帮』毀『飛雲鏢局』之際，局主薛正音就是你故意放走的；剛才多有得罪，敬請恕罪則個。」

「中原神鷹」搓揉着鬆開的手，望望天，又望望地，忽然有淚，自眼眶流落到白花花的鬍鬚上，長歎道：「我活了五十多年，今天才第一次被人稱作英雄，我不知怎麼說才好，總之我知道，我不配有這個榮銜。我活到現在，才算眞正知道了一點事情，平常我所佩服的『長笑帮』領袖們，有難到來時，却只自我奔逃，留下手下們爲他們送死。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只謝你們今日不殺之恩，留下我風燭殘年，好好思索反省，過去之所作所爲；總之我尙步雲，日後絕不與貴莊爲敵便是了。」

忽然躍上一棵桃樹上，疾聲大呼：「手足們，『長笑帮』已被『試劍山莊』所控制了，首領們都各自逃了，後援已在外被截住，我們的人死傷已過半，你們還戰什麼？快快棄械投降吧！」

尙步雲這登高一呼，僅賸的百餘名「長笑帮」徒大部份都已住手投降，其他數十人，自然也無心戀戰，對覷了一會後，紛紛棄械投誠了。

在院內的五百左右「長笑帮」徒，投降的約有兩百人，其他的人，都在短短的時間內，被奪去了性命。這衝入院內的多爲青旗、藍旗及紅旗子弟，投降者因尙步雲是青旗旗主的關係，佔大多數。

在莊內截殺「試劍山莊」子弟的三四百「長笑帮」子弟，全軍盡墨，皆爲「長笑帮」黑旗帮徒。

在莊外接應的「長笑帮」子弟，同樣被「試劍山莊」搏殺殆盡，約四百餘人，多爲白旗子弟。

當然，「試劍山莊」也死傷十分慘重，與天下第一大帮火併之後，雖然佔盡優勢，但也傷亡近半，十分慘烈。可是「長笑帮」這一來，就等於全軍覆沒，難以翻身了。

戰爭尙有尾聲。

郭傲白截殺「刀魔」趙寮分。

這一塲戰鬥，也十分慘烈。

「長笑帮」藍旗堂主的武功，當然在白旗堂主倪向天之上，但亦在紅旗堂主鐵嬌嬌之下，可以說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可惜他遇到的是「含鷹堡」少堡主，「七重天劍法」郭傲白！

郭傲白不但曾手刄「閃電劍」倪向天，也曾力敗「半男不女」鐵嬌嬌，武功自然是在趙寮分之上。

更糟糕的是，郭傲白喪父心痛，瘋狂追擊，趙寮分却因屈雷，方中平逃遁，「長笑帮」子弟越戰越少，所以越打越心驚，拿手的「一百零八式天魔刀法」，也使不出勁道來。

可是「刀魔」趙寮分畢竟也不只是浪得虛名的：

郭傲白刺了九十八劍，他也接下了九十八劍。

趙寮分反攻了一百零八刀，郭傲白也接下了一百零八刀。

然後郭傲白忽然七劍擲出！

趙寮分幾時見過如此奇特的劍法，急起而避，居然避過六劍，到了第七劍，力已竭，勢已盡，只好橫刀一格，刀劍齊飛，郭傲白却一個飛撲，一拳便把趙寮分打了下來，再一拳，便要了趙寮分的命。

而「試劍山莊」之總掌教却逢着「長笑帮」青旗堂主「天網」陳冠采。

銀絕崖的武功，當然不比「試劍山莊」總管馬二先生高，馬二先生當日是重創之下，在「長笑帮」中，被白旗堂主倪向天所殺。

可是陳冠采的武功，却比「閃電劍」倪向天來得高，不過却不及藍旗堂主趙寮分與紅旗堂主鐵嬌嬌。

「刀劍雙絕」銀絕崖與「天網」陳冠采這一戰，原本是必敗無疑的，但是陳冠采的武功，却大大打了折扣，一是因爲他拿手兵器「天網」，已被我是誰所毀；二是他在前些時候，被我是誰揍得五臟六腑似離了位，又沒有適當的歇息，便來攻「試劍山莊」，所以在功力上，又大打折扣；再加屈雷，方中平逃遁，「長笑帮」衆被圍，自己人越戰越少，所以更加心慌意亂，只顧身退，不願戀戰。這一來，使陳冠采的武功，減去幾乎一半。

相反的是「試劍山莊」六當家「刀劍雙絕」銀絕崖，因爲是他追殺陳冠采的，對方越戰越心驚，且戰且逃，他是越戰越勇，且追且殺，況且他喪子心痛，憤極而戰，聲勢自然驚人，一開始出現便出乎陳冠采意料之外，所以「天網」陳冠采，一開始便失了先機！

所以陳冠采的功力，所剩下的，最多只不過是當日「長笑帮」紅旗旗主「六陽金剛手」沈四神君的功力而已。

但就算是沈四神君的功力，又豈是好惹的？

銀絕崖一輪急攻，陳冠采被逼得手忙脚亂，銀絕崖怪叫道：「好，你赤手空拳，我殺你不算英雄，你接住！」

竟然停手，擧足一踹，把地上一柄月牙刀，挑向陳冠采。

陳冠采一接得刀後，雖然向未練過刀法，但既有武器在手，惡由心生，一連幾刀，虎虎生風，急攻銀絕崖。

陳冠采一刀在手，銀絕崖便討不了好；陳冠采橫起了心，只求速殺銀絕崖後，即行逃命。

但銀絕崖豈是易與之輩，一時之間，刀劍舞個風雨不透，陳冠采也奪他不下。

而正在此時，尙步雲已登高一呼，「長笑帮」衆紛紛投降，「天網」陳冠采心中大急，不禁分神，手下一慢，銀絕崖刀劍一展，震飛陳冠采手中刀，陳冠采大驚失色，銀絕崖也不追擊，只冷冷地道：「你因分神而失手，這不算；來來來，讓你拾刀再戰！」

陳冠采怒吼，拾刀，一輪急攻，逼得銀絕崖連連後退，然後劃幾個刀花，返身欲遁，銀絕崖狂吼一聲，手揑刀劍，直撲過去，欲攔住陳冠采。

豈料陳冠采詭計多端，那一下作勢欲遁，只是虛幌而已，銀絕崖一旦撲來，即返身，出刀，「噗」！刀沒入銀絕崖之前胸！

銀絕崖雙目暴睜，瞪住陳冠采，陳冠采嘿嘿冷笑：「誰叫你不殺我？我要叫你嚐嚐死在我手下的滋味！」

銀絕崖狂吼，居然不倒，一劍向陳冠采刺出！

但銀絕崖已受傷極重，這一劍去勢已慢，陳冠采劈手接住，把月牙刀一扭，銀絕崖目眦盡裂，登時搖搖欲墜！

正在此時，忽然一聲慘嚎傳來，陳冠采只覺熟悉，轉目一看，只見趙寮分人在半空，郭傲白宛若神龍，一拳把「刀魔」趙寮分擊了下來！

陳冠采眼見唯一的同伴也遭不幸，心中之驚，非同小可，銀絕崖竟强忍住一口氣，一刀砍了下來，陳冠采也並未查覺。

銀絕崖僅憑一點氣力，所以刀勢極慢；但第二聲慘嚎傳來，陳冠采眼見郭傲白第二拳擊在趙寮分心窩裏，便丟了命，心中更驚，忽覺刀風撲頸，閃避已來不及，銀絕崖這一刀，砍在他頸中，差點兒沒整顆頭顱落了下來。

「天網」陳冠采慘呼倒地，臨死時用刀一扯，銀絕崖慘叫一聲，也立時氣絕而亡。

但他的死却換得了「長笑帮」青旗堂主陳冠采的性命。

敢情銀氏一家，都是極其壯烈威武的，昔日「銀氏三雄」，在「長笑帮」大殿上，突圍殺敵，終於被困，但仍以性命換了「長笑帮」青旗香主「鳳凰鈎」孫玉堂之命，而且居然還受創後掙扎回莊，報告司徒十二，才安然長逝，可惜這一家人，都是死在「長笑帮」徒的手中，令人無盡惋惜。

那邊的「鐵拳」屈雷，脫困而出後，已一路殺出了「試劍山莊」，逃遁而去。

方中平則遇到「試劍山莊」高手的包圍，殺了一會，「試劍山莊」死傷不少，却愈戰愈勇，方中平因失血過多，久戰不下，便心力盡瘁，眼看就要就擒，但其所豢養之鐵鷹却及時趕至，結果鷹被殺，而方中平本身，却得以脫圍而出，逃離「試劍山莊」！

曾白水已步出那片茅草林，「試劍山莊」已然在望，那年青人，却始終未曾出現過。

曾白水仰望天空，月漸西沉，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正欲擧步行去，忽然看見兩道人影，飛竄而至，情狀狼狽至極。

曾白水不禁一怔，那兩人竟是屈雷及方中平，看他們的情形，只怕「試劍山莊」這一役，是焦頭裂額而歸了。

只是曾白水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僅是去遲了兩個時辰，「試劍山莊」居然有力量把「長笑帮」所向無敵的力量摧毀！

曾白水長嘯了一聲。

那兩人一先一後，一聽此嘯聲，遲疑了一下，終於停下，苦着臉，硬着頭皮向曾白水走近來。

曾白水一見，便知屈雷已受了極其嚴重的內傷，而方中平的右手，却被齊腕切去，曾白水怒哼一聲，屈雷，方中平慌忙垂首，曾白水冷冷地道：「好，不敗已經敗了，還有什麼話好說，那兒戰況怎麼樣，趕快告訴我。」

屈雷沉聲道：「卑職該死，望帮主恕罪。我們來到莊前，合力幹掉陰陽黑之後，勢如破竹，搏殺守莊的數十人，留下四百餘白旗堂下子弟在莊外，以作援軍；派黑旗堂下弟子，去搏殺莊內餘孽，我自己和中平，陳堂主，趙堂主及尙旗主，帶着紅，藍旗堂下的人，去圍攻司徒十二等，先用陰陽黑的屍首，與莊內被殺的家丁，及『涵碧樓』，『青雲鏢局』，『含鷹堡』被毀的，事先打擊司徒十二等，再行搏殺……」

曾白水斷然道：「好，這樣很好，一切都不是進行正常了嗎？你告訴我，爲什麼又會一敗塗地的？」

屈雷垂首道：「後來……後來，唉，我們千算萬算，算漏了一步，何不樂根本沒有離莊訓練高手，而且他及銀絕崖與郭傲白，皆在司徒老兒的身側，更始料未及的是，『試劍山莊』的精銳比想像中還多，武功也比想像中高，準備也比想像中充分，我們一時失手，一上來便被他們暗地毀去了我們所有的弓箭手，而且把黑白兩旗弟子都圍困住了……」

曾白水臉色如鐵，「哼」了一聲。

方中平囁嚅地接道：「更沒想到的是，我們原定的五方圍擊司徒十二，陳堂主被那銀絕崖所截住了，趙堂主被那郭傲白所截住，而我，也被那何不樂截住……」

曾白水神目如電，冷峻地道：「而且，你還不是他的對手，被他切去一臂是不是？」

方中平低首，吃吃地說道：「是……是……」

曾白水轉首望向屈雷，問道：「那麼，你和鐵大堂主合戰司徒十二，情況又如何？」

屈雷苦着臉道：「開始是路英風出手，誰知道被那老賊所看破，一出手便受制了，我撲上前，趁機打中他一拳，但也吃了他一掌，已受傷不輕，鐵堂主即上前搏殺，沒料到那老頭武功也這麼高，一交手便毀了鐵堂主，我再撲前，只趕得及再擂他一拳，但又捱了他一掌，自知熬不下去了，若然不退，必喪生『試劍山莊』之中，只好速退，幾次被『試劍山莊』之埋伏所困，幸而對手武功不高，才得以殺出重圍……」

曾白水「哼」了一聲，望向方中平，問：「你呢？」

方中平乾咳一聲，道：「我……我也是一樣，幾乎殺不出重圍了，幸而神鷹救了我，而牠自己也……也出不來了。」

曾白水長髯無風自動，問：「那麼陳堂主，趙堂主，尙旗主等呢？」

方中平勉强道：「他們，嗯，看來，陳堂主，趙堂主，是很難衝得出來的了，尙步雲已然叛變，其他的人，只怕……只怕……」

曾白水全身骨頭「咯咯」作響，仰望長空，冷冷地道：「好，很好，司徒十二捱了你那兩拳怎樣了？」

屈雷摸着胸膛道：「傷得絕對沒我那麼重，不過也不算很輕了，嘴角似乎還有血漬。」

曾白水逼視屈雷，緩緩地道：「司徒十二有無用『血河神劍』？溫振眉在不在『試劍山莊』？」

屈雷肯定地道：「司徒十二手中並無『血河神劍』，溫振眉並無出現在『試劍山莊』，……幫主，你難道想……」

曾白水臉色如鐵，斷然道：「溫振眉既然不在，司徒十二即無『血河神劍』，而今他已受傷，我正好殺將進去，手刃他於我掌下！」

方中平吃吃地道：「可是……幫主……他們人手衆多……此刻我們僅賸三人……只怕很……」

曾白水凝視方中平，全身衣服在風中「獵獵」作响道：「怎麼？你不敢去？」

方中平心中一凜，幾乎冷汗都淌出來了，慌忙道：「當然去，卑職不過是提醒幫主而已，怎敢不去呢？」

曾白水悶哼了一聲，又注視屈雷，屈雷趕緊道：「屈雷願誓死爲幫主効勞。」

曾白水冷冷地道：「好，我們趁此亂時，殺將進去，屈雷對付何不樂，中平對付郭傲白及銀絕崖，讓我先擒下司徒十二，『試劍山莊』必然瓦解。」

忽然疾聲道：「有人來，快伏下！」

原來他忽然聽見，數十丈外有衣袂之聲，三人甫一伏下，只見月色下，一白衣少年，左右手皆提携着一人，從容而行，却一掠十數丈，其輕功之高，可想而知。

方中平失聲叫道：「溫振眉！」

一語甫出，溫振眉已直掠入「試劍山莊」，去勢之快，無法形容，敢情他見「試劍山莊」有異，情急趕路，沒有留意到數十丈外的三個武林高手。

溫振眉的身形消失之後，曾白水頓足長歎道：「天絕我也！溫振眉已歸『試劍山莊』，司徒十二必獲『血河神劍』，我們若在此刻攻去，溫振眉及司徒十二俱在，我們是討不了便宜的。」

忽然蹄聲驟起，一紅衣壯漢飛騎而來，氣急敗壞，動作慌亂。

曾白水皺眉道：「咦，這不是我們的人！」

一個飛身，落在駿馬之前，伸手一挽，已把急馳的馬扣住，絲毫前進不得；馬上的人，嚇得魂飛魄散，正欲抽刀，一見原來是曾白水，「咕嚕」一聲滾下馬來，跪拜道：「報告……報告幫主，不好了，有個叫做什麼我是誰的殺進帮來，帮中弟子……都，都要擋不住了！」

曾白水長髯根根倒豎而起，厲聲問：「駐守的穆香主在那裏？」

那壯漢嚇得更不敢抬頭，囁嚅道：「「穆香主……他被那我是誰摑了一掌，滿口是血……便破口大罵，那我是誰不准穆香主罵他娘，穆香主仍然照罵，那我是誰便衝，衝了過去，沒幾招便把穆香主打得死翹翹了……所以弟子就趕來……」

曾白水一聲怒喝，道：「都是窩囊廢，只會來求救！」一脚踹出，可憐那大漢怎能閃避得了，被一脚踢飛丈外，不能動彈了。

曾白水本在大怒之中，却忽然平定下來，長風徐來，曾白水長衫飄飄，緩緩的頷首，喃喃地道：「他來到也好，這等所謂英雄之流，致命傷仍扣在我的手上，只要他與溫振眉一戰，我就可先與司徒十二放手一戰，再來收拾他們。」

遂而轉身向屈雷，方中平疾道：「我們快回『長笑帮』去，那小子是要殺你們來報『涵碧樓』之仇，必不離開，我們現在就趕回去！」

× × ×

「長笑帮」。

地上橫七豎八的倒下了幾十個人，都在地上呻吟着，我是誰握着拳頭，佇立在那兒，曾白水忽然如天神般從天而降。我是誰看着曾白水，沒有說話，曾白水白眉揚動，哼了一聲，冷冷地問道：「是你幹的？」

我是誰淡淡地道：「這些人我只是每一人揍一拳，只是痛得起不了來罷了，你放心，他們死不了的，也傷不了的。」

曾白水冷冷地道：「這個我不關心，戰敗者就該死！」

我是誰道：「但我打死了你一個香主，因爲他罵我娘！」

曾白水沉聲道：「你娘！你娘，你還記得你娘麼？你忘了你娘臨終前我花多少心血來照顧她？你忘了你娘臨終前說過什麼話！你忘了你娘要你答應過什麼？」

我是誰登時漲紅了臉，青筋凸起，大聲道：「我記得！我記得！我當然記得！我怎會忘了？」

曾白水淡淡地道：「你記得就好，你且說說看，你娘要你作什麼？」

我是誰緊握拳頭，斷聲道：「娘親要我答應替你作任何一件事情，以報答你照料之恩，我怎會不記得？」

曾白水笑道：「你記得就好，那我要你做的是什麼，你還記得？」

我是誰痛苦地道：「手殺溫振眉。」

曾白水冷哼道：「那你做了沒有？」

我是誰黯然垂首，道：「沒有，我沒有。」

曾白水冷笑道：「你做了的是什麼？嘿嘿，咱『長笑帮』待你不薄，你斫了屈雷的一條手臂，又復打傷陳堂主，歐旗主，尚旗主，現又傷我『長笑帮』七八十人，殺我『長笑帮』穆香主，你這就算是報恩？你這就算是報答？」

我是誰痛苦的垂下了頭，忽然大吼道：「你們不應該血洗『涵碧樓』，並作出如此喪盡天良，禽獸不如的事來，所以我要報仇！」

曾白水斷然道：「好！你既要報仇，我不阻你，但你的允諾呢？」

我是誰啞然。

曾白水繼續道：「如你不履行我們的諾言，你對得起你死去的娘親嗎？」

我是誰無語，激動得全身發抖。

曾白水緩緩又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我們約個地方，我和司徒十二一戰，你和溫振眉決一死戰，如你能戰死溫振眉，那我則交出屈雷，方中平，任憑屠宰。而你我之間的關係，你履行你允諾之後

，大可一刀兩斷，直接與我作對，爲溫振眉復仇，當然，若我先死於司徒十二手中，或你死於溫振眉手中，我們就彼此都不會有怨言了，是不是？」

我是誰仰首看天，目中有淚。

曾白水長笑道：「這是唯一恩義了斷的善法，再也不用糾纏不清了，我們一役決勝負，你們自認仁義無敵，那就看看這一仗，你們是否眞能贏得了！」

我是誰一直在沉默着，東方微明，寒風陣陣，我是誰終於緩緩地說道：「一言爲定。」

曾白天仰天長笑，響徹雲霄：「好，就由你通知司徒十二及溫振眉，即時決戰，任何一方的人，只可帶兩名隨從，當然不得出手，只是準備收屍而已！以『試劍山莊』之俠名，想必不致爽約或背信；任何一方決戰後，若兩對人剩下來的兩人又是敵對的話，必須再戰，僅賸一人爲止，此後恩仇了結，也省得諸多糾纏，永無寧日矣！」

我是誰以一種冷沉得近乎悲哀的聲調斷然道：「好！」

我是誰的身影消失在「長笑帮」後，在曾白水身後的暗影裏，悄悄地閃出兩個人，曾白水沒有回首，淡淡道：「你們也眞做得絕，看來他眞的是恨絕了你們！」

屈雷沉吟道：「帮主，你約戰司徒十二……」

曾白水大笑，然後道：「我此時不約戰司徒十二，何時才戰？現刻『長笑帮』的力量已完全被擊潰了，再與『試劍山莊』纏戰，必敗無疑，不如我個人獨戰司徒十二，而司徒十二已被你所傷，若約他明日作戰，他可能還會覺得有些不妥，但約他三日後，他的內傷剛剛恢復，以他這種自命俠義之士，必不延期，屆時我只須耗損他之體力，很容易便把他內創引發，一擊而敗之了，哈哈哈……」

方中平聽了大喜，道：「帮主果然高明……」

曾白水得意地道：「他們自以爲仁義無敵，殊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知道我們的人已傷亡甚重，必不會多帶人去，所帶二人，必是何不樂及銀絕崖，我們也只帶二人去，屈雷，你和中平，屆時只要在彼此對敵皆趁機出手，司徒十二也好，溫振眉也好，大敵當前，怎能失神！讓我一擊得手後，再把何不樂等手擒過來，交給你們，一洩心頭之忿，豈不樂哉？」

屈雷以掌擊腿，大笑着道：「帮主妙計……」

曾白水倏地收斂了笑聲：「無論如何，那也必是武林中最轟動的一戰了……」

× × ×

華山。氣魄非凡的華山。

華山之巔，更是銜天接地，一峯拔秀，風湧雲動，氣象萬千。

而今日，一場武林禍福即將定局的大戰，就將在此展開了。

清晨的風，急如神駿，一瀉千里，滿天飛雲，不斷湧動，連太陽也遮住不見。

在華山之巔的一片荒地上，絕崖之旁，有兩面大旗，隨風而獵獵飛揚！

大旗上書。

長笑帮！

試劍莊！

寂靜無聲。

沒有人出現。

忽然在正東方，一人漸漸昇了起來，背後天色灰黯一片，風湧雲動，這人大步踏來，竟有虎豹之姿。

曾白水！

而在正西之方，一人大步踏來，銀衣飄飄，隨風翻飛，白衣銀髯，不住飛揚，竟有龍象之勢。

司徒十二！

在正北方，另一黑衣大漢，健步如飛，黑衣鼓動，雲海飛揚，千變萬化，而勢力萬鈞。

大俠我是誰！

正南之方，一人從容而近，白衣紛飛，如風中柳絮，臉帶微笑，身法之快，猶如急風拂面，似有所覺，又如羚羊掛角，無處可尋。

白衣溫振眉！

四人走近，隔着兩面大旗，停步，注視。

而在曾白水之東南及東北方，兩人走近，一黑衣如鐵，一錦衣如花，正是屈雷與方中平。

兩人一缺左臂，一缺右腕，脚步踉蹌，但一臉怨毒之色。

但在司徒十二身後的西南與西北兩方，出現了一灰衣壯漢及一青衫少年，正是何不樂郭傲白！

銀絕崖並沒有來。

因爲他已在「試劍山莊」內一役中殉職了。

代替他來的是「含鷹堡」少堡主，「

七重天劍法」郭傲白！

大家都沒有說話。

一場生死決戰就要開始了。

只聽風在狂吼，雲在怒飛。

看的人都不禁揑了一把汗。

曾白水瞧着司徒十二，忽然道：「你不守諾言。」

司徒十二銀眉聳動，道：「哦？」

曾白水冷冷地說道：「你帶了一個人來。」

司徒十二動容，道：「誰跟在我的背後？」

只見一矗岩石之後，閃閃縮縮行出了一個纖細的人影，輕聲叫道：「爹，是女兒。」

司徒十二怒道：「爹吩咐過妳不許跟來，怎又跟來了！」

司徒輕燕懦怯地道：「爹，我哄了心弟在莊裏，我自己一個人來，女兒是不放心爹……」

司徒十二長歎一聲，曾白水冷笑一聲，司徒十二氣得跺足起來，忽聽溫振眉淡淡道：「曾帮主，你們也來多了一位。」

曾白水也動容道：「哦？」

溫振眉笑道：「在樹後的那位，大概是曾姑娘罷？」

只見那樹後畏畏怯怯，步出一人，身形細柔，正是曾丹鳳。

曾白水皺着眉嘆道：「妳怎麼跟來了，這裏危險啊！」

所謂「虎毒不傷兒」，曾白水對曾丹鳳，畢竟是父女情深，竟不是他平時對帮徒們之殘忍無道，殺傷無赦。

曾丹鳳囁嚅地說道：「爹，女兒不放心……」

曾白水頓足起來，溫振眉笑道：「現在咱們那一方都多出一人，不也是公平了嗎？親情深似海，凡人皆如斯，帮主又何忍責備令嫒？」

曾白水「哼」了一聲，沒有再作聲，我是誰沉聲道：「不管我們雙方戰況如何，我們都絕不會加害於兩位姑娘的。」

這句話講得曾白水與司徒十二皆心中一寬。

可惜這話並不代表屈雷與方中平也有這種想法，屈雷心中正忖道：如若能制住司徒輕燕，必可令司徒十二分神，若曾帮主能趁機下手，司徒十二必喪命當堂，自己可居大功了。

方中平心中也有歪念頭：司徒輕燕貌美如花，若曾帮主能除去司徒十二，自己必手擒司徒輕燕，好享受享受。

那兒的何不樂與郭傲白，當然並無傷害曾丹鳳之念頭，只是何不樂身經百戰，當然能觀形察色，當下對郭傲白輕聲道：「郭少俠，小心屈雷與方中平對我們侄小姐不利。」

郭傲白斷然道：「我自會當心便是；屈雷，方中平乃我殺父仇人，今日必殺他們方休。」

只聽司徒十二緩緩地道：「我們可以開始了罷？」

曾白水冷冷地說道：「我們可以開始了。」

司徒十二聲調低沉：「請出手。」

曾白水也沉聲道：「你先請。」

司徒十二的聲音低沉得出奇：「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曾白水的聲音，有點怪異：「不用客氣。」

郭傲白，何不樂，屈雷，方中平心中大奇，這兩位武林大宗師居然在動手之前，還廢話連篇，又像說得心不在焉，不禁百思不得其解。

只聽司徒十二續道：「承相讓。」

曾白水聲音混濁不清，道：「哪裏，哪裏。」

「七重天劍」郭傲白，「一刀斷魂」何不樂，「鐵拳」屈雷及「袖中劍」方中平只見司徒十二全神貫注於曾白水身上，全身衣服，獵獵鼓動；而曾白水也盯住對方，全身骨節，格格作響；但彼此仍未出手。

只聽司徒十二猶如夢囈：「好高的功力。」

曾白水聲音低微：「過獎，過獎。」

兩人說話的時候，居然口不張開；郭傲白忽覺頭腦昏昏欲睡，只覺一道巨大的潛力自左潛來，另一道巨力自右迫來，毫無聲息，竟退出丈外，才能立住樁步。

郭傲白才退出後，方中平也「蹬蹬蹬蹬」地退了四大步，脚步搖擺不定，終於一跤坐下。

他甫坐下，何不樂也向後退出四步，搖幌了一會，才勉強立足。

幾乎是何不樂退出的同時間，屈雷也退出了三步，翻了一個觔斗，才能立定。

是什麼力量，如許之大，竟把這冠絕武林的四大高手，也逼得如此狼狽？

他們同時皆醒覺，就在司徒十二第一聲「我們可以開始了罷」裏，他們已彼此運用內功，借說話之際，將功力向對方逼去，正較量得如火如荼之時，屈雷，何不樂，方中平，郭傲白四人，功力皆與司徒十二與曾白水相去極遠，縱在一旁，也得被逼後退。

司徒十二及曾白水精湛之內力，由此可見。

可驚的是，溫振眉與我是誰僅站在司徒十二及曾白水不遠之地，竟完全不受影響，停立原地；這時只聽我是誰沉聲道：「我們也來吧！」

溫振眉長歎道：「好吧！」

我是誰大聲嚷叫道：「我是說打就打的！」

一拳打出！

而在這時，司徒十二與曾白水忽然各自發出一聲斷喝，司徒十二直撲曾白水，曾白水雙掌一分，拍向司徒十二，司徒十二一揚雙掌，硬接了下來。

曾白水與司徒十二四掌交加，竟貼在一起，分不開來，額頂上白烟滾滾，已鬥起了內力。

屈雷一見此等情形，心中大喜，因曾白水顯然已在耗去司徒十二之內力，以致他內傷暴發，才一擊殺之。

而方中平心中，却另有想法，因他知道，此刻司徒十二與曾白水力拚，我是誰與溫振眉也交上了手，只要他一出手，便可致司徒十二於死地，自己可居大功，這個險，實在是很值得冒。

這邊的我是誰一拳打出後，心裏已有

了一個決定，他打算在三招之後，把溫振眉的眞火引出來，然後不閃不避，讓溫振眉打死。

他寧願自己死，也不願意與溫振眉一戰。

因爲他知道這一戰，全因自己的一個承諾，對溫振眉來說，是十分不公平的。

他希望自己死了之後，溫振眉會替他手刄屈雷，方中平，以報他的平生大仇。

他一拳打出，溫振眉竟不閃不避，大袖一揚，硬生生接下一拳，一個大轉身，左袖右拂，竟把我是誰的勁力，硬硬送了回去！

我是誰「砰」地硬接了自己一拳，「砰」地又擊出第二拳！

而溫振眉又是左袖一格，一個轉身，拂袖出去，是最臻化境之「借力打力」的內功，再把我是誰的拳勁，撞了回去。

但沒有人知道，溫振眉的心中，正盤算着，等到第四招，我是誰被激得全力出擊之際，自己便不出手相接，因爲自己若不死去，我是誰便得永遠受曾白水所脅；他寧願喪失自己的性命，也不願意看見一個勇義的好漢萬劫不復！

所以他決定犧牲。

可是我是誰也一樣想法。

這是第二招了。

第三招將出！

而第四招，第四招過後，會是怎麼一個結局呢？

沒有人知道。

那邊的司徒十二與曾白水，兩掌相擊，竟分不開來，司徒十二只覺曾白水內力無窮無盡，如一箭飛泉，急馳不斷，稍一不愼，即死無葬身之地；而曾白水也覺得司徒十二內力渾厚，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萬一抵擋不及，只怕也被震得五臟離位；故兩人都十分小心，全力施爲，一時不分軒輊。

要知道高手若比內力，不但絲毫受不得打擾，就算蚊蠅飛過，也會導致眞氣入岔，走火入魔，重者必死，輕者也非殘廢不可。

這點屈雷，方中平是深深知曉的，於是他倆交換了一個眼色。

而就在此時，司徒十二忽覺體內眞氣不繼，同時間曾白水的眞力也稍微減弱，兩人已到力拚的階段，但又欲罷不能。

司徒十二忽覺眞氣不繼之後，最苦的是，體內舊創復發，痛入心脾，以致運力時痛苦不堪，簡直已無法支持，額頂汗如雨下。

就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屈雷，方中平雙雙撲起，屈雷直撲司徒輕燕，方中平直撲司徒十二！

來勢如電！

何不樂猛地醒覺過來，司徒輕燕花容失色。

同時間，「砰」一響，溫振眉的長袖已接下我是誰之第三拳，反撥過去，這一下，溫振眉加了一把迴旋之力，有意把我是誰激怒，好讓他下拳出拳重一些，自己也死得安然一些！

「砰」！我是誰接下這他的一拳，竟被震出七八步，幾乎撞在司徒十二及曾白水的身上。

由頭到尾，溫振眉未攻過任何一招，但却令我是誰如此狼狽，我是誰對溫振眉的武功，也佩服至五體投地。

這一來，却也激起了我是誰的豪情，有意在下一拳，全力施爲，試試溫振眉的功力！

屈雷撲向司徒輕燕，一拳打出！

何不樂猛然拔起，倏拔刀，劈出！

二人即刻打在一起。

方中平連人帶劍，直射司徒十二！

這刹那間，有三人同時掠出。

第一個是郭傲白，他及時發覺，半空截向方中平，七柄劍一齊刺出。

第二個是曾丹鳳，她萬沒想到方中平竟會如此無恥，在司徒十二與自己父親動手的當兒，暗算司徒十二，當下嬌喝一聲，半空掠起，一劍攔向方中平！

第三個是司徒輕燕，她一見父親危險，竟忘了自己也極其危險，竟不顧一切，拔刀撲出，半空砍向方中平！

若是一對一，這三人除郭傲白勉強能接下方中平三招外，曾丹鳳最多只能夠接住二招，至於司徒輕燕，則連一招也不容易。

但這三人同時出手，聲勢自然不同！

況且方中平劍勢原本是指向司徒十二，而不是攻向他們，所以劍道自然不是發揮得最淋漓之際。

只見長空九道星花，一連七聲「叮叮叮叮叮叮叮」，接下來是「錚」的一聲及「噹」的一聲，郭傲白七劍皆被震飛，跌落地上，方中平去勢未休，經曾丹鳳再一擋，曾丹鳳長劍折斷，方中平去勢仍然不止，司徒輕燕單刀再擋，刀脫柄飛去，方中平餘勢猶在！

但這一連幾次碰擊，已使方中平的劍失去準頭，劍鋒一偏，竟向曾白水刺來！

這一來，急遽直變，令人始料未及！

方中平急欲收劍，但人在半空，眞力一連受擊，已支持不來，無法收劍，正欲改變鋒頭，但右手已斷，而今是左手持劍，不便至極，一時間竟完全控制不住，直投曾白水！

曾白水雖人在戰中，但仍眼觀四周，耳聽八方，眼看方中平即可一劍戳向司徒十二，沒料到却向自己飛來，自己欲拒無從，因爲若一分神，必遭司徒十二內勁逼入，那就非死不可了。

曾白水此驚非同小可，放眼望去，只見曾丹鳳格了方中平那一劍後，竟震飛丈外，而屈雷，却與何不樂苦苦纏戰中，無法分身，而我是誰正在此時，退到自己身側！

曾白水情急而呼道：「我是誰，快救我！」

我是誰穩住溫振眉，正欲全力擊出第四拳，忽聽曾白水的急呼，一回首，說時遲，那時候，方中平已如長空一鶴，直投向曾白水，我是誰發出一聲長嘯，道：「好！」

全身掠起，方中平劍將至曾白水額頂，僅離半吋，我是誰之鐵拳如風，後發而先至！

「砰」！

這一拳竟硬生生的打在方中平的劍尖上！

我是誰手心溢血。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換心殺手（五）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司馬洛偕葉麗往寺裏找主持清華大師，從清華口中知道一名叫楊雪的歌手曾和馬覺來往過，司馬洛又循址找到楊雪，但她說已三年沒和馬覺見面，她實在不知馬覺的下落，司馬洛說並不懷疑她不知道，但也許她可以猜得到，同時又問她，和馬覺的感情是否很要好——

千里追源頭

「你的意思是問我們是不是情人？」楊雪道，「我可以告訴你是的。」她毫不引以爲恥地。「我在此地認識他，我就喜歡他了，別問我爲什麼，我自己也說不出來，你大概也明白，這種事情是沒有道理好講的，喜歡就是喜歡，我和他一起過了一段日子，後來他忽然說不願意和我在一起了，他寧願躲到佛寺裏去。我不想失去他，於是，我去找他，又把他找回來了，不過最後，他還是走了，他說不想有什麼牽掛。」

「唔，」司馬洛說，「你是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楊雪有點自嘲地說，「有些事情是很難忘記的！」她告訴了司馬洛她和馬覺認識的日子。

匠心設陷阱

司馬洛心裏一算，就知道那是馬覺正在進行他的大復仇的日子。正如楊雪所說的，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忘記的。這些日子，司馬洛亦是並沒有忘記：司馬洛說：「在這段日子裏，馬覺做了一些唔——很特別的事，對於這些事情，你可知道嗎？」

楊雪聳聳肩：「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正在做一些神秘的事情，但他沒有對我講，我沒有問他。我不想知道，現在我亦不想知道。」

司馬洛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馬覺是一個人，他的家庭雖然已經沒有了，但他的人是仍然活着的，他仍然有着天然的需要，而這天然的需要也就是對女人的需要。他碰到了一個好的女人，他就不能禁制住自己了。而且司馬洛也明白，楊雪是一個很好女的人，有女性味道，有頭腦而又有豐富的感情，她應該是馬覺會傾心的那一種女人，但是對一個女人傾心，反而未必就會使一段愛情長久的。尤其是以馬覺的處境，當他的復仇行動完成了之後，他就覺得他應該離開楊雪了。第一，他不想那可怕的事情再發生一次，由於上次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因爲他犯了一個錯誤，成家立室。而且第二，他殺了這許多人，也未必就可以完全逍遙法外的。他就像一隻定時炸彈，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性。他還是離開她好一點。於是他離開了楊雪。

「你既然有這樣一段時間和他在一起，」司馬洛說，「你一定有很多機會談話，你一定知道很多關於他的心事，你也許能够猜到，當他離開了你之後，他會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吧？」

楊雪搖頭：「我對他的心事並不知道很多。他有許多心事都不告訴我的。有時他會失踪一星期，然後回來，但他並不告訴我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以及幹什麼。」

司馬洛知道，馬覺每失踪一次，大概就是去處決一個仇人了。但楊雪是不知道這些事情的人，而既然她說過她不想知道，司馬洛並不打算告訴她了。

「不過，」楊雪在一陣無限低迴之後忽然又說，「也許我可以猜到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的。一個高高的地方，向下望可以看到兩條河，像兩條淺藍色的綫在森林中交滙……他說他會死在那裏。」

「這個是什麼地方？」葉麗問。

「他沒有告訴我，」楊雪道，「也許這是他幻想出來的，他祇是常常這樣說，離開世界上所有的人，隱居在這個地方，每一次他這樣說我就不高興，因爲他說的是他一個人到這個地方去，不包括我在內。」聳聳肩，「也許他已經死在那裏了——一時間隔了那麼久！」

「爲什麼你認爲他會已經死了？」司馬洛問道，因爲她不會希望馬覺死掉的，她這樣說，一定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楊雪嘆一口氣：「這是因爲他的脚，他的脚有病，我猜這就是他離開我的主要原因。他不想我看着他死。」

「他的脚怎麼了？」司馬洛問着，心中一陣發緊。

楊雪告訴他，有一次馬覺「失踪」回來之後，一隻脚受了傷，這傷却一直沒有完全痊癒。似乎這傷口惡化而成了癌。

「這是他走了之後我去問醫生才知道的！」楊雪道。

在馬覺與她分手之後，楊雪不免思索馬覺離開她的原因，而最後她斷定原因可能是馬覺脚上的病。在這之前她祇知道馬覺脚步上的傷口很痲煩，不容易痊癒而已。但在馬覺離開了她之後，她就決定要知道得清楚一點，於是她去問那個經常爲馬覺診治的醫生，醫生起先是不願意講的，但後來經不起楊雪的糾纏，還是透露出來了。醫生告訴楊雪那是癌，沒有希望治癒的。原因不明，但現代的人是很奇怪的，人愈文明，怪病也愈多。馬覺這個傷口是槍傷，槍傷之後却演變成癌了。是的，是槍傷，馬覺不知道是去幹了一件什麼事，給人在脚上射了一槍。而且是的，這是會致命的癌。馬覺有多久可以活？很難說的，因爲這是一種很難預測的病，也許很快，也許還有很久才死，這要看病情有沒有惡化了。

「唔，」司馬洛說，「因此，你認爲這病就是他離開你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我認爲這是主要原因，」楊雪道，「我是有資格成爲一個很好的妻子的，他說他不想牽累，祇是因爲他怕會在我的面前死！」

司馬洛知道她是錯的，這兩個原因的重要性都是相等的，不過，由於她不知道馬覺以前的事，那她是也不會明白這一點的了。

司馬洛說：「因此，你認爲馬覺就是到了這個高高的地方，可以望見兩條小河，在樹林中交叉的地方去渡過其餘的日子了？」

「是的，」楊雪道，「而且我希望他找到這樣一個地方！」

「可憐的傢伙！」葉麗嘆了一口氣。

「你可知道他在此地還有些什麼朋友嗎？」司馬洛問，「我是指比較要好過從較密的！」

「沒有，」楊雪相當肯定地搖頭，「我知道沒有。他這個人——似乎不大愛交朋友的。就是有人企圖和他結交，他也是盡量避免。他似乎是一個怪人。」

這個司馬洛也是相信的，由於馬覺是正在做着那種事情，自然不方便和任何人有較密切的聯絡了。和別人來往得多，他的秘密洩露的機會就也大一點。

「那麼，」司馬洛說，「也不大可能有別人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楊雪搖頭：「我相信沒有了，除非你知道這個高高的是什麼地方。」

「我也許會找到這個地方的。」司馬洛說。

「假如你找到了這個地方，」楊雪忽然又存希望似的，「假如你找到了他，你——你可以告訴我他的近況嗎？給我一個長途電話，寫一封信——」她忽然停下來了，那是因爲她快要哭出來了，爲了制止自己哭出來，她祇好暫時停下不說話。

「我會的，」司馬洛說，「在可能範圍之內，我會這樣做的。」

「而且，你告訴我，假如他需要我的話，」楊雪說到這裏，忽然忍不住嗚咽起來了，「我是什麼都不會嫌的……」她低頭掩着臉，「你也許會覺得我很傻吧？」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很高興世界上有這樣長情的人。但是，隔了這樣久，你還……？」

「有些事情是不會忘記的，」楊雪道，「不可能忘記！」

「我一定不會忘記你託我的事情，」司馬洛說，「我一定會爲你盡力。再告訴我一件事，楊小姐，他的脚——影响他行走嗎？」

「有時是會的，」楊雪道，「有時作痛起來，他簡直不能走路！」

司馬洛和葉麗交換了一個眼色。

楊雪又低着頭，無限感慨地：「他不應該走的，他需要人照顧他，尤其是需要一個女人照顧他。難道他以爲我不能照顧他嗎？」

「我也認爲應該有一個人照顧他的，」司馬洛說，「假如我有機會見到他的話，我一定對他提起這一點。好了，楊小姐，很多謝你，我看我們實在不應該再打攪你了，我們還是先走吧！」

× × ×

當他們回到車子，司馬洛把車子開動的時候，葉麗有點啼笑皆非地說：「這眞好玩，一個高高的地方，向下望可以看到兩條小河在林中交叉的，世界上這樣的地方並不少，沒有地名，甚麼都沒有，我們怎麼去找他？」

「我知道這個地方！」司馬洛說。

葉麗詫異地看着他：「你知道？」

「是的，」司馬洛說，「馬覺對我講過的，有一次，他提議我們一起去渡假，他提過有這樣一個地方。我沒有答應，因爲那時——因爲那時，我還有些事情要辦的！」

「因爲那時你正和一個女人要好，捨不得和她分開？」葉麗說。

司馬洛的臉紅起來了。葉麗似乎洞悉他的心事，但這是當然的了，葉麗一定看過有關他的記錄，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總之，」司馬洛說，「那時我是不方便和他一起去的。不過他告訴了我這個地方是在哪裏，因爲他還是極力向我游說，極力形容那個地方的一切好處，企圖使我改變主意！」

「唔，」葉麗說，「然而，當你開始找他的時候，你却沒有先到這個地方去找他？」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當時情形是不同的，既然他出來做職業殺手，他還會住在一個隱居的地方嗎？當然，現在我們就知道情形不是這樣簡單了。」

「唔，」葉麗又說，「假如他的脚在許久以前已經有了毛病，而且這又是無可救藥的毛病，到了現在，這毛病一定已經惡化下來了，也許他走起路來更加困難，因此，他很可能沒有本領做一個職業兇手了。」

「這正是微妙的地方，」司馬洛說，「而我就是決定要把這一點查清楚！」

「那麼，」葉麗說，「我們今夜又是不能睡覺了？」

「爲什麼不能睡覺？」司馬洛問。

「因爲我們當然又得忙着起程了，」葉麗說：「我們是在趕時間，不是嗎？」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們是可以在途中睡覺的。」

「當然可以在途中睡覺，」葉麗說，「在行人路邊睡覺，也一樣可以的，祇是環境和情趣不同吧了。」

「哦，那個，」司馬洛說，「那個，我們將來還有很多機會做的。那是娛樂，現在我們不是在尋求娛樂，我們是正在工作！」

「我知道，」葉麗洩氣地嘆息一聲，「我祇是想到，也許機會不太多。也許工作做完了後，就是我們分手的時候了。」

「我却不想這個的，」司馬洛說，「沒有人能永遠活着，而天下亦沒有不散之筵席！」

葉麗在座位上靠後身子，仰頭看着天花板，說：「我在想，假如我們坐的飛機剛好沒有生意，祇有我們兩個乘客，那我們就像在自己的房間裏一樣了。以現在航空業如此不景氣而言，這也有可能的。」

「但是還有那些空中小姐呀！」司馬洛說。

「那他們也參加好了，」葉麗頑皮地微笑着，「以你的本領，一定可以全部應付的！」

「還有機師呢？」司馬洛問。

「機師得駕駛飛機，」葉麗說，「他們根本連看的時間也沒有呢！」

「這倒是個很好的主意，」司馬洛說，「祇不過，我們並不是坐飛機走的。」

「我們不是坐飛機走？」葉麗說，「那麼我們坐什麼走？」

「坐船。」司馬洛說。

「這不慢一點嗎？」葉麗說。

「前後恐怕要三天時間了，」司馬洛說，「不過沒有辦法，那裏是飛機飛不到的！」

「那好極了，」葉麗說，「坐船，那我們可以自己佔有一間房間了！」

「蜜月房間如何？」司馬洛問。

「再理想不過了，」葉麗說，「三天，我們在海上三天。」

「這就像是渡蜜月一樣，」司馬洛說，「現在你滿意了吧？」

「簡直是喜出望外！」葉麗說。

× × ×

三天之後，他們已經離開了船，走在小路上了。那是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遠離塵囂，空氣的清新使人難以置信。世界上工廠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多，這種地方也越來越少了。

「現在到了這裏，就覺得這種地方是多麼可愛了，」司馬洛說，「當日馬覺勸我來，我不肯來，但假如他帶我到這裏來參觀一下的話，他就用不着勸了，我就是放棄一個女人，我也會來的！」

「這裏祇有一點不好，」葉麗說，「那就是，我們要走這許多路，腿子也發軟了，山明水秀，在電影上看是眞好的，但是自己走在其中，却沒有那麼美滿了。」

「你的腿子怎會發軟起來的？」司馬洛問。

「我們在床上的時間太多了。」葉麗說。

「這眞奇怪，」司馬洛說，「出力的是我，埋怨的應該是我，我沒有埋怨，你却埋怨起來了！」

「你還好說？」葉麗瞪了他一眼，「如果不是你把我的腿擱在你的肩上，我也不會這麼累！」

「我還以爲你很喜歡，」司馬洛微笑，「第一次是我提議的，但以後每一次都是你提議的了。」

「好是好，」葉麗說，「當時是好的，但現在就知道並不那麼好了，但總之你是個鐵人，你沒有理由一點也不累的。」

「我是一個鐵人，」司馬洛說，「不過，不要緊，到黃昏時，我們就可以到達了！」

「黃昏！」葉麗又嘆了一口氣，「現在不過才是中午！」

「如果馬覺在用望遠鏡望下來，」司馬洛說，「他已經可以看見我們了。」

「假如馬覺不在上面，那更加有趣呢，」葉麗說，「我們又要辛辛苦苦走回山下了！」

「我希望他在上面！」司馬洛說。

他們繼續往上爬，而漸漸司馬洛也覺得頗爲吃力了。除了要向上爬之外，他們的背上還要揹着沉重的行囊。他們不能不帶點衣服和食物來的。

不過他們兩個不是普通人，葉麗亦不是一個普通女人，她的韌力是比通常的男人更强的。他們在中途祇停下來休息過兩次，到黃昏時，望向下面，他們已經可以看見兩條淺藍色的河，在深藍色的樹林中滙合了。

這就是馬覺所說的那個他會在隱居的地方，他們已經找到來了。他們現在希望能在這裏找到馬覺。尤其是司馬洛。假如在這裏找到馬覺，他知道許多他的恐懼都可以消除了。

「你說有一間房子在這裏？」葉麗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雖然沒有來過，但是我相信，再轉過那邊的山坳，就可以看見屋子了！」

這裏並不是寒冷的地方，亦不是寒冷的季節，但這裏是在高高的山上，當黃昏降臨時，寒冷也降臨了。他們不得不添一件衣服。

他們轉過了山坳，果然看到了。在一片斜坡上，再高一點的地方，就有一座用石塊砌成的屋子，屋子前面還有一座小花園，花園中人工種植的樹木已經長得很高和很密，把屋子遮住了一大半。

「這就是了，」葉麗說，「這果然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然而司馬洛的眼睛則不是看着屋子，而是看着右邊。右邊，斜坡的脚下，却是一些並不美麗的東西了。一座墳墓。

「這個，」司馬洛用手指了一指，說道：「馬覺並沒有對我提過有這個。」

「這……這還是相當新的。」葉麗說道。

不錯！這墳墓雖然不是太新，但是看樣子也不太舊，也許祇是一年兩年的東西吧了，看那塊石碑就可以知道。

司馬洛心裏有一種不大舒服的感覺。他又開步向這墳墓走過去，看見墓碑上的字是很簡單的。寫明是一個姓李的人的墳墓。

葉麗舒了一口氣，說：「起碼不是馬覺。」

「但馬覺也可能不用眞名的。」司馬洛說。

「墳墓上也不用眞名字？」葉麗說。

「假如埋葬他的人不知道他的眞名字是什麼。」司馬洛說。

「你也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葉麗說，「所以，不要那麼多愁善感好不好？我們到那屋子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去，」司馬洛說，「我在這裏掩護你好了！」

他在墳墓旁邊坐了下來，讓墓碑遮住他的身子，取出一把手槍來。這是一把相當奇怪的手槍，上面裝了一隻望遠瞄準鏡的。望遠瞄準鏡本來並不是裝在手槍上的設備，不過，司馬洛的武器，向來都是比較古怪的。

他舉起槍來，眼睛湊到瞄準鏡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間屋子了。屋子的門是開着的，窗口的窗簾也沒有拉上，由於天色已近晚了，門內及窗內都是昏暗的，看不見什麼。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門口及窗口都並沒有人在着的。似乎不像有什麼人拿着武器之類在等着他們的。

葉麗則正繼續向屋子那邊走過去，踏上斜坡。自然，她是沒有司馬洛那麼放心的。雖然司馬洛是拿着槍在後面掩護着她，她也是祇能安心一半而已。因爲，假如有人從屋裏開槍的話，她就是射擊的目標，而不是司馬洛了。

但是她也在想，假如對方要放槍的話，早就已經放槍了，也不必等到現在了。也許，假如有任何危險的話，這危險是會等到她進入了屋中之後才出現的。假如是如此的話，她就比較有把握應付了。她那件寬大外衣的寬大袖子裏是藏着一把小手槍的，她祇要把手臂向前一伸，這把小手槍就會十分迅速地跳進她的手掌中了。她是懂得應用這小手槍的，由於她不是一個普通女人，她受過特殊的訓練。

雖然，她大概亦不知道，司馬洛心裏也是非常之緊張的，事實上可能比她還緊張的。因爲司馬洛也是不希望她會遭遇到什麼不測的。

假如她爲了這件事而死，那他心裏更不知道怎樣過了。所以，司馬洛十分小心地監視着屋子的門口和窗口。假如有什麼可疑的動靜，而這種可疑的動靜又是可能對葉麗不利的話，他是會毫不遲疑地放槍射擊了再算的。

他看着葉麗漸漸接近了屋子的門口，到了相當近之處才停了下來。他知道葉麗正在開口對屋中人說話了，看她口部的動作就可知道，不過聽不到她是在說什麼。

屋裏似乎有人答話，否則，葉麗就不會繼續講下去了。葉麗似乎和屋中的人交涉了一陣，然後她就再走前去，踏進了屋中。

司馬洛屏息靜氣地從望遠鏡中注意着她。現在，假如發生什麼的話，他是鞭長莫及了。

跟着，葉麗似乎有了滿意的結果，她又走出來，向司馬洛揮手叫喊。這一次她把聲音提得很高，所以司馬洛可以聽見了。她在叫道：「唏，你可以過來了。」

司馬洛仍然再小心地觀察了一下她的面部表情，看到她臉上的表情是很自然的，毫無勉强，亦毫無恐懼。那亦即是說，她並不是被逼向司馬洛呼喊的。雖然這樣懷疑似乎是多疑一點，但在這樣的時候，司馬洛却是不能不多疑一點的。現在他沒有懷疑了，於是他才從那石碑後面出來，小心地向屋子走上去，一面慶幸他把葉麗帶來了。

帶來了葉麗，事情果然是比較好辦多了。

他到達了屋子的門口，葉麗說：「我看，這就是你的朋友了！」

司馬洛踏進去，就看見了馬覺。他忽然有了一陣心酸的感覺。

馬覺現在是正躺在屋中的一張床上；那間屋子是沒有所謂客廳或睡房的，整間屋子就是一間大睡房，一邊是床和衣櫃之類，另一邊則擺了一套三件頭的沙發。另外有一度小門口大概就是通進洗手間之類了。馬覺就躺在這張床上，身上蓋着一張被子。屋中昏暗，假如床不是在窗口旁邊，有一些黃昏的餘光照進來，司馬洛可能就連他的臉也看不清楚了。

這時葉麗也把屋中一盞燈點上了，於是司馬洛可以看得更清楚。馬覺是那麼消瘦，那麼憔悴，而且臉上的鬍子看來總有一個星期沒有刮過了。而且右顴骨上瘀黑了一大塊。

他對司馬洛苦笑：「我還以爲你是不會找到來這裏的了，老朋友。」

「我的確已經忘記了有這個地方，」司馬洛說，「幸而楊雪提醒了我——我去見過楊雪，是她說的。」

「哦，楊雪，」馬覺淡然地聳聳肩，「她還好嗎？」

「很好，」司馬洛說，「但你，憑她所說，我還以爲你已經死了。尤其是我看見那座墳墓的時候。」

「哦，」馬覺說，「那祇是屋子原來的主人，那個老頭子，他在一年之前死掉了。我把他埋葬了！請坐吧，兩位，那邊櫃子裏有酒，請原諒我沒有起來招待你，我不舒服，這個——」他伸手指指臉上那塊瘀黑的地方。

「有人打了你一拳？」司馬洛問。

「是的，」馬覺又苦笑，「有人打了我一拳，而我，我居然不能回敬！那是因爲這個！」他說着把身上的被子拉了起來，露出下身。

司馬洛一咬牙，立即就想嘔吐了。

葉麗說：「我的天！」

馬覺沒有兩條腿子。他的右腿沒有了半截，是齊膝斷去了的，可以看到他右邊的褲管的下半截是沒有東西在裏面撐着。

「割去了？」司馬洛問。

「是的，」馬覺說，「割去了。」

「就是那癌嗎？」司馬洛問。

「你怎麼知道？」馬覺問。

「楊雪告訴我的。」司馬洛說。

「楊雪又是怎麼知道的？」馬覺問。

「她去纏着醫生，」司馬洛說，「醫生終於告訴了她眞相！」

「我倒不願意她知道眞相，」馬覺嘆了一口氣，「她一定以爲我已經死了。」

「你會死嗎？」司馬洛問。

「不，」馬覺說，「不會。把腿子割去了之後我就可以活下去了。不過這樣活下去也沒有意思的！一個人不能走動，有什麼意思。總之，你看我的樣子，就可以知道我是沒有能力去殺死那麼多的人了。我就是走到山下去也不能夠！」

「那麼是誰？」司馬洛問。

「我本來也有拐杖的，」馬覺說，「但他把我的拐杖拿走了，而且還在我的臉上打了這一下。你看，一個人失去了一條腿子，就什麼都失去了！」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咬着牙問。

「林彼德。」馬覺說。

「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司馬洛說。

「當然沒有聽過了，」馬覺說，「祇是一個無名小卒吧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

「你還是坐下來，先喝杯酒吧，」馬覺說，「我慢慢告訴你！」

司馬洛祇好過去打開櫃子拿酒瓶斟了每人一杯酒，他發覺那櫃子裏面堆滿了乾糧和罐頭食物，馬覺顯然就是依賴這個而活命的。

「是的，」馬覺說，「我吃的就是這些東西，雖然淡而無味，起碼也可以藉此活命！」

跟着，馬覺就告訴了司馬洛他的奇怪的故事。林彼德是一個年輕人，不過二十歲剛出頭，馬覺就是在脚部受了傷那一次認識他的。那一次馬覺又去執行了一次處決的工作。但是運氣是不能够永遠都這麼好的。他雖然成功了，這個人却有機會向他放了一槍，而把他的脚射傷了。而且這個人的手下還追捕馬覺。馬覺在街上截住一部汽車，威脅開車的人載他逃走。這個開車的人就是林彼德。假如林彼德不太合作的話，那馬覺是會相當麻煩的，由於他不熟路。但林彼德傾力合作，不但帶着馬覺逃出了重圍，而且把馬覺帶到了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馬覺在那地方沒有朋友，而他又受了傷，雖然他不一定失手，但沒有林彼德的協助，還是相當狠狽的。有了林彼德的合作，他就可以暫時躲着，而不必急急於逃走了。

自然，他很感激林彼德。而且他也不能瞞着林彼德。林彼德第二天看看報紙知道死的是誰，再聯想起以前在別的地方死的人，就知道馬覺是誰，以及知道馬覺是正在幹什麼。

他對馬覺表示同情，而且他說他要帮助馬覺進行以後的行動。

他是一個生手，他怎可以帮忙？

他說他不是太生手了，他並不是一個純潔青年，他也跑過碼頭的。他說他很希望成爲一個像馬覺一樣的人。他不懂的地方，馬覺可以教他的，他肯學，而且他是一個聰明的人。

馬覺嘆了一口氣：「我怎辦好呢？我總不能够把他殺掉的！」

不錯，這個人帮過他的忙，馬覺可不能祇爲了保守秘密就把他殺掉的。而且這個林彼德又是充滿誠意，他說他最佩服和景仰馬覺這樣的人，他很希望他能成爲一個與馬覺相同的人。換句話說，他願意成爲馬覺的門徒。這就使馬覺更感到不容易拒絕了，因爲馬覺和司馬洛都認爲，這世界上假如多幾個像他們這樣的人，那是相當有好處的。而且，馬覺的脚既然受了傷，在行動上未免有若干不便，他也是用得着一個忠心的助手，帮助他完成他的任務的其餘部份的。於是，馬覺就把林彼德收爲門徒了。

這是馬覺一生以來，所犯的第二個錯誤。

林彼德十分用心地學習，一面帮助馬覺，一面學習馬覺的每一種本領，吸收馬覺在這一方面的知識，但他本人則是很少說話的。就因爲他很少說話，所以他的眞正爲人，連馬覺都沒有看出來。

後來，馬覺的復仇行動完成了，就和林彼德一起隱居到這裏來。林彼德仍然繼續學，繼續練習。馬覺知道脚上的病是驅不走的，無論如何，他是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了，因此他就更加用心訓練林彼德，希望把他的一切本領都傳到林彼德身上。

後來，脚上的情況惡化了，馬覺不得不做了一件一直不願意做的事情，那就是把這條壞腿割掉。不過正如他所料，他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了。

而林彼德的眞面目，也開始暴露出來了。

「他的心理是很有問題的，」馬覺說，「他以殺人爲樂事，他喜歡給別人以痛苦。這就是爲什麼他去做一個職業殺手；不單單是爲了賺那錢而已。我希望訓練一個和我一樣的人，但結果却是剛剛相反的。林彼德不喜歡爲正義而工作，他喜歡帮助罪惡的方面，和正義對抗！」馬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你發現他是這樣的時候，」司馬洛說，「你就應該早早把他殺掉了！」

「我把他殺掉？」馬覺又嘆了一口氣，「他不殺我，已經是謝天謝地了。他已經不是我當初碰見的那個林彼德，他已經是差不多和我一樣的了。他殺人的能力已經是和我差不多一樣了，而我缺去了一條腿了。他這個人有一個最本事的地方就是記憶力極好，我教他的，他全部記得，我說過的事情，他全不會忘記！」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經過你的訓練，林彼德成爲了一個職業兇手！」

他轉對葉麗，「你看，我有沒有猜錯？我老早認爲這不會是馬覺做的事情了，我早就說，一個人變是有個限度的！」

葉麗聳聳肩：「我並沒有說過我不相信你的想法。」

「謝謝你們相信我。」馬覺苦笑着。

「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司馬洛說，「但，林彼德又是怎樣開始幹這件事的？」

「如果他告訴我，我當然會制止他的，」馬覺說，「我是說勸止他。但他沒有告訴我。他常下山替我買食物回來的。有一次他去得特別久，回來的時候就告訴我他已經殺了兩個人，而且還讓我看那些鈔票！」他苦笑，「自然，我勸他不要再幹，但是沒有用，他對我說，這是他最想幹的事情，而他現在終於可以幹了。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能力把他殺掉的，正如我所說，他不殺我，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你似乎眞應該謝天謝地，他沒有把

你殺掉，」司馬洛說，「因爲現在你對他是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你可以教他的，他都已經學會了，是不是？」

「問題就是在這裏，」馬覺又嘆了一口氣，「我對他還有用處。他需要一個聽衆，這就是我。他所做的事，他認爲是值得驕傲的賞心樂事，他要向一個人誇耀，但這種事情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祇有告訴我。每當他回來時，他就告訴我他是如何如何做他的工作。」

「他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如果你要找他，」馬覺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這裏等他。他一定會回來的。也許一個月之後吧。他要帶食物回來給我吃。他不久之前剛剛回來過，他留下了相當充足的食物，可以支持一個多月。」

「我不能等一個月，」司馬洛說，「我要盡快找到他，盡快把他消滅。」

「唔，」馬覺說，「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不過我可以猜的。把生意介紹他的人，應該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了。」

「那些人都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死的並不是全部，」馬覺說，「他從我這裏知道了好幾個會介紹給他生意的人，他和他們一定有聯絡，也許餘下的幾個會知道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假如他自己找到了一些新的綫路呢？」司馬洛問。

「我看這個可能性不大，」馬覺說，「他這個人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我沒有對他指示出來的，那就是他的模仿性太强了，缺乏創作性。一切都是學我的。你看他殺人就知道了，全部都是用我用過的方法。他有自己創過一個新的方法嗎？」

「除了那記者的未婚妻之外。」司馬洛說。

「那是天然的需要，」馬覺說，「他自己也對我承認。因爲她是一個女人，他就忍不住了。」

「好吧，」司馬洛說，「你把名單給我好了。」

馬覺對司馬洛說了幾個名字，然後又撫着臉上那塊瘀痕：「幸而你打過電話找他，這樣，我可以通知你了。」

「他回來問你應該怎樣回答我？」司馬洛問道。

「是的，」馬覺說，「我不肯告訴他，他打我。於是我告訴他了——告訴了他一句相反的暗語。他這一次把我的拐杖也取去了，雖然我有拐杖也下不了山的。他很害怕，這一次他是眞的很害怕！」

「爲什麼他不設法把我殺掉呢？」司馬洛問，「他並沒有作過這樣的企圖。」

「因爲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馬覺說，「要殺你這樣一個人，我沒有辦法，而這是眞話。我沒有辦法做的事情，他當然也不敢做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也不要浪費時間了。我馬上就要下山去。有什麼事我可以爲你做的嗎？」

「你下山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要你爲我做的事情，」馬覺說，「祇是這一件。」

「楊雪的方面，」司馬洛說，「你想我怎樣回覆她呢？」

馬覺苦笑：「這個嗎，還是等這件事情過去了之後再算吧。」

「也許，」葉麗說，「讓我在這裏陪着馬覺一起等他？」

馬覺搖頭：「不要，你不要留在這裏，讓我一個人在這裏等他好了。」他掙扎着坐起來，「讓我們再喝一杯。」

「你躺在那裏吧，」司馬洛說，「讓我來斟酒好了！」

司馬洛去斟了三杯酒，交給馬覺和葉麗每人一杯，三個人擧杯互祝。

× × ×

馬覺給司馬洛的名單上，第一個人叫金明。一個年紀相當老的人了。總有六十歲，而他像是一支蠟燭，已經點到最後一吋。不但看得出老態，而且也顯得相當軟弱，說起話來有氣無力，而坐的時候也要挨在椅背上。

這是一個司馬洛認識的人，而且是一個司馬洛認爲不適宜用暴力去對付的人。他當然不是一個好人，但亦不是一個壞到透頂的人。他可以說是一個壞人中的好人。意思就是，他壞也壞得有個原則。有好些事情他是不肯做的。因此司馬洛祇是決定和他談談而已。」

金明說：「你知道我的，司馬洛，我有我的原則。有些事情，我是絕對不肯做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因此我不逼你，我知道你認爲應該告訴我的事情，你是會告訴我的。」

「馬覺，我不知道他在哪裏。」金明搖搖頭說。

「但你有和他聯絡的，是嗎？」

金明側起頭看着司馬洛：「我和馬覺是朋友，和你也是朋友，但你和馬覺却是更好的朋友。你對馬覺眞的要這樣不留情嗎？」

「馬覺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司馬洛說，「雖然報紙上並沒有刋登出來，但你是那種不需要看報紙也知道世界上有什麼事情發生的人。」

「對了，」金明說，「我也不贊成馬覺這種做法。如果我是你，我也會勸馬覺不要做這種事情了。」

「你不否認與馬覺有聯絡。」司馬洛說。

「我和他是聯絡過的，」金明說，「當他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指當他開始復出的時候。他叫我給他一些生意。」

「他親自來找你？」司馬洛問。

「不，」金明說，「他是派來了一個小伙子。我起先不肯相信，因爲我不相信馬覺會幹這個。但他說馬覺會給我一點證明，跟着他就證明了。那時有一個特警組的人員正在調查我，老是來麻煩我，不肯放手。有一天，這個人開着車子離開我這裏時，有一部拖着貨箱的大貨車追上了他。他開的是那種最小型的汽車。他的車子在紅燈前停下，大貨車却不停，一直撞過去，小汽車給撞得打了兩個滾，大貨車繼續撞過去，在小汽車身上輾過，把小汽車壓扁了。就是這樣，我不能不相信了。這是馬覺的方法。」

「之後呢？」司馬洛問。

「這個小伙子再給我一個電話，」金

明說，「他說這是免費的貨辦，以後，我再要馬覺替我解決什麼問題，我就要付錢了。」

「你有再要他替你解決什麼問題嗎？」司馬洛道。

「沒有，」金明說，「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已經年紀老了，我打算退休了，我以前是需要解決這一類的問題的，但現在不了，第二，我不喜歡馬覺這樣做。這個警探是個好人，不錯他對我不利，但他是個好人，他不向我勒索，而是一心一意要做好他的工作。老實講，我對他是有點尊敬的。假如我要消滅他，我早叫人這樣做了。」

「因此，你沒有給他生意，」司馬洛說道，「不過，你還是知道如何和他聯絡的。」

「他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金明說道。

「電話傳呼服務中心的電話號碼？」司馬洛問道。

「對了，」金明說，「當然是諸如此類了。這樣，我有生意給他的話，我可以找到他。然而我要對他不利而找他的話，却是不容易找到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那麼，你是沒有辦法帮忙我的了！」

金明搖搖頭：「很抱歉，我是帮不了你這個忙的。」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還是不要浪費你的時間了，讓我到別的地方去試試吧。」

「等一等，」金明說，「我想你告訴我，假如你找到了馬覺。你會怎樣做呢？你和馬覺是這麼好的朋友。」

「這本來是一個難題，」司馬洛說，「但是這個難題已經解決了。因爲我已經找到了馬覺了。」

「什麼意思？」金明詫異地看着他。

葉麗在旁邊也是詫異地看着司馬洛。看樣子，司馬洛是要把馬覺和林彼德的事情告訴金明了。而她奇怪司馬洛這樣做是否聰明的。

但司馬洛顯然以爲這樣做是聰明的。他把馬覺的事情告訴了金明。

這把金明聽得驚愕地張大了眼睛。

「你相信我所講的嗎？」司馬洛問。

金明點頭：「我相信。不單是因爲出在你的咀巴，而且因爲，我是一直也不相信馬覺會做這種事情的。現在，你替我解決了這個疑團了。」

「人是不會變得這麼厲害的。」司馬洛說，「就是變，也變得有一個限度，你是不是這樣想？」

「我正是這樣想，」金明說，「我這一生做事，都是靠觀察一個人的性格作爲輔助的。我很高興馬覺沒有破壞了我這個原則。而且，我也很多謝你告訴了我這些秘密。」

「這些不算是秘密，」司馬洛說，「你知道爲什麼我要告訴你嗎？因爲我想你帮我個忙，我要你替我把消息放出去。」

「爲什麼把消息放出去？」金明問。

「我還要繼續找尋這個林彼德的！」司馬洛說，「在我找尋他的時候，我不想他繼續殺人。那些給他生意的人，當他們知道他是冒充馬覺的時候，就要先考慮過然後才肯定給他工作了。而且，當他們知道他是冒充馬覺，那當我找到去時，他們一定也會比較合作。」

「有道理，」金明點着頭，「有道理。譬如說我吧，假如當那傢伙初來時，我知道他是這樣冒充馬覺的，那我會先把他兩條腿子打斷然後才放他走了，而我和馬覺的交情還不是如你那麼深厚的呢！」

司馬洛微笑，道：「證明我的計劃是對的。」

「但是，」葉麗說，「假如金明先生把這秘密洩漏出去，林彼德不會來向他找麻煩嗎？」

「金明先生不過是把我來找他的事情講出去吧了，」司馬洛聳聳肩，「而我的確是來找過他，林彼德有什麼理由要來找他麻煩呢？」

「林彼德並不是一個講理的人，」葉麗說，「因此，我們是也不能够用常理去推測他的反應了！」

「謝謝你對我的關心，葉小姐，」金明說：「但我並不害怕，我已經活了這許多年了，我當然有保護自己的性命的本領。而且，既然我已經有了準備，就更易提防了。」

「不錯，」司馬洛也說：「如果殺金明是這樣容易，那就不會等到現在了。」

「對了，」金明說，「你們是絕對不必爲我担心的！」

「現在好了，」司馬洛說，「我看，我們也應該走了。」

金明起來送客，親熱地和他們兩個人握手，並且堅決地邀約司馬洛，當他的事情辦好了之後，一定再來探他，他會好好地招待。尤其是葉麗，一個這麼美麗的女孩子，更應該再來。

司馬洛答應了他，然後就和葉麗離開了。他們却沒有馬上離開那座城市，而是先行住進了一間旅館之中。

「爲什麼我們不接受金明的招待呢？」在旅館中安頓下來了之後，葉麗說道，「住在他那裏面，我們起碼可以省回旅館的房錢！」

司馬洛微笑：「付錢住的地方，總是舒服一點的，不比在他人的家中作客那麼拘束。我們自己出錢租地方住，我們就很容易鬆弛下來，你認爲是嗎？」

「我們現在是正在緊張之中，」葉麗說，「我們正在趕時間。我們要追上那個林彼德。我們有時間鬆弛下來嗎？」

「暫時，我們是還有時間的，」司馬洛說，「我們可在這裏鬆弛一兩天，享受一下人生。」

「爲什麼？」葉麗奇異地看着他，「爲什麼忽然之間又這樣偷懶呢？」

司馬洛聳聳肩：「很簡單的，我們要在這裏等一兩天，讓金明有機會把我告訴他的事情傳開去！」

「唔，」葉麗微笑，「我倒是很歡迎這個鬆弛的機會的！」

「現在你何不到浴室裏去洗一個澡呢？」司馬洛問，「洗好了澡出來，我們再詳細地商量一下以後的計劃。不過，出來的時候不要穿衣服。」

葉麗吃吃笑起來：「哦，現在我明白你打算商量的是什麼計劃了。」

司馬洛在床上躺了下來，葉麗則依命進入了浴室之中去洗一個澡了。當她出來的時候，她的身上果然已經沒有衣服，皮膚外面留下來的就祇有一陣水珠而已。

司馬洛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有些女人，無論你是第幾次看她，總之祇要她一脫下衣服，你就會感到難以安靜下來了，葉麗就是這樣一種女人。

她走到床邊，司馬洛執住她的手腕，近乎粗暴地發力一拉，使她仆到了他的身上來。她咭咭地笑着掙扎：「你怎麼了，司馬洛，難道你不要也洗一個澡嗎？」

「好吧，」司馬洛說，「我也在洗一個澡好了！」

「不，還是不要。」葉麗把他拉住。

「你怎麼了？是你叫我去洗澡的，現在，又是你叫我不要去洗澡。」

「你又不是很髒，」葉麗說，「洗得太乾净了，反而不大好。祇有肥皂的氣味，而沒有男人的氣味。你要知道，男人的氣味很够性感，那是特別增加情趣的。」

司馬洛微笑：「唔，你儼然是個專家的口吻了，就像是經驗非常豐富似的。」

「誰說我的經驗豐富？」葉麗嬌嗔地在他的肩上搥了一拳，「我的經驗還不是都是從你的身上得到的？」

司馬洛也動手解開自己的衣服了。由於現在，他們的時間是相當充裕的，因此他一點也不急，而是慢條斯理的，反而是葉麗有點急了，忍不住動手帮助他把衣服脫下。也許葉麗覺得，和他一起享受的機會是沒有多少了，因此她要盡量利用一秒鐘的時間。

（未完）

武技叢談

洪拳使你根基好

麥海雲

南粵的拳腳，有五大名家，即是洪，劉，蔡，李，莫，這五個名家當中最有名氣的就是洪熙官，亦即洪拳的掌門人，此外，分別由劉三眼，蔡九儀，李錦綸，以及莫清嬌做其他幾個拳派的掌門人，各有各的特徵，至於他們的絕招，不分男女，俱是從少林寺裏面學習得來的。洪熙官特別出色，五大家當中推他爲首，可見他的拳腳確有獨特之處。照福建泉州府誌裏面所叙述，有這麼一句：「洪熙官能一拳殪人於死。」

這一句就把洪熙官的威力反映出來，在事實上，拳來腳往，實在不容易一拳打死人的，除非有兵器在手，倘若有人一拳把對方打死，受擊之人也是拳師，那麼，他這一拳之力恐怕有三四百磅。雖然現時跟洪熙官的時代相距很遠，但從上述那一句話看來，洪熙官確是很有份量的，他經過多年苦練，加上本人的氣力充沛，身型體態都適合做拳師，然後有這種威力。

說到中國的功夫，有許多門派，拳術的源流，並非僅得少林一脈，除了少林，還有崆峒，峨嵋，武當以及華山，此外還有地方性的拳腳，並非屬於大門派，而是個人創造出來的，少林之所以特別出色，因爲它有基本的拳脚可供練習，而且一切法步都是依照人體生理構造而創製的，絕非憑着一些快打慢之類的招式取巧，希望擊倒對方。

少林拳在南粵享譽，當然有道理，洪熙官把它發揚光大，就因爲洪熙官確是身經百戰，至於洪熙官所擅長的拳脚，仍是少林拳裏面的技藝，不過，他從頭做起，功夫做到足，然後有這樣大的成就而已。而洪拳擁有悠久歷史，確是南粵相當傑出的拳技，直至現在，仍是有那麼多人學習它，最大的原因就是洪熙官始創的硬橋硬馬，有其絕對的存在價值。

至於洪拳的練功方式，非常複雜，不能一言而盡，它最大的優點就是把一個人的軀體鍛練成有如鋼鐵一樣，故此，「功夫」之所以稱爲「功夫」，就在一個「功」字上面顯得出來。

練習洪拳能够練成有如鋼鐵的身軀，那是「功」，這種「功」從紮馬做起。洪拳的馬第一是「四平大馬」，即是普通的「騎馬式」之「馬」。第二種是「子午馬」，亦即前弓後箭馬。這兩種馬步以四平大馬爲正，子午馬爲副，兩者俱是實馬，並非虛馬，也就是洪熙官當年落地生根的樁步，別說單人匹馬去踢他難動分毫，就算十多名壯漢用繩子去拖他，休想動他分毫。

馬步練至此境界，當然並非一朝一夕，而是必須經過三年以上，甚至六年那麼長的時間，然後有此成就。還有一點，即使能够練到如此堅穩的馬步，仍要不斷的練習，俗語說拳不離手，這是事實，要是一旦疏於練習，時間拖長了，也是徒勞無功，換句話說，成功了也要繼續苦練。

除了上述兩種馬步之外，還有吊馬，即是丁字馬，以及香爐馬，亦即所謂斜步馬。這兩種馬並不呆鈍，而是虛實兼施，準備隨時換步進馬，應付對方的攻勢。想練習這種虛實馬步達至最高境界，殊不容易，必須經過一番苦練，然後成功。

說到洪拳的拳法，却分爲「平拳」，「日字拳」，「釘拳」，「穿心拳」以及「扱拳」。練拳和練馬同樣的要卜過一番苦功，要是拳馬都練習得純熟，兩者配合起來，就有意想不到之妙，與敵人交手，必操勝劵。

以脚法來說，洪拳的脚法，也有許多種，計有「勾彈腿」，「虎尾脚」，「穿心腿」，「釘脚」，「搪脚」，以及「剷脚」等，各有各的妙用，問題在施展之際能否適合當時的形勢，換句話說，並非勾彈腿或虎尾脚的脚法最優越，而是適應環境，每一種脚法都有它的用處，用得着的時候，剷脚或釘脚，何嘗不能一招取勝呢？故此，練武之人，不但拳脚要靈活，頭腦更要靈活，手急眼快，頭腦靈活，就是取勝的條件之一。

想把脚法練習得好，先要練好馬步，能够練到馬步有如落地生根，脚法好然後有用。要是馬步不牢，企也企不穩，就算練得脚法甚佳，踢出一脚，另一脚站不穩，受到對方的牽制，如此打鬥，焉能取勝？根據這種原理，洪拳之所以受人重視，主要關鍵，就是因爲洪拳着重練馬步，先從紮馬學起，把一個血肉之軀鍛練到好像鋼鐵一般堅實，然後練拳法和練脚法，彼此配合起來，恰到好處。

洪拳使你根基好，確是如此。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塵飛

蕭逸・文　盧令・圖

煞星逃死劫　高僧惹禍苗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雷金枝在劉昆口中獲知向陽君匿身李家祠堂療傷，私自前往，欲置向陽君於死地，但三次舉劍，均下不了決心，反而洩出獲知向陽君負傷之事，是由靜虛上人猜出，就在此際，驀聽有馬嘶聲傳來，雷金枝知是劉昆到來擒拿向陽君，竟毫不攷慮地抱起向陽君自祠後逃出，走上山坡，在一片樹叢中伏下，不大工夫，劉昆偕弟劉君及一叫馬雲程的捕頭搜上山坡，雷金枝獨自竄向另一樹叢後，劉昆稍後已發現向陽君軟躺地上，向陽君向劉昆冷聲發話，說是不幸落得如斯下場，算是命當……

「鐵掌」劉昆獰笑一聲道：「我看你是做夢吧！今天你落在我劉某人的手裏，就是想求一死也只怕沒這麼容易，你劉大爺是不把你折騰個够，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這劉昆兩個字倒着唸。」

劉君道：「大哥，我看先把這傢伙給綑上，押回衙門再說。」

「鐵掌」劉昆冷笑着，緩緩的繞着向陽君身側四週走了一圈，乾咳一聲道：「這麼大個子的人，說倒可就倒下了，倒也難為他，居然還能看出來，跑到這個地方躲起來。」

馬雲程心中一驚道：「劉老大，你可小心點兒，別上了這傢伙的當。」

「鐵掌」劉昆上前幾步，探出一條腿，用腳勾起了向陽君的一條腿來，掂了掂，又放下來了——

冷笑一聲，他點點頭道：「老和尚的話沒錯，這傢伙眞是癱了，動不了啦。」

說着他後退了一步，打量着向陽君，森森一笑道：「向陽君，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個沒什麼好說的，『六十年風水輪着轉』，想不到你也會有落在我手裏的一天吧，為了安全起見，我先廢了你這雙腿，往後你就老實了，小子，認命吧！」

一面說，他向着身邊的馬雲程探手道：「來，把你這把傢伙借給我用用。」

馬雲程赫赫一笑，忙將手裏的虎頭鈎遞過去。

劉昆接到手裏掂了掂，剛要跨前下手，——猛可裏側面傳過來一聲女子冷叱之聲：「慢着。」

三人同吃一驚，還不及轉身探看，眼前人影一閃，雷金枝已現身眼前。

「劉大班頭請了，」雷金枝臉上怪不得勁兒笑了笑：「我們居然會在這裏見面了，幸會，幸會！」

劉昆睜大了眼：「咦，這不是雷姑娘麼？妳怎麼明來了？」

「可不是我嗎？」雷金枝很不得勁兒的笑了笑：「我比你們早來了一步。」

「姑娘你是……？」

劉昆大惑不解的看了地上向陽君一眼：「難道你——？」

「不錯，」雷金枝手指着地上的向陽君道：「他是我擒下來的，我不許你們碰他。」

「啊——」劉昆這才忽然明白過來，不禁噗哧一笑：「得啦，大姑娘，你就別逗樂子啦——這小子身上揹着十來條命案，還等着他去銷案呢。」

一面說他遂即指揮着劉君與那個馬雲程道：「來，夥計！把他給抬起來，我們這就走。」

劉昆趕忙答應一聲，上前就要去召人，却被雷金枝橫身攔住道：「不行——你們誰也不能動他。」

劉昆神色一愣，挑動着眉毛道：「咦——雷金枝姑娘，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是辦的公事呀！」

「我可不管你辦的公事還是私事，」雷金枝道：「反正他是我拿住的人，別打算讓給你們。」

一面說，雷金枝往向陽君身邊一站，抱着一雙胳膊，大有一言不合即將動武之勢。

「喝，」劉昆呆了一下，翻着一雙白眼珠：「我說大姑娘，你到底講理不講呀？當初老和尚交待的時候，你可也在場，老和尚是關照我可不是關照你呀！」

雷金枝冷冷的道：「這些我管不着，反正他傷了我哥哥，我就要找他報仇，人是我擒下來的，可別想我會隨便就讓給你們？」

「嘿嘿……」一旁的那個馬雲程咧嘴獰笑着：「好厲害的一個大姑娘——我說大姑娘，你可看清楚了，我們這是辦的官差，可不是私事，這可由不住你在這裏瞎攪和！我就不信你敢攔着我。」

一面說這個馬雲程大步上前，就要去拿人。

雷金枝嬌軀一幌，攔在了他面前：「你敢？」

馬雲程錯在不知道這個姑娘的厲害，劉氏兄弟也沒有事先跟他說明，以他平日作威作福的聲勢氣派，怎麼會把雷金枝這麼一個姑娘人家看在眼睛裏？

眼前馬雲程被她話聲一激，不禁勃然大怒，登時面色一沉道：「放肆！」

嘴裏喝叱着，馬雲程猝然抬起了右臂，向雷金枝身上搪去：「給我閃開。」

馬雲程有個外號人稱「鐵臂螳螂」，年輕時候，他曾經練過「抱樹功」，雙臂上很有一把子蠻力，滿心以為對方一個女孩子家，就算她曾經練過幾天功夫，又能有什麼大能耐，那裏當得住自己鐵臂一搪之力？

事情可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馬雲程這裏一出胳臂，劉昆那裏就知道不妙，慌不迭的叫道：「慢着——」叫人家「慢着」，他自己才是慢了一步。

話聲出口，馬雲程再想收招已是不及，眼看着一截鐵臂直向雷金枝腰上搪了過去——說時遲，那時快——他這裏剛一抬胳臂，雷金枝那裏也已發動。

就見她纖手一沉，霍地向外一穿，「噗」一聲已抓住了對方手腕子上！

馬雲程只覺得那條手臂上一陣子痠疼，宛若着了一把鋼鉤似的，這才知道厲害，再想收勢那裏還來得及？

雷金枝借勁還力，出手擰腰，猛地向外面一送：「呼」的一股勁風起處，却已把「鐵臂螳螂」馬雲程偌大的身子給擲了出去。

這一手由於雷金枝用的是「四兩撥千斤」的巧勁道，馬雲程上來無知用的是濁力，這麼一來可就由不住吃了大虧，瘦長的身材，頓時摔出丈許以外。

「噗通」一聲，馬雲程一頭摔在了地上，還算他够機靈，像是戲台上耍把式的「大扒虎」似的，就見他整個身子就地一個快滾，緊接着再次竄了起來。

摔是沒有摔着，却由於這地方是個坡地，身子還沒有收住勢子，連幌了幾幌，霍地向下跪了幾步，偏偏這地方矮樹又多，一根樹枝椏，掛着了他的褲管子，只聽得「嘶啦！」一聲，挺體面的一條褲子，頓時被撕開了一大道破口子。

馬雲程臉上一陣子發紅，當着劉氏兄弟的面前，這個臉他可是無論如何也丟不起——

「好個丫頭片子——」嘴裏怒吭一聲，一雙長腿倏地彈動，瘦長的身子，就像箭矢也似的竄了起來。

這一次他決心要給雷金枝一個厲害，是以身子一經騰起空中，頓時頭下脚上，施展出「飛鷹搏兔」的厲害招法，兩隻手交叉着直向雷金枝的肩上抓下來。

雷金枝心恨對方的無禮，決計要給他一些懲罰，這時乍見對方起自空中的身勢，不由靈機一動，當下身子向一旁倏地一閃，引手上牽，霍地作勢一掌直向馬雲程腹部擊了過來。

馬雲程趕忙弓身收腹——恰如雷金枝事先所料，一時正中下懷。

就見她霍地一上步，雙手同出，一上一下，一托前胸一推下腹——這一手可比前一手要厲害得多了……

只聽見「呼！」的一陣疾風，隨着馬雲程瘦長的身子直由當頭劃過去。

由於馬雲程是居高臨下之勢，較之前一次可要猛厲了許多——即聽一陣子「劈拍！嘿喳！」之聲，馬雲程整個的身子，全部栽進了矮樹叢中。

劉君慌不迭的跑過去，費了半天勁兒，才把他給攙了起來，一看他身上那副模樣子，可眞叫人好笑，只見身上那襲藍綢子官衣全都破了，東一條，西一綹的掛在身上，頭髮也散了，臉上手上像是「五花肉」似的，一道紅一道白，還沾了一臉的土！

這位馬雲程大班頭，平常在地方上，也算得上是個「叫字號」的朋友，却是沒想到今天碰見了嬌滴滴的一個大姑娘，竟會栽這麼一個大觔斗？一時氣忿交岔，簡直差一點當場就要暈了過去。

「你好……你好……」手指着雷金枝，他眼前却看向劉昆道：「劉老大，你看着辦吧，這件差事可是你當面向府台大人討的……你說該怎麼辦吧！好……好！」

一邊說，一邊氣的直翻着白眼，身子一幌，遂即坐了下來。

「鐵掌」劉昆眼看着雷金枝如此刁蠻，不禁大為震怒，當下面色一沉，怒視向雷金枝道：「雷姑娘，你居然敢動手辱打官差，你的胆子可是不少……好吧，人我們也不要了，也不能叫他活着離開？」

話聲出口，他身子一轉，快速的已來到了向陽君身邊：「小子！你認命吧。」

「虎頭鈎」霍地向上一撩，直奔向陽君身上用力揮落下去——劉昆這一手的確够陰損，決計要向陽君血濺當場，以了心頭之恨。

那裏知道這一手亦不為雷金枝所通融，他這裏「虎頭鈎」才自落下一半，眼看着面前白光一閃，緊接着「嗆啷」一響。

劉昆只能覺得手頭一震，「虎頭鈎」已被對方快速擊出的一口長劍架住。

「鐵掌」劉昆大怒道：「雷姑娘！你這是幹什麼？」

雷金枝臉上帶着一片紅潮，冷冷的道：「我已經說過了，這個人是我拿住的，要殺要剮是我的事，我不喜歡要別人替我接手代勞。」

劉昆只氣得眼前金星亂冒，二話不說，身子一個快轉，來到了向陽君身形另一面，「虎頭鈎」第二次掄起，「長虹貫日

」般的，再次向着向陽君身上猛揮下去。

但和上一次一樣，依然是難以襯心如願！

「嗆啷！」一聲脆响，劉昆的虎頭鈎再一次的被劍架得彈了起來，足足的彈起了兩尺高下──

眼前人影快閃之中，雷金枝其快如電的又把身子欺進過來，劉昆大吃一驚，來不及退後的當兒，雷金枝掌中長劍已經石火電光般的遞了出去──不偏不倚的指在了劉昆咽喉部位。

「鐵掌」劉昆登時一愣，嚇得動彈不得！

「劉大班頭──帶着你的人回去吧！」雷金枝冷笑着道：「再要不知趣，休怪我劍下無情！」

長劍一翻，白光乍閃，劉昆下意識的一縮頸子，只以爲對方眞個的向自己身上招呼，耳邊上「嗆啷！」的脆响了一聲，這才發覺到敢情是對方還劍入鞘，一出一攻，矯若游龍，顯現得那麼乾淨俐落，敢情是施劍的一個大行家！

劉昆前此在「岳陽樓」眼見過雷鐵軍的高超絕技，却是沒有想到他這個妹妹竟然也不含糊，自己在「岳陽」地面上，大小也算得上是個人物，眞要是把一世英名栽在對方這個姑娘手上，可是太划不來。

心裏一琢磨，這位劉大班頭那張臉上一陣子發靑，由不住一連後退了兩三步。

「好！好……雷姑娘──你居然胆敢阻撓官差！」劉昆連聲的冷笑着：「人就先交給你，我看你又能把他窩藏在那裏？哼──你跑不了的！」

一面說，他把手裏的「虎頭鈎」拋向「鐵臂螳螂」馬雲程，怒聲喝道：「咱們走！──」一甩胳臂，氣呼呼的轉身就走，馬雲程在劉君的摻扶下，狠狠的瞪了雷金枝一眼，一瘸一拐的跟了上去。

三個人來得快去的也快，瞬息之間已下了山坡，消逝不見！

雷金枝悻悻的轉過身來，却發覺到向陽君一雙不怒自威的眼睛正注視着自己！──也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觸，她只覺得臉上一陣訕訕，頓時飛紅了臉！

說不出的又羞又氣，她忙即躱開了對方那雙眸子，轉過身子，賭氣的坐下來。

「姑娘袒護之情，在下感激不盡！不過──」頓了一下，向陽君才吶吶的道：「姑娘這麼一來，只怕勢將結怨官府，今後對於令兄妹當有不便，豈非不智？」

雷金枝倏地轉過頭來，狠狠的盯了他一眼：「哼──你還說這些話，要不是爲了你，我豈能……？」

說着，她氣不過的站起來，來回的走了幾步，用力的踢了一下地上的石頭！

向陽君微微一笑，十分洒脫的道：「你可是後悔了？」

雷金枝又用力的踢了一下石頭──像是不如此，不足以發洩她內心的氣忿！

向陽君一嘆道：「姑娘對在下仍然不忘舊恨！有了方才一場，在下對姑娘已是刮目相看，世爲知己者死，在下豈忍一己偷生而陷姑娘於不義──罷！姑娘你如不忍對我下手，就將我送將官裏去吧！」

雷金枝聆聽之下，半天沒有吭聲──她仍然是背向着他，過了好一會兒，她才緩緩的轉過身子來。

「唉──」輕輕的嘆了一聲，她默默的向前走了幾步，那雙盈盈秋波，含有某種情意的盯向對方：「你何必一再的說這些──難道你眞的想死？」

向陽君一哂說：「人生遲早難免一死，只看死得是否有價值罷了！」

「哼！那麼你以爲死在我的手裏，或者被押進官府被殺了，就值得了？」

向陽君搖搖頭苦笑道：「押回官府，凌辱受死，固是不值，如果姑娘親自下手，情形則又不同！」

雷金枝道：「橫豎都是一死，情形又怎會不同？」

「當然不同，」向陽君冷冷的道：「這些年雖然我殺了不少人，但是確信所殺之人皆是大惡不赦之輩，這些人雖然有些表面披着善良的外表，但是骨子裏却陰險毒惡，他們每一個人都死有餘辜，是以我雖毒手殺死了他們，內心却不會絲毫感覺愧疚，我自信此舉在於替天行道，爲人世剷除凶頑暴惡，是以心安理得，也就不覺虧欠官府什麼，這種情形之下，官府欲加我以極刑之罪，自是難令我心悅誠服，但是對於姑娘來說，情形就不一樣了！」

雷金枝一笑，道：「我又怎麼會不一樣？」

向陽君冷冷一笑道：「自我出道以來，自信還不曾濫傷一人，有之，則令兄雷鐵軍算得上是唯一的例外了……姑娘既是聲言爲令兄復仇雪恨，又曾義助我免於落入官府之手，是以能死在姑娘手中，也就可算無恨了！」

雷金枝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謬論──但是你却能言之成理，倒也是不容易──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却反其道而行，又怎能說是『替天行道』呢！」

「話可不能這麼說──」向陽君目光顯示着一絲不苟：「果如姑娘所說，人類與萬物生靈，又何必還有死亡？人人均效神仙之永生，豈非皆大歡喜！」

雷金枝皺了一下眉道：「這個……」

向陽君冷哼了一聲道：「生當其生，死當其死，才是生命進展至高不變的原則，我輩既然學會了一身，平常人不易學得的武功，理當爲人世做一些有益人羣之事，如此才不愧此生一場！」

「你……」雷金枝微笑着搖了一下頭：「我說不過你──不過，我倒覺得對於你這個人，多少瞭解了一些！」

向陽君「哼！」了一聲：「瞭解？──談何容易！人心隔肚皮，姑娘與我不過片刻交談，豈能談得上『瞭解』二字！」

「不！」雷金枝搖頭道：「每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表達方式不盡相同，有時候不需要多說話，也能促使對另一個人的瞭解，這要看人們怎麼去運用他的智慧和靈思，關於這一點，我還稱得上是一個細心的人！」

向陽君微微驚愕了一下，那雙眸子咕嚕嚕在雷金枝身上轉動了一下，後者那雙盈盈秋波也正在注視着他，雙方目光滙集之下，向陽君却避開了。

「姑娘說的不錯！」他吶吶道：「你果然是個善解人意蘭心蕙質的姑娘……」

雷金枝一笑，眼睛看着他：「你說錯

了，我豈止蘭心蕙質，而且心狠手辣──難道你忘了，剛才你就差一點死在了我的手裏！」

向陽君烱烱瞳子直直的逼視着她！

雷金枝怪不自在的道：「你幹什麼這麼看我？」

「我……」向陽君恍然一驚，道：「我……沒有……」

「哼──」雷金枝冷笑道：「還是說實話吧，我雖然認識你不深，可是却知道你這種人天生就不適宜說謊的！」

向陽君古銅色的面頰上，微着了一片灰白！

當他再次把目光視向雷金枝時，那逼人的光采顯然已失去了幾許凌厲的氣質，代之而起的，却多少含蓄着一些兒女英雄的俠骨柔腸！

雷金枝在他這般目光的注視下，不禁心裏怦然一動，下意識的把頭偏向一邊！

「姑娘不要誤會……」說着他輕輕嘆息了一聲：「你說的不錯，我確是一個不擅說謊的人，但是人生在世，誰又能免得了不無遺憾？誰又能免得了掩飾一兩件不可告人的內心私事……？」

雷金枝轉回頭來看着他：「是『私情』還是『私事』？」

向陽君苦笑着眨了一下眸子：「這有區別麼？」

「有區別！」雷金枝訕訕的笑了一下：「私事無所不包括在內，私情却只限於男女之間不足爲外人道及的情感！──起碼一般人是這麼認定的！」

向陽君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種尷尬，他搖搖頭，頻頻苦笑不已，却沒有接下去！

雷金枝微笑了一下：「眞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人，難道還會有不可告人的……事情麼？」

她原想說「私情」二字，只是這類字眼，出自一個姑娘人家嘴裏，總不大好意思，是以臨時予以改口！

向陽君那絲尷尬的表情，很快爲之打消，他冷冷一笑道：「姑娘不要多疑──其實就男女之間來說，在下自信尚還沒有不可告人之隱情──只是……」

「嗯！」雷金枝坐下來，以手支頤道：「這件事我很感興趣──可以繼續說下去麼？」

向陽君道：「可以……」

雷金枝一笑道：「我猜想一定與某一個女人有關吧！」

向陽君緩緩的點了一下頭，他吶吶的道：「在下一生，與人無取無求，却欠有兩個姑娘的情誼，現在一想起來，不免有所傷感……這也就是爲什麼我言語閃爍，心情很不開朗的原因！」

雷金枝驚訝道：「兩個……姑娘？」

向陽君點了一下頭：「其中一個就是你！」

雷金枝笑笑道：「還有一位呢？」

向陽君遲疑了一下，吶吶道：「這位姑娘，可能你沒有聽說過，說與不說都是一樣的！」

雷金枝微微一笑：「那就何妨說出來聽聽！」

「她……她是……畢……」向陽君苦笑着搖了一下頭：「唉──此事牽聯着一位女子令譽，也許對方並不希望讓人知道，我還是不說吧！」

「你已經說出來了，又何必吞吞吐吐呢？」

「不不……我什麼都沒有說！」

「你已經說了她姓畢！」

「這──」向陽君搖搖頭，窘笑了一下：「你果然很聰明，但是除此以外，我不會再說什麼！」

雷金枝纖纖玉手掠了一下前額的幾根秀髮，透剔靈俐的道：「你即使不說，我已經知道她是誰了！」

向陽君搖搖頭：「那只是你的猜測罷了！」

「就算是猜測，却也是八九不離十兒！」雷金枝神秘的笑了一下：「因爲武林之中，畢竟出色的少女不多，能够有恩於你的姑娘，更是絕無僅有，因此這位姑娘，事實上已是呼之欲出了！」

向陽君輕輕嘆息了一聲。

雷金枝立刻「一針見血」的道：「她大概就是江湖上盛傳的，出身於天山絕頂『冷魂谷』的那個俠女畢無霜了吧！是不是？」

向陽君不由神色微微一變，驚訝的打量着她！

雷金枝一笑道：「我猜得可對？」

向陽君神色間一片黯然，悵然嘆息一聲，却像是有些「不勝感傷」的點了一下頭！

雷金枝道：「既然你已經承認了，我也就不妨告訴你，其實，你與畢無霜的一些傳聞，在武林中早已是膾炙人口，人人樂道，如果你還把它視同是一件不爲外人所知的隱秘，可就太傻了！」

向陽君苦笑了一下道：「原來你也聽見了那些無稽的傳說，這個天底下偏偏有一些吃飽飯無所事事的人，才會製造這些無稽的謠言！」

「那也不一定！」雷金枝透剔的一雙眸子盯着他：「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事情有了開頭，人家才會添枝加葉……是不是？」

向陽君睜大了眼睛，道：「姑娘的意思──？」

「我只是好奇罷了！」雷金枝臉上微微現着一絲笑靨：「外面傳說你一直在躲，那位畢姑娘却是拚命在追，可有這麼一回事？」

向陽君臉上忽然現出了一片窘迫，他似乎已無能逃開雷金枝的觀察──

冷冷一笑，他吶吶道：「畢姑娘劍術天下無雙，我自然不是她的敵手，打不過人家，當然只有逃之一途了！」

「哧！」雷金枝一笑道：「你把我當成了三歲孩子，難道認爲我會相信你說的這些話？」

向陽君搖搖頭，欲語還休！

「唉！」雷金枝輕嘆一聲，那張清水臉上，輕着了一些紅暈：「其實這些事與我何干，我才懶得管呢，咱們還是換個題目談談吧！」

站起來走了兩步，她回眸道：「經過這麼一談，倒使我更瞭解了你一些──其實，咱們之間說開了，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仇，我哥哥既然已經沒事；再說我

也打了你一刀，雙方的一點仇，倒可以拉平；彼此不再計較，你認爲這樣可好？」

向陽君道：「難得姑娘有此見地，在下感激不盡！」

雷金枝聽他這麼一說，臉上立刻現出了明朗的笑容，像是忽然想通了一件事，而把緊壓在心裏的一塊石頭拋開了，頓時感覺到極其輕鬆愉快。

「好極了！」她輕輕拍了一下手，一跳而到向陽君身邊：「那麼我就先想法子把你救過來再說！」

一面說她就彎下身子，緩緩的把向陽君扶坐起來！

向陽君臉色漲得通紅，十分不得勁兒的苦笑了一下：「這樣就好了！」

說了這幾個字，他頻頻喘息不已，現出了難以克制的痛苦，這副樣子不禁使得雷金枝大爲同情——

她嚇了一跳：「你怎麼了？」

向陽君緩緩點了一下頭：「無妨，我只是『反潮』時間過久，血液難以流暢：：只須保持着靜止，候到正午時之後，就可平安無事……」

雷金枝輕輕一嘆道：「說起來，却也都怨我那一刀……想不到會給你帶來這麼大的痛苦！」

向陽君淒慘的一笑道：「也虧了你那一刀，才使得我有了贖罪之機，否則對令兄妹，我勢將抱愧終身了！」

雷金枝看着他微微一笑，在他對面一塊石頭上坐下來偏過頭來看着他，俏皮的眨着眼睛道：「眞怪——在昨天這個時候，一想起你來，我還恨得直咬牙，就是剛才在李家祠堂也是一樣，然而現在……」

「現在怎麼樣了？」

「現在……居然……我們倒像是蠻談得來的朋友了！」

說了這句話，雷金枝緩緩的低下了頭，她的臉莫明其妙的紅了，翹起一隻脚來，她瞅着小蠻靴的靴尖——斜過的眼神兒，却乜看對面的向陽君——

「金……金大哥！」她吶吶道：「以後我這麼稱呼你好麼？」

向陽君苦笑了一下，道：「承你錯愛，當之有愧，只是，錯過今天以後，只怕你我今後見面的機會並不多，或許根本就沒有……」

雷金枝一愣道：「爲……爲什麼？」

向陽君冷笑道：「我天生就是個定不下來的人，而且你應該看得出來，我的一生都可能與刀劍有關，仇人遍佈天下，舊的未去，新的又將再來，我一輩子，都會在這種走州踏府的日子裏渡過，說不定那一天，遇見了一個武功超過我的仇家，這條命隨時準備奉送——所以……唉……」

雷金枝還不曾見過一個人這般深沉的嘆息過，那種淒涼的韻味，充滿了悲愴，沉鬱，設非是飽經滄桑與極其不幸的折磨的人，萬萬不會這麼深沉的反應自己的！

一剎間，她眸子裏反應出無比的同情，用含有關懷的目神，代替了她的詢問！

甚久，向陽君才緩和了他過於沉鬱的情緒！

「是以——」他落寞的目光，轉向雷金枝道：「在這個天底下，我可以說沒有朋友，自然也就更談不上知己了，交朋友，是需要付出感情的，而我……我可能早就沒有了！」

雷金枝搖搖頭道：「你在騙人，人都有感情的——人非禽獸，孰能無情？」

「我就沒有感情！」說這句話時，他語音冰寒，彷彿由剛才的沸騰忽然降到了冰點，那張原本溫和的臉，却情不自禁的顯現出一種嚴肅——銳利的目光深刻的在雷金枝臉上一轉，遂即掠向當空白雲，留下了一襲足撼人心的深深寒意！

雷金枝呆了一呆，冷冷哼道：「你是一個很奇怪的人，我覺得你心裏像是在有意逃避着什麼似的——」

向陽君冷峻的笑了笑，終於，那份淒慘又籠罩他的臉上，他確是有點「情不由己」——

「雷姑娘——你年紀還小，……」他像是很冷寞的樣子，「江湖武林中的歷經，你畢竟體會不多，人心隔肚皮，最是驚險不測，不可不防——是以，濫用感情的結果，輕則『作繭自縛』，重則更會把自陷於萬刦不復的痛苦的深淵，那就太可怕了！」

雷金枝一笑道：「你形容得也未免太可怕了，江湖上人心固然險惡，但却也不能一概而論！」

向陽君道：「大多數都是如此，尤其是武林中人，更不可全拋一片眞心……」

「你眞是一個奇怪的人！」

「那是因爲你沒有經歷過奇怪事情！」向陽君淒愴的說道：「如果你曾經有過我的一番經歷，你也會變得同我一樣被視爲『奇怪』的人！」

雷金枝仍然不能同意他所說的，但是却不願與他爭辯下去！

「人心難測！」向陽君炯炯的目光在她臉上轉着：「在這個天底下，如果你希望能夠保持受人尊重，不受欺凌，唯一的辦法就必須要使自己強大，你要狠下心來應付一切！」

一片陽光由空中投射下來，照着他頗有憤慨的臉，很顯著的，他精神爲之一振，那張原已發白的臉立刻泛出一片紅光！

緊接着，他整個軀體，都爲之又起了一陣震動，似乎沐浴在陽光之下的肉身，每一個汗毛孔都徐徐的張了開來，全身上下每一處關節，都毫無保留的張開着，在接受陽光的滋潤洗禮！

漸漸的，他的臉開始恢復了生氣——暴露在陽光之下的各處，又重新放射出他原來所具有的古銅顏色，尤其是繡落在前心後補之處的兩個紅紅的大太陽，更被陽光交熾出一片刺目的血紅。

雷金枝一驚道：「啊——你覺得好些了麼？」

向陽君緊緊的咬着牙，不發一語，鼻子裏哼了一聲，點了一下頭——顯然此一刻，他身子裏洋溢着無比的痛苦——這種痛苦却又似步向他康疆之前必有的一個過程，是以他樂於忍受！

耳聽得他全身骨節，像是貫竹般的起了一陣子密响，身軀一剎間變得腫大了許多！

——忽然，他身子像是不倒翁般的大大搖動了一下，眼睛裏泛出了一片赤紅血光。

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他沉着聲音道：「托天之幸，我總算沒有什麼事了！」

一面說着，他緩緩的探出了一隻胳膊，臂肘關節，喀喀聲响之中，又重新變成了一隻像是「巨力無匹」「無堅不摧」的鐵臂。

對於他來說，陽光永遠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能源供應來處，其顯著效果，有如「立竿見影」——

奇異的「太陽功能」，使得一旁目睹的雷金枝大爲驚異希罕，從而想到了傳說中他所練習的「太陽功」，該是何等駭人的一種奇妙功力！

向陽君平舒雙腕，面仰當空，一時眉髮俱張——他緩緩的張開了大嘴——

不知是雷金枝眼看花了，或是眞有介事——似乎在他張開嘴時，覺有一條條凝形的光彩投落在他張大的嘴裏！如此一連數口，口口有聲，眼看着他的下腹部，在吞入這些光氣時，緩緩的漲凸起來，神采也越加的振奮有力。

雷金枝大是驚異的道：「你是在練太陽功麼？」

向陽君似乎已經吸足了陽光，只是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坐姿，聽了雷金枝的話，他却沒有回答——雷金枝忽然發覺到他臉上現出了一種凌厲——那是一種充滿了凌厲殺氣的神采！

就在這時，身後响起了細微的一陣悉索之聲！

雷金枝方自覺出有異時，一條人影，有如「烏龍穿塔」般地驀地自身後平射而出——

這人像是早已端詳好了出手的部位與動作，身形一經出現，箭矢也似的直奔向向陽君身後，手掌上持有的一條銀色長鞭，直循着向陽君背後疾甩過來！

雷金枝不禁大吃一驚——

此時此刻，再想出手攔阻，那裏還來得及？

眼看着這個人飛快的來勢，配合着出手至爲神速的一截「甩頭」，一溜子閃爍的銀光，猛然向着向陽君背後扎射過來！

以向陽君眼前情形看來，他似乎萬難躲過這等快速的一擊，勢將喪命在這人狠厲的「甩頭」殺着之下！

然而，雷金枝的這番驚駭顯然多餘——她竟然沒有想到一點——向陽君顯然在借助一番太陽功能之後，已使他身子提前恢復了原有的功能，自然他的行動也就不再受拘束！

甚至於，在這人尚還未曾出手之前，向陽君早已發覺了他的存在——

這麼一來，這個人雖然是處心積慮的施出了「十拿九穩」的一招，却仍然不免步入對方所設下的陷阱之中！

對於他們雙方來說，這一手都施展得極其漂亮！

那人——「鐵掌」劉昆，無異把全身功力都聚積在這一掌一鏢之上！

毫無疑問，他必然認定向陽君仍在癱瘓之中，否則萬萬不會這麼明顯的現身出襲！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極爲醒目的一道銀光劃空之下，那支連有銀色長鏈的「甩頭」，已經破空而至，直射向陽君左後心膛，同時間，他聚結功力的一隻鐵掌，以「鐵手穿牆」的姿態，抖手向着向陽君左背後側猛扎了過去！

兩般配合之下，形成了極爲凌厲的一式殺着——

那個向陽君雖然是背向着對方，當此緊急的一剎，却是連頭也沒有回一下，左手揹處——「噗！」一把，已抄住了「甩頭」的蛇形鏢身，同時右手斜出，只一下拿住了劉昆的那隻「鐵掌」，手腕子一下掄轉，竟把這位劉大班頭整個身子：大車輪也似的摔了過來！

「砰！」的一聲大响！——只是一下子，這位「岳州府」的三班大捕頭，竟然像是豬也似的被擺平在地上！

「鐵掌」劉昆嘴裏「吭！」了一聲，方自彎腰坐起了一半，只聽見鎖鏈子「嘩啦！」一响，已吃向陽君另一隻手上所握住的「甩頭」鏈身，緊緊纏在了頸子上！

劉昆「啊呀！」一聲，才不過叫出了一半，頓時雙目翻白，在對方大得出奇的腕力絞動之下，登時七孔流血，當塲窒息而亡！

這一番殺人動作，敍述起來甚是瑣碎，但是在發出的當時，却是極其快速，整個動作不過轉瞬之間即告全部完成！算得上驚心動魄的一瞬！

目睹着這一切，雷金枝幾乎被嚇得呆了！

向陽君鬆下了鎖鏈，「鐵掌」劉昆的屍身，直直的向後面倒了下去！

眼看着劉昆那一張死人的臉，由原來的青紫緩緩變成了灰白——人死了，却仍然睜着一雙凸出如珠的圓圓瞳子，不折不扣的「死不瞑目」！

看着驚嚇之中的雷金枝，向陽君緩緩站起身來！

「人心難測！」他冷冷的道：「姑娘你可見了？」

雷金枝猶豫了一下，神色黯然的走到劉昆屍身旁邊，眸子一紅，忍不住淌下淚來！

「你爲什麼要這做？」她吶吶的道：「你的心也太狠了……」

向陽君冷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誰要我死，我就要他先死，這就是我做人一項不變的原則！」

抖了抖身上的羅衫，向陽君對着當空的老日頭，深深的伸了一個懶腰——

打量着悲傷中的雷金枝，他似乎臉上現出一些歉疚，却是什麼也沒有說，遂即轉身離開！

「你——站住！」雷金枝喚住他：「你就這麼走了？」

向陽君目注前方，吶吶道：「姑娘援手活命之恩，金某永銘肺腹，就此別過，我走了！」

一面說，他邁動脚步，頭也不回的逕自去了。

雷金枝恨得緊緊咬了一下牙齦，正要追上去，却又中止住這個動作，忽然，她抽動了一下，忍不住低下頭泣出聲來！當她再一次抬起頭來時，向陽君高大的背影，顯然已步上了背面的高峯！

長長的一條人影，投落在黃土地上—

—面迎着當空的那輪金色的大太陽，這個人確乎是越來越强大了。

這個奇妙的感情，是什麼時候建立起來的？雷金枝自問不知……然而確是「建立」了起來，是無可疑！

看着他碩健的背影，她好恨！好愛！好悵惘！好情不自禁……就像是忽然失落了什麼似的！

× × ×

像是從惡夢中驚醒過來！

雷金枝迷離夢幻般地，撲向那個山峯上！

陽光遍野，大地一片赤紅，洞庭湖水，就像是一面遁天神鏡，交織出千百萬道刺目眩光！

向陽君那個人，早已消失不見——從夢中來，又似從夢中離去，所留下的只是記憶中嶄新頑强的一個音符而已！

× × ×

午後「未」時前後——

太陽的投射，有碍於正殿的巍峨建築，形成了大片而廣泛的陰影——使得座落在後側的那一處矮小偏殿，完全掩蔽在黑暗之中！

「知了」在老松樹幹上鳴噪着！——蟬聲的舒暢，帶給人昏昏欲眠一種感受！

對於「達雲寺」這所寺廟來說，這個時候稱得上是一天之中最爲安寧的時刻！

午課方過，晚課未至，天熱氣燥，僧人們在禪房裏熱得挺不住，三三兩兩的溜躂出來，亭子裏，大樹下，大殿的兩廊，都是他們最佳的消暑地方——手裏搖着大芭蕉扇子，身子披着灰色的海青，捉對兒的談說着什麼——該是些難以捉摸，已經褪了色的人世滄桑？抑或是不着邊際的未來？

偏殿的兩扇黑漆禪門緊緊關閉着。

打從昨天送走了「鐵掌」劉昆等那一幫子難纏的客人之後，「靜虛」老和尚就不曾邁出過房門一步。

老和尚有一種深深的「自悔」！

可以想知，一個立心向善；並且持之以恆數十年之後的「行者」高僧，竟然昧心的參與了一件江湖中的仇殺工作——這不啻是極不平凡的一件事！

老和尚的「心病」就是由那個時刻開始的——

「昨夜」「今朝」——他苦苦思忖，切切自責，眞個是坐臥不安，心思不寧，一雙眸子壓根兒就不曾闔攏過一刻！

一個人悶在禪房裏，打了一回坐，唸了一卷經，却禁不住那顆七上八下的心總是靜不下來！

看看日上三竿，又熬過了午時三刻，直到現在……

他似乎被一種迫切的情緒壓制着……腦子裏始終惦念着那件事，忘不了那個經自己所策劃而將致其於死地的人——向陽君！

由蒲團上站起來，老和尚走到窗前，又由窗前轉過來踱向香案——

「阿彌陀佛，」他指掛佛珠，雙手合十的喃喃唸道：「……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千百刦——向陽君！汝會無恙否？」

淨手捻起了一炷香來，在佛祖前恭敬的拜了一拜——只聽得「劈拍！」一聲，案上燭光忽然炸開了一片燈花，在焰蕊四週，描現出一圈黯黑色的淡淡光圈！

似有似無，只是一刹間事！——却給靜虛老和尚「觸目驚心」之感！

「唔——」他面色突地爲之一變：「燈焰異象，莫非眞有什麼不祥之兆麼？」

呆滯的在蒲團上落坐下來，一顆心跳動益烈！

「唉……我這是怎麼了？」老和尚心裏納悶的想着：「皈依三十年，心似古井，何以二日來古井生波，每生異兆，難道我的壽限之期眞的到了不成？」

强制着心裏的不寧靜，他盤膝坐着，翻開了座前那卷「大佛頂首楞嚴經」，觸目於其中一段，不經意的口中輕輕唸着，佛曰：「——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地，能於如來形像之前，孑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

看着，唸着，竟然由不住涓涓的淌出了兩行淚水。

「燃指供佛，乃至燃於其身」——是一種功德，沒有像靜虛老上人這般捨身從佛；身體力行的人，是無想像的——宇宙萬有，如僅僅於表面去斷定它的本質，却是至爲浮淺而不足信賴！

靜虛上人以數十年身體力行，捨身從佛之功，常常能上體天心，動發於衷——

只是這段經文，實來而激動的好無情由，從而使得這位昔爲「武尊」，今爲「高僧」的老比丘更加的相信，這番顯現的「其來有因」！

掩上了經卷，就手自座邊卦斗裏，抓起了一把「佛珠」，爲數十二顆之數，名爲「十二星宿」，過去若干年，老和尚每於這十二顆「神相佛珠」上判定一些心相的陰暗面與阻撲德業的魔障——

然而，現在他却要再一次破例的用以來判斷個人的吉凶禍福了。

卦珠兒信手擲了出去——十二顆黑白各半的扁圓珠子，滴溜溜不停的在地上打着轉兒——

轉着轉着，老和尚臉上不禁現出了一掬笑容！

「無量佛——善哉——善哉！」

嘴裏不停的喧着佛號，手中的卦斗，正待呈下扣出——這一刹，驀地自打轉的十二顆佛珠之中，倏地滾出了黑白兩顆珠子——使得這位方自釋懷的老和尚不禁大吃一驚，有如明空當頭响了一聲霹靂，半天作聲不得——

抖着手指，他輕輕撥動了一下黑白二子，那二子儘自徐徐轉動起來！

老和尚「唔——」了一聲，一時呆若木鷄！

原來那十二顆佛珠，所顯示的「十二星宿」，依次應爲「降婁」「大梁」「實沉」「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取訾」十二星序——出斗之一捧爲之「祭星」，臨尾之一叩，爲之「收星」，亦爲「歸宿」！

依據卦理，得能一斗而收之，即無「凶惡」之顯示，十二珠子又分「陰陽」二數，白者爲「陽」，黑者爲「陰」！依據

卦理，各有部位，形相之顯示！

準此而論，這飛出的黑白二字，既使得不能「收星」，當然就表明了有大凶之兆！

「阿彌陀佛——」老和尚慈祥的臉上，顯現出一種驚慄，舉起手來，用寬肥的袖邊，拭了一下額頭上的汗珠！

嘴裏一連串的喧着佛號，他一一將下餘的十顆佛珠收入斗裏，强自定下心來，一意打量着那兩顆突破出圍的黑白二子！

伸出留有長長指甲的一根手指，他移動了一下那兩顆卦子兒，即見黑子頻頻打轉，白子却紋絲不動！

老和尚再喧一聲佛號，退而中坐，頻頻掐動着五根手指，忽然，他白眉一挑，面色泛出一陣青白，整個身子就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那雙慈祥的眸子，却顯現出一片鮮紅血光！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了輕輕叩觸之聲——

老和尚怦然一驚，道：「誰？」

「老方丈，是我——」頓了一下，才又接道：「弟子培空——」

「唔——」老和尚啞然失聲的道：「培空……噢噢，我想起來了……你不是火房裏的那個弟子麼？」

「弟子正是——」

老和尚拭了一下前額上的汗珠，冷峻的道：「本座前有明文昭示，一干弟子不得輕入我這修眞之處，培空——你的胆子不小！」

那弟子恭敬的道：「方丈明諭，弟子天胆也不敢冒範，只是老方丈已經二日未進齋飯，住持大師特命弟子備下清粥一甆，請方丈進食！」

「原來如此——」靜虛上人輕輕一嘆道：「你進來吧！」

「弟子遵命——」

嘴裏說着，這個和尚遂即推門步入。繞過了外間的偏殿，來到了老上人禪房門前，他恭敬的打着躬，道：「弟子叩見！」

「進來吧，不必拘禮！」說了這句話，老和尚緩緩的抬起頭來。

珠簾子叮噹輕响，那個名叫「培空」的弟子已經邁步進來——

二十四五的年歲，長身玉立，眉睫英秀，目光深邃，好魁梧昂然的一個小子，飛揚的神質，斷非他身上那一襲灰布僧衣所能掩飾得了的！

手持着飯盤子，「培空」小心翼翼的來到了老上人近前，將籃子擱下，他盛上一碗粥，雙手奉上！

老和尚點點頭接過來，看着面前的這個弟子，他苦笑了一下道：「住持大師現在那裏？」

培空道：「就在前殿！」

老和尚一面往嘴裏划着粥，吞下一口，緩緩道：「金杖，金錫兩名師父呢？」

培空想了想道：「弟子來時，好像看見兩位師父正在樹蔭下教習師兄弟拳脚功夫！」

「很好！」靜虛上人放下了筷子：「我要你現在去把他們三人找來！」

培空面色一愣，遂即點點頭——却看着碗裏的粥道：「方丈您老不吃了麼？」

「不吃了……」抬起眼睛打量着這名弟子：「培空，你可曾習過武功麼？」

「培空」汗顏的笑了笑道：「弟子習過二年徒手之術！」

「啊——」老上人挑動了一下眉毛：「你是說，你曾經學過金杖大師的『十字如意插手』麼？」

「是——方丈！」

靜虛上人緩緩點了一下頭道：「很好，那套十字插手乃是老衲傳授下去的，練習起來至爲不易，只是一待摸清了竅門，可就極易發揮！」

老方丈臉上現出了淡淡的一片慈祥，揮揮手道：「去吧，把住持大師『摩雲』與『金錫』『金杖』他們三個速速找來，說我有要事關照！」

「培空」雙手合十恭應了一聲，遂即將碗筷收拾妥當，合十告辭！

老上人候他離開之後，緩緩走到窗前——目注着窗外的一列柏樹，發了一陣子呆。

這時候就聽得一陣疾步之聲，向禪房接近——

隔着那扇敞開的窗，可就看見了三個老少不一的和尚，在先前那個「培空」小僧的帶領之下，踏上了琵琶石徑，正向這邊走來！

走在爲首的是一個年近七旬的老和尚，皓首白眉，一身暗紅袈裟，在艷陽之下閃爍着醒目的紅光——

這人高準凹目，兩耳兜風，身軀甚是消瘦，只是看上去却精神抖擻，舉步邁動之間，一雙雲字履却像是在凌空而行，一眼看上去，即知道他有一身極佳的下盤功夫！

跟在這人之後的，却是兩個壯年僧人，二僧各人穿着一襲黑色夏布僧衣，捋着袖子，腰上每人紮着一條黃色腰帶，足踏芒鞋，一看即知是剛剛下過場子練過功夫的人！

左面這個和尚四十四五的年歲，皮膚白皙，想是剛剛練過功夫；臉上透着一抹子紅，這人雙顴高聳，一雙瞳子神光內歛，顯示他過人的精力，正是人生極盛「最高峯」的那種盛年時候！

右面這人看上去年歲較左邊那人似乎略大上個兩三歲，身材高壯碩健，皮膚黝黑，濃眉大眼，一臉的彪悍氣息，捋開衣袖的一雙手腕子上，各自扣着一枚閃閃有光的金色光鐶——那金鐶作半月形，四週打磨得極其鋒刄，顯然絕非是一般用以爲佩戴的尋常飾物，說是供爲出手的暗器，倒有幾分相似！

這兩個人正是老上人剛才嘴裏所說的「金錫」「金杖」兩位大師，二僧名份雖屬「經堂」的侍講師父，但是凡是廟裏的和尚，却都知道他二人精通武學，尤其與老上人淵源深厚，是以這「達雲寺」上下安危，全部託付於此二人負責，即使廟裏僧人的平日「武課」，也都由他們二人負責授習！

至於前面行走的那個紅衣老僧，正是這廟裏的住持「摩雲大師」，除了「靜虛」老方丈以外，這三個人算是廟裏僅擅武功的三個高僧了。

聽見了老上人的緊急召喚，三個人張

惶的奔向偏殿而來——隔着窗子彼此已經照了臉兒！

為首的「摩雲大師」頓時止步，合十道：「方丈在召喚卑職麼？」

老上人點頭道：「你們請進來，本座有話要告訴你們！」

三人陸續步入，最後的「金杖」大師拔下了門簾子，轉過身來，打量着這位素稱可敬的長者，不覺怦然一驚！

「方丈莫非覺得身子不適麼？」

老上人緩緩的搖了一下頭，輕嘆一聲，道：「你們有所不知，本寺即將有大事發生了！」

三僧俱都由不住愕了一下！

靜虛上人緩緩的說道：「你們坐下說話！」

「摩雲」等三人對看了一眼，各人落座，心裏不禁甚是狐疑，却只見老方丈那張憔悴的臉上，一刹間浮起了無比的憂愁！——他盤膝坐定，由不住喟然發出了一聲長嘆！

「這件事都怨老衲一時胡塗，認人不清而鑄成了大錯，現在想起來，我是後悔不及……」

「摩雲」大師吃驚的說道：「方丈是說……？」

靜虛上人面上現出一番淒苦神色道：「你三人當知日前本座一時被迫無奈而管了一件閑事……」

「摩雲」大師點點頭道：「方丈指的是岳州府劉昆班頭來找的那件事？」

靜虛方丈默默的點了一下頭！

「金錫」大師在一旁插口道：「可是這位劉施主又來麻煩你老人家了？」

「那倒不是——」靜虛上人苦笑道：「而是由於前日之事，為老衲引起了一件殺身大禍——」

「摩雲」一驚道：「竟然會有此事……？方丈快請賜告詳情！」

靜虛上人冷澀的笑着：「關於老衲出身武林之事，這廟裏也僅僅你三人知道，但是廟外如今只怕已不是一件隱秘了！」

「摩雲」大師雙手合十的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老方丈指的可是那個劉大班頭？嘿嘿……這人雖然在公門當差，但卑職看他行為怪癖囂張，方丈就該義正詞嚴好好申誡他一頓才是！」

靜虛上人喟然一嘆道：「阿彌陀佛，摩雲你稍安勿躁，且聽老衲訴說之後便知詳情！」

當下他遂即將「向陽君」殺人，官府通緝之起因略作交待，言歸正傳的談到了劉昆與雷氏兄妹的上門求醫求助，三位高僧俱不禁聽得面色猝變！

「阿彌陀佛！」摩雲大師雙手合十道：「這件事卑職為方丈着想，為雷氏兄妹救傷使得，若出寺代官府拿人，可就萬萬不可……方丈萬請愼重。」

靜虛上人冷冷一笑道：「老衲豈是如此胡塗之人，焉能行此胡塗之事？只是……」說到這裏，禁不住又自發出了一聲嘆息，乃將自己限於情勢，被迫無奈，設計囑咐劉昆加害「向陽君」之事道出！

「問題可能就出在這裏！」老上人一時面色如土：「這時想來，只怕那劉昆沒有把事情辦成——果眞如此，本寺只怕眼前即將要步入一場殺難了！」

摩雲等三僧聆聽之下，俱未吭一聲。

甚久，「金杖」大師輕嘆一聲道：「這件事方丈却有不得不為之苦…不過依卑職所見，劉昆果眞遵照方丈所說行事的話，應該是萬無一失，那個『向陽君』此刻必然已解入官府，方丈此番顧慮顯然已是多餘的了，方丈以為可是？」

「不然……」老方丈喟嘆道：「按說，那劉昆果眞遵囑行事，應是萬無一失，只怕是有人事先洩露了機秘，向陽君得到了消息，自然會防患於萬一。」

摩雲大師一怔道：「什麼人會幹這種事？」

靜虛上人點點頭，深沉的道：「自然是有……老衲為此，特意以『十二天星菩提神斗』起了一卦，已然測出了眼前之大難臨頭，並已測出了洩露事機者竟然為一陰人，卦象並顯示一『黑子』向本寺接近之中，本座以此而感，只怕大刦即在眼前了！」

（未完）

實用奇功

一脚擋千拳

希華

練武之人，談到練功方面，總是首先想到練臂的，很多人想起練脚。其實練脚並不困難，循序而進，問題只是它進展的程度是否滿意吧了，為甚麼練武的人覺得練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原因是他們擔心踢出去的一脚沒有勁，有機可乘，給對方乘虛而入，以致弄巧反拙。

這種憂慮是多餘的，如果你想練習一雙脚，在飛脚踢出之前，先行加以鍛練，使未踢出去的一脚站穩，那就可以使踢出去的一脚更加有份量，不愁沒有勁了，一句話說，練習脚法應該分兩種途徑進行，一方面練習單脚站穩，另一方面練習踢脚，那就可以達到目的。

練習「單脚站穩」最理想的一招當然是「金鷄獨立」了，可是，單脚站穩之前，先要雙脚站得穩，否則仍是徒然無功。

練習紮馬，仍有等級之分，首先要練習的馬步是弓式或者四平大馬，繼而練習丁字馬，前脚虛懸，後脚站穩，那樣做可以使整個軀體的壓力在一條腿上面，那無異是金鷄獨立的前奏曲了，再進一步才是單脚站立。

初時練習金鷄獨立殊不容易，原因是上半身的重量僅憑一條腿支持，未必能夠站得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妨在一張枱子上面的前面練習，稍為傾斜，便即伸手搭在枱子上面，便不至搖搖欲倒，甚至倒在地上。

如是者練習，逐漸就會站得穩，而且愈練愈站得久一點，直至整個軀體不會東歪西倒的時候，便可以進一步的增加重量，兩隻手分別抓住一個啞鈴，仍是單脚站立，到你能夠單脚站立負擔得起兩手抓住的啞鈴後，仍然用一隻脚支持體重，忽升忽降，要是這樣做感到有些困難，不妨伸直一條腿，然後用一隻脚支持體重，又再伸直兩隻手，擺出這種姿勢之後，仍然可以一起一落，若無其事，那就證明你的脚已經有點份量，即使你用另一隻脚去踢人，也不會整個軀體搖幌。你要記得這一點，除非你已經練習到這樣子，不宜練習用脚去踢人。

上述的方法只是第一步，現時繼續研究第二步的脚法，當然決定用脚去踢對方的時候，應該注意這一點，你的脚究竟是平踢抑或低踢，又或者高踢，依照踢脚的原理，最基本的一種脚法就是平踢，我國的武術中有所謂「撩陰脚」，就是這一類，它是用脚頭踢出去的。日本空手道的脚法則用脚趾之後的一排趾骨踢出去的，練習過「站功」的人，踢出這樣的一條腿，絕不困難，可是，踢出去的腿如果屬於低踢那一類，便要稍為側身取勝，日本空手道的「脚刀」踢得最好，快而有勁，應該是「低踢」中最重要的一種脚法。

另外一種脚法近乎踐踏，好像打足球似的掃過去，打向對方的小腿，照事論事，低踢比較平踢更易，但却需要注意這一點，它一定要踢中骨頭才發生作用，或者踢在膝蓋骨上面，又或踢在小腿的照面骨上面，有份量的脚刀常常會把菠蘿蓋（即是膝頭骨）打爆的，就算脛骨也捱不起。

記得這一點，低踢比較平踢容易，平踢又比較高踢容易，因此之故，凡是練習脚法的人，先要練習低踢，然後練習平踢，最後才練習橫踢與高踢。

如果練習平踢或低踢的話，不必踢沙包，因為這兩種脚法，都是容易踢得出勁，那種脚法已經很有份量，問題是踢得是否準確吧了。至於橫踢或高踢，情形就不同了，非踢沙包不可，原因是那種脚法踢得太高，未必有力量踢傷人，練習過一年半載踢沙包，當然比較好些。

踢沙包對於橫踢方面特別有利，原因是沙包承受那一脚之後有一種反彈力，能夠使踢脚的人站得更穩。

至於高踢方面，那一脚也許能夠踢得到額角那麼高，可是，碰着特別有利的場合，才可以這樣踢，要是胡亂的踢出，往往弄巧反拙，萬一對方在你起脚之際搶前一步，向你的卜體發招，你就無法兼顧。

在所有各種高踢的脚法當中，最安全可靠的一脚就是迎臉踢出的穿心腿，這種脚法是臉對臉踢出去的，不愁對方偷襲。不過，在踢出的時候却無法瞞得過對方的眼睛，可能給他接住，萬一給對方接住你的脚，使勁一扭，你就要摔倒，防患於未然，故此你必須練習「鴛鴦腿」，右腿給人捉住，立刻用左腿踢他。

鴛鴦腿看來雖易，實則不易，原因是第二脚踢出去的時候，並非脚踏實地，只是借力，僅僅用第一條腿向對方的掌心壓了一卜，便即把它踢出去，除非練習有素，否則，很難做得到。

除了鴛鴦腿這一招是飛躍發招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脚法，向前疾走幾步，然後踢出，如果你想踢右脚，左腿屈曲，反之想踢左脚則屈曲右脚，踢的時候不要又忙又亂，此外踢出去的一脚踢到半途，仍然可以變換，使它化為脚刀，向卜三路進攻，能夠練習到如此純熟和快捷才有效。

碰着高手過招，往往發生這種現象，你飛躍起來，一脚踢出去的時候，對方剛剛是飛身踢脚，但有這種情勢發生，便要看清楚對方的虛實，必要時以脚碰脚，先行挫折對方的銳氣，在他雙脚落地之後，立刻追擊。

現時我想談談「虎尾脚」，在許多種脚法當中，最難踢得好的就是這一脚，有些人必須用眼睛向背後瞧望，看準了對方位置然後把前面的脚踢到背後去，還要用左脚站穩再踢右脚，那樣子踢出的一脚未免太慢了，應該在雙方接招的時候已經早作準備，不必用眼睛去看，仍要注意這一點，你只能看一看，便即發招，那一眼不必看清楚對方全部，只看他的手是否放在胸前，準備接招，那就夠了。倘若你發覺他正在擺出這種準備接招的姿勢，你就要把那一脚移低一點，對準他的膝蓋骨打過去。

虎尾脚之難就難在這裏，它並不是在指定的位置發招，而是由前面打到後面去，並且要看準對方的部位發招，萬一打錯了對象，打在對方的手臂上面，那就大失原意。為了練習虎尾脚，你不妨在一堵牆壁的前面發招，首先用一雙手按在牆壁上面，沉着應戰，然後轉身，發出虎尾脚，因為那時你的一雙手仍然按在牆壁上面，盡量的集中力量用脚踢出去，那樣做方便多了，打慣了它，即使你沒有按在牆壁上面，你仍然可以施展虎尾脚打擊敵人。

擅長用虎尾脚的人，不單是可以施展它去打擊對方，還可以擺出一副絕處逢生的招式，誘對方進攻，乘機出擊，這一招十分有勁，不妨一知。

這一招純然是為了對付鐵拳而發的，有些人發拳又快又準，雙臂如鐵，他一拳當胸打來，太過沉重，要是你的橋手不夠硬，簡直沒法接招，唯一的辦法就是退後幾步，把背脊貼牆，擺出上述的姿態，誘他進攻，他擔心向前打去的一拳，如果你閃得快，他的拳頭就有可能碰着牆壁，打折了手臂，故此，他在發拳的時候，不能不審慎一點，不敢傾全力發拳，你也許握得住，趕快閃過一邊，轉身踢出虎尾脚，在這種情勢卜，即使你吃了一拳，仍是忍受得住，反之，他打不中你，而你轉身踢出去的虎尾脚剛剛踢中他的心窩，他就痛極而倒，拳頭再硬也沒用，你的脚要是打落一點，還有可能打中神龍穴，一脚就使他失去了戰鬥力。

練脚的功夫大致如此，另有一套脚法是向對方踢出來的脚相撞，以脚碰脚，打得準確，比較用手去擋着對方踢出來的一脚更加有份量。

螳螂門的脚法比較多，其中有一種脚法就是以脚碰脚的，對方右脚直踢過來，踢的是撩陰腿，你突然踢出右脚，擋開他的一脚，順勢直落，化為脚刀，向他左脚的菠蘿蓋剷過去，那一招十分厲害，他一碰就倒下來，要是你的脚特別快，還可以在右脚擋擊他的右腿之後兜了一個小圈子，用撩陰腿的脚法踢出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螳螂門還有另外一種脚法，相當出色，對方發右拳打來，你用右拳由下邊挑到上邊去，把它挑開，同時用左脚移步換位，向你的左邊跳開半步，那時踢出右脚，向他的前鋒馬任何一處撐過去，他可能受創，就算你的一脚落空，仍不要緊，因為你已經跳到他的右邊了，他必須轉身然後可以發招，這樣做絕對不能夠「接招追打」，你放心好了，連環出擊，你就佔了上風。北方有一句：「一脚擋千拳」，確有多少道理。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遭遇西域殺手截擊，據那羣殺手爲首的鐵郎說，是他師父與人豪賭，輸後爲贏家賣命，兩年多來，在中原已爲贏家殺死多人，現刻奉命到來殲除楚小楓一羣人，在一殺手被華圓、成方殺死，鐵郎親自向楚小楓出擊，無法得手後，鐵郎下令一刀手用他師門絕技彎刀三絕斬向楚小楓攻擊，但又被楚小楓破去，再發動兩刀手聯手，另一刀手暗中偷襲，詎楚小楓對他此舉早在料中，預先命人埋伏暗中破去偷襲者凌空飛斬，至是鐵郎命四刀手堵住艙門，說俟殺了楚小楓後再殺他們——

劍芒騰空耀　刀光落水沉

楚小楓道：「鐵郎，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的從人麼？」

鐵郎道：「我知道，相當的多，不過這艘船不算太大，甲板上也容不下太多的人動手……」

楚小楓接道：「這優勢是要熟悉的人，才能佔有。」

鐵郎輕輕吁一口氣，笑道：「楚小楓，那不太重要，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動手，最重要的是位置，我佔據了很好的位置，你們的人手，雖然是多了一些，但他們無法全部出手。」

楚小楓點點頭，道：「不錯，想不到你還是這麼一個有頭腦的人物。」

鐵郎道：「楚莊主誇獎了。」

這時，四個黑衣刀手，已經亮出了兵刃，擋在艙門口處。

鐵郎和另外三個黑衣人，也對楚小楓採取了包圍之勢。

船艙中沒有動靜，好像這船艙上，只餘下了楚小楓一個人似的。

鐵郎冷笑一聲，道：「貴莊中人，很沉着。」

楚小楓道：「到了該現身的時候，他們自會現身。」

鐵郎冷笑一聲，道：「也好，咱們先收拾了你，再收拾他們也不遲。」

語聲一頓，喝道：「上。」

三個黑衣人，三把彎刀，有如閃電一般，直劈過來。

楚小楓冷笑一聲，右手一抬，長劍揮出。

一陣兵刃交擊之聲，楚小楓雄渾的內力，竟然一舉間，封開了三把彎刀。

這一次，他全力施爲，就是想測驗一下自己的內力如何？

他由拐仙黃個那裏，學得了增長內力的奇術，已化了不少習練的工夫。

但究竟有好多的成就，連自己也不明白，這一劍硬接對方攻勢，就是試驗一下自己的能力。

一舉封開了三柄彎刀，他對自己的成就，也該感滿意。

但三個黑衣人立刻又攻了上去，彎刀串連成一片光影。

分由四面八方的攻了上來。

楚小楓迅快施出一套快速的劍法，和對方展開了搶制先機的快攻。

三刀渾成一體，構成了一片綿密的刀網。

但楚小楓的劍招，却構成了一連串冷厲寒星。

彎刀和長劍交織成一片眩目的光輝。

鐵郎對三個刀手同時出擊，充滿着信心，原本希望在三二十招內，就可以傷到楚小楓。

但交手的結果，使得鐵郎有些失望。

他想不到楚小楓劍術上的造詣，竟是如此的深厚，內力如此雄渾。

三個彎刀手，合力的圍擊，竟然無法佔到一點勝機。

鐵郎摸了摸腰上的彎刀，右手握住刀柄。

微微抬腕，彎刀出鞘。

輕輕吁一口氣，發出了一陣怪異的聲音，楚小楓明知他在說話，但却不知他說些什麼？

但楚小楓很快的明白他說些什麼，三個彎刀手，一齊退了下去。

鐵郎的彎刀，和同伴有些不同，似乎是稍稍長了一些。

三個黑衣人並未退走，仍然環圍在四週。

鐵郎揚了揚手中的彎刀，道：「楚莊主，實在高明，在下只好再度出手了。」

楚小楓說道：「這一次，你才亮出彎刀。」

鐵郎緩緩舉起彎刀，却向楚小楓相反的方向行去。

不知道他用心何在，但楚小楓却絲毫不敢大意。

鐵郎行到了甲板的邊沿，突然回過身子。

彎刀掄動，劃出了一片寒凌的光芒，人隨着刀勢飛了起來。

彎刀絕斬。

鐵郎的刀勢，和那些黑衣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刀芒在飛斬中擴散，化作了一片刀幕，捲襲過去。

「千鋒一聚」，和鐵郎的刀勢，剛剛相反，所有的內功，劍氣，凝聚於一點。

劍光穿入了刀幕之中。

一陣金鐵交鳴中，刀光，劍氣一齊斂收。

蓬蓬兩聲，兩個人由空中掉了下來。

只聽那落在甲板上的聲音，就可以知道，兩個已然失去了控制的能力。

兩個都還能使雙足先着實地。

楚小楓前胸，兩臂，衣衫破裂了多處，鮮血染紅衣服。

鐵郎那彎刀一斬，傷了他很多地方。

但楚小楓還舉着手中的長劍，劍尖上，滴下了一滴鮮血。

鐵郎右手執着彎刀，左手按在前胸上，人却站的畢直，臉上帶着笑容，笑的很蒼涼，道：「好凌厲的一劍。」

手一抬，一股鮮血噴了出來。

鮮血噴出了數尺，噴在了楚小楓的身上。

一劍穿心，鐵郎說完了最後一句讚美的話，人就倒了下去。

望望倒在甲板上的鐵郎，三個黑衣人同時發出一種怪嘯，飛躍而起。

三柄刀，同時以極快的速度，攻向了楚小楓。

楚小楓傷了很多處，但，都是皮肉之傷。

他還有應付攻勢的力量，長劍揮展，幻起了一片護身光幕。

刀過無聲簡飛星，像一個淬劍技師，用他凌厲的刀法，開啓了楚小楓胸中熟記的劍訣，磨出了一把利劍，使得楚小楓在極短的時間中成長出來。

刀劍相擊的金鐵交鳴中，楚小楓衝破了三人合擊之勢。

三個黑衣人刀勢用盡，必須要落着實地，準備再一次攻襲。

就是那一點空隙，楚小楓回旋劍法帶動的快速反擊之勢，迅如閃電而至。

一聲慘叫，一個黑衣人被攔腰斬作兩斷。

那是超越一個人體能極限的快速，完全被一種劍勢變化帶動的反擊。

殺一人，劍勢的餘力不衰，冷厲的劍氣，逼的另兩個黑衣人疾向一側閃去。

就是這一陣變化，艙中，艙後，突然間衝上了七虎，四英，和兩個劍童。

一陣突如其來的四方合擊，快如閃電流星。

黑衣人來不及飛騰躍起，施展出彎刀絕斬，人已陷入重圍。

鐵郎的死亡，使這些黑衣殺手，在精神上，有着極大的負擔，好像完全喪失了支撐力量。

七虎，四英，各出絕招，不到十合工夫，三個黑衣人，完全死在了刀劍之下。

用不着楚小楓出手，另兩個黑衣人，死在二童，三婢的合擊之中。

這是一鼓作氣的疾攻，猛殺，事實上，那些黑衣人還沒有完全發揮出本身的技藝，人已經橫屍，濺血。

這一戰，除了楚小楓身受數處刀傷之外，再無受傷的人，却盡殲了橫行中原近

三年的彎刀殺手。

成方，華圓，還劍入鞘，立時行近到楚小楓的身前，低聲道：「公子，傷勢重麼?」

楚小楓說道：「還好，都是些皮肉之傷。」

雖說是皮肉之傷，但重傷處，也有一分多深的傷口，鮮血透衣，何況，傷處很多。

那味道，也不好受。

綠荷低聲道：「公子，請入內艙，婢子替公子敷藥。」

楚小楓目光轉動，發覺四艘快艇，已然退的不見了影兒。

內艙中，燃起了兩支巨燭，照的一片通明。

紅牡丹很小心的脫下了楚小楓身上的衣服。

細膩的肌膚上，縱橫交叉着五六條傷痕。

鮮血由傷口中湧了出來。

綠荷皺皺眉頭，道：「公子，傷的很厲害。」

楚小楓道：「唉，這一場搏殺，十分激烈，這些來自西域的殺手，刀法却也有過人之處。」

紅牡丹道：「傷處是不是很痛。」

楚小楓道：「刀割在肉上，流出血來，怎麼會不痛，不過，這點痛，我還能忍受得住。」

黃梅低聲道：「看的叫人好心痛。」

楚小楓笑一笑，道：「那妳們就快些替我敷藥吧！」

這個人，勇猛，機智，但也很洒脫，會享受。

只見他閉上雙目，把頭靠在了黃梅的懷中。

黃梅爲了使他靠的舒服一些，擺出了一個姿勢，動也不敢動一下。

這就使得三位姑娘，全部忙了起來。

紅牡丹用溫水，拭去了楚小楓傷處的血漬。

綠荷捧着藥盒子，敷上了金創藥。

看起來黃梅的工夫最輕鬆，只是站着讓楚小楓頭倚在身上。

但事實，她最累。

三婢手脚都很輕靈，動作也很緩慢，細緻。

剛才那一戰，楚小楓不但用出了全力，而且，也費盡了心機。

所以，楚小楓感覺到很累。

三女，輕撫慢敷，楚小楓完全放鬆了精神。

不覺間，睡熟了過去。

一覺醒來，身上的傷勢已經包好，三女團團圍在身側。

紅牡丹手執一條薄被，掩在楚小楓的身上。

三女的動作都很輕，生恐驚醒了楚小楓。

楚小楓醒過來之後，聽到輕微的嬌喘聲。

轉頭看去，只見黃梅鬢角間，微微見汗。

輕輕吁了一口氣，坐直了身子，道：「什麼時刻了?」

紅牡丹低聲道：「爺，你這一陣好睡，大概有一個時辰了，害的二姐動也不敢動一下。」

黃梅取出一條絲巾，拭去了臉上的汗水，說道：「三妹，這點小事，還要說出來。」

綠荷服侍着楚小楓穿上衣服，笑道：「你們兩個丫頭，咱們追隨公子以來，只有這一次，替爺作點小事，看看你們那個叫苦法，也不怕惹公子見笑。」

紅牡丹道：「大姐，妳也不是沒有瞧到，二姐扎着架子，好像用出了全身氣力，一個多時辰，動也沒有動一下子……」

楚小楓接道：「那眞是虧了黃梅，一個時辰不動一下，那要比一場惡鬥，還要累一些。」

黃梅嬌笑道：「公子，那有那麼個累法。」

這時，艙門上，響起了一陣輕微的剝啄之聲。

楚小楓道：「進來。」

艙門呀然而開，成方緩步走了進來，道：「公子，外艙已擺好了飯菜，請公子進餐。」

楚小楓道：「好！我也眞的有點兒餓了。」

這餐飯吃的很香。

用餐之間，楚小楓發覺了船在緩緩的移動。

望了守在門口的成方一眼，道：「船在開走！」

成方道：「是！是成爺決定的。」

楚小楓哦了一聲道：「到那裏去?」

成方道：「公子請用完飯後，成爺會對公子報告。」

楚小楓道：「我現在已經用完了，請他進來吧。」

成方一躬身，退了出去。

片刻之後，成方帶着成中岳，行入艙中。

楚小楓站起身子道：「師叔請坐。」

成中岳微微一躬身，坐了下去。

這是表示兩頭大。換一個看法，兩個人，都有它一面高的身份。

楚小楓道：「成方告訴我，說是你下令要帆船移動的。」

成中岳道：「不錯，舟泊江中，地點已洩，我擔心他們會暗施毒計，所以才叫船開走。」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師叔高明。」

成中岳道：「不敢當。」

楚小楓道：「師叔我們到那裏去?」

成中岳道：「這一點，我沒有決定，我只是讓帆船在江中行走。」

楚小楓道：「哦！除了避開他們的暗襲之外，還有別的用意麼?」

成中岳道：「有，我發覺如若咱們是有什麼行動，坐船走，比在陸上行動方便多了。」

楚小楓道：「這倒也是，咱們現在應該往那裏去呢?」

成中岳道：「這個，就要莊主拿出意

楚小楓道：「有什麼指敎麼?」

成中岳道：「我想，莊主才慧過人，必有特出之見，我有一得之愚，那就是咱們要想法子由明入暗。」

楚小楓道：「對！對！」

成中岳道：「至少，咱們不能一切都在對方的監視之下，使對方隨時可以派人來暗算咱們，對付咱們。」

楚小楓道：「師叔說的是，小楓明白了。」

成中岳站起了身子，說道：「我告退了。」

楚小楓微一欠身，道：「請便。」

成中岳轉身而去。

望着成中岳的背影，楚小楓沉思一陣，道：「成方。」

成方一躬身，道：「小的在。」

楚小楓道：「傳我令諭，要帆船快速行馳，到五十里外，再來告訴我一聲。」

成方應聲而去。

本來很緩慢的帆船，突然間加快了速度，順行走了。

順水行舟，快速異常，不大工夫，成方已快步行了進來，道：「回公子的話，帆船已出五十里。」

楚小楓點點頭，行出艙外。

抬頭看去，只見濁流滾滾，不少商舟，往來於江面之間，古往今來，這道江流，不停的在流動，不知已過了多少年代，但，人世滄桑，江面上的行舟，却不知已經幾易船主，頓興起，浪淘盡英雄人物之感。

負手站在甲板上，心中興起感慨萬端，望着那江流出神。

忽然間，一艘小舟，斜裏横了過來，疾如流星一般，直向大船上撞了過來。

操縱船的水手，却是排敎中第一流的水手。

他們技術熟練，轉舵搖櫓，向一側讓去。

楚小楓也看到了那小舟向大船撞了過來，似是不懷好意。

看是看到了，但他却想不出任何應付之法。

但覺足下的帆舟，忽然打横轉動，横向旁側閃了過去。

那小舟擦着帆舟身側而過。

這時，楚小楓才看清楚了那帆舟之上，操舟之人，是一個皮膚黝黑的大漢。

日光耀照着小舟帶起的水波，浪花。

小舟靈活，操舟人，又是個大大的行家，很快小舟又轉過頭來，又撞向大船。

但見人影一閃，帆舟上有一人躍入了水中。

是夏海，四英中的老二。

一支竹篙，由帆舟後艙中伸了出去，點向小舟。

雙管齊下，用心似乎是就在逼使那小舟不要撞上帆船。

照說，那艘小舟就算撞上了這條棗木大船，也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因爲，這是一艘很堅實的大船。

但一艘小舟，敢向這艘大船上撞，自然是有它的仗恃。

仗篙點出的是劉風，四英的老三。

那小舟在竹篙將要點中舟身的同時，忽然間向一側偏去。

一篙落空，小舟在水打個轉，又向大船撞來。

一個人忽然由濁流中躍起，帶着一身淋淋水滴，向小舟上落去。

他釜底抽薪，不理小舟，却撞向那個操舟的大漢。

忽然間，小舟的船艙中，伸出了一把寶劍。

劍芒閃閃，斬向夏海。

夏海右手已然快要抓住向那操舟大漢，只要能逼的操舟大漢擧手反擊，就可迫使他無法操縱小舟。

但那艙中一劍來勢很快，斬向右臂。

夏海可以不理會劍勢，一掌擊中那操舟人，但勢必無法避過那擊來的一刻。

一種本能，使得夏海一收右臂，懸空一個跟斗，避開了劍勢，重又跌入水中。

劉風的竹篙，第二度點出，擊中了小舟。

他內力雄渾，一篙洞穿了小舟。

小舟被竹篙頂住，無法再撞向大船。

段山由艙中躍出，落在了甲板上。

這小舟實在很小，一半是艙，另一半分成了後舵和前面甲板。

艙門忽然打開，一個青衣少女，飛躍而出。

人出艙，劍已到了段山的前胸。

很快的一劍。

段山身上佩着長劍，但脚落在甲板上，右手還來不及拔出長劍。

劍氣凌厲，迫得他向一側閃去。

小船實在太小，一脚踏空，人已向水中栽去。

另一條人影，由帆船躍下，劍光再閃，攻向那青衣少女。

是華圓，緊隨段山身後，躍向甲板。

青衣少女擧劍封擋，雙劍接實。

一聲金鐵交鳴，傳入耳際，青衣女向後退了一步，華圓却乘機躍上了甲板。

華圓長劍伸縮，又攻出了兩劍。

青衣女封開兩劍之後，展開反擊。

這青衣少女的武功不錯，竟然和華圓打成了一個平分秋色。

甲板上地方太小，兩人都有施展不開的感覺，打起來也特別驚險。

青衣少女連攻了十幾劍，都被華圓封開。

這時，小舟上，又有了變化。

段山左手抓住了小舟一邊船舷，右手和那操舟的大漢搏殺。

操舟大漢本來應該是佔盡優勢，但他還要保持着小舟的平穩，所以也很吃力。

一條右腿的力量，拿來穩定船身，分神不少，所以，他雖有雙手可用，但也不見得很有威勢。

段山被對方雙手纏住，只有一隻手的力量，也很難搶上小舟。

這條小舟，被這幾個人一折騰，左搖右幌，隨時可能翻去。

夏海又從水中冒了出來，雙手在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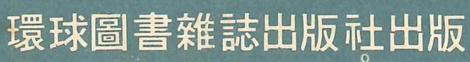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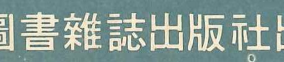












一拍，拍的一聲，全身飛起，帶着一大片水滴，衝上了小舟，撲向那操舟人。

那操舟大漢，眼看又有人衝了上來，心中大急，飛起一脚，踢向夏海。

他右腿一抬，小舟忽然間失去了重心，呼的一聲翻入江中。

這一下，全船上的人都跌入了江中。

楚小楓站在甲板上，看的十分仔細，心頭大爲震駭。

他不會水中功夫，實在想不到，一個人跌入了這種濁流浩蕩的江中，如何還能活命。

就在他忖思之間，水中已有變化了。

夏海當先現身。

劉風一伸手中的竹篙，夏海抓住了一端，劉風用力一帶，夏海借勢飛上大船。

只覺他臂中還挾着一個人，正是那操舟大漢。

緊接着段山現身，借劉風竹篙之力，挾着那青衣少女，躍上大船。

蓬然一聲，夏海摔下了操舟大漢，道：「這小子，水中功夫不錯。」

段山放下了那青衣少女，道：「這丫頭，也學過水中功夫。」

楚小楓道：「華圓，下去了好一陣，還不見上來。」

夏海微微一笑道：「公子放心，那小鬼頭的水中功夫不錯，決不會淹死。」

只見華圓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有勞公子擔憂。」

楚小楓轉頭看去，只見華圓帶着一身水淋淋的衣服，行了過來。

原來，他從另一面爬上了大船。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王平，過來問問他們這又是怎麼回事？」

王平應聲行了過來，先點了那大漢雙腿上的穴道。

夏海才一掌拍活那大漢的暈穴。

王平左右開弓，先打了那大漢兩個耳括子，道：「你聽着，好漢作事好漢當，既然敢來……」

那大漢冷哼了一聲，接道：「算你們運氣好，不過，我不相信……」

抬頭望望天色，接道：「你們能逃過今天之刧。」

王平冷笑一聲道：「怎麼？還有好多個楞小子，要來送死。」

那大漢冷聲道：「多的很，你們躲過一次，躲不過十次，只要有一次，我們就成了。」

楚小楓心中一動道：「一次什麼？」

黑大漢冷笑一聲，道：「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

王平道：「就算你們那蚱蜢一樣的小船，撞上了，又能如何，螳臂擋車，難道還能把我們這大船撞沉。」

這是反面套問，那大漢果然上了當，冷笑一聲，道：「咱們船隻雖小，只要撞上你們這大船，一樣會使你們這艘大船沉沒。」

王平沒有接着問下去，却冷冷說道：「就算是這艘船，被你們撞沉了，又能如何？咱們這船上的人，都會水……」

黑衣人接道：「笑話，會水祗有一小部份，我們已經知道了，有很多人不會水，楚小楓就是其中之一。」

王平道：「倒是知道很多。」

黑衣人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是只要殺了一個楚小楓，就算毀去了十條小船，犧牲了二十個人，也是值得的……」

話說了一大半時，已經有了警覺，但已經無法改口，只好硬着頭皮說了下去。

楚小楓笑一笑道：「想不到有人竟對我記恨如此之極，不惜十條船，二十個人，換我楚小楓一人之死。」

黑衣人咬牙切齒的說道：「你劍法凌厲出手惡毒，我們動手打不過你，只好用這個法子對付你了。」

楚小楓道：「原來如此。」

笑了一笑，接道：「現在，你們只有九條船，一十八個人了。」

黑衣人道：「已經够了，我們不過是一個測驗，我們一人失敗了，他們會有更多的人來，如若有四條船同時攻襲，總會有一條船撞上你們。」

楚小楓點點頭，道：「對！我相信，你們那條船上，一定有很惡毒的佈置，也許還裝的有易燃之物，但那未必就一定能傷得了我。」

黑衣人道：「只要你落在江中，我們集中力量攻你一人，不論你武功如何高强，一個完全不會水的人，浮沉水中，保命的能力很小。」

楚小楓道：「王平，放了他們。」

王平道：「公子，他們還有十八個人，放了他們回去，豈不是又變成了二十個人？」

楚小楓道：「我知道，放他們去吧！如果他們眞的還有九條船，一十八個人，也不在乎多他們兩個人了。」

王平躬身一禮，解開了黑衣人和青衣少女的穴道。

兩人抬頭望望楚小楓，那青衣少女突然開口，道：「你就是楚小楓？」

楚小楓道：「正是區區，記清楚一些，等一會，不要殺錯了人。」

青衣少女道：「看起來，你並不像一個嗜殺的人。」

楚小楓道：「姑娘誇奬了。」

青衣少女道：「楚小楓，你眞的就這樣放了我們。」

楚小楓道：「如若兩位不要咱們派船相送，現在就可以走了。」

黑衣人當先躍起，竄入水中。

那青衣少女又望了楚小楓兩眼，緊跟着躍入水中。

目睹兩人躍入了水中之後，楚小楓道：「王平，下令全船戒備。」

一聲令下，所有的人立刻動員起來。

四英換上了水衣水靠。

八個操舟手，也都佩上了兵刃。

華圓，成方二人也脫下了長衫，換上了勁裝，成中岳，七虎，三女婢，也都佩掛整齊。

只有楚小楓仍然是一套長衫。

不過，成方已經捧來了他用的一柄長劍。

（未完）